

致讀者

尊敬的諸位讀者：

大家好！在諸位師長善友的關懷指導下，在《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的共同努力下，《群書治要譯注》一書終於於2012年四月底由中國書店正式出版發行。其後我們在此基礎上對一些問題進行修正，并排版印製精裝十冊本。

為了讓廣大讀者方便及時的讀到《群書治要譯注》一書，我們現將此次修正版的十冊版電子版陸續傳至網路，方便大家學習。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這套書難免有錯誤之處，懇請各位讀者在閱讀此書時，若發現錯誤，請發送郵件到 qunshuzhiyaowang@yahoo.com.cn。

此外，《群書治要譯注》小組成員共同聲明放棄該書著作權，歡迎各界人士流通此書。由於本書會不斷更新版本，如欲流通此書，請及時關注群書治要網（www.qunshuzhiyao.com）的最新更新版本。

《群書治要譯注》小組二零一二年四月敬呈
群書治要網網址：www.qunshuzhiyao.com

(唐)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合編
《群書治要》學習小組 譯注

群書治要譯注

第五冊

中國書局



目録

卷十九	漢書（七）	二二四九
卷二十	漢書（八）補	二三四三
卷二十一	後漢書（一）	二四四五
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二五四九
卷二十三	後漢書（三）	二六五三

群書治要卷十九

漢書（七）

【題解】本卷節選自《漢書》傳的部分（《漢書》卷六十七到卷七十八），包括了漢宣帝到漢哀帝時期的十六位大臣，分別為朱雲、梅福、雋不疑、疏廣、于定國、薛廣德、王吉、貢禹、鮑宣、魏相、京房、蓋寬饒、諸葛豐、鄭崇、蕭望之等。其中，朱雲在殿堂之上直言極諫，欲斬佞臣，成帝怒，欲殺朱雲，他死抱殿檻，結果殿檻被折斷，後因左將軍辛慶忌以死勸諫，纔獲得赦免，朱雲自此不復仕。梅福上表章，提醒漢成帝應廣攬賢士、虛心納諫，并警惕權臣「勢隆於君」，其中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這樣的警句。漢成帝荒淫無道，安逸享樂，薛廣德見其祭祀時違背禮儀，便以濺血污車之詞迫使成帝改水路為陸路前往祭祀。雋不疑以歷史為借鑒，用智慧揭露偽太子，深得天子大臣的贊嘆。任太子太傅的疏廣以太子德昭天下為己任，拒令外戚監護太子家。于定國斷案，百姓無怨言。定國父于公辦理訟案，百姓無有冤枉，所以于公預言其後世子孫必定興旺。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于氏後人幾代都被封侯。王吉諫宣帝躬親政事，任用賢能，述舊禮，明王制。貢禹上書元帝指出宮廷奢侈，商人兼并農

民，要求減徭役，選賢能，罷倡樂，賤商人，放出園陵宮女，使民歸農，被采納。丙吉爲丞相，知大體。嘗出行，問牛不問人。京房進諫元帝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以灾异批評時政，指出宦官石顯等專權，後遭迫害而死。蓋寬饒爲司隸校尉，奉行公事，不徇私。劉輔諫成帝勿立趙婕妤爲皇后，被收縛繫掖庭，後受保舉而免死罪。鄭崇進諫哀帝不要進封祖母傅太后的堂弟傅商，上不納，又因董賢受貴寵過度，多次進諫，得罪皇帝，終死獄中。蕭望之爲平原太守，上疏勸皇上選用通曉經術、能溫故知新、通曉事物隱微之理、多謀善思之士來做宮廷的近臣，又勸勿征匈奴，被采納。由此可知，大凡忠臣，不以一己私利而進言，皆以國家大局爲重，然而君主却常常因一己私情，使忠臣蒙冤。忠論不見聽，是非不得明，國家大政也就日漸混亂了。

傳

【原文】朱雲^①。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②丞相安昌侯張禹^③。以帝師位特進^④。甚尊^⑤。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⑥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⑦。孔子所謂鄙夫^⑧。不可與事君^⑨。苟^⑩患失之。亡所不至^⑪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⑫。斷佞臣一人。以厲^⑬其餘。上問^⑭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⑮上。廷辱^⑯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⑰殿檻。檻折^⑱。雲呼^⑲曰。臣得^⑳下從龍逢^㉑。比干^㉒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㉓。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舊無左字。補之）}將軍辛慶忌^㉔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㉕狂直^㉖於世。使其言是^㉗。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㉘。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㉙。然後得已^㉚。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㉛之。以旌^㉜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注釋】①朱雲：生卒年無考，字游，魯（今山東曲阜一帶）人，後移居平陵。朱雲年少時輕財好俠，年四十，學《易》《論語》，元帝時，與少府五鹿充宗辯論易學，獲勝，遂授博士，遷任杜陵令，後為槐里令。為人狂直，多次上書抨擊朝廷大臣。漢成帝時，朱雲進諫險失性命，自此不復仕。

晚年教授生徒，年七十餘卒於家。②故：原來的，從前的。③張禹（？——公元前五年）：字子文，河內軹人（今河南濟源東）人。幼年喜歡卜相（占卜看相以斷吉凶）。壯年學《易》，跟從琅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初元中，「下詔命令張禹教授太子《論語》，由是遷為光祿大夫。幾年後出任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崇尚經學，敬重師傅，因是皇帝的師傅賜張禹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為丞相，封安昌侯。④特進：官名，始設於西漢末，授予列侯中有特殊地位的人。東漢至南北朝僅為加官，無實職，為引見之稱。⑤甚尊：很是尊貴。⑥匡：輔佐；輔助。⑦尸位素餐：謂居位食祿而不盡職。顏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⑧鄙夫：庸俗淺陋的人。《論語·子罕》：「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⑨與事君：與，用。事，侍奉。⑩苟：假如；如果。⑪亡所不至：即無所不為。猶言無所不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多作貶詞。亡，無，沒有。至，到。《論語·陽貨》：「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僻邪，無所不至也。」⑫尚方斬馬劍：漢寶劍名。其利可以斬馬，故稱。以其藏於尚方，後世俗稱尚方寶劍。顏師古注：「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⑬厲：同古字「勵」。勸勉。⑭上問：君上問。指漢成帝劉騫問。⑮訕：毀謗。顏師古曰：「訕，謗也。」⑯廷辱：謂在朝廷上當眾侮辱人。⑰攀：牽挽；抓住。⑱檻折：檻，欄杆。折，折斷。顏師古曰：「檻，軒前欄也。」⑲呼：顏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⑳得：用在

動詞前表示能够。^{②①}龍逢：亦作「龍逢」，即關龍逢。夏之賢人，因諫而被桀所殺，後用為忠臣之代稱。《莊子·胠篋》：「昔者龍逢斬、比干剖。」^{②②}比干（公元前一二二五年—公元前一〇六三年）：沫邑（今河南淇縣）人，商代貴族，商朝第十五代王太丁（文丁）帝的兒子，十六代王帝乙的親弟弟，末代王帝辛（商紂王）的叔父。據《孟子雜記》載：「王子干，封於比，叫比干。」可見，比干本名干，因受封於比（今山東省曲阜一帶），故名比干。按照商朝的繼承法，長子繼位，次子分封，比干既是受封的王，又同時擔任當時商朝最高的政務官「少師」。帝辛戊寅三十二祀冬十月二十六日因屢次直諫而被紂王剖心殘殺，終年六十三歲。^{②③}未知聖朝何如耳：不知道聖上朝廷將會如何呀？顏師古曰：「言殺直臣其聲惡。」^{②④}辛慶忌：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十二年，字子真，狄道（今甘肅臨洮南）人，辛武賢子。以父任為右校丞，屯田烏孫赤谷城，有戰功。元帝初，補金城長史，累遷張掖、酒泉太守，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後拜左將軍，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②⑤}素著：一向顯著。^{②⑥}狂直：疏狂率直。^{②⑦}使其言是：使，假使。是，正確。^{②⑧}死爭：爭通「諍」。諍諫，規勸。意為以死來勸諫。^{②⑨}意解：心中明白覺悟。意，內心。解，明白，理解。^{③⑩}得已：謂得以了結。^{③⑪}輯：整修，補合。顏師古注：「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③⑫}旌：表彰。

【譯文】朱雲，字游，魯地人。成帝時，原丞相安昌侯張禹，以成帝老師的地位，賜封特進之位。成帝非常尊重他。朱雲上書求見成帝。三公九卿就在他面前，朱雲說：

「當今朝廷的大臣，對上不能輔助皇上，對下沒有利民之策，都是白吃俸祿的人，正如孔子所說的『庸人是不可以與之事奉君王的』。這樣的人，如果擔心失掉官位，就會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希望皇上賜予我尚方署所造的斬馬寶劍，斬殺一個巧言諂媚之臣，來警告激勵其他的人。」成帝問：「你要斬殺的人是誰？」朱雲回答說：「就是丞相安昌侯張禹。」皇上大怒，說：「你一個小臣，身處低下之位而敢毀謗上級重臣，當庭侮辱朕的老師，其罪當死，不可赦免。」御史將朱雲帶出去，朱雲手抓住殿旁的欄杆，欄杆被折斷。朱雲大聲喊道：「我能去跟隨龍逢、比干游於九泉，也就知足了！但不知道聖上的朝廷將會如何啊！」御史便將朱雲帶走了。這時候左將軍辛慶忌卸下官帽、解下官印，在殿下叩頭說：「朱雲這人平日以狂直著稱於當世，假使他說的話有道理，就可以殺；他的話沒有道理，本來就該寬容他。臣是以死來諫諍。」辛忌慶叩頭流血。皇上內心豁然醒悟，情緒也隨之緩和下來，從而赦免了朱雲。到後來該修復殿上的欄杆時，皇上說：「不要換掉折斷的欄杆，加固修補一下就行了，用此來表彰直言之臣。」朱雲從此以後，不再做官。

【原文】梅福^①。字子真。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②。而京兆尹王章^③素忠直。譏^④鳳。爲鳳所誅。群下^⑤莫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⑥陽狂^⑦於殷。

而爲周陳洪範^⑧。叔孫通^⑨遯^⑩秦歸漢。製作儀品^⑪。夫叔孫先^⑫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⑬納善若不及。從諫^⑭若轉圜^⑮。聽言不求其能。舉^⑯功不考其素^⑰。陳平^⑱起於亡命^⑲。而爲謀主^⑳。韓信^㉑拔於行陣。而建上將^㉒。故天下之士。雲合^㉓歸漢。爭進奇異^㉔。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㉕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㉖。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國之重器^㉗。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㉘多士。文王以寧。廟堂^㉙之議。非草茅^㉚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㉛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㉜。

【注釋】①梅福：生卒年無考，漢九江郡壽春（今安徽壽縣）人。官南昌尉。及王莽當政，乃弃家隱居。後世關於其成仙的傳說甚多，江南各地以至閩粵，多有其修鍊成仙的遺迹。②王鳳：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二十二年。字孝卿，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東）人，原籍東平陵（今山東濟南東），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兄。初爲衛尉，永光二年（公元前四十二年）嗣父爵爲陽平侯。成帝即位後，以元舅任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③京兆尹王章：京兆尹，官名，漢代管轄京兆地區的行政長官，職權相當於郡太守。後因以稱京都地區的行政長官。王章，生卒年無考，泰山巨平人，剛直敢言，後因奏彈王鳳被誣陷繫獄死。後用於爲官剛直的典實。事見《漢書·王章傳》。④譏：譏刺；非議。

⑤群下：衆多下臣。⑥箕子：生活於約公元前十一世紀，名胥余，商紂王的叔父（一說是商紂王庶兄），因封於箕地（今榆社縣講堂鎮一帶）而稱箕子。紂王即位，以王叔身分參與國政，官至太師。時紂王驕奢淫逸，他去勸紂王，見王不聽，便披髮裝瘋，被降為奴隸。周武王滅商後，得以獲釋。顏師古曰：「箕子，紂之諸父，故言疏家畔親也。」⑦陽狂：陽，假裝。狂，瘋癲，精神失常。

⑧洪範：指《尚書·洪範》。記述的是周武王與箕子的對話。⑨叔孫通：又名叔孫何（？——約公元前一九四年），西漢初期儒家學者，漢族，舊魯地薛（今山東棗莊薛城北）人。曾協助漢高祖制訂漢朝的宮廷禮儀，先後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⑩遁：同「遁」。顏師古曰：「遁，逃也。」⑪儀品：禮制；品級。⑫先：顏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曰，先謂在秦時。」⑬高祖：指西漢高祖劉邦。⑭從諫：聽從諫言。⑮轉圜：常用以代指便易迅速之事。顏師古曰：「轉圜，言其順也。」⑯舉：推薦；選用。⑰素：平素；舊時。⑱陳平：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一七八年，西漢陽武（今河南原陽）人。西漢王朝的開國功臣。在楚漢相爭時，曾多次出計策助劉邦。漢文帝時，曾任右丞相，後遷左丞相。

⑲亡命：指逃亡者。⑳謀主：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㉑韓信：約公元前二一三年至公元前一九六年在世，古淮陰（今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人。軍事家，是西漢開國名將，漢初三杰之一，留下許多著名戰例和策略，據傳為尉繚高徒。㉒建上將：建，立。上將，主將，統帥。顏師古曰：「立以為大將軍。」㉓雲合：雲集，集合。顏師古曰：「言四面而至。」㉔奇異：奇特，特別。㉕怯夫：懦夫；膽小的人。㉖拾遺：比喻輕而易舉。顏師古曰：「拾遺，言其易也。」㉗重器：猶大器。比喻能任大事

的人。^{②⑧}濟濟：衆多貌。^{②⑨}廟堂：朝廷。指人君接受朝見、議論政事的殿堂。^{③⑩}草茅：草野；民間。多與「朝廷」相對。^{③①}塗：污，染污。^{③②}報罷：古謂批覆所言之事作罷，即言事不准。

【譯文】梅福，字子真，九江郡人。成帝委任王鳳爲大將軍，而京兆尹王章素來忠心正直，劾奏譏刺王鳳，被王鳳誣陷至死。群臣沒有人敢公正說話。因而梅福上書說：「臣聽說箕子在殷朝假裝顛狂，而向周王陳述出《洪範》；叔孫通逃離秦地，歸順漢朝，制定了儀禮品級。叔孫通從前不是不忠於秦，箕子不是疏遠了他的宗族而背叛親屬，那是因爲他們不能直言進諫啊。當年漢高祖采納善言唯恐不夠，從諫好似轉圓圜那麼順當，聽諫言時不責求其才能，選用有功勞的人時不計較其往日的情況。陳平起用於逃亡者之中而成爲主謀之臣，韓信選拔於行伍之列而立爲上將。所以天下之士四面而至，歸順漢朝，爭著奉獻奇異本領。智者竭盡其策謀；愚者竭盡其思考；勇敢之士作戰盡其操節；怯懦之人勉勵自己不要怕死。集中天下人的智慧，合并天下人的威力，因此推翻秦朝像持鴻毛一樣輕而易舉，攻取楚國像檢回丟棄之物一樣容易，這就是高祖所以能無敵於天下的原因。士人，是國家的重要人才，得到士則勢重，失掉士則勢輕。《詩經》說：『忠勇之臣多又多，文王善用，天下得安定祥和。』應在朝堂上發表的議論，不是在鄉間草野之地所當講的。我確實怕自己血污草野或被發配充軍而尸體與卒伍同

葬，所以多次上書求見皇上，却常被通知未被采納。」

【原文】臣聞齊桓^①之時。有以九九^②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③焉。夫鷂鵠^④遭害。則仁鳥^⑤增逝^⑥。愚者蒙^⑦戮。則智士深退。間者^⑧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⑨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承順^⑩上指。莫有執正^⑪。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⑫。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⑬。以此卜^⑭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⑮忠直。敢面引廷爭^⑯。孝元皇帝擢^⑰之。以厲具臣^⑱。而矯曲朝^⑲。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惡^⑳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㉑。而殃及家。折^㉒直士^㉓之節。結^㉔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注釋】①齊桓：齊桓公（？—公元前六四三年），名小白，中國春秋時期齊國的國君，「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六八五年—公元前六四三年在位。他在位期間任用管仲爲相，使齊國國力逐漸強盛，成爲天下諸侯的盟主。②九九：算術乘法名。以一至九每二數順序相乘。上古時係由九九自上

而下，而至一一，故稱「九九乘法」。顏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③戮：殺戮，暴虐。④鵲：俗名鷓鴣。顏師古曰：「鵲，鴟也。」⑤仁鳥：指鸞鳳，鳳凰。顏師古曰：「仁鳥，鸞鳳也。」⑥增逝：高飛。先謙曰：「增，高也。」⑦蒙：遭受，蒙受。顏師古曰：「蒙，被也。」⑧間者：近來。⑨陽朔：是西漢時期漢成帝劉騫的第三個年號，共計四年。⑩承順：遵奉順從。⑪執正：主持公道。⑫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獄。⑬大不敬：封建時代重罪之一，謂不敬皇帝。⑭卜：同「菹」，推斷，預料。⑮資質：稟性；質素。⑯面引廷爭：同「面折廷爭」，謂在朝廷上犯顏直諫，據理力爭。⑰擢：舉拔；提升。⑱具臣：備位充數之臣。顏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⑲矯曲朝：矯，匡正，糾正。曲朝，不正直的朝廷。顏師古曰：「矯，正也。」⑳惡惡：憎恨邪惡。㉑辜：罪，罪過。㉒折：折毀；挫敗。㉓直士：正直、耿直之士。㉔結：繫；扎縛。

【譯文】「臣聽說齊桓公時，有以『九九乘法』求見的人，桓公也沒有拒絕他，目的是想以此招來進獻大事的人。而今臣所進言不祇是『九九乘法』那樣的小事，陛下拒絕我進見已多次了。這就是天下賢才所以不來的原因啊！現在陛下既不采納天下人的建言，又殺戮他們。須知鷓鴣遭受傷害，鸞鳳就會遠遠飛去；愚笨的人遭到殺戮，有識之士就會遠遠退避。近來愚民向朝廷上書，大多抵觸於不緊要的法規，被送到廷尉處治

罪，處死的很多。從改年號為陽朔以來，天下以談論國事為忌諱，朝廷之上尤其嚴重，群臣都順著皇上的意思，沒有人主持正義。用什麼來證明這種情況呢？可以把天下人所呈上的奏書拿來，挑出陛下認為好的，試送達廷尉處置，廷尉一定會說：『這不是你等應該說的話，是對皇上莫大的不敬。』以此推斷便一概可知了。本來，京兆尹王章稟性忠直，敢於當面引證，當廷爭辯，孝元皇帝提拔了他，用以激勵那些備位充數之臣，矯正朝廷的不正之風。到了陛下手裏，却誅殺了他并連累其妻子兒女。就算憎惡壞人，也不過是殺其自身為止。王章並沒有反叛之罪，而殃及全家，這挫傷了正直之士的氣節，扎住了敢諫之臣的舌頭。群臣都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但却無人敢爭辯。天下人以進言為禁戒，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啊。」

「原文」雋不疑^①。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③車。建黃旂^④。衣^⑤黃襜褕^⑥。著黃冒^⑦。詣北闕^⑧。自謂為衛太子^⑨。詔使公卿將軍雜^⑩識視^⑪。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⑫勒兵闕下^⑬。以備非常^⑭。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⑮使收縛^⑯。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⑰之。不疑曰。昔蒯瞶^⑱違命出奔。輒拒^⑲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⑳。天子與大將軍

霍光^{②①}。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②②}明於大誼^{②③}。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②④}。竟得^{②⑤}奸詐。

【注釋】①雋不疑：生卒年無考，勃海（今河北滄州東南）人，仕於漢武帝、漢昭帝兩朝，曾任青州刺史、京兆尹等職。乃一代賢臣、名臣。②威信：威望與信譽。③黃犢：小黃牛。④旄：音照，古代畫有龜蛇圖像的旗。顏師古曰：「旄，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旄。」⑤衣：穿。⑥襜褕：古代一種較長的單衣。有直裾和曲裾二式，為男女通用的非正朝之服，因其寬大而長作襜褕然狀，故名。顏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逾。」⑦黃冒：黃色帽。顏師古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錢大昕曰：「冒即今帽字。」說文：「小兒蠻夷頭衣也」。此傳作「冒」，乃通用字，後人又加巾旁。⑧詣北闕：詣，到。北闕，古代宮殿北面的門樓，是臣子等候朝見或上書奏事之處。先謙曰：「未央宮北闕也。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⑨衛太子：劉據（公元前一二八年—前九一年），衛子夫為漢武帝生下的長子，又稱衛太子。年近而立，漢武帝因得子興奮異常，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三月，衛子夫被立為皇后，元狩元年（前一二二年），劉據當時七歲。顏師古曰：「戾太子。」戾太子是劉據謚號。⑩雜：共同，一起。顏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⑪識視：辨認。⑫右將軍：漢代皇帝左右的大臣稱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將軍、後將軍、左將軍、右將軍等。沈欽韓曰：「是時尉王莽為右將軍。」⑬勒兵闕下：勒

兵，猶陳兵。闕下，宮闕之下，借指帝王所居的宮廷。^⑭非常：突如其來的事變。^⑮叱從吏：叱，大聲命令。從吏，屬吏，差役。^⑯收縛：猶收繫。^⑰安：徐緩；推遲。顏師古曰：「安猶徐也。」^⑱蒯瞶：是衛靈公之子衛莊公。他當太子的時候，曾經想刺殺靈公的夫人南子，失敗後出奔晉國，後回衛國，被良夫、孔悝立為衛君。後為晉軍所破，被殺。蒯瞶的後代子孫以祖上的名字命姓，稱蒯姓。顏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⑲輒拒：輒，衛輒，是衛蒯瞶的兒子。拒，拒不接納父親衛蒯瞶回國。^⑳詔獄：關押欽犯的牢獄。^㉑霍光：字子孟，約生於漢武帝元光年間，卒於漢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六十八年）。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市）人。是漢昭帝的輔政大臣，執掌漢室最高權力近二十年，為漢室的安定和中興建立了功勳。^㉒經術：經，經典。術，方法，手段。^㉓大誼：正道，大原則。^㉔驗治：查驗處治。^㉕竟得：終於明白。竟，終於，到底。《漢書補注》王文彬曰：「竟，究也。謂窮究。」得，知曉，明白。

【譯文】雋不疑，字曼倩，勃海郡人。任京兆尹之職，官民都敬服他的威嚴與信譽。漢昭帝始元五年，有一個男子駕著一輛黃牛車，打著一面畫有龍蛇的黃旗，穿著黃色短衣，戴著黃色帽子，來到未央宮北闕門，自稱是衛太子劉據。昭帝詔令公卿、將軍等人一同前往看個究竟。長安城中官吏和老百姓圍觀者數萬人。右將軍率領兵士到北闕，以防備意外的事故發生。當時丞相、御史和俸祿在二千石的官員來到現場的，呆立著沒有

人敢發言。雋不疑最後來到，他即責令跟從他的差役，將這個男子捆綁起來。有的人說：「是不是衛太子還沒有弄清楚，暫且先穩住他。」雋不疑說：「昔日蒯聵違背王命而出奔，蒯聵的兒子蒯輿嗣位，拒不接納蒯聵返衛，《春秋》認為這樣做是對的。衛太子得罪先帝，逃亡後即使不死，今天自來京師，他也是個罪人。」於是就把這個男子送交詔獄審問。天子和大將軍霍光聽到這件事都贊許雋不疑說道：「公卿大臣應當用經術來闡明大義。」雋不疑因此在朝頗有聲名，在位的官員都自認為不如他。經過廷尉驗證審理，終於弄明白這一男子是個奸偽狡詐之徒。

【原文】疏廣^①字仲翁。東海人也。爲太子^②太傅^③。兄子受爲少傅^④。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⑤以爲太子幼。白^⑥使其弟中郎將^⑦舜監護^⑧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⑨。師友^⑩必於天下英俊^⑪。不宜獨親外家^⑫。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⑬（舊無少傅二字。補之）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⑭。非所以廣^⑮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⑯。相免冠謝^⑰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⑱器重。

【注釋】①疏廣：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四十五年，祖籍東海蘭陵，其曾祖遷於泰山郡巨平（今山

東省泰安市磁窯鎮）。疏廣從小好學，精於《論語》《春秋》。本始元年初，漢宣帝徵其為博士郎、太中大夫。地節三年封為太子太傅。疏廣任太傅五年，稱病請求還鄉。皇上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金五十斤。疏辭官回到家鄉蘿藤之後，將金遍贈鄉里。疏與侄受去世之後，鄉人感其散金之惠，在二疏宅舊址築一座方圓三里的土城，取名為「二疏城」；在其散金處立一碑，名「散金台」，在二疏城內又建二疏祠，祠中雕塑二疏像，世代祭祀不絕。②太子：指劉爽（公元前七四年—公元前三三年），漢宣帝之子。生於民間，八歲被立為太子。他出生幾個月後，其父即位做了皇帝。公元前四十九年至公元前三十三年在位。③太傅：輔導太子的官名，西漢時稱為太子太傅，三公之一。④少傅：古代官名。「三孤」之一。周代始置，為君國輔弼之官。與少師、少保合稱「三孤」。後一般為大官加銜，以示恩寵而無實職。⑤許伯：宣帝時，太子劉爽的外公叫許伯，他的榮譽頭銜是特進，爵位是平恩侯。先謙曰：胡注：「伯即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⑥白：告語，稟報，陳述。⑦中郎將：官名。秦置中郎，至西漢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將以統領皇帝的侍衛，屬光祿勳。平帝時又置虎賁中郎將，統虎賁郎，位比二千石。後又置羽林中郎將，統羽林軍，與虎賁中郎將同級，品秩比二千石，低於諸將軍。⑧監護：監察保護。⑨國儲副君：國儲，太子。副君，太子。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⑩師友：老師和朋友。亦泛指可以請益的人。⑪英俊：才智出眾的人。⑫外家：指外戚，母親和妻子的娘家。⑬示陋：示天下人以淺陋，將淺陋的見識示於天下人。陋，淺陋，謂見聞狹隘，見識貧乏。顏師古曰：「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⑭廣：擴大。⑮魏

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時居丞相位。①⑥謝：慚愧；不安。①⑦見：用在動詞前面表示被動，相當於被，受到。

【譯文】疏廣，字仲翁，東海郡人。任太子太傅，他哥哥的兒子疏受爲少傅。太子劉爽的外祖父平恩侯許伯認爲太子年幼，報告宣帝讓他的弟弟中郎將許舜監護太子家。皇上問疏廣，疏廣回答說：「太子是儲君副主，他的師友必須是天下的賢良且才智出衆的人，不應該祇親近外戚。并且太子自有太傅和少傅監護，跟從的官員已齊備了，現在又讓許舜監護太子家，這是把淺陋的見識，顯示給天下人，不是以此向天下人大展太子德行的辦法啊！」皇上稱贊疏廣的建言，并把這些話轉告給丞相魏相，魏相卸下帽子慚愧的說：「這種見識不是臣等所能比得上的。」疏廣因這件事很被器重。

【原文】于定國①。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于公②爲郡決曹③。決獄平。羅文法者④。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⑤。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爲廷尉。其決疑⑥平法⑦。務在哀⑧鰥寡⑨。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⑩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冤。遷御史大夫⑪。爲丞相。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⑫壞。父老方⑬共治⑭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

駟馬高蓋車^⑮。我治獄^⑯。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注釋】①于定國：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四十年，東海郯縣（今山東郯城西南）人。少時隨父學法。爲獄吏、郡決曹。宣帝時，任廷尉。朝廷稱贊，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顏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②于公：生卒年無考，西漢昭帝至宣帝時郯城縣獄吏、東海郡決曹。他精通法律，治獄得當嚴明。③郡決曹：官職名稱，郡的專職司法官吏就叫做「決曹掾」，郡里的獄官副佐，對案件的最後決定權在郡守。④羅文法者：犯法的人。羅通「罹」，遭遇。文法，法制，法規。顏師古注：「罹，遭也。」⑤祠：祠堂，廟。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詞也。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⑥決疑：解決疑難問題，判斷疑案。⑦平法：猶持法，執法。亦謂執法平正。⑧哀：憐憫；同情。⑨鰥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引申指老弱孤苦者。⑩張釋之：生卒不詳，字季，西漢南陽堵陽（今河南方城東）人。曾事漢文帝、漢景帝二朝，官至廷尉，以執法公正不阿聞名。爲廷尉時天下無有冤民。顏師古曰：「言決罪皆當。」⑪御史大夫：官名。秦置。漢因之，爲御史台長官，地位僅次於丞相，掌管彈劾糾察及圖籍秘書。⑫閭門：指里巷的大門。顏師古曰：「閭門，里門也。」⑬方：副詞，將，將要。⑭治：修繕。⑮駟馬高蓋車：套著四匹馬的高蓋車。舊時形容有權勢的人出行時的闊綽場面，也形容顯達富貴。⑯治獄：審理案件。

【譯文】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郡人。他父親于公是東海郡判決案件的決曹官，判案很公平。凡遭受到法律制裁的人，對于公所判決的案子都無怨言。郡里爲還在世的于公建了立祠堂，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年時跟從父親學習法律，後來做了掌管司法刑獄的廷尉。他判處疑案公正用法，務求做到哀憐鰥寡，罪證有疑點時從輕處治，更懷詳察謹慎之心。朝廷稱贊他說：「張釋之做廷尉，天下沒有受冤枉的人民；于定國做廷尉，人民自認爲不受冤枉。」于定國被遷升爲御史大夫，後官至丞相。當年，定國父親于公所住巷子的門壞了，父老們正要一起整修，于公對大家說：「稍微把巷子的門修得高大一些，使其能讓駟馬高車通過。我辦理獄案，從來沒有冤枉的，後世子孫必定會有興旺發達的人。」到于定國做丞相時，兒子于永爲御史大夫，幾代人都封侯傳世。

【原文】薛廣德^①。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溫雅^②。及爲三公^③。直言諫爭^④。成帝幸甘泉^⑤。郊泰畤^⑥。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⑦關東^⑧困極。民人流離^⑨。陛下日撞亡秦之鐘^⑩。聽鄭衛之樂^⑪。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⑫勞倦。願陛下亟^⑬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⑭。出便門^⑮。欲御^⑯樓船。廣德當乘輿車^⑰。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⑱。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⑲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⑳矣。上不悅。先驅^㉑光祿大夫張

猛^{②②}進曰。臣聞主聖臣直^{②③}。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乃從橋。

【注釋】

①薛廣德：生卒不詳，西漢沛郡相（今安徽省濉溪縣西北）人，是被漢高祖劉邦封為千戶侯的薛鑒的第五代子孫，歷史上著名的經學家。曾任博士、諫大夫、諫議大夫、淮陽太守、長信少府等職。後來又繼貢禹之後任御史大夫，位及三公。②溫雅：溫和文雅。③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為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見《通典·職官一》。④諫爭：直言相勸，勸諫，諫爭。爭，通「諍」。⑤幸甘泉：幸，親臨。甘泉，指甘泉宮。⑥郊泰畤：郊，郊祀長安南郊。泰畤，古代天子祭天神之處。⑦竊見：私下看到。⑧關東：指函谷關、潼關以東地區。⑨流離：流轉離散。形容生活艱難，四處流浪。無處安身。⑩日撞亡秦之鐘：每日敲撞著亡秦的鐘鼓（意為每天都步秦王朝亡國之路）。⑪鄭、衛之樂：孔子說，鄭衛之樂是亡國之音，鄭衛之樂淫且哀。《史記·樂書》「鄭衛之曲動而心淫。」⑫從官：指君王的隨從、近臣。⑬亟：急。顏師古曰：「亟，急也。」⑭酎祭宗廟：酎，音宙，反覆多次釀成的醇酒。《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飲酎。」鄭玄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⑮便門：顏師古曰：「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⑯御：駕馭車馬。此處指乘船。⑰輿車：亦作「輦車」，小車。⑱冠：指使人戴上帽子。⑲自刎：自割其頸。

即自殺。^{②①}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顏師古注：「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齋潔，不得入廟祠也。」劉攽曰：「一說是也。時帝欲入廟。」污，弄髒；污染。^{②②}先驅：先馳而至。^{②③}張猛：生卒不詳。顏師古曰：「猛，張騫之孫。」《漢書補注》先謙曰：「猛事詳劉向傳。」《劉向傳》曰：「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贊毀焉。……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後三歲餘，……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事。」^{②④}主聖臣直：君主聖明，臣子忠誠。比喻上行下效。

【譯文】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他為人溫和文雅。官到三公位置時，却能直言諫爭皇上。成帝駕幸甘泉宮，郊祭天神於泰畤壇，禮儀結束後，趁便留在那裏射獵。薛廣德上書說：「臣下看到函谷關以東的地方極度貧困，人民顛沛流離，而陛下每日敲撞著亡秦的鐘鼓，聆聽著鄭衛的淫樂，臣的確為此感到傷心。現在士卒天天日曬雨淋，隨從官員疲勞困倦，希望陛下趕快回宮，想著和老百姓同憂同樂，則天下大幸。」成帝當天就回到京都。這年秋天，成帝以醇酒去祭奠宗廟，出便門，打算乘樓船去。廣德擋住皇帝所乘的車駕，脫帽叩頭說：「應該從橋上走。」皇上頒詔說：「大夫戴上帽子。」廣德說：「陛下如果不聽臣的奉勸，臣將自刎，用鮮血來污濺車輪，陛下就不能入宗廟了。」皇上很不高興。先馳光祿大夫張猛進諫說：「臣聽說君主聖明，臣下就正直。乘

船危險，過橋平安，聖明的君主不追從危險，御史大夫的話可以聽取。」皇上於是從橋上走過。

【原文】王吉^①。字子陽。琅邪人也。爲諫大夫。是時宣帝^②頗修武帝^③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④時。外戚許。史。王氏^⑤貴寵^⑥。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⑦。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總萬方^⑧。帝王圖籍^⑨。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⑩若更生^⑪。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⑫也。欲治之主不世出^⑬。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⑭。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⑮簿書^⑯。斷獄^⑰聽訟^⑱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注釋】①王吉：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四十八年，字子陽，西漢時琅琊皋虞（今屬溫泉鎮）人，官至博士諫大夫。少年好學，以孝廉補授若盧縣右丞，不久升任雲陽縣令。漢昭帝時，舉賢良充任昌邑王中尉。②宣帝：劉詢（公元前九十一年—公元前四十九年），本名劉病已，字次卿，即位後改名詢，西漢第十位皇帝，公元前七十四年至公元前四十九年在位。他是漢武帝劉徹的曾孫，戾太子劉據的孫子，幼年時流落民間，於公元前七十四年被朝臣迎立爲帝。去世後廟號爲中宗，謚號孝宣皇帝。③武帝：劉徹（公元前一五六年—公元前八十七年），是漢王朝的第七位天子，漢太祖劉邦的重

孫子。④昭帝：劉弗（公元前九十四年—公元前七十四年），原名劉弗陵，即位後以難避諱的緣故更名劉弗。⑤許史王氏：許氏指許平君；史氏指史良娣；王氏指王成太后。班固《漢書·宣帝紀第八》記載：「王妃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⑥貴寵：顯貴而受寵信。⑦能吏：能幹的官吏。⑧總萬方：總，統領，統率。萬方，引申指天下各地，全國各地。⑨圖籍：地圖和戶籍。常以指疆土人民。⑩欣然：喜悅貌。⑪更生：新生，重新獲得生命。⑫本務：根本事務。顏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⑬不世出：顏師古曰：「言有時遇之非常值。」《漢書補注》沈欽韓曰：上德篇「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先謙曰：「官本注作不常。」⑭長策：猶良計。⑮期會：謂在規定的期限內實施政令。多指有關朝廷或官府財物出入。⑯簿書：官署中的文書簿冊。⑰斷獄：審理和判決案件。⑱聽訟：聽理訴訟；審案。

【譯文】王吉，字子陽，琅琊郡人，任諫議大夫。這時候宣帝很注重學習武帝時的政事，宮室車輛服飾比昭帝時還盛美。當時外戚許、史、王氏三姓受到貴寵，而宣帝自己親理政務，任用賢能的官吏。王吉上書議論朝廷得失說：「陛下統領天下，將帝王用的地圖和戶籍冊簿每天陳放在前，祇想著世務，希望能創建太平盛世。詔書每次頒發下去，人民都高興得猶如重新獲得生命。臣低頭沉思此事，認為君主的作為稱得上是大

恩，但這不可以說是皇上的本職工作。一心想使天下大治的君主，不是世代皆有的，公卿幸而遇到一心想圖治的時代，君主對臣下言聽諫從，然而臣下却未能確立能使萬世安定的長遠國策，從而把聖明的君主推舉到夏、商、周三代君主的高度。其原因是他們祇致力於文書簿冊、定期例會、審判案件而已，這些都不是太平之世的根基。」

【原文】臣聞聖王宣德流化^①。必自近始。朝廷不備^②。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③。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④。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⑤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⑥也。所使所以宣德^⑦也。今俗吏所以牧民^⑧者。非有禮義科指^⑨。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⑩。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詐僞萌生^⑪。刑罰無極^⑫。質樸日銷^⑬。恩愛寢薄^⑭。孔子曰^⑮。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⑯也。

【注釋】①宣德流化：宣揚聖德，流布教化。②不備：不完備。③勝：戰勝。④深宮：宮禁之中，帝王居住處。⑤咸言：都說。咸，都。⑥正身：端正自身，修身。《荀子·法行》：「君子正身以俟。」⑦宣德：宣揚聖德。⑧牧民：治民。⑨禮義科指：有關禮義的宗旨與條例。禮義，禮法道義。

禮，謂人所履；義，謂事之宜。科指，猶準則。⑩穿鑿：猶牽強附會。⑪萌生：初生；發生。顏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⑫無極：無窮盡；無邊際。⑬銷：先謙曰：「官本銷作消。消失，消除，不復存在。」《易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⑭寢：逐漸。顏師古曰：「寢，漸也。」⑮孔子曰一句：顏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⑯空言：謂不切實際的話。

【譯文】「臣聽說聖王宣揚仁德推行教化，必然要從身邊近處開始。朝廷還不具備德義，難以談治理好天下；左右的臣子不够端正，難以使教化遠播。人民，雖然力量薄弱，但却是不可戰勝的；雖然顯得愚昧，但却是不可欺侮的。聖主自己行事於深宮之中，事情做對了，天下人就稱頌他；事情做錯了，天下人都議論他。行為發生在皇上身邊，一定會傳揚到遠方，要謹慎地選擇左右之臣，詳細地挑揀所派出的使者。慎選左右近臣是爲了使君主正身，慎擇派出的使者是爲了宣揚君主德政。當今一般俗吏用於管理老百姓的辦法，並沒有可世世代代通行的禮義條文和政治意向，祇是設置刑法來掌管其事。其中想治理好百姓的，也不知該從哪裏著手，祇是以自己的想法穿鑿附會，各自選取一種權宜之計解決問題。所以百里範圍內風氣不同，千里路以內習俗各異，欺騙、詭詐之事萌生，刑罰的使用沒有盡頭，質樸的風氣日見消失，懷念愛戴之情逐漸淡薄，孔

子說：『讓君主安寧、治理好人民，沒有比禮更好的。』這不是一句空話。」

【原文】臣願陛下承天心^①。發大業^②。與^③公卿大臣。延及^④儒生。述舊禮。明王制^⑤。毆^⑥一世之人。躋^⑦之仁壽^⑧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⑨。壽何以不若高宗^⑩。竊見當世趨務^⑪。不合於道者。謹條奏^⑫。唯陛下裁擇^⑬焉。吉意以爲。漢家列侯尚^⑭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⑮。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也。使男事女。夫詘^⑯於婦。逆陰陽^⑰之位。故多女亂^⑱。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⑲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⑳。人人自制。是故貪財趨利^㉑。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㉒。刑措^㉓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㉔。絕惡於未萌^㉕也。

【注釋】①天心：猶天意。《書·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②大業：大功業，大事業。③與：介詞，同，跟。④延及：擴展到；延伸到。⑤王制：王朝的制度，王道禮制。孔穎達疏：「王者以制度爲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⑥毆：「驅」的古字，駕馭。⑦躋：升登，達到。⑧仁壽：謂有仁德而長壽。顏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群生安逸而壽考。」⑨成康：周成王滿二十歲的時候，周公把政權交給成王管理。從周成王到他的兒子康王兩代，前後約五十多年，是周朝強盛和統一的時期，歷史上叫做「成康之治」。⑩高宗：殷王武丁（公元前一二二四

年（公元前一九二二年），子姓，名昭。商王小乙之子。商朝國君，相傳少年時期遵父命行役於外，與平民一同勞作，得以瞭解民衆疾苦和稼穡艱辛。繼位後，勤於政事，任用工匠出身的傳說及甘盤、祖己等賢能之人輔政，勵精圖治，使商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得到空前發展。使商朝成為西起甘肅，東至海濱，北及大漠，南逾江、漢流域，包含衆多部族的泱泱大國，史稱「武丁中興」。在位五十九年而卒，祀為高宗。武丁去世，由子祖庚繼位。顏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⑪趨務：趨同「趨」，趨向，傾向。務，從事，致力於。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⑫條奏：逐條上奏。^⑬裁擇：權衡選擇。^⑭尚：專指娶公主為妻。^⑮翁主：漢代諸王之女稱「翁主」，猶後世之郡主。^⑯誄：折服，屈服。^⑰逆陰陽：違反天地自然秩序。指夫婦、男女、天地。^⑱女亂：女人亂政。亂，敗壞，擾亂。《論語·衛靈公》：「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⑲褒：稱贊褒揚。^⑳僭差：僭越失度。顏師古曰：「言無節度。」^㉑趨利：亦作「趨利」，泛指求利、逐利。^㉒致治：使國家在政治上安定清平。^㉓刑措：亦作「刑錯」或「刑厝」，置刑法而不用。^㉔冥冥：不知不覺。顏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㉕未萌：指事情發生以前。

【譯文】「臣希望陛下順承天意，興舉大業，同公卿大臣以及儒家學者一起，講述昔日禮義，闡明王者制度，使全國之人，達到有仁德而又長壽的境界。那樣社會風氣怎會比不上成康時代呢？壽命又怎會比不上殷高宗（其享國百年）呢？我私下看到當今社會

的發展，趨向於不符合治國之道的現象。謹此分條上奏，希望陛下能裁奪選用。」王吉認為：「漢朝列侯娶公主爲妻，諸侯國中的貴族娶諸侯之女爲妻，使男子事奉女子，丈夫屈從妻子，顛倒了陰陽位置，所以常出現女人干擾政事。古代衣服車馬貴賤有規章，用來褒揚有德之人而使尊卑有所區別。而今上下之間有僭越的錯失，人人各自爲政，所以貪財謀利，不怕死亡。周朝之所以能達到治世，刑罰擱置不用，其原因就是把邪念制止於未顯露之時，把罪惡杜絕於未萌生之時。」

【原文】又言。舜湯①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咎繇②。伊尹③。不仁者遠④。今使俗（舊無俗字。補之）吏得任子弟。漢舊儀⑤（舊無儀字。補之）。子弟以父兄任爲郎⑥。率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⑦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⑧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⑨。去角抵⑩。減樂府⑪。省尚方⑫。明視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⑬。本立而末⑭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⑮。不甚寵異⑯也。吉遂謝病⑰歸。

【注釋】①舜湯：舜，歷來與堯并稱爲聖王。《史記》說舜名重華，晉代皇甫謐又說他字都君。舜又稱虞舜。湯，商朝的建立者，又稱武湯、武王、天乙、成湯、成唐，甲骨文作唐、太乙，一稱高

祖乙。②咎繇：亦作「咎陶」，即皋陶，舜之賢臣。咎，通「皋」。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③伊尹：商湯大臣，名伊，一名摯，尹是官名。相傳生於伊水，故名。是湯妻陪嫁的奴隸，後助湯伐夏桀，被尊為阿衡。④不仁者遠：顏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⑤漢舊儀：《漢舊儀》東漢衛宏撰。後人見該書所載多官制，又名之為《漢官舊儀》。該書原本有注，魏晉唐人引《漢儀注》，都是指此書。該書原為四卷，主要記述皇帝起居、官制、名號職掌、中宮及太子制度、二十等爵等内容。⑥郎：官名。戰國時已有，秦漢時沿置，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員額無定。均屬於郎中令（後改為光祿勳）。其職責原為護衛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及差遣。東漢以尚書台為實際的行政中樞，其分曹任事者為尚書郎，職責範圍與過去的郎官不同。後遂以侍郎、郎中、員外郎為各部要職。⑦伐檀：《詩·魏風》篇名。⑧外家：指外戚。⑨居位：居官任職。⑩角抵：我國古代體育活動項目之一。起源於戰國，其稱始於秦漢。晉以後亦稱「相撲」「爭交」，類似現代的摔跤，今相撲也。《漢武故事》曰：「角觝，昔六國時所造。」⑪樂府：古代主管音樂的官署。起於漢代，漢惠帝時已有樂府令。⑫尚方：古代製造帝王所用器物的官署。秦置，屬少府。漢末分中、左、右三尚方。唐稱「尚署」。元惟置中尚監。明廢。⑬歸本：謂返回農耕。⑭末：古代指工商業。與為「本」的農業相對。⑮迂闊：不切合實際。顏師古曰：「迂，遠也，音於。」⑯寵異：指帝王給以特殊的尊崇或寵愛。⑰謝病：托病引退或謝絕賓客。

【譯文】王吉還說：「虞舜、商湯不搞三公九卿的爵位繼承制，選拔皋陶、伊尹，而使不仁義的人遠離。而現今讓一般官吏可以任用子弟（《漢舊儀》記載，子弟推舉自家親戚父兄來作郎官）爲自己屬從之官，這些人大多驕傲自滿，不通古今之事，至於憑父兄積儲的功績來管理人，結果會無益於民，這就像《詩經·伐檀》一詩中所寫的情況。應該公開選拔、訪求賢人，廢止任用子弟的法令。外戚家和親朋故友，可多給他們些財物，不宜讓他們做官。朝廷應停止角抵的遊戲，減少樂府官員，減少尚方署製造的御用器玩，以節儉方針明示天下。百姓看到朝廷節儉，就會回歸農業，農業發展了，工商之類的末業也會興旺發達。」王吉的意向如此，成帝認爲他的言論不切實際，因此也沒有給以特殊的尊崇。王吉於是推說自己有病，回歸家鄉。

【原文】貢禹^①。字少翁。琅邪人也。元帝初即位。徵^②爲諫大夫。數虛己^③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④。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⑤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雕^⑥。木摩而不刻。車輿^⑦器物。皆不文畫^⑧。苑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⑨而稅。無他賦斂^⑩繇戍^⑪之役。使民歲^⑫不過三日。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⑬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古^⑭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廐^⑮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⑯履革^⑰。器無雕文^⑱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

轉轉^⑮益甚^⑯。臣下亦相放效^⑰。衣服亂於主上。甚非宜。然非自知奢僭^⑱也。

【注釋】

①貢禹：公元前一二七年至公元前四四年在世，琅邪（今山東諸城）人，以明經潔行著聞於世。漢元帝時，歷任諫大夫，御史大夫。他鑒於朝政腐敗，曾多次上書抨擊宮廷奢侈，商人兼并農民，要求減徭役。選賢能，罷倡樂，賤商人，放出園陵宮女，使民歸農。②徵：徵召，徵聘。多指君召臣。③虛己：使自己謙卑，讓自己虛心。顏師古曰：「虛己謂聽受其言也。」④不登：歉收。⑤秣：餵養。⑥雕：飾以彩繪、花紋。顏師古曰：「雕，畫也。」⑦車輿：亦作「車舉」，車輛，車轎。⑧文畫：刺畫文字或花紋來裝飾。⑨什一：農民向官府繳納的土地稅，約為畝產量的十分之一。古代賦稅制度，十分稅一，稱「什一」。⑩賦斂：田賦，稅收。⑪繇戍：遣民到邊境戍守，服役。同徭戍，戍邊之役，駐守邊疆。⑫歲：年，一年為一歲。⑬頌聲：歌頌贊美之聲。⑭循古：遵循古制。⑮廐：養馬房。《論語·鄉黨》：「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⑯綈：厚實平滑而有光澤的絲織物。顏師古曰：「綈，厚繒，音徒奚反。」⑰履革：履，穿（鞋）。革，加工去毛的獸皮。⑱雕文：飾以彩繪、花紋。⑲轉轉：漸漸。⑳益甚：更加厲害。益，副詞，更加。甚，厲害，嚴重。㉑放效：模仿，效法。㉒奢僭：謂奢侈逾禮，不合法度。僭，超越本分，猶言過分。

【譯文】貢禹，字少翁，琅邪郡人。元帝初即皇帝位，貢禹被徵召為諫大夫，元帝多

次謙虛地向他詢問治國之事。這時候，年頭不好，糧食歉收，諸侯郡國大多生活艱難，貢禹上書奏說：「古代宮室有規定，宮女不超過九人，養馬不超過八匹；宮牆祇粉刷一下而不施以彩繪，棟梁之木祇求光潔而不雕刻，車輛轎子和器物都不加裝飾、描畫；苑囿不過數十里，且和老百姓一同享有；任用賢能之人，按稅收的十分之一徵稅，再沒有別的賦斂徭戍的差使；使用百姓服勞役一年不超過三天。所以，天下家給人足，贏來了一片頌揚之聲。到了漢高祖、文帝、景帝，遵照古制，實行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厩中養馬百餘匹。孝文皇帝穿著粗絲衣服，脚登皮制鞋子，器物上沒有雕刻的花紋和金銀裝飾。後世却爭為奢侈，幾經轉變，愈來愈厲害，臣子們也互相仿效，穿衣混亂到跟君主穿的差不多，這是非常不應該的。然而他們自己還不知道這樣奢侈已超越了本分。」

「原文」今大夫僭^①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②救亂。矯復^③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大古^④難。宜少放^⑤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⑥。故時齊三服官^⑦。輸物不過十筭^⑧。方今齊三服官。一歲費數巨萬^⑨。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⑩。官費五十萬。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漆器物。東西織室^⑪亦然。厩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⑫。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

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

【注釋】

①僭：超越本分，冒用上者的職權、名義行事。②承衰：承繼衰世。③矯復：矯正恢復。顏師古曰：「正曲曰矯。復音方目反。」④太古：即太古。遠古，上古。⑤少放：少，稍，略。放，仿效。⑥減損：減少。⑦三服官：官名。專掌宮廷衣著供應。因供應春夏冬三季衣服而得名。顏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⑧筭：盛衣物或飯食等的方形竹器。顏師古曰：「筭，盛衣竹器。」⑨巨萬：形容爲數極多。⑩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⑪東西織室：漢代宮中掌管絲帛禮服等織造之機構。織室在未央宮，分設東、西織，織作文繡郊廟之服。先謙曰：「百官表有東織西織令丞，成帝時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⑫東宮：漢代指太后所居之宮。因太后的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稱。顏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

【譯文】「現在大夫冒用諸侯的職權行事，諸侯冒用天子的名義，天子超越了天道，這種現象由來久矣。承接衰世、拯救亂世，矯正恢復古代的風氣，全在陛下。臣愚昧，認爲完全像上古那樣是很困難的，但應該稍稍仿效古制來自我節制呀！當前宮室已經修

好了，這已是無可奈何的事了，其他的都可以減少或降低標準。過去齊郡製作三類服裝的官衙，每年獻納的衣物不超過十竹箱，而當今齊郡製作三類官服的官衙，一年的費用高達數十萬；蜀郡、廣漢郡主管製金銀器皿，一年各用五百萬；三個主管製作器物的官衙，公家的花費達五十萬。（河內懷郡，蜀郡成都，廣漢郡，都有工官。工官負責漆器物品的製作。）掌握皇室織造的兩個織室也是如此。廐中之馬將近萬匹。臣貢禹曾經隨聖駕到太后宮，看到賞賜的杯子、桌案等物，全都是彩色刻畫、金銀裝飾的，這些東西是不應用來賜給臣下做為食具的啊！太后宮中的費用也是難以計算。天下老百姓在大災之年餓死的原因，就在這裏。」

【原文】今民大飢^①而死。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②。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③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④。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⑤。妄^⑥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鱉。凡百九十物。盡瘞藏^⑦之。又皆取後宮女。置於園陵^⑧。大失禮。逆天心^⑨。昭帝晏駕^⑩。先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群臣亦隨故事^⑪。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衆庶^⑫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⑬。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⑭也。

【注釋】①大飢：亦作「大饑」，大饑荒，嚴重地饑荒。②粟：糧食的通稱。③步作：今俗謂之溜馬，亦曰壓馬。顏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④弃天下：皇帝死亡的婉詞。⑤禮正：謂禮儀之正道。⑥妄：隨便，胡亂。⑦瘞藏：亦作「瘞臧」，隱藏，埋藏。⑧園陵：帝王的墓地。⑨天心：本性，本心。⑩晏駕：車駕晚出。古代稱帝王死亡的諱辭。⑪故事：先例，舊日的典章制度。⑫衆庶：百姓。⑬其過自上生：顏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⑭臯：同「罪」。

【譯文】「現在老百姓因嚴重地饑荒而死亡，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可皇宮馬房的馬仍以糧食飼養，還因其長得過肥而苦惱，這些馬力氣大而性暴烈，以至於要天天拉出去遛。做帝王的受命與上天，是人民的父母，就本該這樣嗎？難道上天會看不見嗎？武帝時候，還大量徵選漂亮姑娘，達到數千人，用以充實後宮。到他死後，昭帝幼弱，霍光專權，他不知道禮儀的正道，隨便把大量收集的金錢財物、鳥獸魚鱉，大概有一百九十多種，全部埋藏到陵墓中，又將後宮所有的宮女，安置在陵園裏，這樣做很不合乎禮制規定，違背了人的本性。昭帝駕崩，霍光又是這樣辦。到了孝宣皇帝時，群臣還是按照過去的舊例去做，真是很令人痛惜的事啊！這樣做，使天下傳承其習俗，及至一般庶民葬埋，都空耗地上之物，而來充實地下。這個錯誤是從君主開始的，都是由於大臣循舊例的罪過啊！」

【原文】唯陛下深察古道^①。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②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遣。厩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③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④。自城西南至鄠^⑤。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⑥。可無^⑦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⑧。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當仁不讓^⑨。獨可以聖心參^⑩諸天地。揆^⑪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⑫。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⑬減食穀馬。水衡^⑭減食肉獸。省^⑮宜春下苑^⑯。以與貧民。又罷^⑰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⑱禹爲光祿大夫。

【注釋】①古道：古代之道。泛指古代的制度、學術、思想、風尚等。②乘輿：古代特指天子和諸侯所乘坐的車子。③獨舍：顏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④囿：古代帝王畜養禽獸以供觀賞的園林。漢以後稱苑。⑤鄠：漢縣名，故治在今陝西省戶縣北。《漢書·地理志上》：「〔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⑥飢饉：灾荒，莊稼收成很差或顆粒無收。飢，通「饑」。《史記·貨殖列傳》：「地執饒食，無飢饉之患。」⑦無：文中表示否定，相當於「不」。⑧聖人：君主時代對帝王的尊稱。《禮記·大傳》：「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⑨當仁不讓：泛指遇到應該做的事主動去做，絕不推諉。⑩參：領悟；琢磨。⑪揆：度量；揣

度。顏師古曰：「揆，度也。」^⑫拳拳：誠摯貌。^⑬太僕：官名。周官有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命，為王左馭而前驅。秦漢沿置，為九卿之一，為天子執御，掌輿馬畜牧之事。^⑭水衡：古官名，水衡都尉、水衡丞的簡稱。漢武帝元鼎二年所置。掌皇家上林苑，兼管稅收、鑄錢。《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水衡都尉」。顏師古注引漢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⑮省：減少；削減。^⑯宜春下苑：即宜春苑。顏師古注：「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⑰罷：取消。^⑱遷：晉升或調動。

【譯文】「希望陛下能深刻體察古代的做法，依從其中節儉的體制，大大減少乘輿和御用器物，應砍掉三分之二；詳盡審查後宮，挑出賢慧的宮女留二十人，其餘的都放她們回家；各個陵園的婦女沒有生孩子的，也都應該予以遣返；厩中之馬不要超過幾十匹；祇留下長安城南苑的農田做為田獵的園囿，從長安城西南到鄠縣的上林苑都恢復為農田，用以分給貧民。當今天下出現災荒，能不大大減少自己的耗費來救災，以合乎上天的意旨嗎？天生聖人（指皇帝），都是為了人民，不是祇讓他自己歡娛享樂就行了。當仁不讓，祇可以用聖人的心懷來領悟天地之意，揣度往古之法，不宜和臣下商議。臣貢禹有無盡的懇切之意，不敢不竭盡我的愚心。」皇帝接納貢禹的建言，並認為他很忠誠，於是就下詔讓太僕減少穀物餵養馬匹，讓水衡官減少食肉的禽獸；縮小宜春下苑，

把苑中土地讓給貧民，還取消角抵等多種遊戲及統一製作三季服裝的管署。升遷貢禹為光祿大夫。

【原文】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①。賞善罰惡。不阿^②親戚。罪白^③者伏^④其誅。疑者以與民^⑤。無贖罪^⑥之法。故令行禁止^⑦。海內大化。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⑧不足。乃行一切^⑨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⑩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⑪民貧。盜賊并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誅^⑫。則擇便巧^⑬史書。習於計簿^⑭。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⑮。奸軌^⑯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⑰百姓。以苛暴威服^⑱下者。使居大位^⑲。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⑳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㉑而勇猛者貴於官。

【注釋】①貪污：古時也做「貪污」。②阿：徇私，偏袒。③白：明白，清楚，明瞭。顏師古曰：「白，明也。」④伏：通「服」，承受；承當。⑤疑者以與民：顏師古曰：「罪疑從輕也。」《漢書補注》王文彬曰：禮王制：「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又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鄭注：

「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此言與民，亦當如禮所云，示天下以大公也。」⑥贖罪：用錢物贖免罪行。⑦令行禁止：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形容法令或紀律嚴明。⑧用度：費用，開支。⑨一切：權宜，臨時。《漢書補注》先謙曰：謂權時之變法也。⑩入：繳納，獻納。⑪官亂：國家混亂無秩序。《漢書補注》先謙曰：「漢紀『官』作『國』。」⑫伏誅：被處死。⑬便巧：指簡便巧妙的方法。⑭計簿：指計吏在簿籍上登記戶口、賦稅等。⑮右職：重要的職位。顏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⑯奸軌：亦作「奸宄」。指違法作亂的人。先謙曰：「軌，宄之借字。」⑰操切：脅迫，劫持。顏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高反。」⑱威服：以威力懾服。⑲大位：顯貴的官位。⑳欺謾：猶欺誑。顏師古曰：「謾，誑也。謾音慢，又音武連反。」㉑詩逆：悖亂忤逆。顏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

【譯文】貢禹再次上書說：「孝文皇帝時，使廉潔之人尊貴，使貪污之人卑賤，獎賞好的懲罰壞的，不偏袒親戚。罪行明瞭無誤者接受應有的懲罰，罪證有疑點的從輕處理，取消以錢財贖罪之法。所以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國內深受教化，這與刑罰廢棄不用沒有什麼差別。武帝開始君臨天下時，尊重賢能，重用人才，擴展地域數千里，自己以為功績很大、威風傳揚，於是就放縱嗜欲。費用不夠了，就實行一時權變之法，讓犯法的人用錢財贖罪；繳納穀物可等候補充官位的空缺。因此天下奢侈，國家混亂，百姓

貧苦，盜賊紛起，亡命之徒一天天多起來。郡國害怕被處死，就挑選一些善於書寫文書、熟習賦稅收支、能够欺騙上級官府的人，擔任部門正職；作奸犯科多得無法計算，就選用勇猛能脅制百姓、用苛刻殘暴手段使下級害怕、服從的人，讓他們擔任重要官職。所以沒有道義而有錢的人顯貴於社會，善於欺騙和編造文書的人尊貴於朝廷；違法悖理但勇猛凶狠的人器重於官場。」

【原文】故俗皆曰。何以^①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②而仕宦^③。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④而髡鉗^⑤者。猶復攘^⑥臂。爲政於世。而行雖犬彘^⑦。家富執^⑧足。目指氣使^⑨。是爲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⑩。處奸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⑪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⑫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⑬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悌。賤賈人^⑭。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注釋】①何以：爲什麼。②史書：漢稱令史所習之書，即當時通用的隸書。③仕宦：出仕，爲官。④黥劓：古代刑罰名。黥，墨刑。劓，割其鼻。⑤髡鉗：古代刑罰。謂剃去頭髮，用鐵圈束頸。⑥攘：將

起（袖子）。⑦犬彘：狗和猪。比喻卑劣或卑劣之人。⑧執：同「勢」。⑨目指氣使：用眼神和氣色示意以支使別人。形容態度驕橫。顏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⑩雄桀：亦作「雄杰」，指才智出衆的人。⑪相守：顏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⑫至治：指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或時世。⑬臧：貪污受賄或竊取之財。⑭賈人：商人。

【譯文】「所以民間都說：『為什麼要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呢？財產多了就光榮；為什麼要去講求禮義呢？善於編造史書就可步入仕途；為什麼要謹慎處事呢？勇猛就能當官。』所以，即使受過面部刺字，割掉鼻子、剃髮鉗頸等刑罰的人，還能再次挽起袖子，伸著胳膊從政於當世，而那些品行雖然如猪狗一樣卑劣的人，却因家富勢強，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而被當作賢者。做官而能致富者稱作才智出衆之人，幹壞事而能獲利的人被稱為壯士。兄長這樣勸導弟弟，父親這樣鼓勵兒子，社會風氣的敗壞，竟到了這種地步！考慮其成為這個樣子的原因，都是因為犯了法可以贖罪、訪求人才得到的不是真正的賢者、諸侯郡守都崇尚財利、該懲處的不懲處所造成的。今日要使良好風氣興起、實現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迎來天下太平，就應該廢除贖罪之法。郡相和郡守選拔人才不屬實，以及有通過貪污受賄獲取官職的，就立即對其進行懲處，不僅僅是免官。那麼，他們就會爭相盡力做好事，重視孝悌，鄙賤商人，推薦真正的賢

才，推舉真實的廉吏，這樣天下就可治理好了。

【原文】孔子。匹夫^①之人耳。以樂道^②正身^③不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④孔子之言。無所折中^⑤。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⑥之尊。因^⑦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⑧天下。易於決流抑墜^⑨。墜、物欲墜落也。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⑩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⑪忠正。致誅奸臣。遠放諂佞。放出圍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⑫。退僞薄^⑬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⑭可侔^⑮。五帝^⑯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質直之意。而省其半。

【注釋】①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②樂道：喜好聖賢之道。③正身：端正自身，修身。④微：無，沒有。顏師古曰：「微亦無也。」⑤折中：亦作「折衷」，取正，用爲判斷事物的準則。《漢書補注》周壽昌曰：「顏音訓俱失。史記孔子世家贊「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索隱注，引離騷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云「折中，正也」。是訓中爲正，知當讀本音。衷，中

心也，音義同。⑥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為尊位，故帝王諸侯見群臣，或卿大夫見僚屬，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諸侯、卿大夫之位。《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⑦因：文中指依托，憑藉。⑧化正：教化整治。⑨決流抑墜：顏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墜之物，言其便易。」⑩醇法：指效法道德風尚的淳厚質樸。法，文中指仿效，效法。⑪開進：猶起用。⑫甲乙之帳：漢武帝所造帳幕。飾琉璃珠、夜光珠等珍寶者為甲帳，以居神；其次為乙帳，以自居。⑬偽薄：浮華輕巧。⑭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夏禹、商湯、周武王。⑮侔：齊等，相當。⑯五帝：上古傳說中的五位帝王，說法不一。

【譯文】孔子，也不過是個普通百姓，因為喜好聖賢之道、端正自身、從不鬆懈而成聖賢。所以四海之內，天下的君主，如果沒有孔子的言論，就沒有標準來判斷事情的正誤。何況以漢朝地域之廣、陛下高尚之德、又居天子之尊位、憑藉上天的幫助，這對於按孔子的言行來改變社會風氣、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教化整治天下，容易得像決堤放水、遏制物體墜落一樣。從周朝成王、康王以來，幾乎將近一千年了，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復興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他們拋開法規制度而聽憑自己的心意去做，使奢侈暢行而仁義荒廢的緣故。陛下如果能深刻領悟高祖建國的困苦險難，仿效道德風尚淳厚質樸的太宗文帝的治國方針，端正自身且率先垂範於下

民，選任德才兼備者來輔佐自己，大開忠正者入朝之門，辭退、懲處奸臣，遠離、放逐讒佞小人，放出陵園中的婦女，取消歌舞藝妓的樂舞，斷絕鄭衛淫蕩之音，撤除以寶器裝飾、供天子閑居的諸多宮帳，退回進獻的非禮浮華輕巧之物，修行節儉的風氣，促使天下的百姓都回歸於農業，像這樣堅持不懈，就可以等同於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就可以比得上古時的五帝。敬請陛下留意省察，那麼天下將會非常慶幸。」皇帝雖然沒有全部聽從貢禹的意見，但贊許他樸實正直的心意，對他所批評的奢侈之物減去了一半。

【原文】鮑宣^①。字子都。渤海人也。爲諫大夫。以丁傅子弟并進。董賢^②貴幸^③。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④。以充塞^⑤朝廷。妨賢^⑥人路。濁亂^⑦天下。奢泰^⑧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⑨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⑩。白首^⑪耆艾^⑫。魁壘^⑬之士。魁壘、壯貌。論議^⑭通古今。喟然^⑮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⑯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⑰下。陛下欲與此共承^⑱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⑲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請寄^⑳爲奸。群小^㉑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并起。吏爲殘賊^㉒。歲增於前。

【注釋】①鮑宣：公元前三十年至公元前三年在世，字子都。渤海高城（今河北鹽山東南）人。哀帝時，為諫大夫。②董賢：公元前二十二年至公元前一年在世，字聖卿，西漢雲陽人。董賢是西漢御史董恭之子，是一個美男子。董賢初任太子舍人，漢哀帝即位後改任他職，二年後，哀帝有一天在宮中望見董賢，被其儀貌吸引，拜為黃門郎。後拜為大司馬。哀帝崩，王莽掌權後，董賢隨即失勢，自殺而死。③貴幸：位尊且受君王寵信。④牽引所私：拉攏私黨。牽引，援引，引薦。⑤充塞：堵塞。顏師古曰：「塞，滿也。」⑥妨賢：謂阻礙賢者登進。⑦濁亂：攪擾使之混亂。⑧奢泰：奢侈。⑨覆劇：先謙曰：「胡注『覆』當作『復』。劇，增也，甚也。」⑩骨鯁：比喻剛直的人。⑪白首：猶白髮，表示年老。⑫耆艾：古稱六十歲為耆，五十歲為艾。尊長，師長。此泛指老臣。《莊子·寓言》：「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王先謙集解：「此為長老之言，則稱引之。《釋詁》：『耆、艾，長也。』」⑬魁壘：正直磊落之士。顏師古曰：「魁音口賄反。壘音磊。」形容高超特出。顏師古注引服虔曰：「魁壘，壯貌也。」⑭論議：對人或事物的好壞、是非等所表示的意見。亦指思想認識、境界等。⑮喟然：感嘆、嘆息貌。顏師古曰：「喟然，嘆息貌。」⑯敦：偏愛。顏師古曰：「敦謂厚重也。」《漢書補注》先謙曰：漢紀「敦」作「厚」，謂親厚之。顏注未晰。⑰公門省戶：公門，官署，衙門。省戶，即禁門，因避漢成帝王皇后父禁之諱，改禁為省。⑱共承：恭敬地承奉。共，通「恭」。顏師古曰：「共讀曰恭。」⑲堯放四罪：堯舜時代四個惡名昭彰的部族首領。四罪，謂舜治共工、歡兜、三苗、鯀四凶之罪。顏師古曰：「四罪，流共工於幽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

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也。」^{②①}請寄：猶請托。顏師古注：「請寄謂以事私相托也。」^{②②}群小：衆小人。^{②③}殘賊：指凶殘暴虐的人。

【譯文】鮑宣，字子都，渤海郡人。爲漢哀帝諫議大夫。因皇太后丁姓和太皇太后傅姓兩族子弟都入朝爲官，董賢位尊且受君王寵信。鮑宣上書說：「我私下看到孝成皇帝時，外戚把持大權，人人都引薦其沾親帶故之人來充塞朝廷，妨害了賢人進取之路，使得天下混亂。他們奢侈沒有節制，致使百姓窮困潦倒，因此日蝕發生了將近十次，彗星四次出現。這些危亡的徵兆，都是陛下所親眼看到的，現在爲何會返回到以前的狀況且比以前更嚴重呢？現今朝廷沒有學問淵博、品性剛直的白髮尊長和正直磊落之士；而那些言談通曉古今、感嘆能感動衆人之心、憂心國事如飢似渴的人，臣也沒有見到啊。皇上所厚愛的外戚中不懂事的孩童、及幸臣董賢等人，都處在朝廷官署的公門之內。陛下想和這些人一起恭奉天地，安定國家，這很難呀！當今一般人都認爲不聰慧的人是『賢能』，聰慧的人是『不賢能』。從前堯流放了共工、歡兜、三苗、鯀等四個罪人而令天下人欽服，而今陛下任命一個官吏大家却大惑不解；古代懲罰一個人大家尚且佩服，而今賞賜一個人群臣反而疑惑。大家相互勾結狼狽爲奸，衆多小人一天天被進用；國家空虛，財用不足；老百姓流散逃亡，離開城郭，盜賊四起，官吏也成了凶殘暴虐的賊人，

這種情況一年比一年厲害。」

【原文】凡民有七亡^①。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②。更賦租稅^③。二亡也。貪吏并公^④。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姓下舊有家字。刪之）蠶食^⑤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⑥。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⑦。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⑧。一死也。治獄^⑨深刻^⑩。二死也。冤陷^⑪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⑫。四死也。怨讎^⑬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⑭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⑮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⑯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⑰於細民^⑱。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奸利而已。以苟容^⑲曲從^⑳爲賢。以拱默尸祿^㉑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岩穴^㉒。誠冀^㉓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

【注釋】①七亡：古謂導致生靈塗炭的七種原因。使百姓無法生活下去。顏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②重責：嚴厲的責罰。③更賦租稅：更賦，漢代以納錢代更役的賦稅。男子年二十三至

五十六歲，按規定輪番戍邊服役，稱為更。不能行者，得出錢入官，雇役以代。租稅，國家徵收田賦和各種稅款的總稱。顏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漢書補注》先謙曰：「稅租」官本作「租稅」。《韓非子·詭使》：「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④并：顏師古曰：「并，依也，音步浪反。」《漢書補注》先謙曰：「并與傍同。所謂因緣為奸也。」⑤蠶食：亦作「蠶蝕」，蠶食桑葉。喻逐漸侵占。《史記·秦始皇本紀論》：「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⑥繇役：徭役，古代封建統治階級強制農民承擔的一定數量的無償勞動。繇，通「徭」。⑦遮列：列隊遮攔。顏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⑧毆殺：打死。毆，捶擊，毆打。顏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⑨治獄：審理案件。⑩深刻：嚴峻苛刻。⑪冤枉：陷害。⑫橫發：猶言突然發生。⑬怨讎：仇敵。⑭時氣：時疫。⑮刑措：「刑厝」。置刑法而不用。⑯貪殘：貪婪凶殘。亦指貪婪凶殘的人。⑰惻隱：同情，憐憫。⑱細民：平民。⑲苟容：屈從附和以取容於世。⑳曲從：屈意順從。㉑拱默尸祿：意謂做官不辦事而白得俸祿。拱默，拱手而默然無言，即無所作為。㉒岩穴：山洞。此指隱居之處。㉓冀：希望，盼望。

【譯文】「有七種原因會導致普通老百姓失其作業而無法生活下去。陰陽不調和，使氣候變異導致水旱成災，是其一；官府加重租稅賦算，是其二；貪官污吏假公濟私，榨取人民不止，是其三；豪强大姓，蠶食人民沒完沒了，是其四；苛刻的官吏濫派徭役，

耽誤農桑季節，是其五；部落之間常年混戰，導致男女都參戰，是其六；盜賊搶劫，掠奪百姓財物，是其七。這七種情況還不算厲害，更有七種致死的情況：被酷吏打死，是其一；審理獄案極為苛刻，是其二；冤枉誣陷無罪之人，是其三；盜賊橫行於世，是其四；因怨仇而互相殘殺，是其五；連年受災欠收，百姓飢餓，是其六；季節性疾病、瘟疫，是其七。百姓有這七種導致死亡的情況，而享受不到朝廷一點恩德，想指望國家安定，的確很難；百姓有七種情況可能導致死亡而沒有一條生路，想指望刑罰擱置不用，的確很難。這些不是朝廷三公九卿和郡守、諸侯宰相等貪婪殘暴成風而導致的嗎？群臣慶幸得做高官，享受豐厚的祿俸，哪裏還有肯對小民百姓加以惻隱憐惜、輔助陛下傳布教化的呢？他們的思想祇在營求自己家族之利，使依附自己的人稱心如意，都是爲了以非法手段謀取私利而已。他們以屈從附和，違心順從者爲賢能之才；以拱手沉默什麼事也不幹者爲明智之人；說像我鮑宣這樣的人是愚蠢之輩。陛下選拔臣子於鄉野岩穴之中，是真心希望臣子對朝廷哪怕是有微如毫毛的益處，難道祇是想讓臣子們吃美食、做大官、增加宮殿地面的承重嗎？」

「原文」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①父母。爲天牧養^②元元^③。視之當如一。合戶鳩^④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⑤。衣又穿空^⑥。父子夫婦

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⑦。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⑧。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蒼頭^⑨廬兒^⑩。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奴爲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廬兒。及汝昌侯傳商^⑪。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不亦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⑫見譴。下之。黎庶恨怨。上以宣名儒。優而納之。

【注釋】

①黎庶：黎民。②牧養：治理，統治。③元元：百姓；庶民。④尸鳩：即布穀鳥，仁鳥。

傳說它哺育群雛能平均如一。比喻君主公平對待臣民。顏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

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拮掬也。拮音居黠反。」⑤不厭：吃不飽。顏師古曰：「厭，飽足也。空，

孔也。」⑥穿空：猶穿孔，形容破敝。顏師古注：「空，孔也。」⑦酸鼻：鼻酸。謂痛心，悲痛欲

泣。⑧漿酒霍肉：視酒爲水，視肉如霍。形容飲食豪侈。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顏師

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⑨蒼頭：指奴僕。⑩廬兒：家奴，僕從。顏師古注引孟康曰：

「漢名奴爲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爲廬兒。」⑪汝昌侯傳商：生卒不詳，哀帝

時傳太后的堂弟侍中，光祿大夫傅商，帝以皇太后從父弟封汝昌侯。⑫皇天：對天及天神的尊稱。
《書·大禹謨》：「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譯文】「天下，是皇天上蒼的天下。陛下對上而言，是上天之子，對下而言，是黎民百姓的父母。既然是替上天來治理老百姓，對待他們就應一視同仁，正如《詩經·尸鳩》一詩所說的一樣。當今貧民百姓連野菜都吃不飽，衣服又破爛透孔，父子夫婦，彼此不能相互保全，的確讓人鼻子發酸（傷心流泪）。陛下不來救濟，那他們將怎樣活下去呢？爲什麼祇偏袒、供養外戚和幸臣董賢之人？多次給他們的賞賜數以巨萬計，使他們的僕從、門客視酒如淡漿，視肉如豆葉，使官署裏的奴僕皆因此而致富。這不是上天的意旨啊！（漢朝命名奴僕爲蒼頭，衆多奔走於各殿之中的爲侍從，所居住的居室爲廬。蒼頭侍從。因此被呼稱爲廬兒。）及至汝昌侯傅商，沒有功勞而受封，這官爵，不是陛下的官爵，而是天下人的官爵。陛下選賜的不是合適的官位，所封之官不是合適的人選，而希望上天喜悅、百姓敬服，不是很難嗎！治理天下的人，應當以天下人的心願爲心願，不能自己一個人感到快意就行了啊！如果那樣，上邊皇天會給以譴責，下邊老百姓會怨恨。」皇上因爲鮑宣是名儒，便優待於他而採納了他的諫言。

【原文】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①。尚恐毀敗^②器物。何況於日虧^③乎。

【注釋】^①朔日：用以稱舊曆每月初一。^②毀敗：毀壞。^③日虧：日蝕。

【譯文】鮑宣又上書說：「陛下應把上天當作父親那樣事奉；把大地當作母親那樣事奉；把黎民當作子女那樣養育。但即位以來，父（喻天）欠缺明亮，母（喻地）發生震動，子女（指民衆）因一些謠傳而驚恐不安。現在日蝕發生在正月初一（正月一日爲一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始猶朝也），這的確是很可怕的。老百姓在正月初一這天，尚且害怕損壞日用器物（損之不祥），何況日蝕發生在這天呢！」

【原文】魏相^①。字弱翁。濟陰人也。爲丞相。宣（舊無宣字。補之）帝與後將軍趙充國^②等議。欲因^③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④。使不敢復擾西域^⑤。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⑥。謂之義兵。兵義者王^⑦。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⑧。兵應者勝。爭恨^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⑩。兵忿者敗。利^⑪人土地貨

寶^⑫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⑬國家之大。矜^⑭民人之衆。欲見威^⑮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注釋】①魏相：公元前一二五年左右至公元前五十九年在世，字弱翁，濟陰（今山西省滎河縣境）人，又言爲定陶人，魏無知的五世孫，其父是魏舍，曾爲任城太守。先居任城，又遷定陶，後遷濟陰平陵。宣帝對他十分倚重，魏相擔任相職九年之後，於神爵三年卒於任上，被漢宣帝追謚爲「憲侯」，其子魏弘繼承他的爵位。顏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書，爲妄深矣。」②趙充國：公元前一三七年至公元前五十二年在世，字翁孫，原爲隴西上邽（今甘肅省天水市）人，後移居金城令居（今甘肅永登西），西漢著名的軍事家。七十三歲時，主動領兵出征，七十九歲凱旋回京，以如此之老齡，頂風冒寒，堅守邊境，這在中外戰爭史上是極其罕見的。③因：介詞，趁，乘。④右地：西部地區。對「左地」而言。⑤西域：漢以來對玉門關、陽關以西地區的總稱。⑥誅暴：誅滅凶暴。⑦王：朝見天子表示臣服，天下歸順。⑧應兵：謂敵兵壓境起而應戰的軍隊。⑨爭恨：《漢書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恨讀爲很，謂相爭鬥也，孟子言『好勇鬥很』，是很與爭鬥同義，故以「爭」「很」連文。作「恨」者，借字耳。⑩忿兵：謂不忍小故而憤怒用兵。《漢書補注》曰：「沈欽韓曰：《文子道德篇》：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相論本之。」⑪利：貪愛。⑫貨寶：財貨珍寶。⑬恃：依賴；憑藉。⑭矜：自誇；自恃。⑮威：顯示的使人畏懼懾服的力量。

《老子》：「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譯文】魏相，字弱翁，濟陰郡人，任丞相。宣帝和後將軍趙充國等商議，打算乘匈奴衰弱，出兵襲擊其西部地區，使匈奴不敢再侵擾我西部地區。魏相上書勸諫說：「臣聽說制止叛亂、討伐暴君，叫做『義兵』，用兵堅持正義者可稱王；敵人將戰爭強加於我們，出於不得已而起兵應敵者，叫做『應兵』，為應敵而出兵者必會勝利；好勇鬥狠，因小事積怨，以至憤怒不能忍受者，叫做『忿兵』，因一時憤怒而出兵者，必會失敗；貪圖別人土地財寶的，叫做『貪兵』，因貪婪而出兵者必然破敗；倚仗國家強大，自誇人口衆多，顯示威勢想以此使人畏懼懾服者，叫做『驕兵』，因驕傲自大而出兵者必然滅亡。這五種情況，不僅是人情事理，也是上天的法則。」

【原文】間①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②。不足致意③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④。父子共犬羊之裘⑤。食草萊⑥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⑦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⑧。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⑨。風俗尤薄⑩。水旱不時⑪。案⑫

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⑬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⑭之忿於遠夷。殆^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⑯不在顓臾^⑰。而在蕭牆^⑱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注釋】

①間：近來。②車師：古西域國名。漢宣帝時，分其地爲車師前後兩部等，後皆屬西域都護。車師前部治交河城，後部治務涂谷。漢設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③致意：關注，集中心思。《漢書補注》周壽昌曰：「致、置同。」④困乏：貧困，匱乏。⑤裘：用毛皮製成的禦寒衣服。⑥草萊：猶草莽，雜生的草。⑦陰陽：指天地間化生萬物的二氣。⑧後憂：日後的憂患。⑨實選：根據德行才學選拔。顏師古注：「言不得其人。」⑩薄：指人心、世道、綱紀等衰微。⑪不時：不適時，不合時。⑫案：通「按」，依據，按照。⑬左右：顏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⑭纖介：指細小的嫌隙（因猜疑或不滿而產生的惡感、仇怨）。⑮殆：大概。⑯季孫之憂：顏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⑰顓臾：古國名，故址在今山東省費縣西北。《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杜預注：「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⑱蕭牆：蕭，通「肅」，借指內部。顏師古曰：「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譯文】「近來匈奴常有與朝廷親善的意思。他們俘虜的漢民，總是送回來，沒有侵犯邊境的事，雖然在車師地方與漢爭著屯田，但這不值得使陛下挂懷。現在聽說諸位將軍打算興兵攻入匈奴地界，愚臣不知道這樣的兵該叫什麼兵。當今邊境郡縣人民生活困難，父親和兒子共用一件皮衣，吃的是灰菜結的子，常常擔心不能活下去，實在難以參與軍事行動。『戰爭之後，必有荒年』，說的就是戰爭給百姓帶來的愁苦之氣，會傷害天地陰陽的和諧啊。出兵即使取勝，仍然會有戰後的憂患，恐怕災害與天時異變，會因此而發生。現在諸侯國相和郡守大多不是經過實際考察而選任的，社會風氣衰微淺薄，水旱災害不時發生。據今年的統計，子弟殺死父兄、妻子殺死丈夫的事情，就有二百二十二人，我認為這不是小事故啊。現在在皇帝身邊的臣子不憂慮這樣的情況，却打算發兵報復邊遠地方微小的怨恨，這大概就是孔子所說的『我恐怕季孫氏的憂患不在顯臾，而在自己內部』的道理吧。希望陛下和有識之士詳細地商議一番纔好。」皇上聽從了魏相的話而停止向匈奴進兵。

【原文】丙吉^①。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②小吏。及居^③相位。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清道群鬥^④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⑤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⑥。吉止駐^⑦。使騎吏^⑧問。逐牛行幾里矣。掾

史謂丞相前後失問^⑨。或以譏吉。吉曰。民鬥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⑩逐捕。歲竟^⑪丞相課其殿最^⑫。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⑬。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⑭。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⑮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⑯。

【注釋】①丙吉：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五十五年，魯國（今山東）人。西漢大臣。治律令，本爲魯獄史，累遷廷尉監。武帝末詔治巫蠱郡邸獄。後任大將軍霍光長史，建議迎立宣帝。地節三年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元康三年封博陽侯。神爵三年任丞相。政尚寬大。五鳳三年春天，丙吉病重，死後封爲定侯。丙家子孫都世代繼承侯位，直到王莽篡漢時纔絕。②獄法：刑獄之法。指治罪條例。③及居：待任，等到任。④清道群鬪：清除道路時遇上群鬥者塞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群鬥也。」顏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漢書補注》沈欽韓曰：「丞相出當清道，反有群鬥者塞道也。」清道，又淨街。清除道路，驅散行人。舊時常於帝王、官員出行時行之。⑤掾史：掾與史的合稱，官名，漢衙署分曹辦事。曹有掾與史，掾爲長而史次之。但亦有僅設史者，如功曹祇有功曹史，不另設掾，則史即爲一曹之長。漢掾史由主官自行辟任。⑥牛喘：牛急促的呼吸。顏師古曰：「喘，急急，音昌充反。」⑦駐：《漢書補注》宋祁曰：「駐」字疑作「騎」。⑧騎吏：出行時隨侍左右的騎馬的吏員。⑨失問：不恰當的問法。⑩禁備：猶戒備。⑪歲竟：年終。⑫殿

最：古代考核政績或軍功，下等稱為「殿」，上等稱為「最」。《漢書·宣帝紀》：「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顏師古注：「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⑬少陽用事：少陽，《易》「四象」之一。《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邵康節）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兌、離、震為陽，巽、坎、艮、坤為陰，乾、兌為太陽，離、震為少陽，巽、坎為少陰，艮、坤為太陰。」《易》以七為少陽。卦象為上爻為陰爻，下爻為陽爻；春季即為少陽。用事，當令。^⑭失節：不合節令。^⑮典：指論道經邦。研究治國之道，以經營治理國家。《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⑯大體：重要的義理，有關大局的道理。

【譯文】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接替魏相做丞相。丙吉出身於掌管刑獄法規的小官吏，等到任相位後，主張寬大，喜好禮讓。丞相曾外出，正好遇到在清道時有群體毆鬥者，死者和傷者橫擺在路上，丙吉從那裏經過而沒有過問，其屬下的掾史感到奇怪。丙吉繼續向前走，碰到有人駕車趕牛，牛喘粗氣。丙吉停下來，讓騎馬的官吏去問趕牛走了多少里路了。掾史說丞相該問的事不問，不該問的事却問。有人因此譏笑丙吉。丙吉說：「民衆鬥毆，相互殺傷，長安縣令、京兆尹應按其職責去防止或追捕，丞相祇在年

終考核他們的政績，然後奏明皇上進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自管理小事，是不應在道路上過問的。現在正是春天，時令當屬『少陽』，還不到大熱時節，我擔心牛牛行程不遠却如暑天一樣熱得喘粗氣，這樣的話，就是時令節氣失調，恐怕有傷農事。朝廷三公掌管調和陰陽的事，論職責應當予以考慮的，因此要過問這件事。」屬下官員們於是很佩服丙吉，認為他是識大局之才。

【原文】京房^①。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爲郎^②。是時中書令石顯^③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④。爲尚書令。與房同經^⑤。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⑥。問上曰。幽。厲^⑦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⑧。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⑨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⑩爲卒^⑪任不肖。以至於此。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⑫。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⑬。秦二世^⑭。亦嘗聞此君而非^⑮笑之。然則任堅刁^⑯。趙高^⑰。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⑱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⑲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⑳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灾异^㉑。以示^㉒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

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②③}。民人飢疫^{②④}。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灾异盡備^{②⑤}。

【注釋】①京房：公元前七十七年至公元前三十七年在世，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字君明，東郡頓丘（今河南清豐西南）人。治今文《易》，學於孟喜門人焦延壽，為西漢今文《易》學中「京氏學」之開創者。漢元帝時立為博士，好講灾异，屢次上疏，以灾异推論時政之得失。因勁奏石顯等專權，出為魏郡太守。不久，又遭石顯等舉奏以泄密、誹謗政治等罪名，被殺。②郎：官名，戰國時已有，秦漢時沿置，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員額無定。均屬於郎中令（後改為光祿勳）。其職責原為護衛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及差遣。③石顯：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三十二年，字君房，濟南（今章丘縣西）人。西漢元帝時佞臣。④五鹿充宗：氏五鹿，名充宗，衛之五鹿人，五鹿充宗是漢文帝的寵臣，先為尚書令，後來官至少府。漢元帝時，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漢成帝即位後，石顯失勢，五鹿充宗也因此被貶為玄菟太守，牢梁則被免官。⑤同經：同試一經；同治一經。同在一起辦公。經，指儒家經典。⑥宴見：在皇帝公餘時被召見，有別於朝見。顏師古曰：「以閑宴時而入見天子。」《漢書·汲黯傳》：「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⑦幽厲：指周幽王、周厲王。⑧巧佞：機巧奸詐，阿諛奉承。⑨不肖：不成材，不正

派。^⑩曷：代詞，表示疑問，相當於「何」「什麼」。^⑪卒：終於，最後。顏師古曰：「卒，終也。」《孟子·盡心下》：「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⑫覺寤：亦作「覺悟」，睡醒。^⑬齊桓公：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六四三年，名小白，中國春秋時期齊國的國君，「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六八五至公元前六四三年在位。^⑭秦二世：公元前二三〇年至公元前二〇七年在世，嬴姓，名胡亥，公元前二一〇年至公元前二〇七年在位，也稱二世皇帝。^⑮非：責備，反對。^⑯豎刁：亦作「豎刀」，春秋時齊桓公的宦官寺人貂諛事桓公，頗受寵信。桓公卒，諸公子爭立，寺人貂等恃寵爭權，殺群吏，立公子無虧，齊國因此發生內亂。管仲臨終，對齊桓公曰：「人情莫過愛其身者，豎刁不愛其身，豈能愛君乎？」（自宮取悅桓公）。^⑰趙高：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二〇七年，秦二世時丞相，著名宦官（一說并非宦官）。^⑱卜：推斷，預料。^⑲有道：有才藝或有道德。《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⑳頓首：磕頭，舊時禮節之一，以頭叩地即舉而不停留。^㉑灾异：指自然灾害或某些异常的自然現象。^㉒示：把事物擺出來或指出來使人知道。^㉓螟蟲：螟，亦泛指食禾的蟲子。^㉔飢疫：飢餓無糧并患疫病。^㉕盡備：顏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

【譯文】京房，字君明，東郡人，因舉孝廉而做郎官。當時中書令石顯在朝專權。石顯的友人五鹿充宗做尚書令，和京房同在一起辦公，他們所持的主張、意見不相同，但兩人都當權。京房閑暇時入宮去見皇帝，他問皇帝說：「周代的幽王、厲王爲什麼處境

危困？他們所任用的都是些什麼人？」元帝說：「君主不英明，所任用的都是些巧言諂媚的佞臣。」京房說：「是明知他們是佞臣而任用呢？還是認為他們是賢臣而任用呢？」皇上說：「是認為他們是賢臣。」京房說：「既然這樣，為什麼現在知道他們不是賢者了呢？」皇上說：「從當時國家混亂、君主危困的現實而知道的。」京房說：「如此說來，任用賢者國家必治，任用不賢者國家必亂，這是必然的道理啊。幽王、厲王為什麼不覺悟而另外求賢者，又為什麼終於任用不賢者，以至到了這種地步？」皇上說：「面臨國家混亂的君主都自認為他們的臣子是賢者，假使都能醒悟，天下哪還會有危亡的君主呢？」京房說：「齊桓公、秦二世也曾聽到幽、厲兩君而責怪譏笑他們，既然如此，却還是任用豎刁、趙高，使政治一天天混亂，盜賊滿山。為什麼不以幽、厲的情況來進行推斷預測，從而醒悟過來呢？」皇帝說：「祇有有道德的人纔能以往事推知未來呀！」京房趁勢脫下帽子叩頭說：「《春秋》一書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的災異現象，用來昭示萬世的君主。而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虧失其明亮，星辰逆時而運行，山體崩裂而泉水湧現，地震發生而岩石隕落，夏天降霜而冬天響雷，春天草木凋謝而秋天却茂盛，水災、旱災、蟲災多生，人民遭受飢餓、瘟疫，盜賊不能禁止，受懲罰者遍於街市，凡《春秋》所記載的災異現象全都發生了。」

【原文】陛下視今。爲治^①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尚^②何道。（舊無上曰至何道九字。補之）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③。上曰。然幸其愈^④於^⑤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⑥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⑦事帷幄^⑧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⑨。房罷出。後石顯五鹿充宗皆疾^⑩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⑪。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顯告房與張博通謀^⑫。非^⑬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⑭諸侯王。房博皆弃市^⑮。

【注釋】①治：指政治清明，社會安定。與「亂」相對。②尚：副詞，猶，還。③與：語氣詞。表疑問或反詰。顏師古曰：「與讀曰歟。」④愈：賢，勝過。《論語·公冶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何晏集解引孔安國曰：「愈，猶勝也。」⑤於：介詞，比，表示比較。⑥如：顏師古曰：「如，若也。」⑦圖：考慮，謀劃，計議。⑧帷幄：指天子決策之處或將帥的幕府、軍帳。⑨已諭：已明白，領會。顏師古曰：「言已曉此意。」⑩疾：厭惡，憎恨。⑪郡守：郡的長官，主一郡之政事。秦廢封建設郡縣，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爲佐。漢唐因之；宋以後郡政府，知府亦稱郡守。⑫通謀：共同策劃。⑬非：通「誹」。⑭註誤：貽誤，連累。⑮弃市：專指死刑。《禮

記·王制》：「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本指受刑罰的人皆在街頭示衆，民衆共同鄙弃之，後以「弃市」專指死刑。

【譯文】「陛下看當今是治世呢？還是亂世呢？」皇上說：「已經亂到極點了。還用說嘛！」京房說：「當今所重用的都是些什麼人呢？」皇上說：「不錯。我所任用的人，幸而還比豎刁、趙高之輩強。再說，發生上述灾异的責任，我認為還不在這些人身上。」京房說：「那些前世的君主也都是這麼說的。臣恐怕後世人看今天，猶如今天的人看前世人一樣啊！」皇上停了一會兒纔說：「那麼今天造成混亂的人到底是誰呢？」京房說：「明主應該自己知道的。」皇上說：「不知道呀，如果知道，為什麼還要任用他們？」京房說：「皇上所最信任、并與他謀劃大事於帷帳之中，從而左右天下之士進退的人就是呀。」京房所指的人就是石顯，皇上心裏也明白，就對京房說：「已明白了。」京房說完便出宮了。此後，石顯、五鹿充宗都憎恨京房，打算讓他遠離朝廷，遂建議說，應任用京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任命京房爲魏郡太守。石顯又上告京房和張博，二人共同謀劃誹謗朝廷政治，把壞事都歸罪於天子，并牽累到諸侯王。京房和張博都被處斬而死。

「原文」蓋寬饒^①。字次公。魏郡人也。爲司隸校尉^②。刺舉^③無所回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④至長安。莫敢犯禁^⑤。京師爲清。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⑥。以言事不當意^⑦。而爲文法吏所詆挫^⑧。大夫鄭昌上書頌^⑨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⑩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⑪。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許伯。宣帝后父也。史高。宣帝外家也。下無金。張之托^⑫。金日磾。張安世也。職在司察^⑬。直道而行。多仇少與^⑭。上書陳國事。有司^⑮劾以大辟^⑯。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⑰。衆莫不憐之。

【注釋】①蓋寬饒：公元前一〇五年至公元前五三年在世，字次公，西漢魏縣德政村人。明經爲郡文學，舉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擢升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②司隸校尉：漢武帝置司隸校尉，領兵一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察大奸猾。後罷其兵，改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哀帝時稱司隸，東漢復舊稱，仍察七郡。③刺舉：檢舉；謂檢舉奸惡，舉薦有功。《史記·田叔列傳》：「天下郡太守多爲奸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④繇使：指供力役及爲使者。顏師古曰：「繇讀與徭同，供徭役及爲使而來者。」⑤犯禁：違反禁令。⑥奉公：奉行公事，不徇私。⑦當意：稱意，合意。⑧詆挫：詆毀折撓。顏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⑨頌：顏師古曰：「頌謂稱其美。」

⑩藜藿：藜和藿，亦泛指粗劣的飯菜。藜，一年生草本植物，莖直立，嫩葉可吃，莖可以做拐杖。藿，豆葉，嫩時可食。⑪食不求飽：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⑫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顏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托在於近狎也。」⑬司察：督察。司，通「伺」。⑭多仇少與：多仇，在位官員及貴戚人多跟他結怨。少與，少同盟者，黨與。顏師古曰：「仇，怨仇也。與，黨與也。」⑮有司：官吏，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⑯大辟：古五刑之一，謂殺頭的死刑。⑰闕下：宮闕之下。借指帝王所居的宮廷。

【譯文】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任司隸校尉。他彈劾檢舉從不迴避當事人，凡公卿貴戚和郡國官吏派繇使來長安的，沒有人敢犯禁令，京都因此清平。他為人剛直不阿，高風亮節，志在奉行公事，不徇私；後因言事不合上意而被執掌法令條文的官吏詆毀折撓。諫大夫鄭昌上書稱頌寬饒說：「臣聽說山中有猛獸，灰菜藿子就沒有人去采擷；國家有忠臣，奸邪之人因之就不敢活動。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入朝有憂國之心，退身有死節之義，上邊沒有像許伯、史高那樣的外戚做靠山，下邊沒有像金日磾、張安世那樣的重臣托舉，他的職責就在於掌管監察，以正直之道行事，仇人多

而親附者少，上書陳述國事，相關部門彈劾并判處死刑。臣幸蒙身列大夫之末位，官職名稱是諫議大夫，所以不敢不提出諫議。」宣帝沒有采納鄭昌的意見，遂將寬饒送交司法官處理。寬饒用佩刀自剄於北闕下，衆人沒有不憐惜同情他的。

【原文】諸葛豐^①。字少季。琅邪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奢淫不奉法度。賓客^②犯事。與章相連^③。豐按劾^④章。欲收^⑤之。章迫窘^⑥。馳車去。得入宮門自歸^⑦。於是收豐節^⑧。豐（舊無豐字。補之）上書謝^⑨曰。臣豐驚怯^⑩。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⑪邪。陛下拜爲司隸校尉^⑫。未有以自效。故常願捐一旦之命。而斷奸臣之首。懸於都市^⑬。編^⑭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⑮就斧鉞^⑯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尚猶有刎^⑰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⑱死義之臣。率^⑲盡苟合^⑳取容^㉑。阿黨^㉒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溷濁^㉓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㉔。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㉕也。臣誠耻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爲君也。臣竊不勝憤懣^㉖。願賜清宴^㉗。唯陛下裁幸^㉘。上不許。

【注釋】①諸葛豐：生卒年不詳，琅琊諸縣（今諸城）人，其故里葛陂（約在今枳溝鎮普慶村

南)。諸葛豐以剛直著稱於世。漢元帝升他為司隸校尉。他執法公允，不畏權貴，百姓很尊重他。元帝嘉獎他的節操，授予他符節，加封為光祿大夫，給予很高的榮耀。②賓客：指貴族的門客、策士等。《史記·淮南衡山列傳》：「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拊循百姓，為畔逆事。」③相連：互相連接，彼此關聯。④按劾：考查核驗；查驗彈劾。⑤收：拘捕。⑥迫窘：窘迫。⑦自歸：自行投案；自行歸順。顏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⑧節：符節，古代使臣所持以作憑證。⑨謝：辭却，辭職。⑩驚怯：驚下怯弱。⑪執：拘捕。⑫司隸校尉：舊號『卧虎』，是漢至魏晉監督京師和地方監察官。⑬都市：都城中的集市。⑭編：顏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⑮却：退，使退。顏師古曰：「却，退也。」⑯斧鉞：亦作「斧戍」，斧與鉞，泛指兵器。亦泛指刑罰、殺戮。⑰刎：顏師古曰：「刎，斷也，音吻。」⑱伏節：猶言殉節。指為維護某種事物或追求理想而死。⑲率：一概，都。⑳苟合：附和，迎合。㉑取容：討好別人以求自己安身。㉒阿黨：逢迎上意，徇私枉法；比附於下，結黨營私。㉓溷濁：混亂污濁。顏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㉔見：「現」的古字，顯現，顯露。㉕效：證明，驗證。㉖憤懣：抑鬱煩悶。顏師古曰：「懣音滿。」㉗清宴：清閑。㉘裁幸：猶少幸，謂少幸從之。《漢書補注》王念孫曰：「裁猶少也，裁、財通用。」佞幸傳「唯陛下哀憐財幸」義同。

【譯文】諸葛豐，字少季，琅琊郡人，任司隸校尉，彈劾檢舉無所迴避。侍中許章奢

侈淫亂，不遵守法度，他的門客犯了事，與許章有牽連，諸葛豐調查彈劾許章，準備拘捕他。許章見處境窘迫，便駕車離府，得進宮門去向皇上投案自首。皇上於是收回諸葛豐的符節。諸葛豐上書辭職，說：「臣諸葛豐才能低下、性格怯弱，論文才不能够勉勵人積極向善，論武力不能够擒拿奸邪之人。陛下封臣爲司隸校尉，却未能以自身之長來報效君主。所以常希望能捨棄個人性命，來砍下奸臣的頭顱，挂懸於都市；編寫出奸臣的罪行錄，讓四方百姓明確地瞭解作惡應受到的處罰，然後退身回去接受殺頭的懲處，的確臣也是甘心情願的。作爲平民，還有同生死共患難的朋友，現在以四海之大，却没有爲節義而赴死的臣子，大都是苟合上意而求得容身，阿諛結黨而相互照應之輩；他們祇顧念私門的利益，忘却國家政事。邪惡污濁之氣撼動上天，因此災變多次出現，老百姓生活窮困。這是臣下没有盡心竭力地後果啊！臣確實爲此覺得羞愧不已。按人之常情，無不想安寧過日子而厭惡危亡。然而忠臣直士，不逃避危害，的確是爲了君主呀！臣私下不勝抑鬱煩悶，希望能賜臣以清靜安閑（指退休）。請陛下裁決。」皇上不允許。

【原文】是後所言益①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②孝而弃於親。子胥③忠而誅於君。隱公④慈而殺於弟。叔武⑤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⑥之材。然猶

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⑦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⑧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⑨。忠臣沮心。智士杜口^⑩。此愚臣之所懼也。

【注釋】

①益：副詞，更加。②伯奇：古代孝子。相傳為周宣王時重臣尹吉甫長子。母死，後母欲立其子伯封為太子，乃譖伯奇，吉甫怒，放伯奇於野。伯奇「編水荷而衣之，采蘋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而見放逐，乃作琴曲《履霜操》以述懷。吉甫感悟，遂求伯奇，射殺後妻。見《初學記》卷二引漢蔡邕《琴操·履霜操》。③子胥：伍子胥（？—公元前四八四年），名員，字子胥，春秋時期楚國人。後來吳國封他於申，因此又叫申胥。④隱公：魯隱公（公元前七二二年—公元前七一二年）名息姑，魯國第十三代國君。⑤叔武：春秋時期，衛國衛成公的弟弟。《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終殺叔武。」顏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發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⑥屈平：顏師古曰：「屈平即是屈原也。」公元前三四〇年正月寅日至公元前二七八年五月初五在世，字原，通常稱為屈原，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末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屈原雖忠事楚懷王，却屢遭排擠，懷王死後又因頃襄王聽信讒言而被流放，最終投汨

羅江而死。⑦觀：鑒戒，借鑒。⑧蒙：顏師古曰：「蒙，被也。」⑨壅塞：阻塞。顏師古曰：「雍讀曰壅。」⑩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沮，沮喪，灰心失望。顏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纔汝反。」《漢書補注》先謙曰：「沮亦塞意；顏訓壞，未安。」

【譯文】從此以後對諸葛豐的進言愈加不予採用，而諸葛豐又上書說：「臣聽說伯奇是個孝子却被他父親遺棄；伍子胥是個忠臣却被君主殺害；魯隱公是個仁慈的人却被他的弟弟殺死；叔武對兄長很恭順，但被他的哥哥追殺。憑上述四個人的品行、屈原的才學，然而還不能使自己顯貴反而遭受殺戮，難道這還不足以警示人嗎！讓臣殺身來安定國家，受誅來顯揚君主，臣的確是願意這樣做的。祇是恐怕還沒有什麼補益，就被一些奸邪之人所排擠。當前，進讒之人得志，正直的言路被堵塞，忠臣心意頹喪，智士閉口不言，這是愚臣所擔心憂慮的事啊。」

【原文】劉輔①。河間人也。爲諫大夫。會②成帝欲立趙婕妤③爲皇后。輔上封事曰。今乃觸情④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⑤天下。不畏乎天。不媿於人。惑⑥莫大焉。里語⑦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市道⑧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⑨。尸

祿^⑩不忠。污辱^⑪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察焉。書奏。上使侍御史^⑫收縛^⑬輔，繫^⑭掖庭^⑮秘獄。群臣莫知其故。

【注釋】①劉輔：生卒年不詳，河間人，從襄贲縣令提升為諫議大夫，敢於直言，頗有政聲。是光祿勳的專職諫官，其職責是「直言極諫」，匡正君非，諫爭得失。②會：恰巧，適逢。③趙婕妤：指趙飛燕（公元前四五年—公元前一年），原名宜主，長安宮人，吳縣人（今江蘇省蘇州市）。西漢成帝宮人。初學歌舞，以體輕善舞，故稱「飛燕」。先為婕妤，許后廢，立為后。與其妹昭儀日事蠱惑。成帝死，平帝即位，廢為庶人。後自殺。婕妤，同「婕妤」，古代女官名，是妃嬪的稱號，俸祿與列侯同，以婕妤遷為皇后。④觸情：觸動情欲。⑤母：謂作母親的儀範。⑥惑：糊塗，令人不解。⑦里語：猶里諺。⑧市道：指市井及道路之人，普通人。顏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先謙曰：「一說是。」⑨拔擢：選拔提升。⑩尸祿：空食俸祿。⑪污辱：玷辱，玷污。⑫侍御史：官名，秦置，漢沿設，在御史大夫之下。受命御史中丞，接受公卿奏事，舉劾非法；有時受命執行辦案，號為「繡衣直指」。顏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漢書補注》周壽昌曰：谷永傳云「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筆僭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今輔正論趙氏擊此獄。⑬收縛：猶收繫。⑭繫：拘囚，拘禁。⑮掖庭：亦作「掖廷」，宮中旁舍，妃嬪居住的地方。

【譯文】劉輔，是河間人，任諫大夫。時逢成帝打算立趙婕妤（趙飛燕）為皇后，劉輔呈上密奏說：「陛下現在竟動情縱欲，傾心於卑賤出身的女子，想讓她來母儀天下，不畏懼上天，不慚愧於人民，再沒有比這更糊塗的事了。俗話說：『腐朽的木頭不可用來做柱子，卑賤的人不可以做人主。』上天和人民都不贊許，必然會有禍而無福，這是市人和路人都明白的道理，朝臣們沒有人肯說一句話，臣私下感到傷心。我想，自己因為是漢室同宗而被提拔，若白受祿俸而不盡忠，就會辱沒身居勸諫的官位，所以不敢不冒死來勸諫，希望陛下明察。」密封之書上奏後，皇上派侍御史將劉輔捆綁收捕，投入掖庭秘密監獄，群臣沒有人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文】於是左將軍辛慶忌^①。右將軍廉褒^②。光祿勳師丹^③。太中大夫谷永^④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⑤寬容之聽。崇^⑥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⑦之言。然後百僚^⑧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⑨無失道^⑩之愆^⑪。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⑫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⑬切至^⑭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⑮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托公族^⑯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⑰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⑱。小罪宜隱忍^⑲而已。如有大惡。宜暴^⑳治理官。與衆共之^㉑。今天心未豫。豫。悅豫也。灾异屢

降。水旱迭臻^{②③}。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④之時也。而行慘急^⑤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⑥直言。所坐不著^⑦。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⑧于掖庭獄^⑨。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⑩。而折傷之暴。人有懼^⑪心。莫敢盡節^⑫正言^⑬。非所以昭有虞之聽^⑭。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⑮減死罪。

【注釋】①辛慶忌：見前注。②廉褒：生卒不詳，襄武人，成帝、哀帝永始四年時為右將軍，五年

免。漢與羌戎在河西長期戰爭，人民深受戰亂之苦，他以恩義結交羌戎，羌戎感其恩澤，邊境得以安寧。班固說：「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漢興，成紀李廣、李蔡，上邦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③師丹：西漢大臣，琅邪郡東武人，字仲公。向匡衡學《詩經》，漢哀帝時，師丹為大司馬，被封為高樂侯，後為大司空。主張限制貴族、官僚、富豪占有奴婢、土地的數目，後來貴族激烈反對。他和傅喜執正義，得罪了傅太后，被朱博彈劾免職。漢平帝時，他再被封為關內侯、義陽侯。元始三年（公元三年），師丹去世，謚號節侯。④谷永：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九年，字子雲，西漢長安人，通曉儒家經典，工筆劄。建昭中（公元前三十六年左右）為太常丞、光祿大夫，屢次應詔對策，針對成帝荒淫好色，敢於直言進諫。歷任郡太守，升任大司農。他為人清正，嚴約僚屬，體恤民艱，深得百姓好評。⑤垂：施與，賜予。⑥崇：尊崇，推重。⑦狂狷：狂妄偏急。

書疏中常用作謙辭。顏師古曰：「狷，急也，音絹。」^⑧百僚：亦作「百寮」，百官。^⑨元首：君主。顏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⑩失道：失去準則，違背道義。^⑪愆：罪過，過失。^⑫擢：提拔。^⑬卓詭：高超奇異。顏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衆也。」^⑭切至：猶切當。^⑮旬日：十天。亦指較短的時日。^⑯公族：諸侯或君王的同族。^⑰下土：偏遠的地方。^⑱過：《漢書補注》先謙曰：過，責也。^⑲隱忍：克制忍耐。^⑳暴：顯露。^㉑與衆共之：顏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㉒迭：更迭，輪流。《漢書·律曆志上》：「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顏師古注：「迭，互也。」^㉓臻：到，達到。^㉔盡下：聽憑臣下，對臣下放心。謂帝王寬以待下。^㉕慘急：嚴刻峻急。^㉖坐：犯罪，判罪。引申指犯有過錯。^㉗著：明示。顏師古曰：「著，明也。」^㉘幽囚：囚禁。^㉙掖庭：獄，漢代宮中的秘獄。^㉚亟：疾速，與「緩慢」相對。顏師古曰：「亟，急也。」^㉛懼：恐懼，害怕。^㉜盡節：盡心竭力，保全節操。多指赴義捐生。^㉝正言：直言，說實話。^㉞虞之聽：虞，上古朝代名，舜所建。舜之先封於虞，故城在今山西省平陸縣東北。顏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曰謂達四聰也。」^㉟乃：副詞，於是，就。

【譯文】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共同上書說：「臣聽說聖明的君主能寬容地聽取下邊的諫言，尊崇諫諍的官員，廣開忠誠正直之路，不怪罪狂妄褊急之人的話。祇有這樣纔能使朝中百官安居其位，竭盡忠誠與智謀，

不害怕有後患，朝廷就會沒有諂媚阿諛的人，皇帝就不會有不合道義的過失。我們私下看到諫大夫劉輔，以前以縣令身分求見，被提升為諫議大夫，這足見他的話必然有高超奇異、切合聖上心意之處，所以纔能被提拔到這一職位。在十天之內，就被拘捕投入秘密監獄。臣等愚魯，認為劉輔有幸能憑藉其為皇族的親屬，位居諫臣的行列。他剛從偏遠的地方來，還不曉得朝廷的體制規矩，偶爾觸犯忌諱，不值得大責他的過失；對其小罪應該克制忍耐一下。如果犯有大惡，那就應該由法官公開治罪，令衆人知其罪而處罰他。現在上天之心尚不愉悅，災害變異現象不斷降臨，水旱災害連連發生，正該是大開言路、廣行聘問、褒揚正直、寬以待下的時候，却怎能對諫諍之臣施行嚴刻峻急的誅殺，讓群臣感到震驚，從而失去忠直之心呢？假使劉輔不犯直言之過，所犯之過又不顯著，就不能讓天下家喻戶曉。同姓的近臣，本應以敢言而顯揚，這從管理宗親、培育忠臣的意義上說，也的確不應當將他囚禁在掖庭獄中。公卿以下看到陛下進用劉輔這麼快，而挫傷他却這樣突然，使人人都害怕，從而沒有人敢盡心竭力講實話。這不是發揚虞舜善於聽取進言、光大其美好德行的風氣啊！臣等私下對此深感傷悲，請陛下省察。」皇上於是減免了劉輔的死刑。

【原文】鄭崇^①。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為尚書僕射^②。數求見諫爭^③。上

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④。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⑤。崇諫曰。孝成皇帝^⑥封親舅五侯^⑦。天爲赤黃晝昏^⑧。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⑨。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咎^⑩。崇因持詔書案^⑪起。持當受詔書案起去。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專制邪^⑫。上遂下詔封商爲汝昌侯^⑬。崇又以董賢^⑭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⑮責。發疾^⑯頸癰^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⑱。素^⑲害崇。知其見疏^⑳。因奏崇與宗族通^㉑。疑有奸。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㉒。何以欲禁切^㉓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㉔。願得考覆^㉕。上怒。下崇獄。窮治^㉖。死獄中。

【注釋】①鄭崇：生卒不詳，字子游，西漢末人，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爲御史，事貢公，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爲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爲尚書僕射。鄭崇爲人抗直敢言，曾數求見哀帝諍諫，上初納用之。爲鄭玄的七世祖。②僕射：官名，秦始皇置，漢以後因之。漢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位僅次尚書令，職權漸重。③諫爭：諫諍。爭，通「諍」。④曳革履：拖著皮靴走路。顏師古曰：「孰曰韋，生曰革。」⑤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從弟，堂弟。商，指傳商。侍

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爲汝昌侯，爲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爲汝昌哀侯。〔中華書局本（一九六二年）《漢書》的斷句爲：「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意爲：皇上打算進封祖母傳太后的堂弟傳商。」〕⑥孝成皇帝：即漢成帝劉騫。⑦五侯：指同時封侯的五人。漢成帝封其舅王譚平阿侯、王商成都侯、王立紅陽侯、王根曲陽侯、王逢時高平侯。見《漢書·元后傳》。⑧赤黃晝昏：赤黃，紅、黃之間的顏色。晝昏，白晝昏暗。⑨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孔鄉侯，即大司馬傳晏，顏師古曰：「孔鄉侯，傳晏也。」《漢書補注》周壽昌曰：「喜爲大司馬，故曰以三公封。高武侯：即衛將軍傳喜，傳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漢哀帝（公元前二十五年至公元前一年）祖母定陶傳太后從父之弟。傳喜是傳氏外戚集團在朝中最活躍的人物之一。顏師古曰：「高武侯，傳喜也。」〔中華書局本（一九六二年）《漢書》的斷句爲：「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⑩當咎：當，阻擋。咎，罪過，過失。⑪書案：公文案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顏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漢書補注》沈欽韓曰：「廣雅：『案謂之。』考工記玉人之事，『案十有二寸』」注：「案，玉飾案也。」禮器注：「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此詔書案者，承受詔書之案。吳志：「孫權拔佩刀斫前奏案」。古者進食、奏書俱別設案，李說是也。先謙曰：「通鑑胡注，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本文魏注云：『持當受詔書案起去。』」⑫邪：語氣助詞，表疑問。《莊子·至樂》：「夫子有憂色，何邪？」⑬封商爲汝昌侯：《漢書補注》錢大昕曰：「哀紀建平四

年二月，封帝太太后從弟侍中傳商爲汝昌侯。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此詔稱皇太太后，史家追改。」^⑭董賢：公元前二十二年至公元前一年在世，字聖卿，西漢雲陽人。董賢是西漢御史董恭之子，是俊男子。董賢初任太子舍人，漢哀帝即位後改任他職，二年後，哀帝有一天在宮中望見董賢，被他的儀貌吸引，拜爲黃門郎。後拜爲大司馬。哀帝崩，王莽掌權後，董賢隨即失勢，自殺而死。^⑮見：用在動詞前面表示被動。相當於被，受到。^⑯發疾：猶發病。^⑰癰：音庸。腫瘍。一種皮膚和皮下組織化膿性的炎症，多發於頸、背，常伴有寒熱等全身症狀，嚴重者可并發敗血症。^⑱佞諂：佞，用花言巧語諂媚人。「中華書局本（一九六二年）《漢書》作「佞調」，意爲諂媚奉承。」^⑲素：平素，向來，舊時。^⑳疏：疏遠，不親近。^㉑通：串通，勾結。^㉒如市：顏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㉓禁切：挾持，制約。^㉔心如水：內心清淨如水。顏師古曰：言至清也。^㉕考覆：考查審察。^㉖窮治：徹底查辦。

【譯文】鄭崇，字子游，本來是高密人。哀帝提升他爲尚書僕射，他多次請求拜見（皇上）來進諫諍之言，皇上最初大都接納採用。每每看到他拖著皮靴走路，皇上笑著說：「我能聽出鄭尚書的脚步聲。」過了很長時間，皇上打算進封祖母傅太后的堂弟傳商。鄭崇進諫說：「孝成帝封五位親舅侯爵，天空出現赤黃顏色，白天昏暗，太陽中有一股黑氣。現在，祖母堂兄弟中已有兩人封了侯。孔鄉侯是皇后的父親，高武侯是因三

公之位封侯，這還有依據。現在無緣無故又要封傅商，這是毀壞、搞亂制度，悖逆天心、人心，不是給傅氏帶來福祉啊！臣情願拿身家性命阻止這一錯誤決定。」鄭崇遂扶撐著用於起草詔書的桌案站起身就走開了。傅太后大怒說：「哪裏有做天子的，反而被一個臣子獨斷專行而被制約的事呢？」皇上於是下詔，封傅商為汝昌侯。鄭崇又因董賢受貴寵過度，多次進諫，因此大為得罪皇帝，數次因職務所關的事情被譴責，致使鄭崇發病，頸部長了瘡，想請求辭官還鄉，又不敢。尚書令趙昌為人諂媚奉承，平日常想陷害鄭崇，現在得知鄭崇被皇上疏遠了，因此奏報說鄭崇與其宗族來往頻繁，有叛逆嫌疑，請求皇上治罪。皇上斥責鄭崇說：「你自己門庭若市，為什麼想制約君主呢？」鄭崇回答說：「臣門庭若市，但臣內心清淨如水。希望得以查核。」皇上發怒，將鄭崇下獄，窮追不饒。鄭崇最終死在獄中。

【原文】荀悅①紀②論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口。則咎悔③及之矣。故舉過揚非④。則刺⑤上之譏⑥。言而當。則耻⑦其勝己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己而同。則惡其奪己之明也。後己而同。則以為順從也。違下從上。則以為諂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為雷同⑧也。與衆言。則以為順負⑨也。違衆獨言。則以為專美⑩也。言而淺露⑪。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⑫。則不知而非之。特見⑬獨知⑭。則衆其蓋之。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智。則以為附隨⑮也。雖得之。不以為功。據事盡

理。則以為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為易窮^{①⑥}。言而不盡。則以為懷隱^{①⑦}進說。竭情^{①⑧}。則謂之不知量^{①⑨}。言而不效。則受其怨責^{②⑩}。言而事效。則以為固當也。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右^{②⑪}。不便於左^{②②}。或合於前。而忤於後。夫能應事^{②③}當理^{②④}。決疑^{②⑤}定功^{②⑥}。發情起意^{②⑦}。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於時。言立而策成。始無咎悔。若此之比。百不一遇。又智之所見。萬不一及也。且犯顏冒死。下之所難言也。拂旨忤情^{②⑧}。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忤難聞之主。以萬不一及之智。求百不一遇之時。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非唯君臣而已。凡言亦皆如之。是乃仲尼所以發憤嗟嘆^{②⑨}。稱予（予原作吾）。欲無言者也。

【注釋】①荀悅：公元一四八年至公元二〇九年在世，字仲豫，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東漢史學家、政論家。荀淑之孫，荀儉之子。父親早卒。幼時聰慧好學，因家貧無書，每到人家，過書即讀，過目成誦。十二歲時，能說《春秋》，尤好著述。②紀：指荀悅所著的《漢紀》。③咎悔：災禍，災患。④揚非：意為宣揚過失。揚，顯揚；傳播。⑤刺：謂指責、揭發。⑥譏：勸諫。⑦耻：侮辱；羞辱。⑧雷同：隨聲附和。⑨順負：順應依恃。順，順應，依順。⑩專美：獨享美名。⑪淺露：淺顯，缺乏深度。⑫弘遠：廣大深遠。⑬特見：獨特的見解。⑭獨知：知人所不知，僅一人知。⑮附隨：附屬，從屬。⑯易窮：輕視理屈。易，輕視。窮，理屈，辭屈。⑰懷隱：謂知而不言，言而不盡。⑱竭情：盡心。⑲不知量：猶不自量，過高的估計自己。⑳怨責：埋怨責怪。㉑右：古代崇右，故以右為上，為貴，為高。《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史記》記載，《漢文帝紀》有「右賢左戚」句，韋昭注「右猶高，左猶下也。」^{②②}左：下，卑。

^{②③}應事：處理世務；應付人事。^{②④}當理：合理。^{②⑤}決疑：解決疑難問題，判斷疑案。^{②⑥}定功：建立功

業。^{②⑦}起意：萌發意念，動念頭。^{②⑧}拂旨忤情：違背上旨，違逆心意。^{②⑨}嗟嘆：吟嘆，嘆息。

【譯文】荀悅的《漢紀》評論說：臣下之所以難以言說，是為什麼呢？言語說出口，災禍就到來了。所以對君上檢舉過失，傳揚錯誤，就會被認為是指責諷刺君上的勸諫。言語得當，君主會因臣下超過自己而感到耻辱；言語不得當，君主會輕賤他為下愚。若先於君主說出相同的想法，君主就會憎恨他比自己聖明；後於自己說出相同的看法，就會認為祇是順從而已。違背下面而順從上面，就會被認為是諂媚阿諛；違逆上面而順從下面，就會被認為是不辯是非、隨聲附和。與大眾共言，就會被認為是順應依恃大眾。離開大眾而獨自進言，就會被認為是獨享美名。言語淺顯，會因簡易而被輕視；若所說深奧微妙，廣大深遠，就會因無知而被反對。獨特的見解僅一人知道，那麼大眾就會共同遮蓋他，即使所言正確也不被稱譽；若和眾人謀略智慧相等，就會被認為是附屬追從他人，即使所說的話得到采用，也不會被認為有功。根據事實，合乎道理，就會被認為是專一不易；倘若謙虛退讓，不與人爭，就會被輕視理屈辭窮。言說而不完全，就會被認為是知而不言，言而不盡。若向君主盡心竭力地述說，就會被認為是不自量力。所言的事應驗效果不明顯，就會受君主的埋怨責怪；若所言的事應驗有實效，則會被認為本來就當如此。所說的話或有利於君上而不利於臣下，或有利於右職尊位者，而不利於左職卑位者，或符合於前輩年長者，而違逆於後生晚輩者。但凡能夠處理世務而又合理解決疑難問題，建立功業，起心動念皆為肺腑之言，又遇到想聽忠言的君主，所進之言又不傷害君臣

上下，對時勢也沒有妨害，進言得以確立，策略得以成就，自開始就沒有受到災禍，像這樣的例子，一百個人當中也遇不到一個，再加上有智慧的遠見者，一萬人當中也找不出一個能達到的。況且觸犯君主的面子是要冒著殺頭的危險的，這是臣下難以進言的原因；而忠言往往總是違背君主的命令，違逆君主的心意，這也是君主難以聽得進去的原因。用難以進言的臣子，違逆難以聽進規勸的君主，憑藉一萬人當中沒有一人能達到的智慧，希求一百人中也沒有一人遇到的時機，這就是下臣的心意常常不能與上通達的原因。不祇是君臣之間是這樣，凡是言說都是如此，這就是孔子之所以感慨萬千，覺得自己也將無話可說（我不想再說什麼）的原因了。

【原文】蕭望之^①。字長倩。東海人也。爲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②。上疏曰。陛下哀湣^③百姓。恐德化^④之不究^⑤。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⑥。則不知過。國無達士^⑦。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⑧。溫故知新。通於幾微^⑨。謀慮之士。以爲內臣^⑩。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⑪。憂政。無有闕遺^⑫。若此不怠。成康^⑬之道。其庶幾^⑭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⑮。爲御史大夫^⑯。

【注釋】^①蕭望之：出生於約公元前一一四年，卒於公元前四七年，字長倩，蕭望之後人疑爲蕭何的六世孫，東海蘭陵（今山東蒼山蘭陵鎮）人，徙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蕭望之是西漢宣帝、元

帝倚重的大臣，又是著名的經學家。蕭望之主治《齊詩》，兼學諸經，是漢代《魯論語》的知名傳人，自此蘭陵蕭氏是山東大族，歷數百年而不衰。②太守：官名，秦置郡守，漢景帝時改名太守，為一郡最高的行政長官。③潛：同「閔」，古代謚號用字，哀傷，憐念。後多作「憫」。④德化：猶德教。⑤究：顏師古曰：「究，竟也，謂周遍於天下。」⑥爭臣：能直言諍諫的大臣。爭，通「諍」。⑦達士：見識高超、不同於流俗的人。顏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⑧明經術：明，通曉。經術，猶經學。⑨幾微：猶預兆；隱微。⑩內臣：宮廷的近臣。⑪納諫：接受規勸。多指君主接受臣下進諫。⑫闕遺：缺少，遺漏。⑬成康：周成王，周康王。顏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⑭庶幾：差不多。⑮守少府：守，治理，管理。少府，縣尉的別稱。⑯御史大夫：官名。秦置。漢因之，為御史台長官，地位僅次於丞相，掌管彈劾糾察及圖籍秘書。與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合稱三公。

【譯文】蕭望之，字長倩，東海郡人，在朝為諫大夫，後出任為平原郡太守時，上疏說：「陛下憐憫同情老百姓，唯恐道德教化不能周遍天下，把在朝的諫官，全下放到地方，用以補充郡縣的官吏，這是擔憂小事而忘却了根本的職責啊。假使朝廷沒有諫諍之臣，那麼君王就不瞭解自己的過失；國家沒有通達世理之士，君王就聽不到善言。希望陛下選用通曉經術、能溫故而知新、通曉事物隱微之理、多謀善思之士來做宮廷的近

臣，跟他們商議政事。諸侯王聽到任用這樣的人，就能知道皇上聽納諫言、憂慮國政、事無缺漏。能如此做且不鬆懈，那麼和周成王、周康王的治國之道相比，也就差不多了。至於地方郡縣還沒有治理好，難道值得擔憂嗎？」皇上看到奏書後，徵召蕭望之入朝掌管少府，任御史大夫。

【原文】五鳳^①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②。舉兵滅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士丐^③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④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⑤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⑥鄉善^⑦。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⑧。夷狄^⑨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灾^⑩也。彼必奔走遠遯^⑪。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⑫。輔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⑬聞之。咸貴^⑭中國之仁義。必稱臣^⑮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宣帝寢疾^⑯。選大臣可屬^⑰者。引外屬^⑱侍中^⑲史高^⑳。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㉑。至禁中^㉒。拜高爲車騎將軍^㉓。望之爲前將軍^㉔。堪爲光祿大夫^㉕。皆受遺詔^㉖輔政。孝元皇帝^㉗即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㉘。言治亂^㉙。陳王事。望之選白^㉚宗室^㉛明經達學^㉜劉更生^㉝與金敞。并拾遺^㉞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多所匡正^㉟。

【注釋】①五鳳：指公元前五十七年至公元前五十四年，是漢宣帝的第五個年號。漢朝使用五鳳這個年號一共四年。②壞亂：混亂。③士丐：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五十八年，祁姓，范氏，名丐，其名范丐。因范氏為士氏旁支，故又稱士丐。春秋時期晉國人，史稱范宣子。其祖父士會曾在晉成公時任上軍將，晉景公時任中軍將，執掌國政。其父士燮（范文子）歷任上軍佐、上軍將、中軍佐。一女嫁欒黶，生欒盈；一子士鞅（范鞅），即范獻子。顏師古曰：「士丐，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丐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④大：贊美，稱揚。《公羊傳·襄公十九年》：「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⑤誼：同「義」，謂符合正義或道德規範，亦指按照正義或道德規範的要求。《論語·述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⑥慕化：向慕歸化。⑦鄉善：嚮往與漢仁善。⑧欣然：喜悅貌。⑨夷狄：古稱東方部族為夷，北方部族為狄。常用以泛稱除華夏族以外的各族。《論語·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⑩幸灾：因別人遭灾而高興。⑪遠遯：遯同「遁」，潛逃。遠遁，逃往遠處。《漢書·韋玄成傳》：「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⑫吊問：吊祭死者，慰問其家屬。⑬四夷：古代華夏族對四方少數民族的統稱，含有輕蔑之意。⑭貴：尊重，敬重。⑮稱臣：猶臣服。⑯寢疾：卧病。⑰屬：委托，囑咐。⑱外屬：外家親屬。⑲侍中：古代職官名，秦始皇置，兩漢沿置，為正規官職外的加官之一。因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廷，與聞朝政，逐漸變為親信貴重之職。《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侍中、左右曹諸史、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侍中、中常侍得

入禁中。」^{②①}史高：生卒不詳，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宣帝祖母史良娣兄長史華的長子，劉病已的表叔），漢宣帝為報恩德，就將史恭的三個兒子都予加封：長子史高為樂陵侯，次子史曾為蔣陵侯，三子史元為平台侯。漢宣帝臨終前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是宣帝給元帝安排的輔政大臣之一。^{②②}少傅周堪：生卒不詳，太子少傅。為輔導太子之官。位次於太傅。漢宣帝臨終前拜為諸吏光祿大夫。^{②③}禁中：指帝王所居宮內。^{②④}車騎將軍：漢制，僅次於大將軍、驃騎將軍，金印紫綬，地位相當於上卿，或比三公。典京師兵衛，掌宮衛。第二品，是戰車部隊的統帥。^{②⑤}前將軍：古代軍銜，始於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沿置。位在大將軍、驃騎將軍之下。^{②⑥}光祿大夫：戰國時代置中大夫，漢武帝時始改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掌顧問應對。隸於光祿勳。光祿大夫為從二品，紫金光祿大夫為正三品，銀青光祿大夫為從三品。元、明升為從一品，清代升為正一品。^{②⑦}遺詔：皇帝臨終時所發的詔書。^{②⑧}孝元皇帝：即漢元帝劉奭。^{②⑨}宴見：在皇帝公餘時被召見，有別於朝見。^{③①}治亂：謂治理混亂的局面，使國家安定、太平。^{③②}白：稟報，陳述。^{③③}宗室：帝王的宗族，猶言皇族。^{③④}達學：通曉各種學問。^{③⑤}劉更生：約公元前七七年出生，卒於公元前六年，楚王劉交四世孫，漢成帝時改名劉向，字子政，沛縣（今屬江蘇）人。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是著名戰國史書《戰國策》編輯者。宣帝時，為諫大夫。^{③⑥}拾遺：補正別人的缺點過失。^{③⑦}匡正：糾正，改正。

【譯文】宣帝五鳳年間，匈奴騷亂，朝議者多認為匈奴為害時間很久，現在可趁其混

亂舉兵討伐，皇帝徵求蕭望之的意見，蕭望之說：「春秋時晉國士丐率師進攻齊國，聽說齊侯環死了，便率師返回。君子稱贊他不討伐有國喪的國家，認為這樣做的恩惠足以使孝子欽服，道義足以使諸侯感動。此前匈奴單于仰慕漢朝教化而嚮往與漢親善，派使者前來請求和親，海內歡欣，夷狄之國沒有不知道的。不幸單于被賊臣殺害。若此時討伐匈奴，那是乘人危亂而幸災樂禍，他們必然會逃奔到遠方去。不因正義而興兵，恐怕勞而無功。應該派出使者前往吊唁慰問，協助其微弱的王室，救助其發生的災難。四周邊境的少數民族聽到漢朝這樣做，都會敬重中國的仁義行為，必然會臣服順從。這是最大的德行啊。」皇上聽從了蕭望之的意見。後來宣帝卧病不起，選擇可以托咐後事的大臣，召引外親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到宮中，拜史高為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周堪為光祿大夫，都接受遺詔輔佐朝政。孝元皇帝即位，蕭望之、周堪本來都因做過老師而被尊重，在皇帝公餘時多次被召見，談論國家治亂得失，陳述治國之道。蕭望之選薦了皇族中通曉經術、通達各種學問的劉更生和金敞在元帝身邊任職，隨時補正其缺點過失。這四個人同心共議，對皇上的過錯多有糾正。

【原文】中書令^①弘恭^②。石顯^③久典^④樞機^⑤。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⑥。論議常（舊無常字。補之）持故事^⑦。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為中書^⑧政本^⑨。宜以賢明之選。

自武帝游宴^⑩後庭^⑪。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⑫之義。白欲更置^⑬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⑭。恭。顯令鄭朋。華龍^⑮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侯望之出休日^⑯。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⑰相稱舉^⑱。數譖大臣。毀離^⑲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⑳廷尉^㉑。時上初即位。不省^㉒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㉓。上大驚。責恭。顯。皆叩頭謝^㉔。上曰。令出視事^㉕。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而先驗師傅。即下獄。宜因決免。於是望之。堪。更生皆免爲庶人。

【注釋】①中書令：官名，漢武帝時以宦官擔任中書，稱中書令，置令與僕射爲其長，掌傳宣詔命等。中書令、尚書令在西漢并置，與謁庭令、內者令等宦官多是由士人擔當。②弘恭：生卒不詳，西漢沛（郡治今安徽濉溪縣）人，青年時被處腐刑，爲中黃門，不久選爲中尚書。宣帝爲加強皇權，任用宦官曲掌機要，他被任爲中書令。明習法令，善爲奏請，長期在內朝專政，凡不附己者，加以排擠打擊，以至丞相、御史大夫都阿附敬容。元帝時病死。③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少年時因爲犯罪而被處於宮刑（班固亦說他有妻子），收入宮中當了太監。④典：掌管，主持，任職。⑤樞機：指朝廷的重要職位或機構。⑥表裏：謂呼應，補充。⑦故事：舊事，舊業。⑧中書：官名，中書令的省稱。漢

設中書令，掌傳宣詔令，以宦者爲之，後多任用名望之士。^⑨政本：爲政的根本。^⑩游宴：亦作「游燕」或「游讌」，游樂宴飲。^⑪後庭：猶後宮。^⑫刑人：特指宦官。顏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禮記·王制》：「刑人於市，與衆弃之。」^⑬更置：重新設立。^⑭忤：違逆，觸犯。顏師古曰：「忤謂相違逆也。」^⑮鄭朋、華龍：此二人生卒不詳，弘恭、石顯找來這兩個因不受蕭望之、周堪任用而對他們心懷怨恨的人，指使他們誣告蕭望之等陰謀策劃罷免車騎將軍史高。^⑯休日：休沐（休息洗沐，猶休假）日，假日。《漢書補注》先謙曰：漢制，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⑰朋黨：指同類的人以惡相濟而結成的集團。後指因政見不同而形成的相互傾軋的宗派。^⑱稱舉：稱譽舉薦。^⑲毀離：毀謗離間。^⑳召致：使之至，喚來。^㉑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獄。^㉒省：知曉，懂得。^㉓繫獄：囚禁於牢獄。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㉔謝：道歉，認錯。^㉕視事：就職治事。多指政事言。

【譯文】中書令弘恭、石顯長期掌管朝廷重要機構，與車騎將軍史高內外呼應，議論朝事經常堅持舊日的典章制度，不聽從蕭望之等人的意見。望之認爲中書令是爲政的樞紐，應該讓賢明的人擔任。自從武帝游樂宴飲於後宮起纔任用宦官，這不是國家的舊制，而且又違背了古代不接近受過宮刑人的道理。於是稟明皇上，打算更換爲士人來擔任，由此與史高、弘恭、石顯大相抵觸。弘恭、石顯令鄭明、華龍二人上告望之等圖謀

要罷免車騎將軍、疏遠貶退外戚許嘉、史高的情狀，等候望之離朝休假之日，讓鄭朋、華龍呈給皇上。皇上將此事下交弘恭處理。弘恭、石顯奏報說：「望之、周堪、更生爲朋黨，互相稱譽舉薦，多次說壞話誣陷大臣，毀謗離間皇室親戚，想獨攬權勢。其做臣子不忠心，欺騙皇上無道，請求交給廷尉處置。」當時，元帝剛剛即位，不懂「召致廷尉」就是下獄的意思，便批准了他們的奏疏。後來皇上要召見周堪、更生，說已打入監牢。皇上大驚，責問弘恭、石顯，他們都叩頭謝罪。皇上說：「傳令放他們出來做事。」恭、顯藉機讓史高說：「皇上新即位，要先查驗師傅，既然已經下獄，應該藉此判處免職。」於是望之、周堪、更生都被免爲庶人。

【原文】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①。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②辱。白^③。望之前輔政。欲專權擅朝^④。幸得不坐。復賜爵邑^⑤。與^⑥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⑦。自以托師傅。懷終不坐^⑧。非頗^⑨詘望之於牢獄。塞其快^⑩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⑪。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⑫。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⑬。因急發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舊無望之二字。補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⑭將相。年逾^⑮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⑯乎。竟自殺。天子聞之。

驚。拊^⑮手曰。果殺吾賢傅。是時太官^⑮方上晝食^⑮。上乃却食。爲之涕泣。哀慟^⑮左右。顯等免冠謝^⑮。良久然後已。

【注釋】①給事中：官名，秦漢爲列侯、將軍、謁者等的加官。侍從皇帝左右，備顧問應對，參

議政事，因執事於殿中，故名。②詘：音屈。屈服，折服。③白：意爲稟報於天子。④擅朝：獨攬朝

政。《漢書·梅福傳》：「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⑤爵邑：爵位和封邑。⑥與：

允許，許可。顏師古曰：「與讀曰豫。」⑦怨望：怨恨，心懷不滿。漢賈誼《過秦論》中：「百姓怨

望，而海內叛矣。」⑧自以托師傳，懷終不坐：顏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

《漢書補注》王念孫曰：「顏師古讀『懷終不坐』爲句，非也。『懷』當爲『德』字之誤也。」（懷

字俗書作懷，形與德相近，又涉上文「深懷怨望」而誤。）「自以托師傳德」爲句，「終不坐」爲

句。言望之自以托於師傳之德，終不坐罪也。漢紀孝元紀作「自以托師傳恩德，終不坐」，是其證。

托，托付；請托。⑨頗：略微；稍微。⑩快快：不服氣或悶悶不樂的神情。⑪就吏：謂接受吏人逮

捕。⑫坐：引申指犯有過錯。⑬謁者：官名，始置於春秋、戰國時，秦漢因之。掌賓贊受事，即爲

天子傳達。古時亦用以泛指傳達、通報的奴僕。⑭備位：居官的自謙之詞，謂愧居其位，不過聊以充

數。⑮逾：越過。⑯鄙：以爲羞耻。⑰拊：音府。拍，擊。⑱太官：官名，秦有太官令、丞，屬少府。

兩漢因之。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⑲晝食：午飯。⑳哀慟：悲痛至極。顏師古曰：「慟，動也。」

②謝：道歉，認錯。

【譯文】此後過了幾個月，賜望之關內侯的爵位，任給事中之職。弘恭、石顯等知道望之平日有高尚的節操，不肯屈服受屈辱，（於是）建議皇上說：「望之以前輔政，想獨攬朝廷大權，有幸沒有因此被判刑，又賞賜給爵位封地，讓他參與政事，他不悔過服罪，還深懷怨恨，自以為是受先帝之托的師傅，懷有終究不會判自己罪行的想法，不稍讓望之受點牢獄之屈，來遏止他不服氣的心態，那聖朝就沒有辦法表現出給他所施的恩德厚重。」皇上說：「蕭太傅平素剛直，怎肯聽從官吏的處置？」石顯等說：「人命案是最重的罪，望之所犯的罪，是言談之類的輕罪，他一定沒有什麼可憂慮的。」皇上允准了他們的奏言。石顯等人將奏書密封交付傳達通報之人，趁勢急速出動車騎，跑去包圍了蕭望之的府第。使者來到後，召見望之。望之仰天長嘆說：「我曾經愧居將相，年紀已過六十歲了，老了却進入牢獄，苟且活著，這不是鄙視羞辱人嗎？」竟然自殺。天子聽到這件事很震驚，擊掌說：「果然害死了我賢德的師傅啊！」當時太官正給皇上端來午飯，皇上不吃，讓撤去飯食，為蕭望之死去之事哭泣。悲痛至極，感動了身邊的人也悲痛大哭，石顯等脫下帽子表示認錯謝罪。過了好久纔算完。

群書治要卷二十

漢書（八）補

【題解】《群書治要》一書，節錄《漢書》最多，共八卷，惜首尾二卷亡佚，對照《漢書》原文，可推知，《群書治要》卷二十應為《漢書》卷七十九至卷一百之內容。《群書治要》一書，旨在教導為政者修德行、用賢才、興仁義、重本務，現依據此原則節錄《漢書》卷七十九至卷一百之菁華，以補缺憾。共節錄《列傳》中的匡衡、孔光、谷永、杜鄴、王嘉，《儒林傳》中的申公、嚴彭祖，《循吏傳》中的黃霸、硃邑、龔遂，《酷吏傳》中的嚴延年，《游俠傳》中的樓護，《佞幸傳》中的石顯，《外戚傳》中的班婕妤等人的言論和事蹟，以及《儒林傳》序、《酷吏傳》序、《外戚傳》序和《貨殖傳》《游俠傳》中的部分內容。

其中，匡衡、孔光、谷永、杜鄴、王嘉等人的奏疏中論述的治國策略頗有借鑒價值，黃霸、硃邑、龔遂等人實為後世為官者取法的榜樣。嚴延年執法苛刻，結果不得善終，石顯奸佞狡猾，最終惡報難逃，應為後人所警戒。

《群書治要》節錄《漢書》的八卷，展示了西漢從建國到衰落的完整過程，其中反

映的人事興衰，實在值得後人深思。

傳

【原文】匡衡^①字稚圭。東海^②承^③人也。衡射策^④甲科^⑤。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⑥。調補平原^⑦文學^⑧。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⑨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⑩。少府梁丘賀^⑪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⑫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⑬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⑭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辟衡爲議曹史^⑮。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

【注釋】①匡衡：西漢經學家，以善於解說《詩經》著稱。元帝時位至丞相。②東海：東海郡。秦、漢之際曾稱「郯郡」，其時轄地在今山東省郯城一帶。西漢時期下轄三十七縣，其時轄地在今山東費縣、臨沂、江蘇贛榆以南，山東棗莊、江蘇邳州以東和宿遷、灌南以北一帶地區。③承：承縣。西漢時期屬東海郡，今屬山東棗莊市嶧城區。④射策：漢代考試法之一，以經術爲內容。主試者提出問題，書之於策，覆置案頭，受試人拈取其一，叫作「射」；按所射的策上的題目作答。一般應用於太學諸生的考試，或選補博士以及明經、察舉的考試。⑤甲科：漢時課士有甲、乙、丙三科。射策甲

科補郎中，乙科補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⑥太常掌故：太常屬官，掌管禮樂制度等史實者的官名。太常，古代朝廷掌宗廟禮儀之官。⑦平原：平原郡。西漢時管轄地區相當於今山東德州市陵縣。⑧文學：官名，西漢時期負責學校事務，由精通儒家經典的士人擔任。⑨後進：後輩。亦指學識或資歷較淺的人。⑩蕭望之：西漢著名經學家。字長倩，蕭何六世孫。宣帝時曾任太子太傅，元帝時封關內侯。⑪梁丘賀：西漢今文《易》學「梁丘學」之開創者。漢宣帝時召為郎，任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年老終於官。少府，西漢時期主管皇室財政的重要機構。⑫說：講說。⑬皇太子：漢元帝劉奭，漢宣帝太子，宣帝死後繼位，在位十六年，病死，謚號為「元帝」，廟號高宗。⑭外屬：外家親屬。⑮議曹史：太尉屬吏，主謀議。

【譯文】匡衡，字稚圭，東海郡承縣人。匡衡在射策時拈到甲科的策問，但因為對答不符合甲科條令，因此祇被任命為太常掌故，後選任為平原郡文學。很多學者都上書推舉匡衡精通經典，當世無雙，應任命為文學，去京師為官，且說後學之輩都願跟從匡衡到平原郡學習，匡衡不應該在遠離京師的地方做官。皇上把這件事交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前往詢問，匡衡用《詩經》大義回答，回答得十分深刻、精彩。蕭望之上奏稱匡衡精通經學，講說有師道傳承，可供觀覽。宣帝不大任用儒者，便遣匡衡仍回平原郡擔任原職。但是，皇太子看到匡衡的策對後，私下裏很賞識他。宣帝駕崩，元帝即

位，樂陵侯史高以外戚被任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兼任尚書，任命匡衡爲議曹史，將他推薦給皇上，皇上讓他做郎中，後升爲博士，兼任給事中。

【原文】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①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②。示之以好惡^③。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④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⑤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逾內^⑥。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僥幸。以身設利^⑦。不改其原^⑧。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⑨而不用也。

【注釋】①比年：每年。②陳之以德義：語出《孝經·三才章》：「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③示之以好惡：語出《孝經·三才章》：「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④綏：安撫。⑤辟：通「僻」。⑥疏者逾內：疏者，指妻妾之家。內，指同姓骨肉。⑦設：顏師古注：設，施也。⑧原：本原，源頭。⑨錯：通「措」，放置。

【譯文】這時，發生了日食、地震等災異變化，皇上詢問這些變化與政治得失的關係，匡衡上疏說：「臣聽說五帝之禮不相同，三王的政教各異，民情風俗很不同，原因在於時代變化了。陛下躬行聖德，開啓天下太平之路，憐憫觸犯了法律禁令的愚昧官吏和百姓，年年大赦，讓百姓改正行爲，自我革新，的確是天下的幸事。臣私下看到，大赦之後，巧佞奸邪沒有減少，今天大赦，明天又犯法，緊跟著又入獄，這大概是勸導百姓不得要領吧！一般說，教養百姓，如《孝經》所說，要『陳述道德仁義給他們聽』『公布好壞標準給他們看』，觀察他們的失誤而明確其行爲規範，因此行動會促進和睦，撫慰會導向安定。現在天下的風俗是貪取財利、鄙視仁義，喜好聲色享樂，崇尚奢侈生活，廉耻的氣節衰薄，荒淫邪僻的心意放縱無忌，國家綱紀喪失其正常秩序，關係較遠的外戚之家超過了同姓骨肉的本家，親戚之間的恩情淡薄，藉婚姻結黨之風盛行，相互之間苟且僥幸行事，賣身求榮。如果不從源頭上加以糾正，雖然每年都大赦一次，刑法也很難置而不用。」

【原文】臣愚以爲宜一曠然^①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②。朝廷者。天下之楨幹^③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

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④。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⑤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⑥克暴。或忮害^⑦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注釋】①曠然：形容豁然開朗。②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語出《論語·裏仁第四》。③楨幹：古代築牆時所用的木柱，豎在兩端的叫「楨」，豎在兩旁的叫「幹」。後用以指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人或事物。④變色之言：使臉色改變的話。多指爲爭論是非曲直而衝動發怒時說的話。⑤克勝：刻忌好勝。⑥上：通「尚」。崇尚。⑦忮害：忌刻殘忍，嫉忌陷害。忮，音制。

【譯文】「以臣愚見，應該徹底改變這種風氣。孔子說：『能以禮節謙讓治理國家，治國何難之有？』朝廷，是支撐天下的梁柱。公卿大夫之間相互遵循禮節，恭敬謙讓，那麼百姓就不會互相爭鬥；大臣們愛好仁義，樂於施捨，那麼百姓就不會使用暴力；上面崇尚高風亮節，那麼百姓就會注重品行；上面溫柔寬大，那麼百姓就會相互愛護。以上四點，是開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够不行嚴刑峻法而改變天下風氣的原因。爲什麼呢？因爲朝廷上有衝動無理的爭論言行，下面就有爭鬥的禍患；上面有獨斷專權的人，下面就

會有不謙讓的人；上面有爭勝的大臣，下面就會有相互傷害之心；上面有貪財好利之臣，下面就會有偷盜行竊之民。這是造成社會風氣變化的根本原因。當今俗吏治理國家，都不根據禮節謙讓的原則，而推崇強暴取勝，貪取財利并傾慕權勢。因此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之行不能得到制止，即使用嚴厲的刑法，仍然不能改變這種狀況。這不是他們的天性，而是由於當政者沒有教化好。」

【原文】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①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②。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③。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④。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⑤。晉侯好儉。而民畜聚^⑥。太王躬仁。邠國貴恕^⑦。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⑧。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⑨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⑩。或見侈靡而放效^⑪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注釋】①周南、召南：《詩經》十五國風，首為《周南》，次為《召南》，然後是其他諸國之風。據《毛詩》序及注疏說，周是周公，召是召公，南是周召二公所分得的采邑，其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即今陝西岐山以南，稱為南國。二公將文王的教化自北方施行到南方，在這南方二地采得的詩，分別稱為《周南》、《召南》。②篤於行而廉於色：顏師古注：「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③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參見《詩·鄭風·大叔於田》。鄭伯，指春秋時鄭莊公。暴虎，空手和老虎搏鬥。④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參見《詩·秦風·黃鳥》。應劭曰：「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針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⑤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參見《詩經·陳風·宛丘》。張晏曰：「（陳）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淫祀，祭祀不合時或祭祀不在國家祀典當中的神明。⑥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參見《詩經·唐風·山有樞》。顏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畜，後作「蓄」，積、積聚。⑦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太王，即古公亶父，周文王祖父。初國於邠，行仁好讓。後戎狄攻之，乃讓於岐山之下，邠人舉國從之。此言太王仁化，故其俗皆貴誠恕。⑧詩曰下四句：見《詩經·商頌·殷武》。翼翼，繁盛貌。極，準則。後生，後人。顏師古注：「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⑨鬼方：殷周時西北部族

名。⑩法則：法，效法。則，亦指效法。⑪放效：放，通「仿」。

【譯文】「我個人研究《詩經·國風》，其中的《周南》《召南》之詩，因受聖賢的教化很深，因此表現得品行忠厚、不淫其色而知廉耻。（此外）鄭莊公崇尚勇武，其國人就空手搏虎；秦穆公注重信譽，士人就多以死相從；陳胡公夫人愛好巫術，百姓就大肆祭祀；晉昭公喜好節儉，他的百姓就積財聚物；周太王躬行仁義，邠國人就崇尚寬恕。從以上可以看出，治理國家關鍵在於考察所崇尚的東西罷了。時下的風俗，虛偽淺薄、嫉妒陷害，不謙讓到了極點。我聽說教化的普及，并不是要挨家挨戶去對每個人進行說教，祇要賢德的人處在正位，有才能的人安排到適合的職位，朝廷崇尚禮節，百官注重謙讓，道德教化由內而外，從身邊開始，然後百姓知道了效法的準則，不知不覺就會變得善良起來。這樣，百姓安樂，陰陽和合，神靈感應，喜慶吉祥的祥瑞就會出現。《詩經》說：『商都的禮俗昭然可以仿效，是天下四方的榜樣。我王長壽安康，以此來保全子孫後代。』這正是成湯之所以實現國家大治，保全子孫，改變异方風俗，使遠方之人歸附自己的原因。現在長安是天子建都的地方，親自承受聖上的教化，但是長安的習俗無异於偏遠之地，從地方郡國來的人無以效法，有的看到奢侈靡亂的風氣反而仿效。這是教化的根本，是扭轉風俗的關鍵所在，應該首先予以端正。」

【原文】臣聞天人之際^①。精祲^②有以相蕩。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③者大。而吏安集^④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⑤。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⑥官衛。罷珠崖^⑦。偃武行文。將欲度^⑧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官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异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⑨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注釋】①天人之際：自然和人事之間的相互關係。際，際遇。②精祲：陰陽災害之氣。舊謂陰陽相侵爲灾异的徵兆。③共：顏師古注：「共讀曰供。」④安集：安定。⑤元元：百姓，庶民。⑥甘泉、建章：甘泉，指甘泉宮，在今陝西淳化西北。建章，指建章宮，在長安。⑦罷珠崖：珠崖，郡名，今海南島地區。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四十六年）春，因當地人民反抗，朝廷準備武力剿滅。賈捐之建議罷珠崖郡，以安定中原，元帝聽之。乃罷郡，設置朱盧縣，隸屬交州合浦郡。⑧度：顏師古注：

「度，過也。」⑨淑問：即「淑聞」。好名聲。

【譯文】「我聽說天地與人之間，陰陽之氣相互感應（形成灾异或祥瑞），善與惡相互行化，在人間發生的事情，在上天一定有徵兆產生。陰陽之氣的變動感應著相應的人事變動，陰變為陽則靜就轉化為動，陽被遮蔽則明就會變暗，洪澇或乾旱的灾异也就隨著到來。現在關東年年饑荒，百姓貧乏窮困，有的地方到了人食人的地步，這都是由於賦稅太多，百姓上繳的過多，而官吏安頓百姓不稱職的緣故。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愛惜憐憫百姓，自己很節約儉省，減少甘泉宮、建章宮的衛兵，撤銷珠崖郡，放棄武力討伐，推行文治，這將超過堯舜那樣的盛世，而避免像殷周末世那樣的衰落。大家看到罷置珠崖郡的詔書後，沒有不欣喜的，人人都以為將要看到太平盛世了。因此，陛下應該立即減少宮殿皇室的費用，省却奢靡華麗的裝飾；修定規章制度，整治朝廷內外；重用忠良正直之臣，疏遠巧言佞色之徒；禁止鄭、衛淫聲，宣揚《雅》《頌》禮樂；推舉有卓異才能的人，廣開直言相進的管道；任用仁慈賢良的人，罷免殘忍刻薄的酷吏；表彰高潔清白之士，博覽六藝的大意；明察前代治國的要領，通曉自然變化之道；推廣和睦相處的風氣，來推崇至高無上的仁政；匡正敗壞的風俗，改變百姓追求的欲望；讓世人都清楚地知道朝廷所推崇樹立的榜樣，讓道德風氣在京師弘揚光大，讓好的名聲遠播到

國外去。之後，教化就可以實現，明禮謙讓的風氣就可以興起了。」

【原文】上說^①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②。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③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陛下聖德天覆。子愛^④海內。然陰陽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⑤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⑥。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⑦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⑧。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⑨。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⑩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⑪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⑫。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⑬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注釋】①說：同「悅」。②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光祿大夫，官名，屬光祿勳。太子少傅，官名，東宮屬官，負責輔導太子。③傳昭儀及子定陶王：傳昭儀，漢元帝妃，漢哀帝祖母。漢元帝即位後，創設昭儀名號，傳氏冊封昭儀，生子劉康，封定陶王。④子愛：慈愛，愛如己子。《禮記·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⑤丕揚：大力宣揚。顏師古注：「丕，大也。」⑥樂成之業：人情所樂的已成的事業。⑦統業：指帝王之業。《史記·太史公自序》：「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⑧大雅曰下二句：見《詩經·大雅·文王》。顏師古注引毛傳：「無念，念也。聿，述也。」⑨傳曰下三句：《韓詩外傳》卷二云：「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⑩治性：謂疏通性情，使塞者通、愚者明。⑪疏通：通達。《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⑫雍蔽：蒙蔽，隔絕。雍，通「壅」。⑬比周：密切勾結。

【譯文】皇上聽了他的話後很高興，升匡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這時，皇上喜好儒家的學術和文章，對宣帝時的政策改動很多，上疏談論政事的人多得到皇上的召見，人人都自以為自己所講的稱皇上的心意。同時，傳昭儀和她的兒子定陶王劉康受到皇帝的寵愛，超過了皇后、皇太子。匡衡便又上疏說：「我聽說國家治亂安危的關鍵，在於審察自己的用心。陛下聖德如同天覆地載，仁愛遍布海內，但是陰陽之氣尚未和洽，奸邪沒有得到禁止，其原因在於上疏議論政事的人，沒有弘揚先帝的豐功偉績，都爭相述

說先帝的制度不可以再延續，務必要加以改變，而改變後的有些制度却又不能够推行，於是又把舊的制度恢復過來，於是使得百官是非不清，官吏和百姓沒有可以相信的準則。我私下裏很遺憾國家廢除百姓已經樂於接受的功業，而徒勞地進行各種變更。希望陛下詳察帝王之業，注重遵循先帝的制度，弘揚先王的功業，以此來穩定百官臣僚的心思。《詩經·大雅·文王》說：『常思念你的先祖，稱述發揚他的美德。』孔子把這句話寫在《孝經》的第一章，其原因就在於這是聖德的根本所在。書上說：『察視善惡，調理情性，而王道也就在其中完成了。』能够完全實現自己的天性，然後纔能完全實現百姓和萬物的作用。完全實現百姓和萬物的作用，就可以贊頌天地的生化。疏通性情的方法，一定要分辨自己擁有的特長，然後勉力於彌補自己的不足。一般說來，聰明通達的人，應戒除過分的明察；孤陋寡聞的人，應避免閉塞不通；勇猛剛強的人，應杜絕過於暴烈；仁慈厚愛、溫和善良的人，應警惕不夠果斷；沉著安靜、行動舒緩的人，應防止錯過時機；心思廣大的人，應戒備遺忘事情。一定要仔細分辨自己應當警戒小心的地方，并在道德禮儀上不斷約束，這樣纔能實現性情的中和有度，使得巧佞虛偽之徒不敢相互勾結，企望進身。望陛下有所戒備，以便弘揚聖德。」

【原文】臣又聞室家^①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②。始乎

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③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閭內^④。聖人動靜游燕^⑤。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於以四方。克定厥家^⑥。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⑦。

【注釋】①室家：泛指家庭或家庭中的人，如父母、兄弟、妻子等。《詩·小雅·常棣》：「宜爾室家，樂爾妻帑。」②《詩》始《國風》，《禮》本《冠婚》：《詩經·國風》的第一篇《關雎》，贊美女子之德。《儀禮》開首是《士冠禮》《士婚禮》。③基兆：始因，根本。④閭內：舊指家庭、內室。⑤游燕：同「游宴」。游樂。⑥詩云下二句：見《詩·周頌·桓》。言欲治四方，先當能定家，由內及外。⑦正家而天下定矣：見《易·家人》彖辭。

【譯文】「臣還聽說，如果明瞭治家之道，也就懂得了治國的道理。因此《詩經》以《國風·關雎》爲開端，《儀禮》以《士冠禮》《士婚禮》爲根本。以《國風·關雎》爲開端的原因，在於推究人的情性從而講明人倫之道；以《士冠禮》《士婚禮》爲根本的原因，在於奠定基礎而防患於未然。福分的興旺無不以家庭爲根基，而治國之道的衰

微也無不是從家中開始的。因此聖王不論是動靜、游玩宴樂，他接觸的事物無論大小貴賤，都有各自的次序。萬物能各自得到自己應處的地位，天下自然而然的就會得到治理，百姓也就會聽從教化。應當親近的人反而被疏遠，應當尊敬的人反而被輕視，奸佞巧詐之徒就會趁機而動，來擾亂國家。因此聖人謹慎地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把它們禁止在沒有發生之前，不因為個人恩怨而損害國家的大義。如果陛下具備純潔的聖德，沒有什麼事物得不到端正，那麼國家就可以達到無為而治。《詩經》說：『要治理國家，應當首先治理他的家庭。』經傳上說：『治理好了家庭，然後國家就可以穩定。』」

【原文】衡爲少傅^①數年。數上疏陳便宜^②。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③。言多法義^④。上以爲任^⑤公卿。由是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⑥。代韋玄成^⑦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

【注釋】①少傅：即太子少傅。②便宜：便當，合宜。③傳經以對：顏師古注：「傳讀曰附。附，依也。」謂依附經籍義理而答對。④法義：法度義理。⑤任：堪，承當，禁受。⑥建昭三年：公元前三十六年。建昭，漢元帝的第三個年號，共五年。⑦韋玄成：字少翁，西漢魯國鄒人，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卒於漢元帝建昭三年。父韋賢，精通《詩》《禮》《尚書》，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賜爵關

內侯，後爲相。

【譯文】匡衡在任太子少傅的幾年中，多次上疏陳述朝廷應該做的事情。遇到朝廷有政事需要議論，匡衡總是依據經義來回答，言談多符合法度義理。皇上認爲匡衡可以擔任公卿的職責，因此任命他爲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接替韋玄成擔任丞相，受封樂安侯，享有食邑六百戶。

【原文】元帝崩。成帝^①即位。衡上疏戒妃匹^②。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③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④。詩云。煢煢在疚^⑤。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⑥文。武之業。崇大化^⑦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⑧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⑨者民之父母。后。夫人^⑩之行不侔^⑪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⑫。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⑬乎容儀。宴私^⑭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⑮。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⑯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

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注釋】①成帝：漢成帝劉騫（公元前五十一年—公元前七年），漢元帝太子，西漢第九位皇帝。在位期間，好聲色，寵幸趙飛燕姐妹，朝政混亂。②妃匹：指婚配之事。③虞：通「娛」。④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顏師古注：「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⑤熒熒在疚：見《詩經·周頌·憫予小子》。熒熒，孤獨貌。疚，病。⑥就：成就。⑦大化：廣遠深入的教化。《書·大誥》：「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孔穎達疏：「故我大為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⑧品物遂：品物，猶萬物。《易·乾》：「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遂，成就。⑨太上：顏師古注：「太上，居尊上之位也。」⑩后、夫人：指帝王的妻妾。⑪侔：顏師古注：「侔，等也。」⑫詩曰下二句：見《詩經·周南·關雎》。窈窕，容顏美好貌。淑，品德善良。仇，《毛詩》作「逌」，指配偶。⑬介：在兩者中間。⑭宴私：親昵，昵愛。⑮宗廟主：主持宗廟祭祀。⑯上世：上古之世。⑰遠技能：顏師古注：「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

【譯文】元帝去世後，成帝即位，匡衡上疏告誡皇上慎重處理配偶的選擇，講述經學、禮節的法則，說：「陛下秉性孝敬，對元帝哀悼思慕不已，沒有進行游樂、射獵的宴慶，這誠然是謹守孝道，時時刻刻不忘治國的根本。卑臣希望陛下雖然天性已經至

孝，還要進一步地加以努力。《詩經·周頌·閔予小子》說：『多麼憂愁啊，仿佛在病中一般。』說的是成王在喪事完畢之後，仍思念哀悼先王，胸中意氣久久不能平息，這也正是周成王能够成就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功業、弘揚聖人教化的根本原因。臣又聽老師說：『選擇配偶的時候，是人生的開端，是一切幸福的根本。』婚姻的大禮確定，然後萬事纔可以成就，而天命也可以得到保全。孔子論述《詩經》，把《關雎》作為開篇，意思是說高居於尊位的皇帝和后妃，是百姓的父母，帝王妻妾的品行如果不能與天地相匹配，就無法敬奉神靈的統緒并調理萬物的事宜。《詩經·周南·關雎》篇說：『溫柔嫺靜、品行端莊的淑女，纔是君子追求的好配偶。』講的是能够保持貞潔、端莊的品行，没有三心二意的行爲，情欲的感觸不會在容貌儀表中顯露出來，親昵的私情不會在舉止言談中表現出來。祇有這樣，纔配得上擁有至尊地位的皇上，纔能主持祭祀宗廟。這是社會秩序和國家法紀的首要之點，也是聖王教化的開端。從上古以來，夏商周三代的興廢，没有不是從這點開始的。希望陛下詳察前人得失興衰的經驗教訓，來奠定治國的基礎，選擇有賢德的配偶，戒除對歌舞和女色的喜好，親近端莊恭敬的賢妃，疏遠雖有技能而沒有德行的小人。」

【原文】竊見聖德純茂^①。專精詩書。好樂^②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

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③。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人天之理^④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⑤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注釋】①純茂：善美。《漢書·楚孝王劉囂傳》：「夫行純茂而不顯异，則有國者，將何勛哉。」顏師古注：「純，大也，一曰善也。茂，美也。」②樂：音樂。③分：原則，原理。④人天之理：天然之理與人事之宜。⑤永永：謂長遠、長久。《大戴禮記·公符》：「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譯文】「臣看見皇上聖德純正善美，精通《詩經》《書經》，喜好音樂而不厭倦。臣才資駑鈍，沒有什麼可以用來輔助治國大義、宣揚聖上德音。我聽說六經是聖人用來統攬天地之心，分別善惡的標準，明曉吉凶的規律，通向人道的正路，使人不違背自己的本性的著作。如果能考察六經的要旨，人與天之間的關係可以達到和諧，花草樹木、昆蟲鳥獸就能够得到繁殖。這是永遠不變的道理。至於《論語》《孝經》二書，是記載孔子言談舉止的綱要之作，應該深刻領會它們的內涵。」

【原文】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①。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②。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③。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④。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⑤。饗^⑥下之顏也。舉錯^⑦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前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⑧。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⑨。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⑩道德。昭穆穆以視之^⑪。又觀以禮樂。饗醴^⑫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⑬。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⑭光。以立基楨^⑮。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子咸^⑯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注釋】①周旋：古代行禮時進退揖讓的動作。《孟子·盡心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引申爲交往、交際應酬。②物有節文：物，事。節文，禮節、儀式。③欽翼祗栗：欽，敬佩。翼，輔助。祗，恭敬。栗，畏懼。④嚴恪：莊嚴恭敬貌。⑤和說：即「和悅」。⑥饗：宴饗。⑦錯：通「措」。⑧孔子曰至則而象之：《孝經》載孔子之言。則，效法。⑨《大雅》云下二句：見《詩經·大雅·抑》。⑩惟：思念。⑪昭穆穆以視之：顏師古注：「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⑫饗醴：顏師古注：「饗醴，以醴酒饗也。」⑬路寢：古代天子、諸侯的正廳。⑭休：美。

⑮基楨：猶根基。基，建築物的根脚；楨，築牆時兩端之柱。引申為準則、榜樣。⑯子咸：匡衡之子匡咸。因家學淵源，深明經術，歷位九卿。平帝元始三年為左馮翊。

【譯文】「臣又聽說聖王的言行舉止，無論奉事上天、侍奉父母、君臨朝廷、任用臣僚，事事都合禮節制度，以彰顯人倫大道。恭敬謹慎，敬畏戰慄，是奉事上天的禮儀；溫和、恭敬、謙遜，是侍奉雙親的禮節；端莊自身，嚴謹恭敬，是治理百姓的威儀；和顏悅色，慈善仁惠，是對待臣下的禮儀。如果言行舉止，事事都遵循禮儀，那麼他的形象就成為仁義的象徵，其行動就成為眾人效法的榜樣。孔子說：『品德仁義能夠受人尊敬，容貌舉止可供效法，進退處世符合法度，這樣來治理百姓，那麼百姓就會敬畏愛戴他，就會效法他。』《詩經·大雅》說：『恭敬嚴謹的威儀，是百姓效法的榜樣。』諸侯在正月都來朝廷拜見皇上，皇上依據道德禮儀，以嚴明肅穆的禮儀接見他們，並表演禮樂，以醴酒宴樂，之後纔讓他們回去，因此各諸侯國都得到皇上所賜的福祉，都接受聖上的教化，而改進風俗。今年正月初皇上將在正殿接受百官朝賀，擺設酒宴款待八方來賓。經傳上說『君子謹慎於開始』，希望陛下注意舉止的禮節，讓百官、百姓能够仰望到您盛德的光彩，以建立治國的根基。這樣，將是天下的幸運！」皇上慎重地採納了他的建言。匡衡的兒子匡咸也通曉經義，曾官居九卿職務。其後代出了很多經學博士。

【原文】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會元壽元年^①正月朔日^②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③崩。是月。徵光詣公車^④。問曰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⑤。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⑥。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⑦薦臻^⑧。六極^⑨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⑩。甚則薄蝕^⑪是也。又曰六沴^⑫之作。歲之朝曰三朝^⑬。其應至重。乃正月辛醜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⑭。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左^⑮與王者。故灾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⑯。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⑰。又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⑱。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注釋】①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元壽，漢哀帝劉欣的第三個年號，共計二年。②朔日：每月的第一天，即初一。《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③傳太后：漢元帝妃嬪，漢哀帝祖母。④公車：唐李賢《後漢書注》引《漢官儀》曰：「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公車司馬，即公車司馬令，簡稱公車令，秩六百石，掌宮殿中司馬門的警衛和接待工作。凡吏民上

章，四方貢獻，及被徵召者，皆由其轉達。^⑤陽明：日光之明。^⑥書曰下二句：見《尚書·洪範》。羞，進。五事，指貌、言、視、聽、思。皇，大。極，中。^⑦咎徵：過失的報應，災禍應驗。^⑧薦臻：接連地來到，一再遇到。《墨子·尚同中》：「飄風苦雨，薦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⑨六極：六種凶惡的事。《尚書·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⑩眇、側匿：眇，晦日而月見於西方。側匿，朔日而月見於東方。又孟康曰：「眇，行疾也。側匿，行遲也。」^⑪薄蝕：薄食。《呂氏春秋·明理》：「其月有薄蝕。」高誘注：「薄，迫也。日月激會相掩，名為薄蝕。」^⑫六沴：指六氣不和。氣不和而相傷為沴。^⑬三朝：正月一日，是一年歲、月、日之始，稱三朝，或稱三始。^⑭惟先假王正厥事：見《尚書·高宗彤日》。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⑮左：背離，不協調。^⑯塞除：堵塞并消除。^⑰詩曰下三句：見《詩經·周頌·敬之》。惟，是。顯，明察。思，語氣詞。命不易，指天命難於常保不變。^⑱又曰下二句：見《詩經·周頌·我將》。

【譯文】孔光，字子夏，是孔子第十四代孫。適逢元壽元年正月初一發生了日食，其後十多天傳太后去世。當月，皇上徵召孔光到公車府，詢問有關日食的事情。孔光回答說：「我聽說太陽是一切陽性事物的本源，是國君的代表，是至高無上的尊嚴的象徵。君主的德行衰微，臣子興盛強大，侵犯遮蔽了太陽的光明，那麼日食現象就會隨之發

生。《書經》說要『進用貌、言、視、聽、思五事』、『建用廣大中正之道』，如果貌、言、視、聽、思五方面有過失，中正之道沒有確立，那麼凶禍的現象就會逐漸產生，上天給予的凶、惡、疾、貧、弱、憂六種懲罰和災异就會頻繁發生。廣大而不中正，就稱之為『大中不立』，書上說『這個時候就會經常發生日月亂行』，日月不是行得快了，就是轉得慢了，甚至於發生日食的現象。書上又說『六種惡氣堵塞』，正月初一乃是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其感應很强。正月辛醜初一發生日食，是灾异出現在三朝之會。上天是聰慧明察的，如果世間沒有什麼事情，變异的現象是不會平白無故發生的。《書經》說『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是指變异現象的產生，起因是由於有不正常的事情發生。我聽老師說，上天爲了輔助君主，就讓灾异現象多次出現，以此來告誡君主，要他改變過失。如果君主不感到畏懼，還遮掩敷衍，輕視忽略上天的告誡，欺瞞上天，那麼懲罰性的灾难就必定降臨，那是無疑的。《詩經》說：『敬服上天，敬服上天，上天無比神明，承受天命難之又難啊！』又說：『敬畏天的威力，纔能保全平安。』這些都是說不敬畏上天就會遭受凶禍，敬畏上天就會吉利。」

【原文】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异。勤心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①。退

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②。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謚辭^③。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至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④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賜光束帛^⑤。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注釋】①斷斷之介：斷斷，專一之貌。介，謂一介之人。②天既付命正厥德：見《尚書·商書·高宗彤日》。謂既受天命，宜正其德。③天棐謚辭：見《尚書·周書·大誥》。棐，輔。謚，誠。④祈禳：祈禱以求福除災。⑤束帛：捆爲一束的五匹帛。古代用爲聘問、饋贈的禮物。

【譯文】「陛下德行高尚，明察事理，戒慎恐懼，敬承順從上天的告誡，敬畏各種變異現象；勤勤懇懇，虛懷若谷；召見百官群僚，反思尋求變異的原因，然後以身作則，自我約束；總理、糾正萬事，疏遠結黨營私的小人，接納忠誠不二的好人；罷免貪婪殘暴的酷吏，進用賢明忠良的官員；公正地賞罰懲處，減輕賦稅，把恩澤施加給百姓，這確實是處理朝政的根本，是應付各種災異的首要任務。這是國家的萬幸。《尚書》說：『既然接受了天命，就應該自正其德。』指的是實行德政來順應上天。又說『上天輔助

至誠之辭』，指的是如果有忠誠之心，上天就會輔助他。明智地接受順應天道，在於增進德行、廣施恩澤、加致精誠、毫不懈怠罷了。世俗所用的求福除禍的小術，最終無益於順應上天、消除災禍、祈求福祉，這是昭然顯明的，沒有什麼可以疑惑。」奏書遞上，皇上看了很高興，賞賜給孔光束帛，拜他為光祿大夫，俸祿中二千石，任給事中，官位僅次於丞相。

【原文】薛宣字贛君。東海鄒^①人也。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②。執法殿中^③。外總部刺史^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⑤。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⑥。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⑦各以其意。多與^⑧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⑨。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注釋】①東海郯：東海，郡名。郯，郯縣，即今山東郯城。②中丞：御史中丞的簡稱。③執法殿中：在殿中察舉違法行爲。④部刺史：漢代中央派到地方的監察官。又稱州刺史。⑤日側之勞：謂過了中午還抽不出時間吃飯。⑥凝：顏師古注：「凝，謂不通也。」⑦舉錯：即「舉措」。⑧與：同「預」，干預。⑨詩云下二句：見《詩經·小雅·伐木》。意謂因一點吃飯小事而失和。乾餼，即乾糧。愆，過失。

【譯文】薛宣，字贛君，是東海郯縣人。當時，成帝剛剛登上帝位，薛宣任御史中丞，負責監察朝廷中的執法情況，及統管地方部刺史。他上奏疏說：「陛下德行至高，仁慈厚道，憐愛百姓，身體有太陽開始偏西還沒來得及吃飯的勞苦，而沒有舒服安逸的享樂，誠懇地堅持聖人的大道，施行刑罰非常公正，可是吉祥的氣象還沒有形成，陰陽沒有調和。這是因為臣子不稱職，而且聖明的教化還有不和諧的地方。我私下考慮，其中一個原因大概是官吏大多實行苛政，政令和教化繁雜細碎。這其中大部分罪過在部刺史身上，他們有的不遵守規定的職責，舉動各自按照自己的心意，經常干預郡縣的事務，甚至開啓行私請托的門路，聽信中傷諂媚之言，來搜求官吏百姓的過錯，責備喝斥隱微的過失，不根據能力而一味責求行爲的合宜。郡和縣相互催促，它們各自內部之間也很苛刻，這種風氣也傳布到了百姓中。所以鄉里缺少接待貴客的喜悅，九族之人忘記

了他們之間親戚的情義，供奉飲食救助危急的忠厚品德更加衰退，送走離開的人、慰勞歸來的人的禮節不再施行。社會的道德規範不通行，那麼就會陰陽閉塞不通。和順的氣象不興盛，未必不是因為這個原因。《詩經》說：『人們失去情誼，多是飲食小事上喪失了和氣。』俗語說：『政治苛暴人們就不親附，徭役煩苦就會有損於皇恩。』當刺史稟告政事的時候，應該明確地告誡他們，使他們清楚地知道本朝的要緊事務。我很愚昧不懂得治理國家的道理，希望聖上明察。」皇上贊許并採納了他的意見。

【原文】谷永字子雲。長安^①人也。建昭^②中。御史大夫繁延壽^③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太常丞^④。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⑤直言極諫之士。太常^⑥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絀繹^⑦。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⑧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⑨。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⑩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⑪。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⑫至。凡灾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⑬之分。地震蕭牆^⑭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⑮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⑯。未恤政

事。不慎舉錯。妻失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妨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①⑦}。勢行於外^{①⑧}。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①⑨}。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②⑩}。

【注釋】①長安：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北。②建昭：漢元帝的第三個年號。③繁延壽：即西漢時李延壽。據《漢書·公卿表》載，建昭三年，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繁。④太常丞：官名。太常屬官。⑤方正：又稱賢良方正，漢代選舉科目之一。⑥太常：官名。掌宗廟禮儀，兼掌選試博士。⑦燕見紬繹：燕見，即「宴見」，皇帝閑暇時召見臣下。紬繹，理出頭緒。⑧造：至。⑨五事：貌、言、視、聽、思。⑩庶徵：庶，衆也。徵，證也。⑪般樂游田：般樂，游樂、玩樂。游田，出游打獵。⑫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⑬嫫女：星名，即女宿，二十八宿之一。⑭蕭牆：門屏，宮室用以分隔內外的當門小牆。⑮丁寧：謂再三告示。⑯志在閨門：謂留心於女色。⑰謁行於內：謂內則所請必行。⑱勢行於外：謂外則擅其權力。⑲昔褒姒用國二句：謂周幽王受褒姒迷惑，使得宗周淪喪。閭妻驕扇二句，謂周厲王內寵閭妻驕恣熾盛，日食而不善。⑳皇極二句：見《尚書·周書·洪範》。

【譯文】谷永，字子雲，是長安人。建昭年間，御史大夫繁延壽聽說他有優秀的才能，拜任他爲自己的屬吏，後舉薦他爲太常丞，他多次上奏疏談論政治得失。建始三年冬季，日食和地震同日發生，皇帝命令選拔賢良方正中敢於直言能够盡力勸諫的士人，太常陽城侯劉慶忌推薦谷永爲待詔公車。谷永對答道：「陛下秉承至聖的純正品德，憂懼天地以异象顯示的警告，整飭自身，修治國政，詢問并采納公卿的建議，又頒下英明的命令，讓衆官推舉敢於直言的人，抽空召見他們以探究异變發生的原委，來尋求上天降罪的原因，使我們這些士人得以到聖明的朝廷上來，接受聖上的詢問。臣才能不佳、學問淺薄，不通曉政事。私下裏聽說聖明的君主即位，要端正貌、言、視、聽、思五事，建立帝王統治的準則，來順從上天的心意，這樣衆多吉祥的徵兆纔會在下面序列出現，日月在天上運行纔會有規律。如果君王過分地沉溺在後宮，安於享樂和出游打獵，自身失掉了對五事的修正，大中至正的準則不能確立，那麼灾禍的徵兆就將降臨，而顯示懲誡的六種灾异現象就會出現。凡是灾禍异象的出現，各自象徵著過失，按類警告世人。於是在十二月初一戊申，日食在嫠女之時，地震在蕭牆之內，兩者同日發生，來再三告示陛下，這些過失不在遠方，應當深切地在自己身上尋找原因。臆想難道是因爲陛下留心女色，不憂慮政事，不慎重舉止，行爲屢次失去中正的準則嗎？或者是因爲寵愛姬妾很過分，女子不遵守婦道，因爲嫉妒都想獨自占有聖上，從而妨礙了子孫的興旺

嗎？古代的君王有的敗壞了五事的中正，喪失了夫婦間的綱紀，妻子姬妾得到了寵愛，在內有所請求就一定會得到實行，在外擅用權力，以至於傾覆國家，迷惑擾亂陰陽之序。從前褒姒當權，西周因此喪國；閹妻驕寵日甚，因此出現日食。這是异象的徵驗啊！經書上說：『帝王統治天下的準則，就是要建立起大中至正的政治。』經傳上說：『統治準則不中正，這稱作不建，此時就會出現日月運行混亂的現象。』」

【原文】陛下踐至尊之祚^①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②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閑以勞天下^③。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却不享之義^④。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⑤。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毋逸於游田。惟正之共^⑥。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管納言^⑦。而帝命惟允^⑧。四輔^⑨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栗^⑩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⑪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⑫。無敖戲驕恣之地。則左右肅艾^⑬。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⑭。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注釋】

①祚：皇位。②方內：四方之內。③損燕私之閑以勞天下：燕私，指私房生活。勞，操勞。④絕却不享之義：謂當却貢獻而不受。⑤安服若性：安心履行，猶如天性。⑥經曰下四句：見《尚書·周書·無逸》。謂以後繼嗣之王，不能過量飲酒，不能放蕩游獵，祇宜嚴格要求自己。⑦龍管納言：龍，舜臣之名。管，主管。納言，古官名，主出納王命。⑧允：信。⑨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禮記·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⑩齊栗：言整齊萬物，常戰栗謹敬。⑪常伯：指侍中。⑫謹孚：謹慎誠信。⑬肅艾：敬謹鎮定。⑭亦惟先正克左右：見《尚書·周書·文侯之命》。

【譯文】「陛下登上最尊貴的帝位做了天下的君主，接受帝王的職責來統治衆生，四方之內的太平與不太平，都在陛下的掌握之中。您果真能留意修正自身，努力盡自己的力量做事，減少私人宴飲的空閑來操勞天下的事，遠離過分沉溺的逸樂，停止倡優藝人娛樂的享受，拒絕貢獻而不受，謹慎地節制出游打獵的玩樂，起居有一定的規律，遵循禮法來做事，親自治理政事，致力於實際行動而沒有倦怠，安心地從事這一切像天性一樣自然。經書上說：『從今以後繼承祖業的君王，不要過多沉溺於酒宴，不要放縱於出游打獵，祇應該恭謹地修正自身。』沒有君主自身修治中正而臣下奸邪的。治理遠方要從治理近處開始，學習好的品行要從親近的人開始。從前舜臣龍主管出入王命，而

舜的命令就誠信允當；四輔已經完備，成王沒有過失。您果真能告誡飭正左右掌管萬事的大臣，以及戴著金貂之飾、掌握侍中職責的人，都讓他們學習先王之道，懂得君臣之間的大義，衆人都學會謹慎守信，沒有嬉戲驕橫放縱的過失，那麼左右的大臣就會恭敬平順，群僚就會仰視效法，教化就會流傳到四方。經書上說：『要先整頓制約左右近臣。』沒有左右近臣正直而百官不正的。」

【原文】治天下者尊賢考功^①則治。簡賢^②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③以程能^④。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訴^⑤。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⑥。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⑦。小人日銷。俊艾^⑧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⑨。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⑩。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⑪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⑫。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⑬。

【注釋】①考功：按一定標準考核官吏的政績。②簡賢：輕慢賢能。③度量：規格，標準。④程能：衡量才能。⑤譖訴：讒毀攻訐。⑥蔽傷之憂：指優點被抹煞及受到陷害的憂慮。蔽傷，優點被

隱蔽，受到中傷。⑦即工：即，就。工，官。⑧俊艾：亦作「俊乂」，才德出衆的人。⑨「三載考績」二句：見《尚書·虞書·舜典》。黜陟幽明，言退其幽暗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⑩「九德咸事」二句：見《尚書·虞書·咎繇謨》。九德，具有九方面道德修養的人，即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事，用事。⑪忽然：粗心，不注意。⑫「饗用五福」二句：見《尚書·周書·洪範》。五福，指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⑬「六沴作見」等句：引《洪範》之傳。沴，災氣、災難。

【譯文】「統治天下的人尊重賢才、考論功績天下就會太平，輕慢賢才、不論功績天下就會混亂。果真能仔細地考慮治理民衆的方法，為得到賢能的人而歡喜，論才能選拔士人，務必在一定的職位上加以試用，明確規定考核標準來衡量他們的能力，考查功績的實際情況來評定他們的德行，不要採用結黨營私的人虛偽的贊美之辭，不要聽受積漸日深的誣陷之言，那麼擁有功績、勤於職守的官吏就不會有優點被隱蔽、受到中傷的憂慮，結黨營私邪惡詭詐的人就不能得到官位，小人一天天減少，俊杰之士就會一天天多起來。經書上說：「三年一次考核官吏的功績，考核三次後就罷退那些缺乏實績的官吏，升遷那些功績卓著的官吏。」又說：『具有九德的人都任用做事，俊杰治能之士都有官位。』沒有論功行賞實行在前，衆多有才智的人安置在官位上，而國家不太平的。」

我聽說災禍異象，是皇天用來責備告誡人君過失的，就像嚴厲的父親明白告誡兒子一樣。害怕擔憂而恭謹地改正，那麼災禍就會消失，福氣就會降臨；忽視輕慢這些告誡，災禍的懲罰就不會消除。經書上說：『行事適合天意，五福就會降臨；行事違背天意，六極就會降臨。』經傳上說：『六種災氣興起顯現，如果不恭敬地修德來禦災，六種懲罰就會侵入，六種災異的現象就會降臨。』」

【原文】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①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②無用之虛文。欲末殺^③災異。滿闌^④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⑤暴風三溱^⑥。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

【注釋】①條對：逐條對答天子的垂詢。②角：爭競。③末殺：掃滅。④滿闌：欺罔。⑤甲巳之間：自甲至巳，凡六日。⑥溱：同「臻」。至，到。

【譯文】對策呈上，天子很驚異，特意召見谷永。當年夏天，命令各位賢良方正都來

對答策問，谷永對答完畢，接著說道：「我先前有幸得以逐條奏對灾异的效驗、禍亂的凶灾，言辭關係到您聽納的聖明。奏書陳述在前，陛下捨弃不采納，却又進一步讓賢良方正對答策問，不正視值得憂懼的、不尋常的現象，詢問不緊急的平常之論，廢止順承天意的至理之言，競相呈獻無用的空話，想要抹殺灾异，欺罔污蔑天意，因此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刮了三次，樹木被拔起折斷。這是天帝最爲聖明不可欺罔的徵驗啊。」

【原文】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①。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②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③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④。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沉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⑤。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⑥。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⑦。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⑧。易曰。在中饋。無攸遂^⑨。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⑩。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

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⑪。

【注釋】

①受所欲言：謂記受其所欲言。②三正：謂曆法建子、建醜、建寅。夏代建寅，陰曆正月一日為一年之始；殷代建醜，以陰曆十二月為正；周代建子，以陰曆十一月為正月。③行道之人：言道路行人。④易曰下二句：見《易·繫辭下》。今《易》文是：「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意謂安必思危、存不忘亡，纔能保其安存。⑤「乃用婦人之言」二句：見《尚書·周書·泰誓》。意謂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滅亡。⑥「四方之逋逃多罪」等句：也見《尚書·周書·泰誓》。言紂用容納逃亡多罪之人，尊而長之，親信使用。⑦「燎之方陽」等句：見《詩經·小雅·正月》。⑧「濡其首」二句：見《易·未濟》。⑨在中饋，無攸遂：見《易·家人》。⑩「懿厥哲婦」等句：見《詩經·大雅·瞻卬》。哲婦，指褒姒。懿，通「噫」，嘆息聲。梟，相傳為食母的惡鳥。鴟，貓頭鷹。匪，非。⑪如承大祭：意謂常畏慎。

【譯文】皇上派尚書詢問谷永，記錄下他要說的話。谷永對答說：「臣聽說作為天下之主、據有國家的人，所憂患的是有危身亡國的行爲，而告誡危亡的話却不能夠被聽聞。假如告誡危亡的話讓君主能馬上聽到，那麼商朝和周朝就不會改變姓氏而交替興起，夏商周三代就不會改變正朔而更替統緒。夏朝和商朝將要滅亡了，道路上的行人都

知道，君主却安然地自以為像太陽在天上一樣沒有誰能危害他，因此過惡日益嚴重自己却不知道，政權傾覆自己却不能醒悟。《周易》上說：『能够考慮到危險纔能保有安定，能够想到滅亡纔能够存在。』我聽說夏商周三代社稷滅亡、宗廟喪失的原因，都是由於君主和婦人及一些惡人沉湎於飲酒作樂。《周書》上說：『采用婦人之言，是自絕於天。』『容納四方逃亡多罪的人，尊崇并抬高他們，親信并使用他們。』《詩經》中說：『火燒得正烈，難道有能滅掉它的人嗎？赫赫宗周，是褒姒滅亡了它呀！』《周易》中說：『飲酒浸濕其頭，信用因此喪失。』《周易》說：『居中主食，沒有什麼可成就的。』是說婦人不能參與政事。《詩經》上說：『那多謀多慮的婦人，實際上和梟鴟一樣不祥呀！』『不是從天而降，而是由婦人而生。』帝王一定先自取滅亡，然後上天纔滅絕他。帝王以百姓為基礎，百姓以財產為根本，財產枯竭了百姓就會叛亂，百姓叛亂國家就會滅亡。因此聖明的君主愛惜休養根本，不敢窮盡百姓的財力，使用民力如承大祭一樣謹慎。」

【原文】元延元年^①。為北地^②太守。時灾异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③淳於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④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

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⑤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尸達誠^⑥。汲黯^⑦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⑧。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⑨。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闈^⑩。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

【注釋】①元延元年：公元前十二年。元延，漢成帝的第六個年號，共計四年。②北地：郡名。

治馬領（在今甘肅慶陽西北）。③衛尉：始於秦，為九卿之一。漢朝沿襲，為統率衛士守衛宮禁之

官。④養綏：養育安撫。⑤史魚：春秋時衛國（都於濮陽西南）大夫。也稱史鰅，字子魚，名佗。

衛靈公時任祝史，故稱祝佗。負責衛國對社稷神的祭祀。孔子稱他「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⑥以尸達誠：史魚將終，以彌子瑕佞而已不能退、蘧伯玉賢而已不能薦，命子不得以大夫禮

葬己。衛靈公入吊，怪而問之，子以實對，靈公嘆曰：「此寡人之過也。」乃進蘧伯玉而遠彌子瑕。

史稱「尸諫」。⑦汲黯：西漢名臣。字長孺，濮陽（今河南濮陽）人。好直諫廷諍，武帝稱為「社稷

之臣」。⑧遺言李息：汲黯外調，言於大行令李息，以為御史大夫張湯用事，敗壞天下，必當進言於

上，否則將并受誅殺。息不敢言。後張湯伏誅，息并得罪焉。⑨「雖爾身在外」二句：見《尚書·周

書·康王之浩》。⑩省闈：禁中，宮中。

【譯文】元延元年，谷永做了北地郡太守。當時灾禍异象特別多，谷永應當赴任，皇上派衛尉淳於長聽受谷永要說的話。谷永對答道：「臣聽說奉事君主的大義，有進言職責的人要竭盡他的忠誠，有官位職守的人要勤於他的職守。臣谷永有幸得以避免不進忠直之言的罪過，而擁有居官守職的責任，本應當全力遵守職責，教養安撫百姓，不應該再涉及關於政治得失的言詞。忠誠的大臣對於君主，志在儘量奉獻自己的忠心，因此雖遠離京城也不會背叛君主，即將赴死也不會忘記國家。從前史魚已死，餘存的忠誠沒有終止，命兒子將自己的靈柩放在後堂，用尸體傳達忠誠；汲黯身在朝外而想著朝廷，顯露憤懣舒展憂怨，留言給李息。經書上說：『即使你身在朝廷外，心無時不在王室。』臣谷永有幸做給事中出入朝廷三年，而今即便就要持著戈矛守護邊疆之地，思念的心却常存在宮中。因此敢於超越郡守的職責，陳述多年的憂慮。」

【原文】臣聞天生蒸①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②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③。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④。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逾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⑤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并降。以昭保右⑥。

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湏^⑦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⑧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⑨。上天震怒。灾异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湧出。妖孽^⑩并見。彗星^⑪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⑫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⑬。

【注釋】①蒸民：衆民，百姓。蒸，衆。②方制：謂方始制定疆域。《漢書·地理志上》：「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墍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顏師古注：「方制，制爲方域也。」王先謙《漢書補注》：「《廣雅·釋詁》：『方，始也。』言黃帝遍行天下，始裁制萬里，區別州野。」後引申指疆域。③垂三統，列三正：三統，指黑統、白統、赤統。漢代大儒董仲舒力倡「三統」說，認爲天道終而復始，黑、白、赤三統循環往復。夏朝爲黑統，以寅月（正月）爲五月；商朝爲白統，以醜月（夏曆十二月）爲正月；周朝爲赤統，以子月（夏曆十一月）爲正月。每個朝代之始，都應循例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意。④恩及行葦：《詩經·大雅·行葦》有「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的詩句，意謂行仁明道，即使卑微如草，也不殘傷之。⑤五徵：指雨、暘、寒、燠、風。⑥右：通「佑」。⑦湛湏：沉湎，沉迷。⑧逖：遠。⑨咎徵著郵：郵，通「尤」。王先謙引胡三省《通鑒注》云：「《洪範》之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爲咎徵著明也。天現咎徵，

以有著人君之過也。尤，過也。」^⑩妖孽：草木之異謂之妖，蟲豸之異謂之孽。^⑪芴星：即孛星。古代指彗星。芴，音背。^⑫洽：周遍。^⑬詩云下二句：見《詩經·大雅·皇矣》。意謂天以殷紂爲惡不變，乃眷然西顧，而授命於周文王。

【譯文】「我聽說天生衆民，相互不能治理，就設立君王來統領治理他們。劃定海內疆域不是爲了天子，分封土地不是爲了諸侯，都是爲了治理百姓。流傳三統曆法，排列三正次序，拋棄暴虐無道，擴展仁厚有德，不偏私於一姓，從而彰顯出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個人的天下。君王親自施行道義仁德，承合順應天地，博愛寬厚，恩澤布及路邊蘆葦一樣微賤的人，收納賦稅、取用民財不超過常行的法度，宮室車馬服用不逾越制度，做事節儉財產富足，百姓和睦，就會陰陽和順，五種自然現象按時間先後出現，百姓長壽，草木生長繁茂，祥瑞的徵兆一齊降臨，來顯示上天的庇護和扶助。若是無道而行爲荒誕，違逆天意殘害生物，窮奢極欲，沉湎於逸樂而荒廢政事，聽從婦人之言，誅殺放逐仁厚賢能的人，離弃骨肉，衆小人當權，嚴峻刑法，加重賦稅，百姓愁苦怨恨，就會陰陽悖亂，通過災兆顯示君主的過失，上天盛怒，災禍異象多次發生，日月相掩而食，五星失去正常的運行，大山崩塌，江河潰決，泉水湧出，妖孽同時出現，孛星放光，荒年相連，百姓夭折，萬物早亡。倘若一直不改悔醒悟，使得罪過廣布、變異

備具，上天就不再責備告誡，而會另外扶立有德的人。《詩經》說：『於是眷然西望，而給予他宅居。』」

【原文】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①。天地之常經^②。百王之所同也。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③。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④。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⑤。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⑥。厲精緻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

【注釋】①去惡奪弱，遷命賢聖：謂除去惡弱的舊君，改立賢聖的新君。②常經：永恒的規律。③「屯其膏」等句：見《易·屯卦》九五爻辭。意謂屯積肥肉，不以予人，非常吝嗇。以此占問小事則吉，因其不須他人輔助；占問大事則凶，因無他人輔助。屯，屯積。膏，肥肉。貞，占問。④「凡民有喪」二句：見《詩經·邶風·谷風》。扶服，同「匍匐」，伏地爬行，形容急遽、竭力。⑤「百姓不

足」二句：見《論語·顏淵篇》。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獨足。⑥舊愆：昔日的過失。

【譯文】「除去惡弱的舊君，改立賢聖的新君，是天地不變的法則，歷代帝王都是一樣的。《周易》中說：『屯積膏脂，占卜小事吉，占卜大事凶。』君主遭逢衰敗艱難之世，有饑荒的災害，不減少用度，反而更加潤益自己，因此會有凶禍；百姓困頓貧乏，無法供給君主的需求，愁苦悲憤怨恨的情緒滋生，因此會出現水災。《詩經》中說：『百姓有悲傷的事，伏地爬行來賑救他們。』《論語》中說：『百姓不富足，君主怎能富足？』臣聽說有道明君可與他一起做善事而不能與他一起做惡事，無道昏君可與他一起做惡事而不能與他一起做善事。陛下天然的品性，通達聰慧，是上主的姿質。祇要能稍稍省思愚臣的話，感悟三種災難，深深憂懼大的異象，下定決心推行善政，拋棄忘掉邪惡的心志，不要再犯以前的過失，振作精神致力於治理，以最大的誠意感應上天，那麼天上積久的異象就會被遏止，地下的災禍叛亂就會被降伏，還有什麼憂慮擔心的！臣私下擔心的是陛下治理國家的心志不能專一，私人的愛好存留頗多，還留戀寵愛衆多小人，不肯真心去做啊！」奏對進上，天子很爲他的話感動。

【原文】杜鄴①字子夏。本魏郡②繁陽人也。鄴少孤。其母張敞③女。鄴壯。從敞

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④。元壽^⑤元年正月朔^⑥。上以皇后^⑦父孔鄉侯傳晏^⑧爲大司馬衛將軍^⑨。而帝舅陽安侯丁明^⑩爲大司馬驃騎將軍^⑪。臨拜^⑫。日食。詔舉方正^⑬直言^⑭。扶陽侯韋育^⑮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⑯。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⑰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⑱於子。春秋不書紀侯^⑲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⑳。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㉑。漢興。呂太后^㉒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㉓後。是時繼嗣^㉔不明。凡事多暗。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㉕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㉖。傳相驚恐。案春秋灾异。以旨象爲言語^㉗。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㉘乘離。明夷^㉙之象也。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㉚。不陰^㉛之效也。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㉜。大風暴過。成王怛然^㉝。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㉞下^㉟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㊱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注釋】①杜鄴：字子夏，西漢大臣，茂陵（今陝西興平縣東北）人。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二

年。原籍魏郡繁陽（今河南內黃縣東北），係張敞外孫。幼年喪父母，隨舅父張吉生活。初以孝廉爲郎。後受大司馬王商賞識擢爲主簿，不久薦爲御史。哀帝劉欣即位之初，任命爲涼州刺史。不數年，因病免職。他爲人寬厚，平易近人，并善於辭令，尤工古文。留有《元壽元年舉方正直言對》文集五卷，另有《灾异對》《說王商》《漢書本傳》《書斷》等文，均受當時人的贊譽。②魏郡：郡名。治鄴縣（在今河北磁縣南）。③張敞：字子高，西漢大臣，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南）人。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四十八年，杜鄴外祖父。其祖父張孺爲上谷太守，父張福事漢武帝，官至光祿大夫。④孝廉爲郎：孝廉，漢代選舉官吏的科目名。郎，官名，郎官的泛稱。⑤元壽：即漢哀帝劉欣第三個年號，公元前二年改。⑥朔：月相名，舊曆每月初一。亦專指正月初一。⑦皇后：此指哀帝劉欣的皇后傅氏，是孔鄉侯傅宴之女，哀帝祖母傅太后的侄女。哀帝死後被廢爲庶人，因爲不堪耻辱而自殺身亡。⑧傅晏：漢哀帝祖母傅太后的叔叔傅中叔之子，漢哀帝皇后傅氏之父，被封爲孔鄉侯。公元前二年，爲大司馬衛將軍。公元前一年，因亂妻妾之位，免職，遷徙到合浦郡。⑨大司馬衛將軍：古代官職名。《周禮》以大司馬爲夏官之長。西漢武帝劉徹於公元前一三九年罷太尉，公元前一一九年始置大司馬，加於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號前。其位貴比上卿。⑩丁明：漢瑕丘人。其妹爲定陶共王姬，生哀帝。哀帝入立，明封陽公侯，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⑪大司馬驃騎將軍：古代官職名，其位尊比丞相。⑫拜：用一定的禮節授與某種名義或職位，或結成某種關係。⑬方正：古代制科之一。漢文帝時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多爲舉薦；後成爲制科之一，有舉薦和自薦之別，先薦，後廷試。⑭直言：直言敢諫。漢晋察舉科目名。⑮韋育：韋玄成孫韋寬之子。

①⑥賤：指地位卑賤。①⑦三從：舊禮教認為婦女應該做到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謂之「三從」。①⑧繫：拴縛，約束。①⑨紀侯：指的是姜季。《青州府志》載：「紀，侯爵，姜姓，炎帝苗裔，封於紀。世與魯國為婚。周夷王娶紀女亦賞為王后。」紀侯姜季成了周王室之國親，又敢於反映下情，周懿王很信所言。故紀侯告齊侯哀公御狀，譖齊侯哀公呂不振於周天子面前，周懿王使（人）烹焉（下了油鍋），而立其弟呂靜為胡公，稱齊侯。從此齊、紀兩國結下了不世之仇，齊想滅紀，紀想滅齊。至齊胡公時，齊國國勢日衰，又遭受到萊國姜姓宗主國及屬國棠邑侯（今平度市）、維夷侯（今高密市）、州國侯（今安丘市）、紀國侯（今江蘇省贛榆縣）等萊族侯國的聯合軍事進攻，齊胡公被驅逐出境，迫於無奈，遷都薄姑城（今博興縣柳橋鎮處）。紀國侯姜季率領其四兄弟繼續北進，占領了紀、鄭、鄆、鄆四國地盤。三年後，其少弟又占領了鬱國（今臨淄城東五公里，東安平，亦稱石槽城）。兄弟五人分兵把口，形成了一道使齊國難於逾越的防綫。自齊胡公以後，獻公、武公、曆公、文公、成公、莊公、弟公弟子無知共八世，在三百六十八年期間內，未能東進半步，反被萊國諸侯，尤其是紀國侯姜氏兄弟及其後裔數代掣肘三百餘年。直到齊襄公、齊桓公時，齊國國勢日強，用了三十餘年的武力拼戰，纔收回了姜太公時所封的土地。②⑩昔鄭伯隨姜氏之欲二句：鄭伯，即鄭莊公，姬姓，鄭氏，名寤生，歷史上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春秋時期鄭國第三代國君，前七四三年至前七〇一年在位。姜氏，指申侯之女武姜，鄭武公之妻，鄭莊公之母。叔段，鄭莊公弟弟。《左傳》隱公元年云：鄭莊公隨其母武姜之欲，封其弟共叔段於京。共叔段勢大陰謀篡國，終為莊公所鎮壓。②⑪周

襄王內迫惠後之難二句：《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云：周襄王之母惠王寵愛襄王弟王子帶，助長其氣焰。王子逞藉狄師攻襄王，襄王被迫出奔於鄭。^{②②}呂太后：即漢高祖劉邦之妻呂雉。^{②③}孝惠：即漢惠帝劉盈（前二一一年—前一八八年），西漢第二位皇帝（前一九五—前一八八年在位），劉邦的嫡長子，母親呂雉。在位七年，死時年僅二十四歲，謚號「孝惠」。^{②④}繼嗣：後嗣；後代。此特指帝王的繼位者，即太子。^{②⑤}更始：重新開始；除舊布新。^{②⑥}行籌：謂以籌碼計數。^{②⑦}以旨象爲言語：謂天以景象旨意來告喻人。^{②⑧}《坤卦》乘《離》：坤卦，《易經》六十四卦之第二卦。乘，駕御，超越。離，《易經》六十四卦第三十卦。^{②⑨}《明夷》：易經六十四卦第三十六卦，下離上坤。離爲明，坤爲順；離爲日，坤爲地。日沒入地，表示光明受損，前途不明，環境困難，宜遵時養晦，堅守正道，外愚內慧，韜光養晦。^{③①}震：地震。^{③②}不陰：指不遵「陰」道。^{③③}野雞著怪，高宗深動：指殷高宗祭祀湯時，一隻雉飛到祭鼎上鳴叫。古代認爲是變異之兆，因此殷高宗深受震動，遂修五德。野雞，指雉，漢諱呂後之名。^{③④}大風暴過二句：相傳周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風雷，偃禾拔木，成王乃啓金縢之書，悔而信周公。^{③⑤}厭：師古曰：「厭，滿也。」^{③⑥}說：通「悅」。

【譯文】杜鄴，字子夏，本是魏郡繁陽人。杜鄴年少喪父母，他的母親是張敞的女兒，因此杜鄴壯年時跟隨舅舅張吉學習，得到了其家傳之書。因舉孝廉做了郎官。元壽元年正月朔日，皇上任用皇后的父親孔鄉侯傅晏做大司馬衛將軍，任用帝舅陽安侯丁明

做大司馬驃騎將軍。到授官時，發生了日食，皇上下令推舉方正直言的士人。扶陽侯韋育舉薦杜鄴方正，杜鄴對奏說：「我聽說陽者尊貴陰者卑賤，卑賤者跟隨尊貴者，尊貴者兼管卑賤者，這是上天的規律。因此男子雖然卑賤，也各自是家裏的陽者；女子雖然尊貴，仍是國中的陰者。因此在禮法上要明確三從的規範，即使有文母的德行，一定也要受她兒子的約束。《春秋》不記載紀侯的母親，是因為婦道衰減。從前鄭伯聽從姜氏的欲望，終於發生叔段篡國的禍亂；周襄王在國內迫於惠后之難，而遭到移居鄭國的危亡。漢朝興起，呂太后依仗權勢偏私親屬，又讓外孫女做孝惠皇后，那時繼嗣不明確，凡事多隱晦，白晝昏暗冬季打雷之類的异象，多得記載不過來。臣私下裏見陛下施行不偏頗的政治，每事節約儉省，凡事不合禮法就不去做，確實是想修正自身與天下一起更化布新。然而好的兆象還沒有應驗，却發生了日食、地震。百姓聽到謠言行籌占卜，相互傳說驚惶不安。據《春秋》記載，灾异是上天以景象旨意作為言語告誡人，所以在於獲知一類旨喻後來知曉其他的事。日食，表明陽被陰所覆蓋，《坤》卦凌於《離》卦之上，是《明夷》的卦象。《坤》用來效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地震，是不守《陰》道的效驗。我聽說野雞顯登鼎怪异之象，殷高宗深被觸動；大風猛烈地刮過，成王因此驚恐不安。希望陛下更加精心專誠，考慮承繼國初的隆盛，凡事多考查古例，滿足百姓的心意，那麼黎民百姓就沒有不高興的，上帝百神收回威勢和怒氣，還哪裏用得

著憂慮禎祥福祿不來回報呢！」

【原文】王嘉。字公仲。平陵^①人也。建平三年^②代平當^③爲丞相。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④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⑤。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⑥及能吏蕭咸^⑦。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注釋】①平陵：縣名。在今陝西咸陽市西北。②建平三年：公元前四年。③平當：字子思，梁國下邑（今安徽碭山）人。建平二年遷諸吏散騎，光祿勳，拜御史大夫，代朱博爲丞相。④匡：正也。謂糾正其失誤。⑤材難，不其然與：見《論語·泰伯篇》。⑥滿昌：潁川人，字君都，曾跟從匡衡學《齊詩》，官至詹事。⑦蕭咸：蕭望之八子當中作到二千石高位的三個兒子之一，字仲君，曾作過丞相史，因舉茂材，作好畤縣令，後來又曾作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在任上的表現都很不錯，多次受到增秩賜金的獎勵。

【譯文】王嘉，字公仲，平陵人。建平三年，他代替平當做了丞相。王嘉爲人剛直嚴

毅而且很有威望，皇上非常敬重他。哀帝剛剛即位時，想要匡正成帝在政事上的失誤，在人事上多有變動，王嘉就上疏說：「我聽說成就聖王的功績在於得到人才。孔子說：『賢才難得，不是這樣的嗎？』現今朝中諸多的大夫有杰出才能的很少，應該預先扶植培養可以做出成就的人。這樣，在國家危急的時刻就會有士人會爲了赴救國難而不吝惜性命。如果到了面臨患亂纔再匆促間尋求這樣的人才，這不是治明朝廷的辦法啊。」王嘉於是就舉薦了儒者公孫光、滿昌以及能幹的官吏蕭咸、薛修等人，他們都是原來食俸二千石官吏中有很好的聲名而且被人稱頌的。天子接納了王嘉的意見并任用了他們。

【原文】是時。侍中董賢^①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②以封賢。上於是定^③躬。寵告東平本章。掇^④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⑤。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⑥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⑦古今。明正^⑧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臣嘉、臣延材驚^⑨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

數月。遂下詔封賢等。

【注釋】

①董賢：公元前二十二年至前一年在世，字聖卿，西漢雲陽人。董賢是西漢御史董恭之子，是一個美男子。董賢初任太子舍人，漢哀帝即位後改任他職，二年後，哀帝有一天在宮中望見董賢，被其的儀貌吸引，拜為黃門郎。後拜為大司馬。哀帝崩，王莽掌權後，董賢隨即失勢，自殺而死。《漢書·佞幸傳》有其傳。

②東平事：東平國境內有兩座山，一座叫瓠山，另一座叫危山。某日，危山上的泥土莫名其妙地翻了出來蓋在草上，硬是在山上鋪出一條像馳道（天子專用）一樣的道路來；無獨有偶，瓠山發生山體崩裂，有一塊巨石側轉起立。東平王劉雲和王后聽說了這個情況，便自作主張前往瓠山祭祀；按當時當地的風俗，用黃菩草（即忘憂草）扎成神像，還專門撰寫了祭文。這件事被投機分子躬夫息、孫寵等人獲悉，他們便通過中常侍宋弘告發，說東平王劉雲要謀反。哀帝便指示有關部門把劉雲及其王后等人逮捕起來，嚴加審訊。

③定：謂改治。

④掇：削也。掇去宋弘，謂削去宋弘之名。

⑤其餘并蒙恩：董賢以貴寵得封，而其他人（息夫躬、孫寵）遂亦蒙恩。

⑥本奏：奏本。

⑦考合：研究綜合。

⑧明正：辨明。

⑨駑：喻愚鈍無能。

【譯文】此時，侍中董賢被皇帝喜愛寵信，皇帝想封他為侯却没有合適的機會，傳嘉勸皇上藉著東平王之事來封賞董賢。皇上因此決定更改息夫躬、孫寵告發東平王謀反的

奏章，去掉了宋弘的名字，改稱是因為董賢而聽到了這件事，想通過這個功勞來封董賢爲侯，將他們三個人都先賜爵爲關內侯。過了不久，想冊封董賢等人，皇帝心中忌憚王嘉，於是先派皇后的父親孔鄉侯傅晏拿著詔書去給丞相和御史看。於是王嘉與御史大夫賈延進上密封的奏書說：「臣等私下裏看見董賢等三人剛剛被賜爵，就引來衆人的紛紛議論，都說董賢顯貴了，其餘的人都跟著一起蒙受恩寵，到現在流言還沒有消散。陛下不斷地施加給董賢等人仁愛恩惠，應該公開董賢等人奏本上的進言，再詢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等人的意見，研究綜合古今之制，辨明其是否合義，這樣以後纔可以進行加爵封地。如果不是這樣（而是隨便地加爵封地），恐怕會大失民心，引來天下人的伸頸議論。臣王嘉、臣賈延愚鈍無能不稱職，即使死了也難逃罪責。明明知道順從而不違逆聖上的旨意，能够得以片刻的容身，而之所以不敢順從聖上旨意的原因，是希望報答君主您的厚恩啊。」皇上被他們的話所感動，就中止了這件事，過了幾個月，最終還是下命令封賞董賢等人。

【原文】直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①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②。箕子^③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④。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⑤。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⑥。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异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⑦。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⑧。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⑨。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

【注釋】①咎繇：亦作「咎陶」，即皋陶，舜之賢臣。咎，通「皋」。②「無傲逸欲有國」等句：見《尚書·虞書·咎繇謨》。機，疑作「幾」。幾，微也。萬幾，謂當萬事之微。③箕子：商紂之叔父，封於箕。因紂王不聽其諫，乃披髮佯狂爲奴，爲紂王所囚。後歸於周。④「臣無有作威作福」等句：見《尚書·周書·洪範》。而，汝，你。頗僻，偏邪不正。僭，不信。慝，惡也。⑤隆至成康：謂到了成康之世至於隆盛。⑥陵遲：漸趨衰敗。⑦「道千乘之國」等句：見《論語·學而篇》。道，治也。⑧備位：居官的自謙之詞。謂愧居其位，不過聊以充數。⑨獨鄉：獨自向慕。鄉，通「嚮」。

【譯文】（封賞董賢後）過了幾個月，發生了日食，皇上就下詔推舉敢於直言進諫的人，王嘉又進上密封的奏書說：「臣下聽說皋陶告誡帝舜說：『擁有國家的人，不可以傲慢，不可以放縱自己的欲望，時刻要謹慎戒懼，以此來處理成千上萬的國事。』箕子告誡武王說：『做臣下的應該沒有作威作福的，沒有吃精美食物的。如果作為臣下作威作福，吃精美食物的，對你的家會有損害，對你的國會不吉祥，衆人會因此偏邪不正，百姓會因此變得虛假邪惡。』如果這樣就會違背尊卑的次序，擾亂陰陽的綱紀，進而損害到君王，他的國家也就岌岌可危了。居住在城邑裏的人偏邪不正，百姓因此虛假邪惡不專一，這是君王不遵守自己應守的規矩、上下喪失應有的秩序所造成的民風衰敗呀。周武王親自躬行這些法度，因此國家一直到隆盛成康時代。自成康以後，君主放任心意縱容欲望，法度漸趨衰敗，以致到了臣下弑殺君主，兒子弑殺父親的地步。父子之間是世間最為親密的關係，却由於禮法的喪失導致竟然做兒子的會厭恨父親的存在，何況本來就和君主不同姓而且沒有親情關係的臣下呢？孔子說：『治理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大國，應敬謹地處事而有信用，崇尚節儉而愛惜百姓，在閑暇之時纔使用民力。』孔子說：『國家傾危了却不能支撐，國家顛覆了却不能扶持，那還任用他做臣相干什麼呢？』臣王嘉愧居相位，私下裏內心悲傷不能傳達我忠誠的心意；如果我死了對國家有益，那麼我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希望陛下能够謹慎地對待自己的偏好，體察衆人共同

的疑慮。過去，寵臣鄧通、韓嫣因為尊貴驕縱而失去了節制，放縱游樂而不知道滿足，小人不能夠戰勝自己邪惡的欲望，最終身陷罪咎。這樣的人禍亂國家以致丟掉自己的性命，不能始終享有他的那一份俸祿。這正是所謂的寵愛他就是害了他啊。陛下您應該借鑒前代的經驗，從而節制對董賢的寵愛，以此保全他的性命。」於是皇上逐漸開始不高興了，反而更加寵愛董賢，無法自拔。

【原文】初。廷尉梁相^①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②。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復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逾冬^④。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⑤。後數月大赦^⑥。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⑦。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⑧。

【注釋】①梁相：字子夏。官為廷尉。②飾辭：偽飾之辭；不實之言。③傳：謂移其獄事。④幸雲

逾冬：僥幸雲獄過了冬可以免死。⑤免相等皆為庶人：據《百官表》，梁相被貶為東海都尉。

⑥後數月大赦：即元壽元年正月辛醜朔日食，大赦天下。⑦計功除過：計其功勞而免其罪過。⑧不能

平：指心怒。

【譯文】當初，廷尉梁相和丞相長史、御史中丞以及五位俸祿二千石的官吏共同會審東平王劉雲之案。當時冬月還沒過二旬，而梁相懷疑劉雲是被冤枉的，認為獄狀有不實的言辭，於是就上奏書要求將此案件轉到長安，再下達給公卿們重新會審。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認為可以准許。哀帝認為梁相等人都見皇上身體不好，內外猶豫觀望，心懷二意，希望劉雲活過冬天可以減免死刑，心裏沒有討伐叛賊的罪惡、憎惡主上的仇敵之意，於是就下詔令將梁相等人罷除官職，貶為庶人。此後過了幾個月，哀帝（因為日食）大赦天下，王嘉進上密封的奏書舉薦梁相等人善於審理案件，說：「梁相計謀深沉，鞠譚很會寫作雅正的文辭，宗伯鳳通曉經典、品行修持都很好，聖明的君主都應該計算大臣的功勞而免除其罪過，臣私下裏替朝廷惋惜這三個人（被免為庶人）。」奏書遞上之後，哀帝很不高興。

【原文】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

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効。今又稱譽相等。雲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①。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②。光祿大夫孔光^③。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④。光祿大夫龔勝効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⑤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并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

【注釋】①近由君始二句：意謂近臣尚然，遠者更不必說了。對狀，敕令具對。②中朝：指中朝臣。③孔光：曾任御史大夫、廷尉，於法律頗爲擅長。一度罷相，後又復職。④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爲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爲丞相史司直。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爲太師薨，宮復代光爲太師，兼司徒官。⑤勝：當作「光祿大夫龔勝」。

【譯文】此後過了二十多天，王嘉封還哀帝給董賢增加封戶的詔書，哀帝於是發怒了，召王嘉到尚書那裏，責問他說：「梁相等人前次因在官位不能夠盡其忠誠，對外依附諸侯，懷持二心，違背了做臣子的道義，所以降罪，現在你反而稱贊梁相等人很有才能，足以計其功勞而免其罪過。您因爲有道德品行，官居三公之位，以總籌方略、統一

萬類、分明善惡作爲你的職責，你知道梁相等人的罪惡已經公布了，天下人都已經知道了。當時你也檢舉了自己的過失。現在你又來稱譽梁相等人，說爲朝廷惋惜他們。大臣的行爲舉動，任憑自己的心意所在，迷亂國家欺罔主上的臣子，就從你開始，更何況在遠處做官的人呢！你要如實陳述事狀！」。王嘉於是脫掉朝冠請罪。哀帝將此事下達給將軍和九卿大臣審理。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一起彈劾王嘉迷亂國家、欺罔聖上、不守道義，請求與廷尉對他進行共同會審。龔勝個人認爲王嘉官居宰相，各項事情都被廢止，災禍是因爲王嘉引起的，如果祇以舉薦梁相等人治王嘉之罪，這太輕微了，要用迷亂國家、欺罔皇上、不守道義來治罪，不這樣恐怕不能顯示給天下人看。皇上於是同意了孔光等人的奏請。

【原文】有詔假謁者節^①。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②曰。將相對不理^③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④。使者危坐府門上^⑤。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⑥藥而死。嘉遂裝出^⑦。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

【注釋】①謁者節：官名。節，符節。信物。②主簿：官名，掌文書、印鑒等，此屬丞相。

③理：謂廷尉。漢廷尉相當於古代之大理。④引決：謂自殺。⑤使者危坐府門上：此為逼促王嘉的行爲。⑥咀：嚼也。⑦裝出：朝服而出。⑧都船詔獄：據《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都船令。其部詔獄，即稱都船詔獄。

【譯文】有詔令暫借給謁者符節，召丞相到廷尉詔獄。使者到了王嘉的府上，掾史哭泣著一起和藥給王嘉，王嘉不肯服用。主簿說：「將相不面對法官陳述冤情，這樣沿襲已成舊例，丞相您應該喝藥自殺。」使者端坐在府門上（逼迫王嘉喝藥）。主簿又上前進藥，王嘉拿過藥杯擲到地上，對屬吏說：「丞相有幸得以位居三公，奉行職事時有負國家，應當伏刑都市來警示世人。丞相我難道是一個小女子嗎？為什麼要吃藥自殺？」王嘉於是著裝出門，見到使者拜了兩拜接受了聖旨，乘坐著卒吏的小車，去掉車蓋免冠，跟隨使者拜見廷尉。廷尉收回了王嘉的丞相新甫侯的印綬，將王嘉綁著用車載到都船詔獄。

【原文】上聞嘉生①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

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②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勢不得逾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③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④。不空入獄^⑤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⑥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注釋】

①生：活著。②關：通告。③阿附：指阿附藩王法。《漢書諸侯王表》記漢有附益之法。

④猶當有以負國：謂猶坐以負國之法。當，謂論罪。負國，指背負皇朝，外附諸侯。⑤不空入獄：意謂入獄有所根據。⑥繫獄：囚禁於牢獄。

【譯文】皇上聽說王嘉自己活著去見了官吏，非常憤怒，派將軍以下的官員和五個二千石官吏一起會審王嘉。獄吏責問王嘉，王嘉回答說：「考問事情的人希望得到事情的真相。我私下見梁相等人以前處理東平王一案，並不認爲劉雲不應該被處死，祇是事情涉及到公卿應該要顯示慎重；（梁相等人）備置驛馬轉送囚犯（到京城），勢必不能

超過冬月，我確實沒有發現他們內外觀望阿附劉雲的證據。恰好那時蒙受皇上大赦，梁相等人都都是善良的官吏，我私下替國家愛惜賢才，不是偏愛這三個人啊。」獄吏說：「假如是這樣，那麼你為什麼認為判處你的罪名是應該的呢？您一定是辜負了國家，不是無罪而入獄的吧。」獄吏稍稍侵辱王嘉，王嘉就喟然仰天長嘆道：「我有幸得以充任宰相，不能够舉拔賢才、罷退愚才，因此而有負於國家，死有餘責啊。」獄吏於是就詢問賢與不肖的人的名字，王嘉說：「賢才，就是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舉拔；惡人，就是高安侯董賢父子，諂媚邪僻擾亂朝廷，却不能將其罷免。我罪該萬死，所以死而無恨了。」王嘉被關在獄中二十多天，不吃食物，口吐鮮血而死。

【原文】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①。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贊曰。王嘉之爭。哀哉。故曰。依^②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注釋】^①元始四年：公元四年。元始，西漢時期漢平帝劉衎的年號，從公元一年至公元五年，共計五年。^②依：順應。

【譯文】王嘉擔任丞相三年被誅殺，封國被削除。他去世後皇上讀他的臨終答辭而思考他的話，於是用孔光代替王嘉做了丞相，徵用何武做了御史大夫。元始四年，皇帝下詔書追錄忠臣，封王嘉的兒子王崇爲新甫侯，追封王嘉謚號爲忠侯。論贊說：「王嘉的諫諍，很悲哀啊！」因此有人說「順應世俗就會使道義衰敗，違背世俗就會使自身危險」，這正是古人難以接受封爵進官的原因了。

儒林傳

【原文】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①之文。六藝者。王教^②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③。正人倫^④。致至治之成法^⑤也。周道^⑥既衰。壞於幽。厲^⑦。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⑧二百餘年而孔子興。哀聖德遭季世^⑨。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⑩。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⑪。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⑫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⑬。奸^⑭七十餘君。適^⑮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⑰各得其所^⑱。究觀^⑲古今篇籍。乃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⑳。又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㉑。於是敘書則斷堯典^㉒。稱樂則法韶舞^㉓。論詩則首周南^㉔。綴^㉕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㉖行事。繩^㉗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㉘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㉙。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㉚。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㉛。

【注釋】①《六藝》：古代稱《詩》《書》《禮》《樂》《易》和《春秋》六種經書。也泛指各

種經書。②王教：王者的教化。漢劉向《列女傳·楚平伯嬴》：「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③天道：指自然界的變化規律。④人倫：是指人與人之間正常的五種關係，即君臣（領導與被領導）、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⑤成法：既定之法。⑥周道：周代治國之道。唐韓愈《原道》：「周道衰，孔子沒。」⑦幽、厲：周代昏亂之君幽王與厲王的并稱。《禮記·禮運》：「我觀周道，幽厲傷之。」⑧陵夷：由盛到衰。衰頹，衰落。⑨季世：末代，衰敗時期。⑩「鳳鳥不至」三句：見《論語·子罕篇》。鳳鳥，即鳳凰。古以爲神鳥，祥瑞的象徵，它出現就表示天下太平。相傳聖人受命，黃河就出現圖畫。⑪「文王既沒」二句：亦見《論語·子罕篇》。意謂周文王死後，一切文化遺產都在我這裏。⑫答禮：言以禮答之。⑬畏匡厄陳：畏，拘囚之意。匡，邑名，在今河南長垣西南十五里有匡城。厄，爲難，迫害。陳，指春秋時陳國。⑭奸：音讀干，通「干」，干謁的意思，指爲謀求祿位而謁見當權者。⑮適：往，到。⑯三月不知肉味：謂欣賞《韶》入了迷。⑰《雅》《頌》：《詩經》分《風》《雅》《頌》三部分。此即指《詩經》。⑱各得其所：整理之意。⑲究觀：仔細觀察。⑳「大哉，堯之爲君也」等句：見《論語·泰伯篇》。巍巍，高貌。煥，明也。㉑「周監於二代」等句：見《論語·八佾篇》。二代：夏代和商代。鬱鬱，文章盛貌。㉒敘《書》則斷《堯典》：言《尚書》始於《堯典》。《堯典》，《尚書》篇目之一，記載了唐堯的功德、言行，是研究上古帝王唐堯的重要資料。㉓《韶舞》：舜時樂舞名。㉔論《詩》則首《周南》：

言《詩經》首篇爲《周南·關雎》。《周南》，《詩·國風》之一。後人認爲《周南》所收大抵爲今陝西、河南、湖北之交的民歌，頌揚周德化及南方。漢以後被作爲詩教的典範。^{②5}綴：連結。引申爲緊跟、追隨。^{②6}十二公：指《春秋》所載魯國的十二個國君，即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②7}繩：謂治正之。^{②8}獲麟：《春秋》哀公十四年云：「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傳說孔子作《春秋》，至此而止。^{②9}讀之韋編三絕：謂讀之愛不釋手，故韋（皮繩）再三斷絕。韋編，古時以皮繩編綴竹簡，故稱韋編。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晚年喜讀《周易》，常常翻閱，愛不釋手，以致連穿連《周易》竹簡的皮條也斷了數次。形容好學不倦，勤奮用功。^{③0}「述而不作」二句：見《論語·述而篇》。^{③1}「下學而上達」二句：見《論語·憲問篇》。言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下學，謂學習人情事理的基本常識。上達，謂上知天命。

【譯文】古代的儒者，對六藝中的文章都廣泛地學習。六藝是古聖先王教化民衆的經典，是古聖先王用來明天道、正人倫、達到天下大治的成法。周道衰微，壞於幽厲之時，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衰落二百多年後孔子興起，由於聖德遭逢末世，知道言不被用，大道不能通行，於是孔子慨嘆道：「鳳鳥不來，河不出圖，我實施大道沒有指望了啊！」「文王已死，禮樂文化之傳承豈不在我這裏嗎？」於是應聘於諸侯，以答禮行義。向西入周，向南到楚，受驚於匡，斷糧於陳，拜謁七十多個國君。到齊聽到《韶》

樂，三月不知肉味；從衛返魯，然後音樂得以修正，《雅》《頌》各得其所。仔細觀察古今篇籍，於是稱贊道：「堯做君主真偉大啊！祇有天最大，堯效法它。他的成就多麼高啊，他的禮樂法度多麼美好啊！」又說：「周借鑒夏商，禮樂文化隆盛，我贊同周。」於是整述《尚書》便從《堯典》開始，稱樂便以《韶舞》為法，論《詩》則以《周南》為首。追隨周禮，按照魯《春秋》，列舉魯國十二公期間的行事，用文武之道為標準，成為大一統之王者的不易之法，到獲麟為止。晚年喜歡《易》，讀《易》次數太多而使連綴竹簡的皮帶斷了好幾次，而且還為《易》作了傳。都是以近代聖王之事，來確立先王之教。所以孔老夫子說：「我祇是傳承上古聖賢的道統而沒有自己的創作發明，對古聖先賢傳下來的教誨深信不疑。」「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道我的大概祇有天吧。」

【原文】弘^①為學官^②。悼道之鬱滯^③。乃請曰。丞相^④。御史^⑤言。制^⑥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⑦甚潛^⑧焉。故詳延^⑨天下方聞之士^⑩。咸登諸朝。其令禮官^⑪勸學。講議洽聞^⑫。舉遺^⑬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⑭議。予博士^⑮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⑯賢材焉。謹與太常臧^⑰。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

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⑮多文學之士矣。

【注釋】①弘：指公孫弘（公元前二〇〇年—公元前一二一年），字季，一字次卿，西漢淄川國

（郡治在壽光南紀臺鄉）薛人。出身於鄉鄙之間，立志苦讀，武帝時曾為相。②學官：指古時主管學務的官員和官學教師。③鬱滯：鬱積阻滯。④丞相：古代輔佐君主治理國家政務的職位最高的大臣。

⑤御史：官名。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皆有御史，為國君親近之職，掌文書及記事。秦設御史大夫，職副丞相，位甚尊，并以御史監郡，遂有糾察彈劾之權，蓋因近臣使作耳目。漢以後，御史職銜屢有變化，職責則專司糾彈，而文書記事乃歸太史掌管。⑥制：此制詔在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年）。⑦朕：

我。秦以前，不論尊卑，皆自稱朕。中國自秦始皇時起專用作皇帝自稱。⑧潛：憐憫，哀憐。⑨詳延：謂盡數延攬。《漢書·武帝紀》：「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顏師古注：「詳，悉也。

延，引也。」⑩方聞之士：有道而博聞的人。⑪禮官：掌禮儀教化之官。⑫洽聞：多聞博識。⑬舉遺：

言徵集遺佚的經典。⑭太常：官名，掌禮樂郊廟社稷事宜。⑮博士：古代學官名。六國時有博士，秦因

之。唐有太學博士、算學博士等，皆教授官。明清仍之，稍有不同。⑯厲：激勵，勉勵。⑰臧：孔

臧。⑱彬彬：文章貌。文質兼備貌。《論語·雍也》：「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

君子。」何晏《論語集解》引包咸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譯文】公孫弘做學官時，痛心大道的衰微，於是奏請說：「丞相、御史說，詔書說『聽說要以禮指導人民，以樂施行教化。婚姻，是男女結合的大倫。現在禮崩樂壞，朕很感傷，所以延用天下有道博聞之士，都錄用於朝廷。應當令禮官勸學，講釋經義，廣博見聞，舉求遺逸的典籍，興盛禮儀，作為天下的榜樣。太常討論，給博士配備弟子，崇尚鄉里教化，以勸勉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商議道：『聽說三代之道，鄉里有教育之所，夏稱校，殷稱庠，周稱序。勸勉善行，使之昭顯於朝廷；懲治惡行，便施以刑罰。所以教化的實行，建立首善之地從京師開始，由內及外。』現在陛下昭明至德，開大明，配天地，以人倫為本，勸學興禮，崇尚教化，勉勵賢才，來教化四方，這是太平的本源。」武帝制詔說道：「很好。」從此以後，文質彬彬、博學多才的公卿大夫士吏變得多起來了。

【原文】申公。魯人也。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①力行何如耳。

【注釋】①顧：文言連詞，但、但看。

【譯文】申公，魯人。到朝廷後，拜見皇上，皇上詢問國家興衰的事。申公當時已八十多歲，年老，答道：「國家安定不在於多說，要看怎樣勉力行事。」

【原文】嚴彭祖①字公子。東海下邳②人也。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③。遷太子太傅④。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⑤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

【注釋】①嚴彭祖：本姓莊，班氏因避漢明帝諱改之。陳直曰：「鄭康成《六藝論》云：『治公羊者睦孟弟子莊彭祖及顧安樂。』（公羊序疏引）足證彭祖本姓莊，因避漢諱而改。准此例，嚴延年亦當作莊延年。」②下邳：縣名。在今江蘇邳縣西南。③左馮翊：官名；政區名。漢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左內史置。爲拱衛首都長安的三輔之一。治所在長安（今西安市西北）。轄境約當今陝西渭河以北、涇河以東洛河中下游地區。④太傅：輔導太子的官，西漢時稱爲太子太傅。⑤亡：通「無」。

【譯文】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彭祖是宣帝博士，官至河南、東郡太守。因高第入朝爲左馮翊，升任太子太傅，他爲人廉直不事奉權貴。有人勸說道：「天命不能勝任人事，您因爲不行小禮曲意，沒有貴人左右幫助，經義雖然高深，也做不到宰相。希望您稍爲勉強一下自己！」彭祖說：「大凡通曉經術之人，本應修行先王大道，怎麼能委曲隨俗，苟且求取富貴呢！」彭祖最終任太傅官一直到死。

循吏傳

「原文」黃霸字次公。淮陽^①陽夏^②人也。以廉稱。察補河東^③均輸長^④。復察廉爲河南^⑤太守丞^⑥。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⑦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時。上垂意^⑧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⑨。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⑩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⑪師帥^⑫伍長^⑬。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⑭。問它陰伏^⑮。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⑯郵亭。食於道旁。烏攫^⑰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⑱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

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注釋】①淮陽：郡國名。治陳縣（今河南淮陽縣）。②陽夏：縣名。今河南太康縣。③河東：郡名。治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④均輸長：設在郡治的均輸官。⑤河南：郡名。治洛陽（在今河南洛陽東北）。⑥太守丞：太守的佐官。⑦御：領導，團結（人民）。⑧垂意：注意；留意。⑨奉宣：宣布帝王的命令。⑩郵亭：古時傳遞文書的人沿途休息的處所；驛館。⑪父老：同三老，掌教化的鄉官。⑫師帥：表卒。⑬伍長：古代戶籍以五家爲伍，設伍長一人。⑭尋繹：抽引推求。⑮陰伏：秘訣。⑯舍：住宿。⑰攫：抓取。⑱督郵：官名。郡之重要屬吏，代表太守督察縣、鄉，傳達教令兼處理獄訟等事。

【譯文】黃霸，字次公，淮陽郡陽夏縣人，以廉潔被察知後升補爲河東郡均輸長，後又因廉潔被察知而升爲河南郡太守丞。黃霸爲人善於觀察，且思維敏捷，又熟習法律條文，待人接物溫良謙讓，能體家人，善於團結衆人。做太守丞時，處事議政合乎法度，

順應人心，太守十分信任他，老百姓也敬愛他。當時皇上正專心於治理天下，多次下達詔書給民衆，但有的官吏却不讓百姓知道。太守黃霸却專門選擇了優秀的下屬吏員，分到各處去發布皇上詔令，讓民衆都能知道皇上的旨意。他還讓郵亭鄉官都養上雞和豬，以贍養鰥寡貧窮的人。然後又制訂了條令教則，發給各方父老、師帥和伍長等基層小吏，由其頒行於民間，勸說百姓嚴防奸盜，并安心於農耕蠶桑之業，節約使用貨物資財，種樹木、養牲畜，去掉浮華奢侈的浪費。像米粒鹽粒一樣細密的公事，最初顯得煩雜碎亂，然而黃霸却全力以赴地加以推行。官吏民衆凡可遇見的人，黃霸都要從其言行中瞭解有用的情況，詢問事情的來龍去脈，以資參考。曾經遇有密事調查，於是擇派一位老成的廉吏前往訪察，并令其絕不能洩露機密。廉吏依言出發，途中易服微行，不敢住在驛亭，餓了便躲在路邊悄悄地吃些食物，這時忽有一隻烏鴉飛來搶走了他手裏拿的肉。百姓中正好有一個要到郡府陳報事情的人看到這一情況，便與黃霸講了此事。日後那廉吏回來拜見黃霸，黃霸迎上前慰勞他，說：「太辛苦了！在路上吃飯還被烏鴉搶走了肉。」廉吏大驚，以爲黃霸對他外出的起居情況都已知曉，所以對黃霸問及的調查結果便不敢有絲毫的隱瞞。郡中若有鰥寡孤獨的人死了沒錢安葬的，由鄉吏上書報知，黃霸都能爲他們分別妥善處理，告其某處有棵大樹可做棺槨之材，某亭有頭小猪可以做宰祭之用，鄉吏依令去取，果然都像黃霸所說的一樣。黃霸瞭解情況清晰明瞭到這樣的程

度，官吏民衆不知底細的人，都稱他是神明。奸盜也祇好轉移到其他的郡中，所以本郡的盜賊就逐漸的減少了。黃霸盡力施行教化，然後纔使用刑罰，注意成全維護下屬官吏。許縣縣丞年紀老了，耳朵也聾了，督郵報告黃霸想要辭退他，黃霸說：「許縣縣丞是廉潔的官吏，雖然上了年紀，但還能應付官場拜起送迎之類的例行公事，即使很聾，又有何妨呢？還是好好地幫助他，不要讓賢德的人失望。」有人請教他其中的緣故，黃霸道：「一再更換長吏，送舊迎新的費用，以及奸猾官吏乘機銷毀帳冊文書而盜竊財物，公家和私人的損失很大，所有的費用都得百姓供給，換上的新官又未必賢德，或者還不如他的前任，白白地反復加劇混亂。大凡治民的道理，主要是做得不要太過頭罷了。」自從漢朝興起，講到治理地方官吏民衆的，還是以黃霸為第一。

【原文】硃邑字仲卿。廬江^①舒^②人也。少時為舒桐鄉^③嗇夫^④。廉平不苛。以愛利^⑤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⑥。遷北海^⑦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⑧。為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⑨之。朝廷敬焉。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⑩鄉黨^⑪。家亡餘財。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⑫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

桐鄉西郭^⑬外。民果共爲邑起塚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注釋】①廬江：郡名。治舒（在今安徽廬江縣西南）。②舒：縣名。在今安徽廬江縣西南。

③桐鄉：古鄉名。今安徽桐城縣。④嗇夫：鄉嗇夫掌管本地訴論和賦稅之事。⑤愛利：此指愛民、利

民。⑥大司農丞：官名。大司農的屬吏。⑦北海：郡名。治營陵（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南）。⑧大司

農：官名。掌租稅錢穀鹽秩及國家財政收入。⑨器：器重。⑩九族：指本身及上之父、祖、曾祖、高

祖，下之子、孫、曾孫、玄孫。⑪鄉黨：泛指鄉里。⑫奉嘗：猶祭祀。奉，供奉。嘗，指秋祭。

⑬郭：外城。

【譯文】朱邑字仲卿，廬江郡舒縣人。他年輕時曾任舒縣桐鄉負責聽訟收賦稅的嗇夫一職，辦事清廉公正，不施苛政，以仁愛之心爲民謀利，未曾笞打欺辱過鄉人，關心愛護年邁老人和孤兒寡母，對他們多有恩惠，因此他所在地區的官吏民衆都很敬重喜愛他。後來他調任太守卒吏，又因被推舉爲賢良而被任用爲大司農丞，後又調任北海郡的太守，接著又因治理情況和品行出類拔萃而升任大司農。朱邑爲人淳厚，珍重故舊之情，然而又秉性正派，公事上不徇私情。因此天子器重他，朝廷官員也敬重他。朱邑身爲列卿，家中却十分節儉，所得俸祿和賞賜都與家鄉父老共用，自家却没有多餘的錢

財。當初朱邑病危之時，曾囑咐兒子說：「我原是桐鄉的小官，當地的人民愛護我，死後我也一定要埋葬在桐鄉。後代子孫祭祀我，不如桐鄉的父老鄉親。」待他死後，他的兒子便把他埋葬在桐鄉西城的外面，人民果然爲朱邑起墳墓立祠堂，每年按時祭祀，到今天也從未斷絕。

【原文】龔遂字少卿。山陽^①南平陽^②人也。以明經爲官。宣帝即位。不久。渤海^③左右郡歲饑。盜賊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④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⑤盜弄陛下之兵^⑥於潢池^⑦中耳。今欲使臣勝之^⑧邪。將安之^⑨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⑩。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⑪。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春夏不得不趨^⑫田畝。秋冬課^⑬收斂^⑭。益蓄果實菱^⑮芡^⑯。勞來^⑰循行^⑱。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上甚重之。以官壽卒^⑲。

【注釋】①山陽：郡名。治昌邑（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②南平陽：縣名。今山東鄒縣。③渤海：郡名。治浮陽（在今河北滄州市東南）。④御史：指御史大夫。⑤赤子：初生嬰兒，比喻純樸的人。⑥兵：武器。⑦潢池：可能是水上演兵之處。《漢書·循吏傳·龔遂》：「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後因以「潢池弄兵」謂叛亂、造反。⑧勝之：謂以武力鎮壓之。⑨安之：謂安撫之。⑩便宜從事：謂按客觀情況靈活處理。

⑪乘傳：所乘的驛車。⑫趨：向也。⑬課：核算。⑭收斂：收成。⑮菱：菱角。⑯芡：植物名。一名「雞頭」。種子稱「芡實」，可食，也可入藥。⑰勞來：勸勉。⑱循行：巡視各地。⑲以官壽卒：謂在官任上以壽終。龔遂七十餘歲為渤海太守，過數年為水衡都尉，又數年（前六十六年—前六十二年）卒，終年大約八十餘歲。

【譯文】龔遂，字少卿，是山陽郡南平陽縣人。因通曉經術而做了官，劉賀被廢黜後，宣帝即位。過了幾年，渤海附近郡縣鬧災荒，飢民紛紛起來造反，太守制服不了他們。宣帝想要選一位能够治理渤海的人，丞相和御史大夫推薦龔遂，認為可用，宣帝就任命他做渤海太守。那時龔遂已經七十多歲了，宣帝召見時，望見他形貌矮小，與自己聽到的不相符合，心裏有點看不起他，就問他說：「渤海郡法紀廢弛，饑民作亂，我非常擔憂。您準備用什麼辦法來平息郡中盜賊，好讓我放心？」龔遂回答說：「無非是因

爲渤海遠在海邊，沒有受過聖朝的教化，那兒的百姓飢寒交迫，而地方官吏又不加體恤，所以纔逼得皇上的子民盜了皇上的兵器在水塘中戲耍罷了，並不是有意存心叛亂啊！如今不知是要我去鎮壓他們呢，還是去安撫他們呢？」宣帝聽了龔遂的對答，非常高興，回答道：「選用賢良，本來就是爲了安撫百姓啊！」龔遂說：「我聽說治亂民就像理亂繩一樣，是急不來的啊。祇有從容和緩，然後纔能治理。我請求丞相和御史大夫暫且不要用一般法令條文約束我，讓我根據實際情況自行處置。」宣帝同意了，額外賞賜了黃金，派他赴任。龔遂眼看渤海地方風俗奢侈，喜歡工商業，輕視農耕，於是親自帶頭厲行節儉勸導百姓務農種桑，春夏兩季勸百姓到田野耕作，到了秋冬就督促他們收割，還讓家家戶戶多儲果實、菱角、芡實之類。由於龔遂的巡視勸勉，郡中都有積蓄，官吏和百姓都殷實富足，訴訟案件也沒有了。龔遂很受宣帝器重，在任上壽終。

酷吏傳

【原文】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①。老氏^②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③。法令滋章。盜賊多有^④。信^⑤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⑥清濁^⑦之原也。昔天下之罔^⑧嘗密矣。然奸軌^⑨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⑩。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⑪。非武健^⑫嚴酷。惡^⑬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⑭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⑮。下士聞道大笑之^⑯。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斫雕而爲樸^⑰。號爲罔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⑱。不至於奸。黎民艾安^⑲。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注釋】①孔子曰句：語出《論語·爲政篇》。導，勸導；齊，治理；免，指幸免於罪；無耻，沒有廉耻之心；德，道德；禮，禮教；有耻，知道廉耻；格，糾正。謂治國應舉德政，行仁義。②老氏：即老子，又稱老聃、李耳，我國春秋時期偉大哲學家和思想家，道家學派創始人。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③「上德不德」四句：語出《老子》第三十八章。不德，謂不拘泥形式的、自然的德行；下德，謂人爲的、有所固滯的、拘守於表面的德。④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見《老子》第五十七章。滋

章，滋生彰著；多有，指不斷地發生。⑤信：謂誠實不欺。⑥制治：猶言統治。治理政務。⑦清濁：清水與濁水。喻人事的優劣、善惡、高下等。⑧罔：繩索交叉編結而成的漁獵工具。喻法網。⑨奸軌：亦作「奸宄」。指違法作亂的事。⑩遁：躲避；回避。⑪吏治若救火揚沸：吏治，官吏的作風和治績。言官吏治理的作風就象救猛火和揚盛沸一樣，難以制止。⑫武健：勇武剛健。⑬惡：何也。⑭溺於職：猶失職，不盡職。⑮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語出《論語·顏淵篇》。聽訟，聽理訴訟，審案；使無訟，謂使訴訟完全消滅。⑯下士聞道大笑之：語出《老子》第四十一章。謂才德差的人不明白「道」的玄奧，所以笑之。⑰破觚而爲圓，斫雕而爲樸：觚，多角棱形的器物；圓，同「圓」，圓形；斫，用刀斧等砍或削；雕，泛指修飾。意謂治理國家去繁就簡，采用寬鬆的政策。⑱蒸蒸：興盛的樣子。⑲艾安：謂民生安定，宇內承平。艾，通「乂」。

【譯文】孔子說：「用政令來要求他們，用刑罰來懲治他們，人民祇是暫時免於罪過，却不會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來教導他們，用禮教來教化他們，人民不但會有廉耻之心，而且會因此而糾正自己的行爲。」老子說：「上德是合乎自然的，是真正的有德；下德是人爲營造的，其實是無德。法令繁多則巧詐滋生，所以盜賊曰漸增多。」這確實是至理名言啊！法令，是統治的工具，而并不是統治好壞的根源。從前天下法網曾經很嚴密，但盜賊却日益增多。到達極點時，造成了君臣、人民之間因害怕而互相躲

避，以致天下淪喪。那時候，官吏治理的作風就象救猛火、揚盛沸一樣，若不使用強硬嚴酷的办法，又怎麼能治理好國家讓人舒適呢？這是主張德政之人的失職啊！所以孔子說：「審理訴訟，我和別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訴訟的案件完全消滅纔好！」老子也說：「庸人不明大道，所以妄加耻笑。」這都不是假話啊。漢代興起後，破方成圓，去繁就簡，法網極為寬疏，號稱能漏過吞舟的大魚。但是吏治却蒸蒸日上，盜亂不興，民生安定，宇內承平。由此看來，吏治的關鍵并不在法律的嚴酷啊。

【原文】嚴延年①字次卿。東海下邳②人也。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③通藝④於政事。不能絕⑤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⑥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⑦。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⑧。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⑨親近吏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⑩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⑪府上。流血數裏。河南號曰屠伯⑫。令行禁止。郡中正清⑬。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⑭。到洛陽。適見報囚⑮。母大驚。便止都亭⑯。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⑰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⑱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⑲愚民。顧⑳乘㉑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

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②②}。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②③}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②④}。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②⑤}。東海莫不賢知其母^{②⑥}。

【注釋】①嚴延年：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五十八年。東海下邳（今江蘇邳州）人。彭祖兄。父爲丞相掾，少學法律於丞相府。昭帝時，爲侍御史。劾大將軍霍光擅廢立不道，爲朝廷所敬憚。後又彈劾大司農田延年，不實，坐法至死，逃亡。宣帝神爵中，遇赦出，隨許延壽征西羌，遷涿郡太守，繼爲河南太守。其治嚴酷，被稱爲「屠伯」。後爲人所告，以誹謗朝廷罪，被殺。②東海下邳：郡名，治邳縣（在今山東邳城西北）。下邳，縣名，在今江蘇邳縣西南。③子貢、冉有：孔子的兩個弟子，精通政務。④通藝：猶精通。⑤絕：超過。⑥鄉：鄉飲酒禮的略稱。鄭玄注：「鄉，謂飲酒也。」⑦泰甚：太甚，過甚。⑧獄文：判決獄訟的文書。⑨主簿：官名，漢代中央及郡縣官署多置之，主管文書，辦理事務。⑩奄忽：疾速，倏忽。⑪會論：會同判決罪犯死刑。⑫屠伯：猶屠夫。多以指酷吏或慣於屠殺生靈的人。⑬正清：正肅清明，不邪亂。⑭臘：祭名。古代稱祭百神爲「臘」，祭祖先爲「臘」；秦漢以後統稱「臘」。⑮報囚：判決囚犯。李賢注：「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⑯都亭：都邑中的傳舍。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置都亭。⑰頓首：磕頭，舊時禮節之一，以頭叩地即舉而不停留。⑱備：充任；充當。常用作謙詞。⑲全安：保全而使之平安。

②〇顧：却，反而。高誘注：「顧，反也。」②一乘：利用；憑藉。②二正臘：指冬至後第三個戌日舉行的祭祀。因是日為臘日，故稱。②三去女：離開你。女，通「汝」，你。②四昆弟宗人：昆弟，兄弟。宗人，同宗之人。②五果敗：指嚴延年為人以誹謗朝廷罪所告，被殺一事。②六賢知其母：稱其母賢智。知，同「智」。

【譯文】嚴延年，字逸卿，東海郡下邳縣人。嚴延年身材短小，精明強幹，辦事靈活快捷，即使是歷史上以精通政務著稱的子貢、冉有等人，也未必能勝過他。郡府的吏員忠誠奉公的，嚴延年就會像自家人一樣優待他們，親近他們并一心為他們著想。居官辦事，不顧個人得失，所以在他管轄的區域之內沒有什麼事情是他不知道的。然而嚴延年痛恨壞人壞事太過，被他傷害的人很多。他尤其擅長寫獄辭，又善於寫官府文書，想要誅殺的人，就親手寫成奏摺，連專門掌管文書的主簿，以及最接近他的屬吏，都無從得知。奏准判定一個人的死罪，迅速得就像神明一樣。到了冬天行刑時，他就命令所屬各縣把囚犯解送到郡上，集中在郡府統一處死，一時血流數里，所以河南郡人都稱他為「屠伯」。在他的轄區裏，有令則行，有禁則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當初，嚴延年的母親從東海郡來，打算與嚴延年一起行臘祭禮。剛到洛陽，正好碰上他在處決犯人。他母親很震驚，便住在道旁的亭舍，不肯進入郡府。嚴延年出城到亭舍去拜見母親，母親

關門不見。嚴延年在門外脫帽叩頭，過了好一陣，母親纔見他，因此斥責他說：「你幸當了一郡太守，治理方圓千里的地方，沒聽說你以仁愛之心教化百姓，以保全百姓使他們平安，反而利用刑罰大肆殺人，想以此來建立威信，難道身爲老百姓的父母官是該這樣行事的嗎？」嚴延年趕忙認錯，重重地叩頭謝罪。於是親自爲母親駕車，一同回郡府去。正臘的祭祀完畢後，母親對嚴延年說：「蒼天在上，明察秋毫，豈有亂殺人而不遭報應的？想不到我人老了還要親眼看著壯年的兒子身受刑戮！我走啦！離開你回到東邊的家鄉去，爲你準備好葬身之地。」於是母親就這樣走了。回到本郡，見著兄弟本家之人，又把以上所言對他們說了。過了一年多，嚴延年果然出事了。東海郡人沒有不稱頌嚴母賢明智慧的。

貨殖傳

【原文】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①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②也。

【注釋】①直道：正路。沿著直的道路走。比喻辦事公正。②大略：大概；大要。

【譯文】在上位的領導者要用倫理道德來引導民衆，用禮制來統一民衆的思想，所以民衆就會有廉耻感而且又有誠敬心，會重視仁義而輕視財利。這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著正確的道路前行（人人行事公正），不需要采用嚴酷的政治而能讓天下大治的治國方略。

【原文】秦楊以^①田農而甲一州。翁伯^②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③而隃侈。質氏^④以灑削而鼎食^⑤。濁氏以胃脯^⑥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⑦。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⑧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

僭之惡。又况掘塚^⑨搏掩^⑩。犯奸成富。曲叔。稽發。雍樂成之徒。猶夏齒列^⑪。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注釋】①以：憑藉。依靠。②翁伯：《史記》作「雍伯」。③醬：《史記》作「漿」。④質氏：《史記》作「邳氏」。⑤鼎食：列鼎而食。古代貴族飲食的排場。⑥胃脯：煮羊胃爲脯。⑦擊鐘：打鐘奏樂。形容生活奢華。⑧錮：意謂專取。⑨掘塚：掘墳盜墓。⑩搏掩：謂搶奪財物。或謂「搏」當作「博」，博掩，賭錢。⑪齒列：并列。指惡人與善良之人并列。

【譯文】秦楊憑藉擁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翁伯憑藉販賣油而成為縣邑的首富；張氏靠賣醬致富，生活奢侈，超越禮制；質氏靠磨刀發家，列鼎而食；蜀氏靠賣肉乾富家，侍從的車騎前呼後擁；張里憑藉醫馬而打鐘奏樂，生活奢華。他們的生活都超越了禮法的規定。但是他們通常還都是固守自己的事業，一點點地積累盈利，逐漸發家致富。至於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齊人刀閑，他們公然占有山川、銅鐵、魚鹽市場的收益，運籌謀劃，上同帝王爭利，對下專有平民的生業，他們都陷入了違法、奢侈、犯上的邪惡。更何況那些通過盜墓、賭博、搶劫、犯法奸詐而致富的人，如曲叔、稽發、雍樂成之流，他們依然和善良的人齊齒并列，不受懲罰，這是敗壞風俗，損傷教化，導致社會大亂的行徑啊。

游俠傳

【原文】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①。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②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

【注釋】①「天下有道」二句：見《論語·季氏篇》。此謂政權不下移。②侵官：越犯他人的職守。

【譯文】孔子說：「天下太平，國家的政權就不會下移到大夫的手中。」百官都能够遵法聽命，各司其職，為官失職會得到查處，侵犯他人職權會得到懲罰。這樣一來，全國上下的關係就能够通順，各種事情都能够得到治理。

【原文】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①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②。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為京兆吏^③數年。甚得名譽。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④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托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注釋】①父世醫：陳直曰：秦漢醫士，分齊秦兩派，齊派由陽慶傳倉公，樓護之父世業醫，蓋與倉公有關。②護誦醫經……句：陳直曰：今之《本草》，所述藥材產地，皆西漢郡縣之名，樓護所誦，當與今本同。古代書少，誦讀數十萬言，即比較一般人為多，東方朔上書自誇，亦僅四十四萬字。③京兆吏：京兆尹的屬吏。④呂姬：呂公之妻。

【譯文】樓護，字君卿，齊國人。家族世代為醫。樓護少年時跟隨父親在長安行醫，經常出入於權貴人家。樓護能够背誦醫經、本草、方術近十萬餘字，長者見到他沒有不器重他的，都對他說：「以你的才學，怎麼不去學習，以後做官呢？」於是，樓護就辭別父親，去學習經傳，後來擔任京兆尹的屬吏多年，很有名譽。當初，樓護有一個老朋友叫做呂公，呂公沒有子嗣，便在樓護家寄住。樓護與呂公、樓妻與呂公的老伴在一起吃飯。等到樓護免官居家後，樓護的妻子就很厭煩呂公在家裏吃住。樓護知道了這件事，便哭泣著責怪他的妻子說：「呂公因為故舊之情和孤苦窮老而寄住到我們家裏，從朋友的道義上來說我們應該奉養他們。」於是，他們夫妻倆就奉養呂公終身。

佞幸傳

〔原文〕石顯字君房。濟南^①人。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②。以選爲中尚書^③。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④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⑤中。前將軍蕭望之^⑥及光祿大夫周堪^⑦。宗正劉更生^⑧皆給事中^⑨。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⑩以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⑪。元帝不聽。由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⑫。不得復進用。

【注釋】①濟南：郡名，治東平陵（在今山東章丘西北）。②中黃門：宦官。③中尚書：官名，掌文書奏章。④詭辯：顛倒是非或似是而非的辯論。⑤初元：漢元帝年號，共五年（前四十八年—前四十四年）。⑥蕭望之：《群書治要》第十九卷節錄其傳。⑦周堪：和蕭望之同爲元帝的師傅。⑧劉更生：即劉向。⑨給事中：侍從皇帝左右。⑩建白：提出建議的報告。⑪古不近刑人：《禮》有「刑人不在君側」之說。⑫廢錮：罷官後，不再任用。

【譯文】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年輕時受過腐刑，後來擔任中黃門官職，又被選爲掌管文書章奏的中尚書。石顯爲人機靈聰明，深諳事理，能够揣摩到皇帝的心思，內心極其狡詐，常用顛倒是非的言論暗中打擊別人，一點小事就記恨於人，讓人受到嚴酷的刑法處置。初元年間，前將軍蕭望之和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都擔任給事中。蕭望之主管尚書之事，知道石顯是一個專權奸邪的小人，就向元帝陳述其意見說：「（傳遞章折奏書的）尚書是百官的根本，國家政權的關鍵，應該要讓公正通明的人擔任這一職務。過去，武帝日夜游宴於後宮，所以纔重用宦官，這是不符合古制的。應該罷免擔任中書之職的宦官，順應古代的禮制，不能讓受過腐刑的人在君王之側。」元帝沒有采納蕭望之的建議，因此蕭望之惹得石顯非常惱怒。後來，蕭望之等人都遭到石顯的迫害，蕭望之被逼自殺，周堪、劉更生被罷黜官職，不再任用。

【原文】初。顯聞衆人匈匈^①。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嫻^②己。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③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妒譖^④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注釋】①匈匈：擾攘不安貌。②冊：通「訕」，譏諷，誹謗。③貢禹：生於前一二七年，卒於前四十四年。字少翁，琅邪（今山東諸城）人，「以明經潔行著聞」。元帝即位後，深聞其賢，徵為諫大夫，後遷光祿大夫、長信少府、御史大夫等。④妒譖：讒害妒嫉。

【譯文】當初，石顯聽到衆人對他議論紛紛，說他殺了前將軍蕭望之。蕭望之是當世的大儒，在全國很有影響。石顯恐懼天下飽學之士都來譏諷自己，爲此而患了心病。這時，明瞭經典而且品行高潔的琅邪人貢禹擔任諫大夫，石顯趁機派人向貢禹問好，拉攏貢禹。石顯因此把貢禹推薦給皇帝，讓貢禹先後位列九卿，官至御史大夫，禮節非常完備。議論的人因此而稱頌石顯，認爲石顯並沒有讒害蕭望之。石顯就是如此的處心積慮。玩弄陰謀詭計，來解除自己的禍患，以取得皇帝的信任的。

【原文】元帝晚節①寢疾。定陶恭王②愛幸。顯擁祐③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爲長信④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罷。

【注釋】①晚節：猶言晚年。②定陶恭王：漢元帝次子。③擁祐：亦作「擁右」「擁佑」。④長信：宮名，太后所居。長信中太僕，掌太后車駕。

【譯文】元帝晚年卧病，當時元帝的次子定陶恭王很受寵愛，石顯擁護皇太子却非常積極有力。於是，元帝死後，成帝剛一即位，就把石顯調到長信宮作中太僕，官祿是中二千石。石顯失去依靠之後，失權不到幾個月，丞相御史就向皇帝列舉石顯以前的罪惡，他的黨羽牢梁、陳順都被免官。石顯和他的妻兒返回故鄉，一路上憂心難安，吃不下東西，就這樣病死在路上。之前通過巴結石顯而獲得官位的人，全都被罷免。

外戚傳

「原文」夏之興也以塗山^①。而桀^②之放也用末喜^③。殷之興也以有娥^④及有嬖。而紂之滅也嬖妲己^⑤。周之興也以姜嫄^⑥及太任^⑦。太姒^⑧。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厘降^⑨。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⑩。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末如命何。甚哉。妃匹^⑪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既歡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⑫矣。而不能要其終^⑬。豈非命也哉。孔子罕^⑭言命^⑮。蓋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注釋】①塗山：夏禹的妻子。也指古國名，相傳爲夏禹娶塗山女及會諸侯處。②桀：夏朝末代君主，相傳是個暴君。③末喜：也作妹喜，夏王桀的寵妃。桀寵妹喜，遂以亡夏。④有娥：契的母親是簡狄氏，又作簡易，因是有娥氏（今在山西永濟西）之女，又稱娥簡。相傳她隨本氏族的兩個姊妹偶然出行，在玄丘水中洗澡，有玄鳥（即燕子）飛來，生下一隻鳥卵，簡狄誤取鳥卵吞食，因有身孕而生下了契。契長大後，因幫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任爲司徒，掌管教化，封於商地，賜姓子氏。⑤妲己：商紂的寵妃。蘇氏女，姓己名妲。周武王滅商時被殺。⑥姜嫄：亦作「姜原」。周人始祖後稷之

母。帝嚳之妻。傳說她於郊野踐巨人足迹懷孕生稷。⑦太任：亦稱大任，周室三母之一，季歷（王季）之妻，姬昌（周文王）之母。《列女傳·母儀傳·周室三母》：大任（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大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能以胎教。洎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⑧太姒：周文王正妃，周武王姬發之母。⑨厘降：本謂堯女嫁舜事。《書·堯典》：「厘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孔傳：「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⑩兢兢：小心謹慎貌。⑪妃匹：配偶。指夫或妻。⑫成子姓：言生育子女。⑬要其終：意謂白首偕老。⑭罕：稀少。⑮孔子罕言命：《論語·子罕篇》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譯文】夏朝的興起是源於大禹娶了塗山氏爲妻，而夏桀遭到放逐則是由於寵愛末喜；殷代的興起離不開有娥氏和有娀氏，而商紂的滅亡則是由於寵信妲己；周朝的興起有賴於姜嫄、太任和太姒，而幽王被戎狄擒捉則是因爲與褒姒淫樂。因此《易經》從《乾》《坤》二卦爲起始（乾爲男，坤爲女），《詩經》以《關雎》爲首篇（說明夫婦是人倫之始），《尚書》贊美唐堯把兩個女兒嫁給虞舜，《春秋》諷刺魯隱公娶妻而不自迎娶。夫婦關係是五倫關係的根本。禮法中婚姻之事要格外謹慎而行。音律和諧，四時纔能和諧。陰陽的變化，是萬物成化的根本，又怎麼能够不慎重呢！人能够弘揚世

間的大道，對待天命却無可奈何。夫婦之間的感情是超過一切的，即使憑著君主的尊貴，也不能奪取臣子的所愛，憑著父親的尊貴，也不能奪取兒子的所愛。更何況低賤之輩呢！因為歡愛而結為夫妻之後，有的人却不能生兒育女，有的生養了兒女，却又不能一起白頭偕老，這些難道不正是天命嗎？孔子很少談論天命，大概是由於難以講述清楚。如果不是通達明瞭陰陽的變易，又怎麼能够知曉性命呢？

【原文】孝成^①班婕妤^②。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為婕妤。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③。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④。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鴻嘉三年。趙飛燕^⑤譖告許皇后^⑥。班婕妤挾媚道。祝詛^⑦後宮。詈^⑧及主上。許皇后坐廢。孝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

【注釋】①孝成：指漢成帝劉騫（公元前五十一年—公元前七年），西漢第九位皇帝，公元前

三十三年至公元前七年在位，死後謚號「孝成皇帝」。^②班婕妤（公元前四十八年—公元二年）：西漢女辭賦家，是中國文學史上以辭賦見長的女作家之一。漢族，祖籍樓煩（今山西朔縣寧武附近）人，是漢成帝的妃子，善詩賦，有美德。初為少使，立為婕妤。婕妤，古時宮中的女官名，是妃嬪的稱號。漢武帝時始置，位視上卿，秩比列侯。^③輦：古代用人拉著走的車子，後多指天子或王室坐的車子。^④樊姬：春秋楚莊王之姬。樊姬曾諫止楚莊王狩獵，使勤於政事，又激楚相虞丘子辭位而進賢相孫叔敖，楚莊王賴以稱霸。^⑤趙飛燕：漢成帝劉騫的第二任皇后，她妖冶冷豔，舞技絕妙，受成帝專寵近十年，貴傾後宮。^⑥許皇后：漢宣帝皇后許平君的侄女。漢元帝為了補償早年喪母之痛，將自己的表妹許配給皇太子劉騫為太子妃。公元前三三年元帝去世，太子劉騫繼位，是為漢成帝，許妃成為皇后。許皇后出身名門，色藝俱佳，猶擅文章，致使十數年間漢成帝專寵皇后，其他嬪妃難得臨幸。但其年長之後，色衰愛弛，所生子女又皆早夭，遂漸失寵。趙飛燕姐妹入宮後，許皇后地位更加不穩固。鴻嘉三年（公元前十八年）許皇后被廢，改居長定宮，世稱長定貴人。^⑦祝詛：祝告鬼神，使加禍於別人。^⑧詈：責罵。詈，音立。

【譯文】孝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在成帝剛剛即位的時候就被選入後宮。開始的時候是做少使，很快就深得成帝的寵愛，被封為婕妤。有一次，成帝在後宮游玩，曾經打算和班婕妤一同乘坐車子。班婕妤推辭說道：「臣妾觀察自古以來的圖畫，發現聖明的君主

身旁坐的都是有名的大臣，祇有夏商周三代時的亡國之君身邊纔會有寵幸的女子，現在陛下若是與我同乘一輛車，不就那些亡國的君主差不多了嗎？」成帝認為她說的很有道理，於是就作罷了。太后聽說了這件事後，高興地說道：「古時候楚國有一位樊姬，現在又有了班婕妤。」班婕妤誦讀《詩經》和《窈窕》《德象》《女師》等文章。每次被成帝召見或是上疏言事，都完全依照古禮而行事。鴻嘉三年，趙飛燕誣陷許皇后、班婕妤行婦人媚道，并且說她祝告鬼神，使之加禍於後宮。甚至謾罵皇上。許皇后得罪被廢，孝成帝審問班婕妤時，她回答說：「臣妾我聽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善良正直尚且還沒有能得到福分，做那些邪僻之事又想得到什麼呢？假如鬼神有知，就不會接受這種喪失為臣之禮的禱告；假如鬼神無知，那麼向它們禱告就不會有任何作用，所以我不做這種事情。」成帝認為她說的很有理，非常憐憫她，就賞賜給了她黃金一百斤。

【原文】贊曰。易著^①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②之興。由至微而體至尊。窮^③富貴而不以功。此固^④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

【注釋】

①著：顯現；顯揚。

②女寵：指帝王寵愛的女子。

③窮：達到極點。

④固：原本。

【譯文】（班固）評論說：《易經》在顯揚吉凶的規律時說明謙虛就會增益，盈滿就會虧缺的效驗，從天地鬼神以至到人道沒有不是如此的。受帝王寵愛的女子，她們的發迹可以由最卑下的地位一躍到最尊崇的地位，不需要立下任何功勞就能達到富貴的極點，這本來就是道家所畏懼的，是禍與福的根源啊。

群書治要卷二十一

後漢書（一）

【題解】《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由我國南朝宋時期歷史學家范曄編撰。記述了上起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二十五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〇年），共一九六年的史事。原祇有紀、傳兩部分，北宋時又把西晉司馬彪《續漢書》中的八志與之相配，成為今本。范曄以前，寫東漢史的人很多，如東漢劉珍等奉命官修《東觀漢記》、司馬彪撰《續漢書》等。范曄主要依據《東觀漢記》，綜合各家之長，成《後漢書》。他的書出來以後，其他各家就漸漸廢而不傳了。《後漢書》繼承了《史記》《漢書》的紀傳體例，但又有所創建：《後漢書》中没有「表」，又新增《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七種新的類傳，為後代史家仿效。唐劉知幾評論說：「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清人王鳴盛評曰：「范書貴義德、抑勢力、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鄭玄），褒黨錮則推崇李（膺）、杜（密）。宰相無多述，而特別逸民；公卿不見采，而特尊獨行。」這都是對《後漢書》恰當的評價。

本卷選錄了《後漢書》中本紀、皇后傳及其他人物傳中的部分內容。其中，本紀部分僅錄光武、孝明、孝章、孝和四帝事略，皇后傳中錄有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兩傳事略，其他人物傳則收錄了馮異、岑彭、臧宮、祭遵、馬武、馬援、卓茂、魯恭等功臣良吏的嘉言懿行。

【作者簡介】范曄（公元三九八年—公元四四五年），字蔚宗，南朝宋順陽（今河南淅川東）人。他從小好學，天資聰慧，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經史、善寫文章而負盛名。劉裕代晉稱帝后，范曄應召到劉裕之子彭城王劉義康的府下為冠軍參軍，後又隨府轉為右軍參軍。此後十餘年，他先後擔任過尚書外兵郎、荊州別駕從事史、秘書監、新蔡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等多種職務。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范曄被左遷為宣城太守，不得志，於是開始撰寫《後漢書》。元嘉二十二年（公元四四五）年，因參與彭城王謀反，被處死刑。此時已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但原計劃作的十志，未及完成。

司馬彪（？—公元三〇六年），字紹統，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人，西晉高陽王司馬睦長子，史學家、文學家。從小好學，博覽群籍。鑒於漢氏中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遂「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

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范曄《後漢書》出，《續漢書》漸被淘汰，惟有八志因爲補入范書而保留下來。

本紀

【原文】世祖光武皇帝^①諱秀^②字文叔。南陽^③人。高祖^④九世孫也。更始^⑤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⑥事。北渡河。鎮慰^⑦州郡。進至邯鄲^⑧。故趙繆王子林^⑨以卜者王郎^⑩爲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⑪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⑫謗毀者數千章。世祖爲不省^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⑭自安。

【注釋】①世祖光武皇帝：劉秀（公元前六年—五七年二月），字文叔，西漢末年南陽郡人，出生於西漢南頓縣，漢高祖九世孫。公元二十五年—五七年在位，共三十三年。葬於原陵，廟號世祖，謚號光武（謚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史稱漢光武帝。李賢注：「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興，故廟稱世祖。」②諱秀：諱名，對皇帝尊長避免稱其名，表示尊敬的心意。③南陽：郡名。秦置。包括河南省舊南陽府和湖北省舊襄陽府。④高祖：即漢高祖劉邦。⑤更始：地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九月，王莽被赤眉軍殺，新朝滅亡。同年二月綠林軍擁立劉玄爲帝，年號更始，仍然稱漢。更始三年（公元二十五年）九月，赤眉軍攻入長安，劉玄逃走，該政權滅亡。十月，投降赤眉，將璽綬送給赤眉擁立的皇帝劉盆子。同年六月，劉秀稱帝，國號漢，是爲東漢，年號建武。⑥大司馬：官名，東漢初時與司徒、司空并稱三公，兼握政務與軍事重權的高官。⑦鎮慰：安撫慰問。⑧邯

鄆：李賢注：「縣名，屬趙國，今洺州縣也。」東漢時屬冀州魏郡（今河北省邯鄲市地區）。⑨趙繆王子林：趙繆王，謚曰「繆」。《後漢書集解》：繆王，景帝七代孫，名元。子林，趙繆王的兒子劉林。東觀記曰：「林」作「臨」字。⑩卜者王郎：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二十四年，一作「王昌」，新莽末邯鄲人。本以卜相爲業，後自稱爲漢成帝之子劉子輿，被西漢宗室劉林和大豪李育等立爲漢帝，都邯鄲。不久，世祖破邯鄲，敗死。⑪拔：攻取；攻伐。⑫交關：勾結；串通。東觀記曰：「得吏民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漢律曰：『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胡三省曰：「關。通也。」王幼學曰：「交結關通也。」⑬省：泛指觀看；閱覽。⑭反側子：懷有二心的人。李賢注：「反側，不安也。」

【譯文】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南陽人，是漢高祖第九代孫。更始元年（公元前三二年二月），更始帝劉玄派遣劉秀行使大司馬的職權，向北渡過黃河，安撫慰問州郡的百姓，進軍到了邯鄲。原西漢趙繆王之子劉林，擁戴一個卜卦相士王郎（自稱漢成帝之子）稱帝，建都於邯鄲。更始二年，劉秀進軍包圍邯鄲，攻克該城，殺死了王郎，收繳其公文書信，得到官員民衆與王郎勾結串通并有誹謗之語的信件上千封。世祖根本不看，會集將士們，當衆燒毀了書信，說：「讓那些參與做這些事而心裏不安的人放心吧。」

【原文】更始立世祖爲蕭^①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②。悉破降之。封其渠帥^③爲列侯^④。降者猶^⑤不自安。世祖敕令^⑥各歸營勒兵^⑦。乃自乘輕騎^⑧案行^⑨部陳^⑩。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⑪。安得不投死^⑫乎。由是皆服。

【注釋】①蕭：李賢注：「蕭，縣，屬沛郡，今徐州縣也。」②銅馬、高湖、重連：起義軍別號。③渠帥：首領。舊時稱各地武裝的首領或部落酋長。④列侯：列侯即徹侯也。爵位名。⑤猶：副詞，還，仍。⑥敕令：誡令；命令。⑦勒兵：治軍，操練或指揮軍隊。⑧輕騎：單騎，輕裝。⑨案行：巡視。⑩部陳：亦作「部陣」，軍伍行陣。⑪推赤心置人腹中：謂以至誠待人，後成語「推心置腹」源於此。赤心，赤誠的心，丹心。⑫投死：猶效死。

【譯文】更始帝封劉秀爲蕭王。劉秀攻打銅馬、高湖、重連等起義軍，全都攻破并使他們歸降，封他們的首領爲列侯。那些投降的人心中仍然不安，世祖便令他們各自回營操練隊伍，於是自己輕裝單騎，到降兵營中巡視軍伍行陣。降者見此互相說道：「蕭王以赤誠的心對待我們，我們怎能不以死相報呢？」從此大家都對世祖心悅誠服。

【原文】即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①丁恭^②等議

曰。古帝王封諸侯^③不過百里。强幹弱枝^④。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⑤。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⑥。未嘗聞封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⑦即授印綬^⑧。

【注釋】①博士：專掌經學傳授的學官。②丁恭：生卒不詳，字子然，山陽東緡（今山東金鄉縣東）人，光武帝建武初年，爲課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年遷少府，後拜侍中祭酒、騎都尉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帝左右，以備諮訪。其爲學，以儒家經典爲主，尤重《公羊春秋》。時稱大儒，卒於任上。③諸侯：古代中央政權所分封的各國國君的統稱。周代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漢朝分王、侯二等。④强幹弱枝：强化樹幹，削弱枝葉。比喻削減地方勢力，加强中央權力。《後漢書集解》惠棟曰：「春秋緯漢含孳曰：『强幹弱流天之道。』尚書大傳曰：『强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⑤法制：法令制度。⑥無道：不行正道；作壞事。多指暴君或權貴者的惡行。⑦謁者：官名，春秋戰國時國君左右掌傳達等事的近侍。秦、漢屬郎中令（漢改光祿勳）。⑧印綬：印信和繫印信的絲帶。藉指官爵。

【譯文】世祖即位，功臣都被封爲列侯，封給大諸侯國四縣之地，其餘大小各有不等。博士丁恭等人提議說：「古時帝王分封諸侯土地，方圓不過百里，實行削減地方勢

力，加強中央權力的政策，因此天下纔易於治理。現在封給諸將四縣之地，是不符合法令制度的。」光武帝說：「古代滅亡的國家，都是因為君王不行正道，從未聽說給功臣封地多而導致滅亡的。」於是派遣謁者立即給功臣頒發了印綬。

【原文】建武^①十三年。詔曰。往年已敕^②郡國。异味^③不得有所獻御^④。今猶未止。非徒^⑤有豫養^⑥導擇^⑦之勞。至乃^⑧煩擾道上。疲費過所^⑨。其令大官^⑩勿復受。明敕宣下^⑪。若遠方口實^⑫可以薦^⑬宗廟^⑭。自如舊制。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⑮。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注釋】①建武：光武帝劉秀的第一個年號，公元二十五年—五十六年，共計三十二年。②敕：古時自上告下之詞。漢時凡尊長告誡後輩或下屬皆稱敕。③异味：异常的美味。④獻御：指進獻食物給皇上。⑤非徒：不但；不僅。⑥豫養：先行養育或預先教養。李賢注：「豫養謂未至獻時豫前養之。」⑦導擇：精選稻米。李賢注：「導亦擇也。」⑧至乃：連詞，提出突出事例，表示達到某種程度。猶言甚至，竟至。⑨疲費過所：疲費，謂折騰浪費。過所，古代過關津時所用的憑證，猶近代的通行證。《周禮·地官·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漢鄭玄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⑩大官：古「大」同「太」，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的官員。⑪宣下：向下級宣布詔令。⑫口實：指

食物。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也。」^⑬薦：進獻；祭獻。^⑭宗廟：古代帝王、諸侯祭祀祖宗的廟宇。^⑮調役：調，徵調，徵發。役，徭役。李賢注：「調謂發也。」

【譯文】建武十三年，光武帝頒發詔書說：「往年已敕命各郡國，不准向皇上進獻奇珍异味，而到現在還未停止。這樣做並不僅僅因為進獻前有提前飼養、精挑細選之勞，甚至運送還會騷擾沿途百姓，並且勞民費時，每過一關口都要提供憑證方可入內，所以命令太官不要再接受。明確告誡下面，若有遠方進獻的食物，可用來宗廟祭祀，自應遵從前朝舊制辦理。」當時戰爭停息，天下安定，很少有戰事。公事文書及賦稅徭役都從簡從輕，甚至僅是過去的十分之一。

【原文】十七年。幸^①章陵^②。修園廟^③祠舊宅^④觀田廬^⑤。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⑥諸母^⑦因酣悅^⑧相與語曰。文叔^⑨少時謹信^⑩。與人不款曲^⑪。唯直柔^⑫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⑬行之。

【注釋】^①幸：帝王親臨。^②章陵：指章陵縣，光武帝故里，光武當皇帝後曾五次祭祖、省親、修整墓園、巡視田園農舍、設宴招待親友鄉人。^③園廟：帝王墓地所建的宗廟。^④舊宅：指先人的塋

墓。⑤田廬：田地和房屋。⑥宗室：同一祖宗的貴族，即國君或皇帝的宗族。中國又稱皇族、帝宗、天潢。⑦諸母：稱與父親同輩或年齡相近的婦女。⑧酣悅：暢快喜悅。酣，謂飲酒盡興；半醉。悅，歡樂，喜悅。⑨文叔：劉秀字文叔。⑩謹信：恭謹誠信。⑪款曲：殷勤酬應。⑫直柔：坦率溫和。⑬柔道：多指溫和安撫的治術或謀略。

【譯文】建武十七年，光武帝親臨家鄉章陵縣，修繕宗廟，祭祀先人之墓，巡視田園農舍、設宴招待親友鄉人，頒發賞賜。當時宗室中的女性長輩，因酒喝得高興而互相感嘆道：「文叔小時候恭敬守信，跟人交往不會殷勤應酬，祇是坦率溫和，如今當了皇帝還能像過去一樣！」光武帝聽了大笑說：「我治理天下也想使用溫和安撫的方針啊！」

【原文】二十一年。鄯善王①、車師王②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③。帝以中國初定④。未遑⑤外事。乃還其侍子⑥。厚加賞賜。

【注釋】①鄯善王：鄯，音善。西域古樓蘭國國王，國都扞泥城（今中國新疆若羌附近）。②車師王：西域城郭國國王，西域城郭國屬都護。③都護：古代官名，設在邊疆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④初定：謂國家方始平定。⑤未遑：沒有時間顧及；來不及。⑥侍子：古代屬國之王或諸侯遣子入朝陪侍

天子，學習文化，所遣之子稱侍子。

【譯文】建武二十一年，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派遣兒子入朝陪侍天子，並請求設置都護官監護西域。光武帝因中原剛剛平定，無暇顧及境外的事務，於是就送還他們的兒子，並給予優厚賞賜。

【原文】中元^①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②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③。自隴^④、蜀^⑤平後。非倣急^⑥未嘗復言軍旅^⑦。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⑧。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⑨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⑩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⑪之明。而失黃、老^⑫養生之福^⑬。願頤養^⑭精神。優游^⑮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⑯大業^⑰。兢兢^⑱如不及。故能明慎^⑲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⑳弓矢^㉑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㉒。斯亦止戈之武^㉓焉。

【注釋】①中元：光武帝劉秀的第二個年號，公元五十六年—五十七年。②孝文皇帝：漢文帝劉

恒，西漢第三位皇帝，以節儉著稱。③息肩：讓肩頭得到休息。比喻卸載責任或免除勞乏，謂休養生息。④隴：古地名，在今中國甘肅省。⑤蜀：古族名、國名。分布在今四川西部。⑥倣急：緊急（事件）。一般指軍情。倣，音井。⑦軍旅：軍事。⑧昔衛靈公問陳：衛靈公，姬姓，衛氏，名元，春秋時期衛國第二十八代國君。陳，同「陣」，軍隊作戰時，布列的陣勢。⑨日晏：天色已晚。⑩夜分：夜半。李賢注：「分猶半也」。⑪禹湯：夏禹和商湯。為賢明君主的典範。⑫黃、老：黃帝和老子的并稱，後世道家奉為始祖。⑬福：福氣。⑭頤養：保養。⑮優游：生活得十分閑適，悠閑自得。⑯濟：成功；成就。⑰大業：謂帝業。⑱兢兢：小心謹慎貌。⑲明慎：明察審慎。⑳戢：收斂，收藏。㉑弓矢：弓箭。㉒方古：與古代相媲美。㉓止戈之武：「武」字是「止戈」兩字合成的，所以要能止戰，纔是真的成功。後也指不用武力而使對方屈服，纔是真正的成功。左傳曰：「於文，止戈為武也。」

【譯文】中元二年，光武帝駕崩，遺詔說：「我沒為天下百姓做什麼事，死後喪事按照孝文皇帝那樣，務求節儉。」當初，光武帝在軍中時間很長，厭惡戰事征伐，并且深知天下百姓困頓貧耗，無不希望卸下重擔，休養生息。自從隴、蜀平定之後，如不是緊急事件，就不再談論軍事。皇太子曾經問起攻戰的事情，光武帝說：「過去衛靈公向孔子問作戰的陣法，孔子不予回答。這也不是你該問及的事。」光武帝每天很早臨朝聽政，天色很晚纔退朝。經常帶領公卿、郎官、將領們講學經論、研討治國之道，深夜纔

休息。皇太子看到光武帝勤苦勞累從不懈怠，就趁閒暇時進諫說：「陛下具有夏禹、商湯的賢明，却有失黃帝、老子一樣養生的福氣，希望您能保養精神，悠閑自安。」光武帝說：「我自以此為樂，並不感到疲倦啊。」光武帝雖然成就了帝業，但仍小心謹慎唯恐有失。所以能明察為政要領，全面掌握朝政大權，審時度力，言行、舉止沒有過失。他謝退武功之臣而任用文職官吏，收藏起弓箭武器，放牛馬回歸民間，雖然治國之道還未能和古代相媲美，但也算是古人所稱頌的「止戈之武」吧。

【原文】孝明皇帝^①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②二年春。宗祀^③光武皇帝於明堂^④。禮畢。登靈臺^⑤。詔曰。朕以暗陋^⑥奉承大業。親執珪璧^⑦。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⑧。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⑨。起靈臺^⑩。恢弘^⑪大道。被之八極^⑫。而胤子^⑬無成、康^⑭之質。群臣無呂、旦^⑮之謀。盥洗^⑯進爵^⑰。蹶蹶^⑱惟慚。其令天下自殊死^⑲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⑳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㉑。詔曰。三老^㉒李躬^㉓。年耆^㉔學明。五更^㉕桓榮^㉖。授朕尚書^㉗。詩^㉘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㉙。食邑^㉚五千戶。三老五更^㉛。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㉜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㉝耆耄^㉞。恤幼孤。惠鰥寡^㉟。稱朕意焉。

【注釋】①孝明皇帝：即劉莊（公元二十八年—七十五年），字子麗，漢光武帝第四子，母光烈陰皇后陰麗華。史稱漢明帝，死後謚號「孝明皇帝」。②永平：孝明皇帝年號永平（公元五八年—七五年）。③宗祀：謂對祖宗的祭祀。④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會、祭祀、慶賞、選士、養老、教學等大典，都在此舉行。⑤靈臺：古時帝王觀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建築。《晉書·天文志上》：「明堂西三星曰靈臺；觀臺也，主觀雲物、察福瑞、候灾變也。」⑥暗陋：愚昧鄙陋。⑦珪璧：古代祭祀朝聘等所用的玉器。古為瑞信之物。⑧撥亂反正：治理混亂的局面，使恢復正常。⑨辟雍：亦作「辟雍」，辟，通「璧」。本為西周天子所設大學，校址圓形，圍以水池，前門外有便橋。東漢以後，歷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為太學之預備學校（亦稱「外學」）外，均為行鄉飲、大射或祭祀之禮的地方。⑩靈臺：學宮。⑪恢弘：亦作「恢宏」或「恢閎」，發揚；擴大。⑫八極：八方極遠之地。⑬胤子：胤，音印。後代，子嗣，嗣子。⑭成、康：周成王與周康王的并稱。⑮呂、旦：呂，指呂尚，即姜子牙。旦，即周公，周文王姬昌第四子。⑯盥洗：盥，音貫。洗手洗爵。古代儀禮形式之一，用水使手及酒器潔淨，以示恭敬。鄭玄注：「盥手又洗爵，致潔敬也。」⑰進爵：猶敬酒。爵，酒器。⑱踧踖：音促急。恭敬而不安的樣子。鄭玄注：「論語云：『踧踖，敬恭貌。』」⑲殊死：指殊死刑（斬首的死刑）。⑳赦除：猶赦免。㉑養老禮：古代對年高德劭的長者按時餉以酒食而敬禮之禮節。㉒三老：指國三老，多以致仕三公任之。㉓李躬：人名。《後漢書集解》惠棟曰：「躬常山人見。」東觀記胡注：「桓榮傳及袁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棟案不言李躬者省文也。』」㉔年

耆：耆，音其。年老。古代年六十曰耆。^{②5}五更：古代鄉官名。用以安置年老致仕的官員。^{②6}桓榮：字春卿。生於西漢成帝陽朔鴻嘉年間。譙國龍亢（今安徽省懷遠縣西龍亢鎮北）人。東漢經學大師。明帝時，對桓榮倍加敬重，尊以師禮，拜為五更，旋封其為關內侯。桓榮八十餘歲卒，明帝賜葬於洛陽城外首山之陽，親自為其送葬。^{②7}尚書：又稱《書》《書經》，為一部多體載文獻彙編，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②8}詩：指《詩經》。^{②9}關內侯：爵位名。秦漢時置，為二十等級之第十九級，位於徹（列）侯之次。有其號，無國邑。^{③0}食邑：指古代君主賜予臣下作為世祿的封地。^{③1}三老五更：古代設三老五更之位，天子以父兄之禮養之。《禮記·文王世子》：「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鄭玄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廱。」顏師古注引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③2}厥：代詞，其，表示領屬關係。^{③3}存：慰問，撫恤。^{③4}耆耄：指老人。《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耄。耄，音蝶。^{③5}鰥寡：老而無妻或無夫的人。引申指老弱孤苦者。鰥，音官，無妻或喪妻的男人，鰥夫。寡，指喪失配偶。

【譯文】孝明皇帝，名莊，是光武帝第四個兒子。永平二年春，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祭禮結束，登上靈臺，頒詔說：「朕以愚昧淺陋，繼承帝業，親自執掌珪璧，敬祭

天地之神。敬思先帝受天命中興漢室，撥亂反正，以求天下安寧。封禪泰山，修建宗廟明堂，設立大學，築造學宮，弘揚正理大道，惠及八方極遠之地。而我雖即位却没有周成王、周康王那樣的資質，群臣没有吕尚、周公那樣的謀略。净手洗爵，進奉醇酒，恭敬之餘自感慚愧。詔令天下自犯死罪以下的，包括謀反、大逆不道之人，都予以赦免。」冬天，孝明皇帝駕臨辟雍，初次舉行養老禮。頒詔說：「三老之一的李躬，年過六旬、學問精深。任五更的桓榮，教授朕學習《尚書》。《詩經》說：『没有施恩不報的。』賜予桓榮關内侯爵位，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都為二千石的俸禄奉養終生；賜給天下的三老每人酒一石，肉四十斤。有關官員們要慰問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體恤幼童孤兒，善待鰥寡孤獨之人，這樣纔合乎朕的心意啊！」

【原文】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①言聖。而間者^②章奏頗多浮辭^③。自今若有過稱虛譽^④。尚書^⑤皆宜抑而勿省。示不為諂子^⑥嗤^⑦也。

【注釋】①上事：向朝廷上書言事。②間者：近來。③浮辭：虛浮不實的話。④虛譽：不實的贊揚。

⑤尚書：官名。始置於戰國時，或稱掌書，尚即執掌之義。東漢時正式成為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官員。⑥諂子：逢迎拍馬的人。⑦嗤：音吃，通「蚩」，欺侮。

【譯文】永平六年，孝明皇帝頒布詔書說：「先帝曾下詔書，禁止臣民上書稱頌帝王，而近來所上的奏章仍有不少浮誇言辭。從現在起，如果今後還有虛誇溢美的奏章，尚書都應該加以制止，不要閱覽，以示不被諂媚之人所欺騙。」

【原文】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①大業。而下貽^②民怨。上動三光^③。日蝕之變^④。其灾尤大。永思厥咎^⑤。在予一人。群司^⑥勉修職事。極言^⑦無諱^⑧。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⑨。乃以所上班示^⑩百官。詔曰。群寮^⑪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⑫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⑬治室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⑭。永覽^⑮前戒。竦然兢懼^⑯。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注釋】①奉承：繼承。②貽：遺留；致使。③三光：日、月、星。④日蝕之變：日蝕又稱日食，日面被月面遮掩而變暗甚至完全消失的現象。⑤永思厥咎：永思，長思；長念。厥，代詞，其。咎，罪過，過失。⑥群司：百官。⑦極言：竭力陳說。⑧無諱：不要有所忌諱。⑨引咎：歸過失於自己。⑩班示：猶頒示，謂頒布出來，使人知道。⑪寮：官吏，官員。後多作「僚」。⑫黠：狡猾。⑬繕：修補，整治。⑭過差：過分；失度。⑮永覽：永，永久，永遠。覽，觀看；考察。⑯竦然兢懼：竦然，驚懼貌。兢懼，戒慎恐懼，惶恐。

【譯文】永平八年，發生日食，皇帝下詔自省道：「朕因沒有德行，繼承了帝業，而對下使人民生怨，對上擾動日月星三光。日食异象，預示著其災禍很大。長思這個嚴重的罪過，其責任在朕一人。群臣應盡忠職守，直言規勸不要有所隱諱。」於是，凡在職的官吏都上書各自陳述政務的得失。明帝看過奏章後深深自責，就把所上奏章展示給百官看。并下詔書說：「群臣所言之事，都是朕的過失。百姓蒙冤而不能申訴，官吏狡詐未能制止，輕率動用民力，修補宮殿房舍，出入沒有節制規律，喜怒失度無常。永察前朝的教訓，就會戒慎恐懼。唯恐我這淺薄的德行，久而久之會使自己懈怠懶惰啊！」

【原文】十二年。詔曰。昔曾閔^①奉親。竭歡致養^②。仲尼葬子。有棺無槨^③。喪貴致哀。禮存寧儉^④。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⑤。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⑥無糟糠^⑦。而牲牢^⑧兼於一奠。糜^⑨破積世^⑩之業。以供終朝^⑪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⑫之意哉。又車服過制。恣^⑬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⑭者衆。有司^⑮其申明科禁^⑯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注釋】①曾、閔：曾參、閔子騫。李賢注：「曾參字子與，閔損字子騫，并孔子弟子，皆有孝行也」。②致養：奉養親老。③槨：音果，古代葬時套於棺外之木器，俗稱套棺。④寧儉：寧可儉約。⑤擔

石：一擔一石之糧。比喻微小。⑥伏臘：古代兩種祭祀的名稱。「伏」在夏季伏日，「臘」音辣，在農曆十二月。指伏祭和臘祭之日，或泛指節日。⑦糟糠：糟糠是指酒糟、米糠等粗劣食物，舊時窮人用來充飢的食物。⑧牲牢：猶牲畜。古代特指供宴饗祭祀用的牛、羊、猪。⑨糜：音迷，浪費。⑩積世：累代，世代。⑪終朝：早晨。⑫祖考：祖先。⑬恣：放縱；無拘束。⑭浮食：多謂不事耕作而食。⑮有司：官吏。古代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故稱。⑯科禁：戒律；禁令。

【譯文】永平十二年，皇上頒詔曰：「昔日曾參和閔子騫，竭力奉養父母，使其歡心；仲尼埋葬兒子孔鯉，有內棺而無外槨。辦喪事貴在心存哀思，禮儀寧可省儉。現在老百姓辦理喪事都競相奢侈比闊。活著的人連一擔一石的糧食都沒有，却把財力全用在喪葬上。伏祭和臘祭等祭日連糟糠都吃不上，却把牲畜全用於祭奠。浪費世代積蓄的家業，來供應一個早晨的費用，子孫們受飢受寒，最終怕是要斃命在這件事上。這難道是祖先們的本意嗎？再說喪葬的車與禮服，都超過了禮制，恣意放縱，祇圖耳目外觀的體面，田地荒蕪不去耕種，不勞而獲的人日益增多。有關官吏應申明適合現狀的禁令，並把它向各郡國宣布貫徹。」

【原文】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①。藏主②於光烈皇后③更衣別室④。帝

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⑤爲子求郎^⑥。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⑦。出宰^⑧百里。有有作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⑨。戶口^⑩滋殖^⑪焉。

【注釋】①寢廟：古代宗廟的正殿稱廟，後殿稱寢，合稱寢廟。②藏主：藏，收藏，儲藏。主，舊時爲死者立的牌位。禮「藏主於廟」，既不起寢廟，故藏於后之易衣別室。③光烈皇后：即光武帝劉秀的第二任皇后陰麗華，明帝之母。謚號「光烈」，故稱其爲「光烈皇后」。④別室：正室以外的房間。⑤館陶公主：李賢注：「光武女」。因封邑而得名。⑥郎：官名。帝王侍從官的通稱。⑦列宿：衆星宿。特指二十八宿。李賢註：《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⑧出宰：由京官外出任縣官。⑨肅服：肅然服從。有安定之意。⑩戶口：住戶和人口的總稱。計家爲戶，計人爲口。⑪滋殖：增加；增長，增生。

【譯文】永平十八年，明帝駕崩，遺詔：「不要建造寢宮廟宇，將我的牌位放在母親光烈皇后的更衣側室。」明帝遵照奉行建武時期的制度，凡事沒有違背的。後宮的家屬，不得封侯參與政治。館陶公主曾經爲兒子請封爲郎官，明帝沒有允許，祇是賜其錢千萬。并告知群臣說：「郎官與上天列宿相對應，外出爲官就要管轄百里的地方，如果

用人不當，老百姓就要受其災殃，因此我沒有准許公主的請求。」所以當時的官吏都各稱其職，老百姓安居樂業，遠近的民衆肅然敬服，住戶及人口大量增加！

【原文】論曰。明帝善刑理^①。法令分明。日晏^②坐朝。幽枉^③必達。外內無幸曲^④之私。在上無矜大^⑤之色。斷獄^⑥得情。號居前世十二^⑦。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注釋】①刑理：刑法；法律。②日晏：天色已晚。③幽枉：猶冤屈。④幸曲：寵幸偏袒。⑤矜大：驕矜尊大。⑥斷獄：審理和判決案件。⑦十二：十分之二。李賢注：「十斷其二，言少刑也。」

【譯文】史官論贊說：明帝精通刑法政務，法令分明。天色很晚還坐朝理政，有冤屈之事必能通曉。朝廷內外沒有寵幸偏袒的私行，身居上位沒有驕矜尊大的情形。審理和斷案合情合理，受刑的人僅僅是前代十分之二。所以後代向君王進諫言事之人，沒有不尊崇建武、永平之政的。

【原文】孝章皇帝^①諱炟。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②。顯宗^③器重之。建

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④慄慄^⑤。不敢荒寧^⑥。而灾异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⑦。俗吏^⑧傷民。官職耗亂^⑨。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⑩、季氏^⑪之家臣。子游^⑫、武城^⑬之小宰^⑭。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⑮。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⑯守相^⑰。不明真僞。茂才^⑱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⑲貢士^⑳。或起剛畝^㉑。不繫^㉒閥閱^㉓。敷奏^㉔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治有异迹。文質斌斌^㉕。朕甚嘉之。其令太傅^㉖、三公^㉗、中二千石^㉘、二千石、郡國^㉙守相。舉賢良方正^㉚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注釋】①孝章皇帝：名烜，明帝第五子，公元七十五年至八十八年在位。謚號孝章，享年三十三歲。年號有建初、元和、章和。②儒術：儒家的原則、學說、思想。③顯宗：漢明帝劉莊。④夙夜：朝夕，日夜。⑤慄慄：畏懼貌。⑥荒寧：荒廢懈怠，貪圖安逸。荒，縱欲迷亂；逸樂過度。寧，安寧。孔安國注：尚書曰：「不敢荒怠自安寧。」⑦乖實：名不副實；失實。⑧俗吏：才智凡庸的官吏。⑨耗亂：昏亂。⑩仲弓：春秋魯國人，冉氏，名雍，字仲弓，也稱子弓。孔子的學生，以德行著稱。曾任季氏宰。⑪季氏：季桓子，即季孫斯，春秋時魯國卿大夫。⑫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亦稱「言游」「叔氏」，春秋末吳國人，與子夏、子張齊名，孔夫子的弟子，「孔門十哲」之一。曾

爲武城宰。^⑬武城：指武城縣；位於山東省西北邊陲，魯西北平原。現隸屬山東省德州市。^⑭小宰：邑宰，縣邑的長官。^⑮得人：謂得到德才兼備的人。亦謂用人得當。《論語·雍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⑯刺史：官名。西漢武帝時，分全國爲十三部（州），每部置刺史一人，以六條職權巡察所屬郡縣。^⑰守相：郡守和諸侯王之相。^⑱茂才：又作茂材，是漢代的另一種察舉常科，西漢時原作秀才，到東漢時，因避漢光武帝名諱，改秀爲茂。^⑲舉人：推舉，選拔人才。亦指所舉之人。^⑳貢士：舊指地方向朝廷薦舉人才。^㉑剛畝：音犬母，本指田野，此引申指民間。剛同畝。^㉒繫：涉及；關係。^㉓閥閱：泛指門第、家世。^㉔敷奏：陳奏，向君上報告。李賢注：「敷，陳；奏，進也。令各陳進其言，則知其能否也。尚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則政之類。」^㉕文質斌斌：亦作「文質彬彬」，文華質樸配合得宜，既有文彩，又很樸實。^㉖太傅：官名。三公之一。周代始置，輔弼天子治理天下。^㉗三公：西漢末至東漢初，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至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又置太尉，以太僕趙熹爲之，而與司徒、司空爲三公。^㉘中二千石：漢代官吏秩祿等級，中是滿的意思，中二千石即俸祿實得二千石。^㉙郡國：郡和國的並稱。漢初，兼采封建及郡縣之制，分天下爲郡與國。郡直屬中央，國分封諸王、侯，分別稱爲王國、侯國。^㉚賢良方正：漢代選拔統治人才的科目之一。

【譯文】孝章皇帝，名炆，是明帝的第五個兒子。少年時待人寬容，喜好儒家學說，

明帝很器重他。建初元年，頒詔說：「朕沒有德行，繼承帝業，日夜戰戰兢兢，不敢荒廢懈怠，貪圖安逸。但是异常的自然災害仍然出現，說明治政還是不力。朕既不明智，經歷治國之道的時間又少；加之所選官員名不符實，才智凡庸的官吏傷害百姓，官職混亂，我怎能不憂慮呢？從前仲弓是季氏的家臣，子游是武城的縣官，孔子尚且教誨他們要任用賢才，詢問是否用人得當。說明政事無論大小，以用人為根本。從鄉裏推薦選拔的人，必須要是多次立下功勞的。而如今的刺史、守相不明了其中真偽，推舉的茂才、孝廉每年數以百計，他們并非才能顯著之人，却要授予他們政務，這樣很沒有意義。每考究前代選拔、舉薦的人才，有的是被啓用於田畝之間，不拘於出身門第。讓他們各陳其言，那麼他們的文章必然可以采納；明白考驗他們實際的功績，那麼從政方面定會有其過人之處。既有文采，又很樸實。朕非常喜歡這樣的人才。命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推舉賢良方正、能够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原文】四年。詔於是下太常^①、將、大夫^②、博士^③、議郎^④、郎官及諸生^⑤、諸儒會白虎觀^⑥。講議五經^⑦同異。帝親稱制臨決^⑧焉。七年。詔曰。車駕^⑨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⑩。無他輜重^⑪。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⑫。遣吏逢迎。刺探^⑬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也。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⑭。

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注釋】

①太常：掌管宗朝禮儀，兼掌選試博士的官職。②大夫：古職官名。周代在國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級。後因以大夫為任官職者之稱。③博士：古代學官名。漢文帝置一經博士，武帝時置「五經」博士，職責是教授、課試，或奉使、議政。④議郎：官名。漢代設置，為光祿勳所屬郎官之一，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漢秩比六百石。多徵賢良方正之士任之。與中郎相同，高於侍郎、郎中。⑤諸生：眾有知識學問之士。⑥白虎觀：漢代宮觀名。在未央宮中。漢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會學者於此，講五經同異，成《白虎通德論》書。⑦五經：指儒家的五經，即《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⑧臨決：謂親自裁決。⑨車駕：帝王所乘的車。亦用為帝王的代稱。⑩輕行：輕裝疾行。⑪輜重：輜，音資，外出時攜帶的物資。⑫城郭：城牆。城指內城的牆，郭指外城的牆。⑬刺探：探聽。李賢注：「刺探，謂候伺也。」⑭脫粟瓢飲：脫粟，粗米。瓢飲，用瓢喝水。形容生活儉樸或生活艱苦。李賢注：「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孔子曰，顏回一瓢飲。」

【譯文】建初四年又頒詔，命令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和諸生、諸儒在白虎觀集會，講說商討「五經」的異同，章帝親自到場主持決斷。建初七年，詔書說：

「皇帝巡視秋季的莊稼，考察收穫情況，因而來到郡界。隨從都是精騎，輕裝疾行，沒有輜重。不得擅自整修道路、橋樑；不準派官吏遠離城郭來迎接，伺候起居，出入於朕前後，成爲百姓的煩擾。出巡務必減省節約，祇要粗食瓢飲就行了。所過之處希望有利於貧弱之民，不得違背詔書旨意。」

【原文】元和二年。詔曰。令^①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②。今諸懷妊^③者。賜胎養谷人三斛^④。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⑤。宜助萌陽^⑥。以育時物^⑦。其令有司罪非殊死^⑧且勿案驗^⑨。及吏民條書^⑩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⑪。敬奉天氣^⑫。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⑬外貌。似是而非。揆^⑭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⑮。朕甚饜^⑯之。甚苦之。安靜^⑰之吏。悃悃^⑱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⑲令劉方^⑳。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㉑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㉒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㉓。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㉔。月令^㉕。冬至之後。有順陽^㉖助生之文。而無鞫獄^㉗斷刑之政。朕諮訪^㉘儒雅

②⑨。稽③⑩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注釋】①令：胎養令。《章帝紀》論曰：「章帝長者感陳寵之議，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②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復，謂免除徭役或賦稅。算，徵稅。③懷妊：懷孕。④斛：音胡，量詞，多用於量糧食，古代一斛爲十斗，南宋末年改爲五斗。⑤莩甲：猶萌芽。莩，音福。⑥萌陽：新生的陽氣。我國古代謂宇宙間有陰陽二氣，陰主衰落，而陽主新生。⑦時物：應時的作物。⑧殊死：指殊死刑。⑨案驗：查詢驗證。⑩條書：分條書寫。李賢注：「條，事條也。」⑪息事寧民：即息事寧人，謂不生事擾民。⑫天氣：天命，氣數。⑬矯飾：造作誇飾，掩蓋真相。⑭揆：推測揣度。⑮傷化：損害教化。⑯饜：音燕。厭惡。⑰安靜：謂沉靜穩重。⑱惛悞：音捆必。至誠；誠實。說文云：「惛悞，至誠也。」⑲襄城：春秋時期稱「泛邑」「泛城」，公元前五四〇年，東周春秋時期楚靈王在泛之西北築新城，東周帝王周襄王避難曾居泛，故名「襄城」。⑳劉方：生卒不詳，李賢注：「方字伯况，平原人。」㉑殆：大概，幾乎。㉒冠蓋：泛指官員的冠服和車乘。冠，禮帽；蓋，車蓋。此處特指使者。㉓律：法令。㉔報囚：判決囚犯。李賢注：「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㉕月令：《禮記》第六篇篇名，其內容與《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訓》基本相同，主要記載了一年十二月的天象和農業生產的相關政令。㉖順陽：謂順從陽氣，順應天道。㉗鞠獄：審理案件。鞠，通「鞠」。㉘諮訪：咨詢訪問。㉙儒雅：指博學的儒士或文人雅士。㉚稽：

音基，考核，查考。

【譯文】元和二年，皇帝下詔書說：「胎養令上說：『老百姓有生孩子者免除徭役和賦稅三年。』現在那些正懷孕的婦女，賜給她們胎養穀每人三斛，免除其丈夫徭役賦稅一年，把這些寫下來作為法令。」又頒詔說：「當前正是春季生養時期，萬物正在萌芽，應該幫助它萌發陽氣，來培育當季作物。命主管官吏，若不是極刑死罪，暫時不要查案驗審；并且官吏民衆有分條列事上書相告者，也不得受理。希望以此息事寧人，敬奉天命。立秋以後恢復常例。那些才智平庸的官吏表面做作、掩蓋真相，似是而非，以揣測人心來行事，政績聽起來很好，若以陰陽自然規律而論就有傷風化。朕非常厭惡這種現象，也很苦惱。那些安分穩重的官吏們，至誠不虛華，他們的功績按日統計似乎不足，按月累計則有餘。像襄城縣令劉方，官吏和老百姓都異口同聲說他無煩苛之政，雖然沒有其它特別的功績，這也接近稱職的要求了。近來敕命各太守為政務求寬和明正。現在富豪奸佞在下行賄，貪官在上枉法，使得有罪者不被定罪，而無罪者却遭受刑罰，這是極為大逆的事。把苛刻看作明辨，把刻薄看作精明，把從輕處治作為恩德，以暴察重罰作為權威，這四種情況或有一種出現，都會使下民百姓生怨恨心。我多次頒發詔書，派出傳遞旨意的使者交接於道，而官吏們得不到整治，或有怠忽職守之人，其過失

究竟在什麼地方？還望大家認真省思往日的詔令，以達成我的心意！」又下詔說：「頒布律令，規定十二月立春時，不準判決囚犯。《月令》中記載冬至以後，有順從陽氣而助生長的條文，而沒有審理案件判刑之政。朕諮詢訪問文人雅士，考查典籍，認為實行王道者或生或殺，應當遵循時令節氣。因而制定法律，不要在十一月、十二月判決囚犯。」

【原文】三年春。北巡狩^①。敕侍御史^②司空^③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④。引避之。駢^⑤馬可輟^⑥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⑦。牛羊勿踐履。禮^⑧。人君伐一草木不時^⑨。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注釋】①巡狩：意為天子巡行視察郡國所守疆土。②侍御史：官名。秦置，漢沿設，在御史大夫之下。受命於御史中丞，接受公卿奏事，舉劾非法。③司空：官名。即冬官大司空，掌管工程。漢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與大司馬、大司徒并列為三公，後去大字為司空，歷代因之，明廢。④引避：讓路；躲避。⑤駢：音非。古代駕車的馬，在中間的叫服，在兩旁的叫駢，也叫驂。李賢注：「夾轅者為服馬，服馬外為駢馬。」⑥輟：撤除。⑦行葦：路旁的蘆葦。⑧禮：五經之中的《禮記》。禮記：「孔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⑨不時：不適時；不合時。李賢注：「不時

謂不合於時也。」

【譯文】元和三年春，皇帝到北方視察邦國州郡，命令侍御史、司空說：「當前正值春天，所過之處不得有砍伐殺戮的行爲。車駕可以讓路的，就繞道而行；駕車的駢馬可以解開不用的，就解開它們。《詩經》說：『蘆葦叢生在道旁，別放牛羊來蹂踏。』《禮記》也說：『君王砍伐一草一木不合時令，便叫做不孝。』一般人祇知道順人行事，却不知道道遵循天道。當顯明此意，以符合朕的心意。」

【原文】論曰。魏文帝^①稱。明帝察察^②。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③。事從寬厚。感陳寵^④之議。除慘之獄科。深元元^⑤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⑥。平徭簡賦^⑦而民賴其慶^⑧。又體之以忠恕^⑨。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⑩克諧^⑪。群后^⑫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⑬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⑭哉。

【注釋】①魏文帝：曹魏的開國皇帝曹丕。公元二二〇年至二二六年在位。魏武帝曹操與武宣卞皇后的長子。廟號高祖（《資治通鑑》作世祖），謚號文皇帝。②察察：苛察；煩細。③苛切：苛刻嚴

峻。^④陳寵：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一〇六年，沛國洨縣（今安徽固鎮）人。先祖世習律令，寵傳其家業。初為州郡吏，後辟司徒府，掌獄訟，斷案公平。李賢注：「寵時為尚書，以吏政嚴切，乃上書除慘酷之科五十餘條，具本傳也。」^⑤元元：百姓，庶民。^⑥周親：至親。李賢注：「周，至也。」^⑦平徭簡賦：平衡徭役而減少賦稅。^⑧慶：福澤。^⑨忠恕：忠，謂盡心為人；恕，謂推己及人。^⑩蕃輔：喻指諸侯；藩王。蕃，通藩。^⑪克諧：能和諧。^⑫群后：原指四方諸侯及九州牧伯。亦泛指公卿。^⑬符瑞：吉祥的徵兆。多指帝王受命的徵兆。^⑭懋：音冒，美好。

【譯文】史官論贊說：「魏文帝認為『明帝是苛察之人，章帝是德高望重的人。』章帝素來了解百姓厭惡明帝的苛刻嚴峻，因此凡事講求寬厚。有感於陳寵的建議，廢除了殘酷的刑罰條目；深切關愛百姓，制定出養護胎孕的法令；劃分出郡國名城，用來重建至親的世系；平衡徭役減少賦稅，因而百姓仰賴其福澤；又能以忠恕之道體恤臣民，用禮樂教化百姓。所以諸侯藩王能夠和諧，公卿大臣互相禮讓。所以稱章帝為德高望重的君王，不是很恰當嗎？他在位十三年，郡國出現吉祥的徵兆，與河圖洛書上相合者就有數百千件。真是太美好了！」

【原文】孝和皇帝諱肇^①。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崩。齊民^②歲增。關^③土

日廣。每有灾异。輒延問^④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⑤獻^⑥龍眼荔支^⑦。十里一置^⑧。五里一候^⑨。奔騰^⑩阻險。死者繼路^⑪。時臨武長^⑫汝南唐羌^⑬縣接^⑭（舊無時臨至縣接十字。補之）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⑮。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敕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注釋】

①孝和皇帝諱肇：即漢和帝，為東漢第四代皇帝，名劉肇（公元七九年——一〇五年）。章

帝第四子。章帝死後繼位，在位十七年病死，終年二十七歲。肇，音照。②齊民：猶平民。③闢：音

辟，開墾，開闢。④延問：請教詢問。⑤南海：李賢注：「南海，郡，秦置，今廣州縣也」。⑥獻：

奉獻，進貢。指附屬國奉獻禮物。⑦龍眼荔支：兩種水果，均生南方。龍眼，即桂圓；荔支，即荔

枝。⑧置：驛站。李賢注：「置謂驛也」。驛站，古代供傳遞文書、官員來往及運輸等中途暫息、住

宿的地方；旅店。⑨候：驛館，驛站的客舍。⑩奔騰：飛奔急馳。⑪繼路：不絕於路。⑫臨武長：臨

武縣令。李賢注：「臨武，縣，屬桂陽郡，今郴州縣也。」歷史上，臨武又是楚南古驛，古代中原赴

粵出海的必經之路。⑬唐羌：生卒不詳，字伯游，東漢汝南（今河南汝南、平輿縣間）人，辟公府，

補臨武長。⑭珍羞：亦作「珍饈」，珍美的肴饌。

【譯文】孝和皇帝，名肇，是章帝的第四子，在位十七年後去逝。他在位期間國家人口逐年增加，開拓的疆域日漸廣闊。每當遇有自然災害發生，則馬上請教公卿，請他們大膽直言陳說朝政得失。各地前後出現吉祥的徵兆有八十一處，而和帝還自稱德行淺薄，都壓下來不許宣揚。從前南海郡進貢龍眼、荔枝，每隔十里設一個驛站，五里設一驛館，沿途道路艱險，使者飛奔急馳，累死者不絕於路。當時臨武縣縣令汝南人唐羌，其縣境與南海接壤，於是上書陳述這一情況。和帝下詔說：「遠方進貢的珍饈美味，本來是進獻祀奉宗廟的，如果因此而傷害了百姓，這哪裏是愛民的本意呢？敕令太官不要再接受這一貢物了。」從此取消了這一進貢。

皇后紀序

【原文】夏^①殷^②以上。后妃^③之制。其文略矣。周禮^④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⑤。二十七世婦^⑥。八十一女御^⑦。以備內職^⑧焉。后正位宮闈^⑨。同體^⑩天王^⑪。夫人^⑫坐論婦禮^⑬。九嬪^⑭掌教四德^⑮。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⑯。頒官分務^⑰。各有典司^⑱。女史彤管^⑲記功書過^⑳。居有保阿^㉑之訓。動有環佩^㉒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㉓窈窕^㉔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㉕陰化^㉖。修成內則^㉗。閨房肅雍^㉘。險謁^㉙不行者也。故康王^㉚晚朝^㉛。關雎^㉜作諷^㉝。宣后晏^㉞起。姜氏^㉟請愆^㊱。及周室東遷^㊲。禮序凋缺^㊳。諸侯僭縱^㊴。軌制無章^㊵。齊桓^㊶有如夫人^㊷者六人。晉獻^㊸升戎女^㊹爲元妃^㊺。終於五子作亂^㊻。冢嗣^㊼邁屯^㊽。爰逮^㊾戰國。風憲^㊿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

【注釋】①夏：即夏朝，由禹建立，後爲商所滅。②殷：朝代名，即商朝。商王盤庚從奄（今山東曲阜）遷都殷，後世因稱商爲殷。③后妃：指皇后妃嬪。④周禮：儒家經典，西周時期的周公旦所著。⑤嬪：宮廷女官名，天子諸侯姬妾。⑥世婦：妃嬪稱號，古代皇宮里的女官。⑦女御：宮中女官

名，亦為帝王之妾。李賢注：「御謂進御於王也，比八十一元士。周禮曰『女御，（掌）叙於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也。」⑧內職：指嬪妃等在宮中所盡的職守。⑨宮闈：帝王的後宮，后妃的住所。亦指后妃。⑩同體：比喻無區別，一致。⑪天王：指天子。⑫夫人：帝王妃嬪。⑬婦禮：婦女的禮義威儀。《孔子家語》：「女子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⑭九嬪：指帝王之妾。位於后妃之下，在其他侍妾之上。⑮四德：李賢注：「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⑯燕寢：古代帝王居息的宮室。⑰頒官分務：頒官，賜授官位。分務，分配職務。⑱典司：主管，主持。⑲女史彤管：女史，古時候，專記君王私生活的吏官。《周禮》云：「女史，掌王后之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也。」鄭玄注云：「亦如太史之於王也。」彤管，古代女史用以記事的花身漆朱的筆。李賢注：「彤管，赤管筆也。」⑳記功書過：記功，記錄功績；書過，記載過失錯誤。㉑保阿：古代撫養教育貴族子女的婦女。李賢注引《列女傳》：「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姬泣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今立車無輶，非敢受命。』」㉒環珮：央有孔的圓形佩玉，亦作「環佩」。後多指女子所佩的玉飾。㉓哀：憐愛。㉔窈窕：嫺靜貌；美好貌。㉕述宣：繼承和發揚。㉖陰化：古稱婦女的教化。《周禮·內宰職》曰：「以陰禮教六宮，以婦職之法教九御。」㉗內則：藉指婦職、婦道。㉘閨房肅雍：閨房，小室；內室；常指女子的臥室。肅雍，原指行車之貌，後為稱頌婦德之辭。李賢注：「肅，敬也。雍，和也。」㉙險謁：指以私事相囑托；走門路，通關節。㉚康王：即周康王姬釗，生卒年不詳，周成王之子，成王死後繼位，在位二十六

年，病死於鎬京。^{③①}晚朝：謂君王未按時上朝聽政。^{③②}關雎：《詩·周南》篇名。為全書首篇，也是十五國風的第一篇。睢，音居。^{③③}諷：用委婉的語言暗示、勸告或譏刺、指責。^{③④}晏：遲，晚。^{③⑤}姜氏：周宣王王后。^{③⑥}愆：罪過，過失。^{③⑦}周室東遷：指周朝的周平王將京都由鎬京東遷到洛邑。^{③⑧}禮序凋缺：禮序，禮儀制度。凋缺，殘缺；受損。^{③⑨}僭縱：越禮放縱。^{④①}軌制無章：軌制，法則制度。無章，沒有次序。^{④②}齊桓：即齊桓公，名小白，中國春秋時期齊國的國君，「春秋五霸」之首。^{④③}如夫人：古代女子稱謂。原意同於夫人，後即以稱妾。《左傳》曰：「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駙華子也。」^{④④}晉獻：即晉獻公，名詭諸。春秋時代的晉國君主。在位二十六年。^{④⑤}戎女：指驪姬，山西人，本是驪戎首領的女兒，公元前六七二年，被晉獻公虜入晉國成為獻公的妃子，她使計離間了獻公與申生、重耳、夷吾父子兄弟之間的感情，并設計殺死了太子申生，制造了「驪姬傾晉」。^{④⑥}元妃：國君或諸侯的嫡妻（正妻）。李賢注：「元妃，嫡夫人也。史記曰，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立以為妃」。^{④⑦}五子作亂：李賢注：「桓公六夫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於是公子無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等五公子皆求立，公子昭奔宋，是作亂也。」^{④⑧}冢嗣：嫡長子。李賢注：「冢，大也。」^{④⑨}遘屯：遭難。遘遇屯卦，屯卦為難，故指遭難。李賢注：「遘，遇也。屯，難也。晉獻公受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故曰遇屯。」遘，音够。^{⑤①}爰逮：爰，及；到。逮，及；及至。^{⑤②}風憲：風紀法度。^{⑤③}薄：指人心、世道、綱紀等衰微。^{⑤④}適情：順適性情。^{⑤⑤}顛倒衣裳：謂急促惶遽中不暇整衣。本意是諷刺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使

小官吏忙忙碌碌，後多以比喻倫常失秩。^{⑤4}弛防：解除防備。

【譯文】夏、商以前，皇后妃嬪的制度，這方面的文獻很少。《周禮》記載，君王立皇后，設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配備內宮職務。皇后是後宮正位，體制與天子一致。夫人負責講論婦禮；九嬪掌管教授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德；世婦主管喪祭和賓客之事；女御掌管皇上的食宿。賜授官位、分配職務，各有主管。女史官手執紅管筆，專記後宮的功過。后妃們安居時有保阿的教誨；行動時有環珮叮嚀的響聲。進獻賢德女子以輔佐君王，憐愛嫻靜柔美的賢淑女子，而不貪圖其美色。因此能够繼承和發揚女德的教化，修成內宮的婦職、婦道，后妃們和順恭敬，沒有不當的因私請托之行。因此當周康王不能按時上朝時，就有詩人作《關雎》一詩來勸諫后妃們謹守婦道，以勉君王。周宣王和嬪妃晚起，王后姜氏請求君王懲罰自己，使宣王慚愧改過。等到周平王向東遷都至洛邑後，周室的禮法制度就開始衰敗喪失，諸侯們也違禮放縱自己，規範制度無法可依、無章可循。齊桓公寵愛的如夫人（小妾）就有六人，晉獻公寵信驪戎小妾驪姬，竟然將她升為嫡夫人，最終導致齊國五公子作亂，晉國大公子申生遭驪姬陷害遇難。後來到了戰國時期，風教綱紀更加衰微，人們任情縱欲，倫常失秩，最終導致破國亡家，這樣的案例不可勝數。這都是由於輕視禮義教化、放鬆防

備、重女色而輕道德所造成的啊！

【原文】秦并天下。多自驕大^①。宮備七國^②。爵列八品^③。漢興。因循^④其號。而婦制莫厘^⑤。高祖帷薄不修^⑥。孝文妊席無辨^⑦。然而選納^⑧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⑨。至乃掖庭^⑩三千。增級十四。妖幸^⑪毀政之符。外姻^⑫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斫雕爲樸^⑬。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⑭。貴人（舊無貴人二字。補之）金印紫綬^⑮。俸不過粟數十斛^⑯。又置美人^⑰、宮人^⑱、采女^⑲三等。并無爵秩^⑳。歲時^㉑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㉒遵先旨。宮教^㉓頗修。登建^㉔嬪后。必先令德^㉕。內無出閭^㉖之言。權無私溺^㉗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㉘已有度。而防閑^㉙未篤^㉚。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㉛。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豐^㉜。必委成家宰^㉝。簡求^㉞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㉟。唯秦非^㊱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㊲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㊳。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㊴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㊵。臨朝者六后^㊶。莫不定策帷帟^㊷。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㊸。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㊹於雲臺^㊺之上。家嬰縲紲^㊻於圜犴^㊼之下。湮滅連踵。傾軛^㊽繼路。而赴蹈^㊾不息。焦爛^㊿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

略同一揆^{⑤④}。故考列^{⑤⑤}行迹。以爲皇后本紀云。

【注釋】①驕大：驕傲自大。②宮備七國：史記曰：「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

上，南臨渭水，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以充入之。」并秦爲七也。③爵列八品：秦漢時後宮爵位有八，故稱「八品」。李賢注：「《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④因循：沿用。⑤厘：李賢注：「厘，理」。整理，修定。⑥帷薄不修：帷薄，帳幔和簾子，古代用以障隔內外；修，整飭。⑦衽席無辨：衽席，泛指卧席。衽，音任。無辨，沒有區別；混雜。李賢注：「鄭玄注禮記曰：『衽卧席也。』孝文幸慎夫人。每與皇后同坐是無辨也。」⑧選納：選擇納娶。⑨淫費：過分花費；不正當的花費。⑩掖庭：掖，音夜，宮中官署名。掌後宮貴人采女事，以宦官爲令丞。秦代名永巷，漢武帝太初元年改爲掖庭。東漢分爲二，設掖庭令、永巷令。⑪妖幸：指以姿色得幸於君的嬪妃美人。⑫外姻：由婚姻關係而結成的親戚。⑬斫雕爲樸：指去掉雕飾，崇尚質樸。亦指斫理雕弊之俗，使返樸實。⑭貴人：女官名。後漢光武帝始置，地位次於皇后。歷代沿其名，而位尊卑不一。⑮金印紫綬：黃金印章和繫印的紫色綬帶。古代相國、丞相、太尉、大司空、太傅、太師、太保、前後左右將軍及六宮后妃所掌。後代指高官顯爵。⑯斛：古代斗量單位，見前注。⑰美人：妃嬪的稱號。起於東漢，止於明朝。⑱宮人：妃嬪、宮女的通稱。西漢成帝訂的一項後宮制度。⑲采女：原爲漢代六宮的一種稱號，因其選自

民家，故曰「采女」。後用作宮女的通稱。^{②①}爵秩：猶爵祿。官爵和俸祿。^{②②}歲時：每年一定的季節或時間。^{②③}聿：音玉。循。^{②④}宮教：皇宮中的禮教。^{②⑤}登建：進立；升封。^{②⑥}令德：美德。^{②⑦}出閫：原謂男職官政，女職織紵，各有司事，不得互相幹預。後以「出閫」指後宮越職參預官政。李賢注：「閫，門限也。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也。』」^{②⑧}私溺：偏愛。^{②⑨}御：控制；約束以爲用。^{③①}防閑：防，堤也，用於制水；閑，圍欄也，用於制獸。引申爲防備和禁阻。^{③②}篤：固；堅實。^{③③}淄蠹：音資度。污染侵蝕。李賢注：「淄，黑也。蠹，食禾蟲。以諭傾敗也。」^{③④}豐：音信，同豐。禍患。^{③⑤}冢宰：周官名。爲六卿之首，亦稱太宰。^{③⑥}簡求：揀選尋求。^{③⑦}重器：比喻天下，政權。^{③⑧}秦半：秦指秦昭王時，半，音米，指半八子，（半姓乃楚國的國姓）。昭王時，半八子被尊爲太后，史稱宣太后。^{③⑨}穰侯：本名魏冉，戰國時秦國大臣。原爲楚國人，秦昭襄王之舅舅，宣太后异父同母的大弟弟。魏冉憑著與昭王的特殊關係在秦國獨攬大權，後來四次擔任丞相，因食邑在穰（今河南省鄧州市），號曰穰侯。^{④①}嬴國：指秦國。秦昭王，嬴姓。嬴，音迎。^{④②}東京：指洛陽。^{④③}四帝：指東漢（安、質、桓、靈）四帝。^{④④}六后：臨朝者六后即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閭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④⑤}帷帝：藉指宮闈或后妃。帝，音易。^{④⑥}貪孩童以久其政：周章傳曰：「鄧太后以皇子勝痼不可奉承宗廟，貪穠帝孩抱。養爲己子，故言之。」^{④⑦}霧露：李賢注：「霧露謂疾病也。不可指言死，故假霧露以言之。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於雲臺。謝弼上封事曰：『伏惟皇太后援立明聖，幽居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④⑧}雲臺：

漢宮中高臺名。漢光武帝時，用作召集群臣議事之所，後用以藉指朝廷。^{④⑥}縲綈：音雷謝。李賢注：「縲，索也。綈，繫也。」捆綁犯人的繩索。引申為牢獄。^{④⑦}圜犴：音雨暗。牢獄。李賢注：「圜，周獄名也。鄉亭之獄曰犴。」^{④⑧}傾軋：翻倒的車。比喻失敗的前事。李賢注：「軋，車轅。」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④⑨}赴蹈：徑直前行；勇往直前。^{⑤⑩}焦爛：崩潰滅亡。^{⑤①}陵夷：李賢注：「陵夷猶頽替。」由盛到衰。衰頽，衰落。^{⑤②}神寶：李賢注：「神寶，帝位也。」指天子之位。^{⑤③}詩書：指《詩經》和《尚書》。^{⑤④}一揆：謂同一道理；一個模樣。^{⑤⑤}考列：考訂編排。

【譯文】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驕傲自大。後宮具有七國的美人，爵位列有八品。漢王朝創立，沿襲秦的稱號，而後宮婦制沒有整理。高祖內宮淫亂，孝文帝讓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而坐，不分尊次。不過選擇納娶尚算得上簡約，裝飾、玩物不奢華。從武帝、元帝以後，奢侈過分的費用代代增加，甚至发展到後宮有三千人之多，級別增至十四種。妖冶受寵的嬪妃美人敗壞朝政的徵兆、外戚亂邦的事件，前朝史書的記載已很詳盡了。到光武帝重振漢室，去掉華美雕飾，崇尚質樸，六宮的稱號祇有皇后、貴人。貴人祇是得到黃金印章和繫印的紫色綬帶，俸祿不過糧食幾十斛而已。另外設置美人、宮人和采女三個等級，但她們並沒有爵位和俸祿，祇是每年按時賞賜他們以滿足其需要罷了。明帝遵照先帝旨意，對皇宮中的禮教進行了很大的修整，升封嬪妃、皇后，首先注重美德。

後宮沒有越職參與國政的言論，權力不依靠偏愛來授予，可以稱得上是糾正了過去的弊端。雖然明帝對自己要求嚴格有度，但是防範還是做得不够紮實，所以從章帝以後，逐漸地按美色授權，祇顧情投意合，却忘記了因此受污染而傾敗的教訓。自古常有因君主年幼而致時局艱難、王室多禍亂的事，所以一定是委托太宰挑選、訪求忠誠賢能之士，沒有專門任用婦女而中斷皇統的。祇有從秦昭王始，其母宣太后開始攝政，使得穰侯魏冉的權力比昭王還要大，家中財富比皇室還要富庶。漢朝仍在延續這種婦女攝政的錯誤做法，明知是弊病却不改變。東漢世代相傳的皇室帝位屢遭斷絕，政權歸於女主，由外戚扶立的就有安、質、桓、靈四帝，臨朝聽政的皇后多達六位，國家政策沒有不是出自後宮的，她們把國家大事委托給自己的父兄，貪立年幼的皇帝以便她們能長期專權，壓制賢明的大臣使她們專擅威福。執掌朝政是一件任重道遠之事，以此牟利越深廣，災禍來的就越快速。這些臨朝的太后，大多身患疾病被幽禁於雲臺之上，父母兄弟也被關押於監獄之中；覆滅之事接連發生，翻車之禍不絕於路。雖然如此，但甘冒赴湯之險的人却從未止息，都以崩潰滅亡為終，最終使國運衰落，帝位淪亡。《詩經》《書經》所感嘆的，大概都是同一個道理。因此考定編排皇后們的事迹，編成《皇后本紀》。

【原文】明德馬皇后^①。伏波將軍援^②之小女也。永平^③三年。立為皇后。既正

位宮闈^④。愈自謙肅^⑤。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⑥。尤善周官^⑦。常衣大練^⑧。裙不加緣^⑨。諸姬^⑩主朝請^⑪。望見后袍衣疏粗^⑫。反以爲綺縠^⑬。就視乃笑。后辭^⑭曰。此繪^⑮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⑯。

【注釋】①明德馬皇后：公元三十九年至七十九年在世，是伏波將軍馬援的小女兒。公元五十七年，光武帝去世，太子劉莊即帝位，即漢明帝，封她爲貴人。公元六〇年，大臣們聯名上奏，請立皇后。明帝去問陰麗華皇太后，太后說：「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馬皇后繼承了他父親的智慧和爲人處世的本領，她當上皇后後，依然保持勤奮、恭謹、儉樸的本色。她的所作所爲，對明帝、章帝兩朝的政治都有著積極的影響，因此贏得後世人們的贊譽。享年四十一歲。死後謚號明德，爲東漢一代賢后。②伏波將軍援：指馬援，東漢開國功臣之一，扶風茂陵人，因功累官伏波將軍，封新息侯。以「老當益壯」「馬革裹尸」而聞名。③永平：東漢明帝年號。④宮闈：帝王的後宮，后妃的住所。⑤謙肅：謙恭莊敬。⑥楚辭：書名。亦作「楚詞」。本爲楚地的歌辭。西漢劉向輯。爲騷體類文章的總集。⑦周官：李賢注：「周官，周禮也」。西漢的景帝、武帝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徵得一批古書，其中一部名爲《周官》。原書當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漢儒取性質與之相似的《考工記》補其缺。王莽時，因劉歆奏請，《周官》被列入學官，并更名爲《周禮》。東漢末，鄭玄爲《周禮》作注。《周禮》使居《三禮》之首，成爲儒家的大典之一。⑧大練：粗帛，粗

糙厚實的絲織物。李賢注：「大練，大帛也。」^⑨緣：飾邊。衣服邊上的鑲緹；衣服的邊。^⑩姬：漢代宮中女官。漢應劭《漢官儀》卷下：「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⑪朝請：漢律，諸侯春天朝見皇帝叫朝，秋天朝見皇帝叫請。泛稱朝見皇帝。^⑫粗：粗糙；粗劣。^⑬綺縠：綾綢縐紗之類，絲織品的總稱。縠，音胡。^⑭辭：告知，告訴。^⑮繒：帛之厚者。^⑯嘆息：嘆美；贊嘆。

【譯文】明德馬皇后，是伏波將軍馬援的小女兒，永平三年，立為明帝的皇后。她在正式成為皇后後，越加謙恭莊敬。她能讀誦《易經》，喜歡讀《春秋》《楚辭》，尤其喜歡《周禮》。常穿粗厚絲帛做的衣服，裙子不飾花邊。宮中姬妃朝見皇帝時，遠遠看到皇后衣袍粗疏，反而認為是好的綢緞，到跟前一看，就笑了。皇后說：「這種粗厚絲帛特別適合染色，所以用它做衣服。」六宮沒有人不贊嘆的。

【原文】時楚獄^①連年不斷。囚相證引^②。坐繫^③者甚衆。后慮其多濫^④。乘間^⑤言及惻然^⑥。帝感之。多有所^⑦（舊無所字）降宥^⑦。每於侍執^⑧之際。輒言及政事^⑧（舊無每於至政事十一字，皆補之）。多所毗補^⑨。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

【注釋】①楚獄：《後漢書·楚王英傳》：「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又《袁安傳》記袁安案其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後因稱冤獄為「楚獄」。②證引：謂舉證和攀引他人。③坐繫：獲罪入獄。④濫：冤屈，冤枉。⑤乘間：利用機會；趁空子。⑥惻然：哀憐貌；悲傷貌。⑦降宥：減罪寬宥。宥，音又。⑧侍執：「侍執巾櫛」的省稱。指拿著手巾、梳子伺候，形容妻妾服事夫君。⑨毗補：裨補。增益補闕。

【譯文】當時刑獄連年不斷（明帝弟楚王劉英被告謀反，牽連者皆入獄），囚犯互相舉證牽連，獲罪入獄的人很多。馬皇后擔心其中多有冤屈，找機會與明帝談及此事，并流露出悲傷的神情。明帝很感動，對那些囚犯大多有所寬免。每當她服事皇帝時，常常談到朝政之事，對皇帝執掌朝政有很多補益，但是她從不以自家私事干預朝政。明帝對她寵愛敬重日益加深，自始至終不衰。

【原文】自撰顯宗起居注①。削去兄防參醫藥事②。帝請曰。黃門③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④。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⑤者以為不封

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⑥。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⑦。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⑧之應。又田蚡^⑨、竇嬰^⑩。寵貴橫恣^⑪。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⑫舅氏。不令在樞機^⑬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⑭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⑮比陰氏^⑯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⑰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⑱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⑲。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⑳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㉑。蒼頭^㉒衣綠襦^㉓。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㉔。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㉕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㉖哉。固不許。

【注釋】①顯宗起居注：漢明德馬皇后所編撰的書，是歷史上最早的專門記錄皇帝日常言行的著作。②防參醫藥事：防，指馬防，明德馬皇后兄長。參，參與。醫藥，《後漢書·章帝本紀》：「明帝寢疾，馬防爲黃門郎，參侍醫藥。」③黃門：官名。本秦官，漢因之。因給事黃門，故名。《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有六丞。屬官有……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後爲非宦者充任的黃門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等官的簡稱。④勤勞：指功勞。⑤言

事：古代專指向君王進諫或議論政事。⑥舊典：李賢注：「漢制，外戚以恩澤封侯，故曰舊典也」。

⑦王氏五侯：李賢注：「成帝封太后弟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等，同時為關內侯。」漢

成帝劉騫的舅父王鳳有五個兄弟，因外戚關係晉升為五侯，即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

立、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史稱「王氏五侯」。⑧澍雨：時雨。澍，音樹。⑨田蚡：西漢景

帝皇后王姁同母异父弟，漢武帝的舅舅。被封武安侯，後任丞相。暴斃卒。⑩竇嬰：西漢大臣，字王

孫，觀津（今河北衡水東）人，竇嬰是竇太后侄。景帝時被封魏其侯。武帝初，任丞相，後因罪而被

處死。蚡，音墳。⑪橫恣：專橫放肆。⑫防慎：謹慎防備。⑬樞機：指中央政權的機要部門或職位。

⑭淮陽：淮陽國，轄境相當今河南省淮陽、太康、扶溝、柘城、鹿邑等縣地。東漢章和二年（公元

八八年）改為陳國。⑮馬氏：外戚馬氏。馬，指明德馬皇后。⑯陰氏：外戚陰氏。陰，指光武帝皇后

陰麗華。⑰皂：《後漢書》原文作「帛」，今譯文從此意。⑱率下：作下屬表率。⑲自勅：勅同敕。

告誡自己。⑳濯龍門：指位於東漢洛陽城西北的濯龍園，又名龍池。㉑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形容車

馬往來不絕，繁華熱鬧的景象。㉒蒼頭：指奴僕。㉓構：音勾，指臂衣，古人用以套於臂上，猶今之袖

套。㉔譴怒：猶譴責。㉕默愧：暗中羞愧。㉖西京敗亡之禍：西京，即長安，今稱西安。西漢都長安，東

漢改都洛陽，因稱洛陽為東京，長安為西京。李賢注：「西京外戚呂祿、呂產、竇嬰、上官桀安父子、霍

禹等皆被誅。」

【譯文】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其中刪減了她的哥哥馬防參與侍奉醫藥的事。章帝問她說：「黃門舅日夜供養服侍先帝將近一年，既不給他特殊褒獎，又不記載他的功勞，這不是太過分了嗎？」馬皇后說：「我不想讓後世人知道先帝多次親近後宮的家屬，所以不記載。」章帝打算給幾位舅舅進封爵位，太后不准。第二年（建初二年）夏天，大旱，議事者認為這是沒有封外戚的緣故，官吏因此上奏，應該依照先前的制度封侯外戚。太后頒詔說：「凡是進言議事的人，都是想巴結我來求得好處罷了。以前，漢成帝在同一天加封了太后的弟弟王譚、王商等五位侯爵，當時黃色的霧氣到處彌漫，却不見時雨的回應。再者田蚡、竇嬰，尊榮顯貴、專橫放肆，顛覆之禍，為後世所傳聞。所以先帝謹慎防備舅氏，不讓他們居於朝廷機要之職。對幾個兒子的封賞，僅僅讓他們享有楚、淮陽等諸侯國一半的封地。先帝常說：『我的兒子不應當跟先帝的兒子等同。』現在有司為什麼要拿馬氏和陰氏相比呢？我身為天下母儀，之所以身穿粗帛，飲食不求甘美，左右侍從也祇穿帛布，沒有熏香之類裝飾物，是想以身作則給下邊做個表率。我以為外戚看到這些情況，應當反躬自問，但他們祇是笑著說我平日喜愛節儉。我前段時間過濯龍園門上時，看到外家前來問候我生活起居，他們坐車如流水，御馬似游龍，奴僕們都穿著綠色袖衣，衣領雪白，回頭看一看為我駕車的御者，與他們相差太遠了。我故意不加以譴責，祇是停發他們每年的開支費用，希望能用這種辦法使他們私下

覺得羞愧，但是他們仍然懈怠如故，沒有憂國忘家的思慮。瞭解臣下者莫過於君王，何況我是他們的親屬呢？我豈能上違先帝之旨意，下損先人之德行，重蹈西京外戚敗亡之禍呢？」所以，馬皇后堅決不同意加封外戚。

【原文】帝省①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②乎。且衛尉③年尊。兩校尉④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⑤。不可稽留⑥。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⑦。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⑧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⑨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⑩中興之後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⑪。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⑫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⑬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⑭乎。吾素剛急⑮。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⑯。不能復關政⑰矣。

【注釋】①省：泛指觀看；閱覽。②三舅：指黃門衛尉馬廖，另二舅馬防、馬光并任校尉。③衛尉：官名，始於秦，為九卿之一，漢朝沿襲，為統率衛士守衛宮禁之官。衛尉即衛將軍。④校尉：軍職名。其地位略次於將軍，并各隨其職務冠以各種名號。⑤吉時：指人健在之時。⑥稽留：延遲，停留。⑦兩善：兩者都好。胡三省曰：「兩善，謂國家無濫恩，而外戚亦以安全也。」⑧竇太后：文帝后也。與漢文帝育有一女二男，長子劉啟即後來的漢景帝。⑨條侯：李賢注：「條侯，周亞夫也。」⑩郭：指光武帝第一任皇后郭聖通。⑪再實之木，其根必傷：謂果樹一年兩次結實，根部定損傷。比喻福中寓禍，利害相互依伏。⑫御府：帝王的府庫。⑬憂惶：亦作「憂皇」，憂愁惶恐。⑭拳拳：勤勉貌。李賢注：「拳拳，猶勤勤也。」⑮剛急：剛厲褊急。⑯含飴弄孫：含著飴糖逗小孫子。形容老人自娛晚年，不問他事的樂趣。⑰關政：參與政事。

【譯文】章帝看了太后的詔書而悲嘆，又請示說：「漢王朝創立，對舅氏的封侯，猶如封皇子做王一樣。太后確實態度謙虛，但為何令兒臣唯獨不得加恩於三位舅舅呢？再說衛尉廖舅年歲很高，兩校尉防舅和光舅都重病在身，如有不測，定使兒臣長抱刻骨的遺憾。應該在他們在世時加封，不能再延遲了。」太后回報說：「我曾經反復考慮過此事，總想做到兩全其美。豈能祇圖獲得謙讓之名，而讓皇帝遭受不施恩於外戚的嫌疑呢！昔日文帝之母竇太后打算加封景帝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周亞夫說，受高祖盟約，

沒有軍功，非劉氏者不得封侯。當今馬氏對國家沒有功勞，怎能和陰氏、郭氏中興漢室的皇后相比呢？我常看到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如一年兩次結果的樹木，根部一定會損傷。再說人之所以想封侯，是想上可祭祀祖先，下可求得溫飽罷了。如今外戚的祭祀可以收到四方進獻的珍品，吃穿的開銷來自於皇家府庫的餘資，這難道還不夠，而一定要得到一縣之封嗎？我已經考慮成熟了，不要再有疑惑了。凡稱得上至孝的行為，是要讓父母安心。當今國家多次遭受災异，穀價數倍增漲，我日夜憂愁惶恐，坐卧不寧，若是想著先加封外戚，這不是違背了慈母拳拳之心嗎？我平日為人剛正性急，胸有郁氣，不可不理順啊！如果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再按你的想法去辦。那時我祇當含飴弄孫，不再參與政事了。」

【原文】其外親有謙素^①義行者。輒假藉^②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③。則先見嚴恪^④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⑤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⑥。遣歸田里。廣平、巨鹿、樂成王^⑦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⑧。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⑨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⑩平生。雍和^⑪終日。

【注釋】①謙素：謙恭恬淡。②假藉：憑藉，藉助。③纖介：指細小的嫌隙。④嚴恪：莊嚴恭敬。⑤車服：車與禮服。⑥屬籍：指宗室譜籍。⑦廣平、巨鹿、樂成王：古代封爵。東漢建武十三年（公元三七年），省廣平郡，其地并入巨鹿郡。明帝永平三年，封皇子羨為廣平王，分巨鹿郡復置廣平國。永平十五年，封皇子恭為巨鹿王，置巨鹿國。樂成王族的開基祖劉黨（公元五六年—九四年），是漢明帝的第四個兒子。公元六六年，被賜號重熹王，公元七二年被封為樂成王，公元八八年就國，定都樂成（今河北獻縣東南）。⑧從化：歸化，歸順。⑨織室：漢代宮中掌管絲帛禮服等織造之機構。織室在未央宮，分設東、西織，織作文繡郊廟之服，有令、史，屬少府。成帝時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室。⑩述叙：猶叙述。⑪雍和：融洽，和睦。

【譯文】凡外親有謙恭恬淡、忠義行為的，太后總是藉助溫和的話語勉勵，賞賜他們錢財與爵位。如果有人犯有細小的過錯，太后先表現出嚴肅認真的神色，然後再進行批評教育。對於那些車服華美不遵守法度的，便取消他們宗室的譜籍，遣送回故鄉。廣平王、巨鹿王、樂成王的車騎樸素，沒有金銀的裝飾，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朝廷內外都受到教化，衣被車服規制劃一，外戚們惶恐的程度，比明帝永平之世還要加倍。太后又設置織室，在濯龍園中養蠶，經常前往觀視，當做一種娛樂活動。她平日常跟章帝談論國家政事，并教授諸位幼年王子，議論研討經書意旨，叙述平生往事，終日和樂融

融。

【原文】天下豐稔^①。方垂^②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并辭讓。願就關內侯^③。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④。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厲^⑤。思自降損^⑥。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⑦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⑧焉。

【注釋】①豐稔：莊稼成熟、豐收。富足。②方垂：邊陲。垂，通「陲」。③關內侯：爵位名。秦漢時置，爲二十等級之第十九級，位於徹（列）侯之次。有其號，無國邑。④設教：實施教化。⑤惕厲：亦作「惕勵」，警惕謹慎，警惕激勵。李賢注：「惕，懼也。厲，危也。」⑥降損：謂謙恭自下。⑦何意：豈料。⑧歸第：回家。

【譯文】當時天下富足，邊陲安寧無事，於是章帝加封三位舅父馬廖、馬防、馬光爲列侯，他們都謙遜推讓，希望祇做關內侯。太后聽說了這件事，說：「聖人實施教化，方式各不相同，是因爲懂得人的性情是不同的。我日夜警惕謹慎，思索自己要謙恭自

下，居不求安，食不思飽，希望能奉行此道，不負先帝。所以教化開導兄弟，共同有志於此，以求瞑目之日不再有什麼遺憾。豈料人老了還是不能達成自己的志向啊！」馬廖等人不得以，接受封爵後便退位還家了。

【原文】和熹鄧皇后①諱綏。太傅禹②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③。恭肅④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⑤至重。而使外舍⑥久在內省⑦。上令陛下有幸私⑧之譏⑨。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⑩。誠難及也。每有讌會⑪。諸姬貴人競自修整⑫。簪珥⑬光彩。袿裳⑭鮮明。而后獨省（省作著）。素⑮。裝服無飾。陰后以巫蠱⑯事廢。立爲皇后。是時方國⑰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注釋】①和熹鄧皇后：東漢和帝皇后。名綏，謚熹。父訓爲護羌校尉，母陰氏，爲光武帝皇后從弟之女。和帝永元七年（公元九五年）選入宮中，次年爲貴人，十四年立爲皇后。和帝死後，鄧后先後迎立殤帝、安帝即位，尊爲太后，臨朝稱制凡十六年。②禹：鄧禹（公元二年—五八年），字仲華，南陽新野（今河南省新野）人，東漢開國名將。禹爲南陽豪族，隨光武帝起事，爲東漢初的大功

臣，「雲臺二十八將」之首。漢明帝即位後，以其為先帝元勳，拜為太傅。③貴人：皇帝妃嬪封號。東漢光武帝時始置，其位僅次於皇后。④恭肅：恭敬嚴肅。⑤宮禁：漢以後稱皇帝居住、視政的地方。宮中禁衛森嚴，臣下不得任意出入，故稱。⑥外舍：外戚。李賢注：「外舍，外家。」⑦內省：指宮中。⑧幸私：古謂帝王對人寵愛。⑨譏：譏刺，非議。⑩抑損：謙遜；謙讓。⑪讌會：賓朋宴飲的集會。⑫修整：修飾容貌。⑬簪珥：髮簪和耳飾。古代多為高貴婦女的首飾。說文曰：「簪，笄也。珥，瑱也，以玉充耳。」瑱是古時的一種耳飾，是有「華夏特色」的耳飾。⑭褂裳：即褂衣。古代婦女的上等長袍。釋名曰：「婦人上服曰褂。」⑮素：質樸無飾。⑯巫蠱：古代稱巫師使用邪術加害於人為巫蠱。蠱，音古。⑰方國：四方諸侯之國；四鄰之國。

【譯文】和熹鄧皇后，名綏，是太傅鄧禹的孫女。初選入宮中為貴人，為人恭肅謹慎，一舉一動都合乎法度，深得和帝的嘉許和鍾愛。她有病時，和帝特令她的母親和兄弟入宮親理醫藥，不限天數。她對和帝說：「皇宮是聖上居住、處理政務之要地，臣下不得隨意出入，而您讓外戚久住宮中，上使陛下您容易蒙受寵愛私家之嘲諷，下會使賤妾落個不知禮的毀謗，這樣上下都受到損傷，我實在不希望這樣。」和帝說：「人們都以能多次入宮為榮，貴人您反以此為憂，深自謙讓，實在是難能可貴啊！」每當有宴會時，皇妃、貴人們都競相裝飾打扮，髮簪、耳飾光彩靚麗，衣著華麗漂亮，而唯獨她樸

素無華，衣服不刻意修飾。陰皇后因巫蠱之事被廢，立鄧貴人爲皇后。當時四方諸侯國爲了進貢，競相尋求珍貴華美之物。自從鄧皇后即位後，命令全部禁絕，每年祇供奉紙墨而已。

列傳^①

【原文】馮異^②字公孫。潁川^③人也。建武二年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④。屯兵上林苑^⑤。威行關中^⑥。六年。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⑦也。爲吾披荊棘^⑧。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⑨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呼沱河麥飯^⑩。厚意久不報。異稽首^⑪謝曰。臣聞管仲^⑫謂桓公^⑬曰。願君無忘射鉤^⑭。臣無忘檻車^⑮。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⑯。

【注釋】①列傳：我國紀傳體史書中列叙歷史人物事迹的傳記。②馮異：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三四年，字公孫，漢族，潁川父城（今河南寶豐東）人。東漢開國名將，「雲臺二十八將」之一。③潁川：郡名，以潁水得名。治所在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④赤眉：指漢末以樊崇等爲首的農民起義軍。因以赤色塗眉爲標志，故稱。⑤上林苑：古宮苑名。秦舊苑，漢初荒廢，至漢武帝時重新擴建。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戶縣界。⑥關中：古人習慣上將函谷關以西地區稱爲關中。⑦主簿：官名。漢代中央及郡縣官署多置之。其職責爲主管文書，辦理事務。⑧荊棘：李賢注：「荊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⑨中黃門：在宮廷服役的太監。⑩倉卒蕪蕪亭豆粥，呼沱河麥飯：王郎起，光武自

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薊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异抱薪，鄧禹熱火，光武對灶燎衣。异復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滹沱河至信都，使异別收河間兵。倉卒，匆忙急迫。呼沱河，即滹沱河，在河北省西部。麥飯，磨碎的麥煮成的飯。⑪稽首：古時一種跪拜禮，叩頭至地，是九拜中最恭敬者。⑫管仲：春秋時期齊國顯上（今安徽潁上）人，史稱管子。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⑬桓公：齊桓公，中國春秋時期齊國的國君，「春秋五霸」之首。⑭射鉤：管仲和摯友鮑叔牙分別做公子糾和公子小白（即齊桓公）的師傅。齊襄公十二年（公元前六八六年），齊國動亂，公孫無知殺死齊襄王，自立為君。一年後，公孫無知又被殺，齊國一時無君。逃亡在外的公子糾和小白，都力爭儘快趕回國內奪取君位。管仲為使公子糾當上國君，埋伏中途欲射殺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銅製衣帶鉤上。小白裝死，在鮑叔牙的協助下搶先回國，登上君位。他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齊桓公。桓公即位，設法殺死了公子糾，也要殺死射了自己一箭的仇敵管仲。鮑叔牙極力勸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讓桓公忘掉舊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議，接管仲回國，不久即拜為相，主持政事。管仲得以施展全部才華。齊桓公不記射鉤之恨，重用管仲，終於成就一番霸業。⑮檻車：囚車，用柵欄封閉的車，用於囚禁犯人或裝載猛獸。⑯巾車之恩：謂漢光武帝於巾車鄉（今河南寶豐東）擒獲馮异，旋即赦而錄用的故事。

【譯文】馮異，字公孫，潁川郡人。建武二年，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軍，屯兵於上林苑，威勢影響到關中地區。建武六年，朝拜京師洛陽。光武帝向公卿們說：「馮異是我起兵時的主簿，爲我披荊斬棘，平定關中。」朝罷，命令太監以珍寶、衣服、錢帛賞賜馮異。頒詔說：「過去兵荒馬亂很是倉促，蕪蕪亭的豆粥、滹沱河的麥飯，這種深情厚意永遠無法報答啊！」馮異叩首謝恩說：「臣聽說管仲對齊桓公說：『願君王別忘了我曾射中您衣帶鉤之罪，臣也不敢忘記您把我從囚車釋放出來之恩。』齊國終於依賴管仲而稱霸。臣今天也希望國家不要忘記在河北的困頓，小臣也不敢忘記陛下在中車鄉擒獲我、又赦免而錄用我的恩德。」

【原文】岑彭^①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②（舊無拜廷尉三字。補之）。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④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⑤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⑥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⑦與彭俱詣河陽^⑧。帝即解其縛。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囂^⑨於西城^⑩。公孫述^⑪將李育^⑫守上邽^⑬。蓋延^⑭耿弇^⑮圍之。敕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

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⑬。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注釋】①岑彭：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三五年，字君然，南陽棘陽（今河南南陽新野）人，東漢中興名將，「雲臺二十八將」之一。②廷尉：官名，秦置，爲九卿之一。掌刑獄。③吳漢：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四四年，字子顏，南陽宛（今河南南陽）人，東漢中興名將，「雲臺二十八將」位居第二。任偏將軍、大將軍，光武帝稱帝後，升任大司馬，封廣成侯。④朱鮪：生卒不詳，西漢末年漢陽人。王莽地皇三年（公元二二年）與王匡起兵反王莽，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稱將軍。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漢更始帝劉玄以朱鮪爲大司馬，入長安，封爲膠東王。東漢建武元年（公元二十五年），光武帝攻打洛陽，守將正是朱鮪。光武帝派岑彭招降朱鮪，并拜他做了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朱鮪後爲少府，傳封累代。鮪，音尾。⑤大司徒：指劉秀之兄劉縯，字伯升。更始政權建立後，任大司徒，封漢信侯。昆陽之戰後，遭更始帝劉玄猜忌，被殺。⑥蕭王：指漢光武帝劉秀。更始二年，更始帝劉玄封正在鎮慰河北的劉秀爲蕭王。⑦面縛：雙手反綁於背而面向前。古代用以表示投降。⑧河陽：古縣名。河陽即今吉利、孟州一帶。⑨隗囂：音尾消。字季孟，天水成紀（今甘肅秦安）人。出身隴右大族，青年時代在州郡爲官，以知書通經而聞名隴上。王莽的國師劉歆聞其名，舉爲國士。劉歆叛逆後，隗囂歸故里。劉玄更始（公元二三年）政權建立後，隗囂趁機占領平襄。因隗囂「素有名，好經書」，推爲上將軍。成了割據一方的勢力。更始二年，隗囂歸順更始，封爲右將軍。這年冬天，隗

崔、隗義合謀反叛，隗囂告密，劉玄感其大義滅親，封爲御史大夫。光武帝即位（公元二十五年）後，隗囂勸劉玄東歸光武帝，劉玄不允。隗囂欲挾持東歸未遂，逃回天水，自稱西州大將軍，建武九年（公元三三年），病故。^⑩西城：今甘肅天水市西南。^⑪公孫述：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三六年，字子陽，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縣）人。西漢末，以父官蔭郎，補清水縣長（在今甘肅省境內）。述熟練吏事，治下奸盜絕迹，由是聞名。王莽篡漢，述受任爲江卒正（即蜀郡太守）。王莽末年，天下紛擾，群雄競起，述遂自稱輔漢將軍兼領益州牧。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自稱「白帝」。^⑫李育：王莽時（天水郡改名鎮戎郡）鎮戎郡守將，後爲公孫述的部將。^⑬上邽：古縣名。本邽戎地，在今甘肅天水市。邽，音規。^⑭蓋延：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三九年，虎牙大將軍安平侯，字巨卿，漁陽要陽人。東漢大將，「雲臺二十八將」之一。^⑮耿弇：音梗眼。字伯昭，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東漢開國名將，是中國戰爭史上卓越的軍事天才。^⑯平隴復望蜀：謂已取得隴右（甘肅一帶），又想攻取西蜀（四川一帶）。後來既有成語，「獲隴望蜀」或「得隴望蜀」。比喻貪得無厭。

【譯文】岑彭，字君然，南陽郡人。光武帝任命他爲廷尉，攝行大將軍的職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攻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投降。光武帝因岑彭曾經給朱鮪當過校尉，命令他前往勸降。朱鮪對岑彭說：「大司徒劉伯升遇難時，我曾經參與過謀劃；還

曾勸諫更始，不要派遣蕭王北伐，我確實知道自己的罪大。」岑彭回來，向光武帝詳細稟報了這些情況。光武帝說：「成就大事的人不記恨小怨，朱鮪今天如果投降，可保全他的官爵，又何談誅罰他呢？今有黃河水在此作證，我絕不食言。」岑彭又回去告訴朱鮪，朱鮪於是自己反綁雙手，和岑彭一塊到河陽，光武帝當即爲他解去捆縛，授予朱鮪平狄將軍，封爲扶溝侯。建武八年，岑彭與吳漢包圍隗囂於西城。當時公孫述的大將李育駐守在上邽，被蓋延、耿弇包圍，光武帝下令岑彭：「西城、上邽兩城如果能攻下，便可帶兵向南攻打蜀地。人苦於不知足，既已平定了隴地，又想著攻取西蜀，每發一次兵，頭髮、鬍鬚都白了許多。」

【原文】臧宮^①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飢疫^②。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③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④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⑤。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⑥而墮^⑦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⑧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⑨者。德也。剛^⑩者。賊^⑪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⑫多忠臣。勞政^⑬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

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⑭。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⑮之憂。不在顓臾^⑯。且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苟非（非舊作無。改之）其時。不如息民^⑰。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注釋】①臧宮：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五八年，字君翁，潁川郟（今屬河南）人。東漢中興名將，「雲臺二十八將」之一。曾任縣中亭長、游徼等職。後來，率領賓客參加下江兵（綠林軍的一支），任校尉，追隨光武帝征戰，成為光武帝親信。光武帝進兵河北，任命臧宮為偏將軍，臧宮屢次陷陣破敵，立有戰功。②飢疫：飢餓無糧并患疫病。③方：將，將要。④馬武：公元前一六年至六一年在世，字子張，南陽湖陽（今河南唐河湖陽鎮）人，東漢大將，「雲臺二十八將」之一。初入綠林軍，後歸光武帝，東漢建立後，任捕虜將軍，封楊虛侯。永平四年（公元六一年），去世。⑤赤地：空無所有的地面。指遭受嚴重旱災、蟲災後莊稼顆粒無收的景象。李賢注：「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⑥文德：文治，德教，與「武功」相對。⑦墮：荒廢；廢棄。⑧黃石公記：又名《黃石公三略》。舊題秦時黃石公撰。所謂「三略」，其意為上、中、下三卷韜略。相傳為周初太公姜尚所著，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後經黃石公推演成書，傳授於張良。⑨柔：懷柔，安撫。⑩剛：肅殺，堅硬。⑪賊：禍害。⑫逸政：人民安居樂業的政治。⑬勞政：謂勞役繁重之政。⑭善政：清明的

政治；良好的政令。《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⑮季孫：生卒不詳，姬姓，季氏，名斯。謚桓，史稱「季桓子」。春秋戰國時，魯國大夫，卿家貴族。^⑯顓臾：音專于。春秋國名。風姓，相傳為伏羲之後。故址在今山東省費城西北。春秋時，曾為魯國附庸。《論語·季氏》中有《季氏將伐顓臾》之文。^⑰息民：謂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

【譯文】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因饑荒瘟疫，各部落自相分爭，光武帝問臧宮如何看待此事，臧宮說：「我願帶五千騎兵去征伐匈奴，建立功業。」光武帝笑著說：「常勝將軍，是很難和他討論如何禦敵的，還是我自己再想一想這件事情吧。」建武二十七年，臧宮和楊虛侯馬武上書說：「匈奴此時因遭瘟疫，人畜死亡嚴重，旱災和蝗災使得莊稼顆粒無收，為瘟疫、蟲害所困，其國力抵不上中原的一個郡。萬里效命遠征，就等陛下您發一句話了。福運不會二次再來，時機常常容易錯過，怎能祇圖固守文治而廢棄武事呢？」詔書回復說：「《黃石公記》中說：『柔能克剛，弱能制強』。懷柔是德行的表現，強硬會招致禍害；弱者能得仁義的輔助，強者則會遭受人們的怨恨；捨近求遠，會勞而無功；捨遠求近，則安閑而有善終；使人民安居樂業的政治多出忠臣，而煩勞擾民的政治則多生亂民。所以說：『致力於擴大土地者政治會荒廢，而致力於擴大德行者國家會富強。滿足已有的，則人心安定；不知足而貪圖別人所有的，則會

使人心殘暴。殘酷暴虐的政治，即使成功也注定要失敗。『現在國家還沒有清明的政治，災害不斷發生，百姓驚惶，人人不能自保，這種情況下還要遠征塞外嗎？孔子說：『我擔心季孫氏的憂患，不在顯臾。』況且關於匈奴的傳聞，常有許多不合事實之處。如果不得其時，還不如讓百姓得到休養生息爲好。』從此以後，諸將領沒有誰再敢提戰爭之事了。

【原文】祭遵^①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爲軍市令^②。世祖舍中^③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貰^④之。以爲刺奸將軍^⑤。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⑥、布被^⑦。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潛悼^⑧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⑨臨之。望哭哀慟^⑩。還幸^⑪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⑫以太牢^⑬。如宣帝臨霍光^⑭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⑮。介士^⑯軍陳^⑰送葬。謚^⑱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⑲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注釋】①祭遵：字弟孫，東漢初年潁川潁陽人。公元二十四年，光武帝攻打潁陽一帶，祭遵去投奔他，被光武帝收為門吏。後隨軍轉戰河北，任軍中的執法官，負責軍營的法令。②軍市令：古代軍中交易場所的主管。通鑑胡注：「從軍者非一處人，故於軍中立市使相貿易。置令以治之。」③舍中：猶家中。④貫：音士。寬縱，赦免。⑤刺奸將軍：督察奸吏。後為行使此種職責的官名。漢王莽始設，東漢、魏、晉因之。其權限有別。續漢志曰：「將軍屬有外刺、刺奸。主罪法。」通鑑胡注：「王莽置左右刺奸，使督奸猾，光武因以為將軍號。」⑥韋袴：音維酷。韋，熟皮做的褲子，形容生活節儉。去毛熟治的獸皮。袴，同褲。⑦布被：布製的被子。多以狀生活清苦。⑧溘悼：哀悼；哀憐。⑨素服：本色或白色的衣服。居喪或遭遇凶事時所穿。⑩慟：極其悲傷。⑪幸：皇帝親臨。⑫親祠：謂帝王親自致祭。⑬太牢：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時，牛、羊、豕（猪）三牲全備為「太牢」。古代祭祀所用犧牲，行祭前需先飼養於牢，故這類犧牲稱為牢；又根據犧牲搭配的種類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少牢云有羊、豕，沒有牛。由於祭祀者和祭祀物件不同，所用犧牲的規格也有所區別：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諸侯祭祀用少牢。⑭霍光：約生於漢武帝元光年間，卒於漢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六八年），字子孟，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人。是漢昭帝的輔政大臣，執掌漢室最高權力近二十年，為漢室的安定和中興建立了功勳，霍光薨，漢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其喪，并派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⑮朱輪容車：朱輪，古代王侯顯貴所乘的車子。因用朱紅漆輪，故稱。容車，送葬時載運死者衣冠、畫像之車。李賢注：「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⑯介士：甲士（披甲的戰

士」也。東觀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陳送葬。」^{①⑦}軍陳：指軍隊的陣法或軍伍的行列。^{①⑧}謚：古代帝王、貴族、大臣、士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後，據其生前業迹評定的帶有褒貶意義的稱號。亦指按上述情況評定這種稱號。^{①⑨}存見：探望慰問。

【譯文】祭遵，字弟孫，潁川郡人。隨從光武帝征討黃河以北，任軍市令。光武帝族人中的一個年輕人犯了法，被祭遵依法處死。光武帝大怒，下令將祭遵收監。當時主簿陳副勸諫說：「明公您常想讓衆軍紀律嚴明，現在祭遵執法不避權貴，這是爲了政令得以施行啊。」光武帝隨即赦免了祭遵，還將他封爲刺奸將軍，并向諸將說：「應當效法祭遵！我家中小兒犯法尚且要被殺，那必然不會循私於諸卿了。」河北平定後，拜祭遵爲征虜將軍。祭遵爲人廉潔簡約，謹慎小心，克己奉公，凡受到的賞賜，全部分給士兵，他家中沒有私財，身穿簡樸的皮褲，蓋著布製的被子，他的夫人衣裳也不加花邊。光武帝爲此非常器重他。等他去世時，光武帝特別哀痛。祭遵的靈柩要到河南縣時，光武帝詔命百官先行會集到喪葬禮儀的處所，隨後身穿素服親自前來吊唁，望靈痛哭，極其悲傷。返回時親臨城門，看見祭遵曾經的戰車戰馬，又痛哭不已。喪禮完畢，又親自以太牢祭祀，就像當年漢宣帝親臨霍光將軍喪禮的舊例；到安葬時，光武帝再次親臨，賜贈將軍、侯的印綬；并以朱輪容車以及全副武裝的士兵列成軍陣爲其送葬，贈謚號爲

「成侯」。安葬完畢，皇帝又到祭遵的墳墓上，探望慰問他的夫人及家人。其後每逢朝會，光武帝常感嘆地說：「怎麼能够得到像征虜將軍祭遵這樣憂國奉公的大臣啊？」皇上思念祭遵竟達到這種地步。

【原文】馬武^①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揚虛侯。爲人嗜酒。閭達敢言^②。時醉在御前面折^③同列^④。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⑤。宥^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⑦。必先遍列侯。而大官^⑧無餘。有功輒增邑賞^⑨。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⑩者。

【注釋】①馬武：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六一年，字子張，南陽湖陽（今河南唐河湖陽鎮）人。東漢大將，「雲臺二十八將」之一。初入綠林軍，爲新市兵將領，後歸光武帝。②閭達敢言：李賢注：「閭達，大度也。敢言謂果敢於言，無所隱也。」③面折：當面批評、指責。④同列：猶同僚。⑤回容：曲法寬容。李賢注：「回，曲也，曲法以容也。」⑥宥：寬恕；赦免。⑦珍甘：指珍貴甘美的食品。⑧大官：太官。⑨邑賞：封地和賞賜。⑩誅譴：亦作「誅遣」，誅殺貶謫。

【譯文】馬武，字子張，南陽郡人，被封爲楊虛侯。馬武爲人喜歡喝酒，豁達、敢於

直言，有時醉酒後，在皇帝面前當面批評同僚，說出他們的優點缺點，無所顧忌。光武帝有意放縱他這樣做，當作玩樂。皇帝雖然駕御功臣，但往往能够包容寬恕他們的小過。遠方進貢的珍美食品，必先逐一賜給列侯們，而掌管皇帝膳食的太官處則所剩無幾了。列侯有功，就增加其封地和賞賜，而不任以官職，因此功臣們都能保有其福祿，最終沒有遭誅殺、降職或流放的人。

【原文】論^①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②。未之詳。然咸能感會^③風云。奮其智勇。稱爲佐命^④。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⑤。委^⑥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⑦。固將有以^⑧焉爾。若乃^⑨王道^⑩既衰。降及霸德^⑪。猶能授受惟庸^⑫。勛賢^⑬兼序^⑭。如管、隰^⑮之迭升^⑯。桓世。先、趙^⑰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⑱矣。

【注釋】①論：指《後漢書·朱祐景丹等傳論》。②二十八宿：我國古代天文學家把天空中可見的星分成二十八組，叫做二十八宿，東西南北四方各七宿。③感會：感應會合。④佐命：輔助帝王創業的功臣。⑤英姿茂績：英姿，指才智出衆的人。茂績，豐功偉績。⑥委：捨棄，丟棄。⑦深圖遠筭：謂計劃周密，考慮深遠。筭，音算。⑧有以：猶有因。有道理。⑨若乃：至於。用於句子開頭，表示另起

一事。⑩王道：是說君主以仁義治天下，以德政安撫臣民的統治方法。李賢注：「王謂周也。」
⑪霸德：猶霸道，指君主憑藉武力、刑法、權勢等進行統治。與「王道」相對。⑫庸：功
勛。⑬勳賢：有功勳有才能的人。⑭序：舊指按等級次第授官或依照功績給予獎勵。⑮管、隰（音
習）：管仲和隰朋的并稱。二人為春秋齊桓公相。《史記》曰：管仲、隰朋修齊國之政，齊人皆悅
事之。⑯迭升：猶遞升。⑰先、趙：先軫、趙衰的并稱。二人為春秋晉文公大夫。《國語》云，文公
使趙衰為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乃使先軫佐下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
社稷之衛也。」⑱兼通：謂一齊顯達。

【譯文】《後漢書·朱祐景丹等傳論》說：「光武中興二十八將，過去人們認為他們
是與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相感應，對此未能詳知。然而這二十八人都能感應風雲的變化乘
勢而起，發揮其智謀勇武，可稱得上是輔佐帝王創業的功臣，也都是有遠大志向和卓越
才能的人。議論家多有責備光武不給功臣任職，至使才智出眾、立下豐功偉績之人，被
捨弃而不能任用。然而推究其深謀遠慮的根源，必將有其道理。至於西周王道衰微，到
春秋霸道興起，還能按功勞授受職位，不偏不倚，勳賢有序。如齊桓公時，管仲去世後
職位轉給隰朋；先軫、趙衰能同列於晉文之朝，這便可以稱得上是一起顯達了。」

【原文】降自秦、漢。世資^①戰力。至於翼扶^②王運。皆武人^③屈起^④。亦有鬻繒屠狗^⑤。輕猾^⑥之徒。或崇以連城^⑦之賞。或任以阿衡^⑧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⑨則亂起。蕭、樊^⑩且猶繆紕^⑪。信、越^⑫終見菹戮^⑬。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⑭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⑮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⑯之私。下多抱關^⑰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⑱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⑲之志。雖寇、鄧^⑳之高勛^㉑。耿^㉒、賈^㉓之洪烈^㉔。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㉕朝請^㉖而已。

【注釋】①世資：代代憑藉。②翼扶：輔佐，扶助。③武人：剛武的人。④屈起：崛起。興起，嶄露頭角。屈，通「崛」。⑤鬻繒屠狗：李賢注：「灌嬰，睢陽販繒者，樊噲，沛人，以屠狗爲事，皆從高祖。」樊噲、灌嬰原本都是出身寒微，早年曾以屠狗、販賣絲繒的小商人。後來都是西漢的開國元勳。李賢注：「樊噲封爲舞陽侯；灌嬰爲丞相，封爲潁陰侯。」鬻，音玉。⑥輕猾：輕薄狡猾。⑦連城：指毗鄰的諸城。⑧阿衡：商代官名，師保之官。引申爲任國家輔弼之任，宰相之職。李賢注：「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依倚而取平也。」⑨力侔：勢力齊等；相當。李賢注：「侔，等也。」⑩蕭、樊：蕭何和樊噲。⑪繆紕：音雷泄。囚禁。⑫信、越：韓信和彭越。⑬菹戮：殺戮。菹，音租，同「菹」。古代一種酷刑，把人剁成肉醬。⑭宰輔：輔政的大臣。一般指宰相。⑮搢紳：

有官職的或做過官的人。搢，音禁。紳，古代仕宦者和儒者圍於腰際的大帶。李賢注：「搢，插也。紳，帶也。謂插笏於帶也。」^{①⑥}世及：世襲，世代相傳。^{①⑦}抱關：監門。藉指小吏的職務，亦藉指職位卑微。李賢注：「抱關謂守門者。」^{①⑧}草莽：民間。與「朝廷」「廊廟」相對。^{①⑨}矯枉：矯正彎曲，比喻糾正偏邪。李賢注：「矯，正也。枉，曲也。」^{②⑩}寇、鄧：東漢寇恂、鄧禹的并稱。寇恂（？—公元三六年），字子翼，上谷昌平（今屬北京市）人，東漢名將，「雲臺二十八將」之一。鄧禹（公元二年—五八年），字仲華，南陽新野（今河南省新野）人，東漢開國名將，雲臺二十八將之一。李賢注：「鄧禹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②⑪}高勛：大功勛。^{②②}耿：耿弇，見前注。^{②③}賈復（公元九年—五五年），字君文，「雲臺二十八將」之一，南陽郡冠軍縣（今河南鄧縣西北）人，出身儒生。光武帝即位，任執金吾，封膠東侯。李賢注：「賈復封膠東侯，凡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②④}洪烈：偉大的功業。^{②⑤}特進：官名。始設於西漢末。授予列侯中有特殊地位的人，位在三公下。東漢至南北朝僅為加官，無實職。^{②⑥}朝請：官名。即奉朝請。古代諸侯春季朝見天子叫朝，秋季朝見為請。因稱定期參加朝會為奉朝請。漢代退職大臣、將軍和皇室、外戚多以奉朝請名義參加朝會。

【譯文】「到了秦、漢之際，代代都仰仗武力，以至於輔助扶持王室命運，都依靠武人的崛起。這些人中也有像賣買絲繒的灌嬰、屠狗的樊噲這樣輕薄奸猾的人。他們有的

被賜予數座城池的崇高封賞，有的被任用爲宰相。所以，勢位過高，君臣之間因而相互猜疑產生隔閡，勢力相當就會發生禍亂。像蕭何、樊噲尚且被囚禁，韓信、彭越最終被殺戮或剝成肉醬，不正說明了這個道理嗎？從那以後，直到孝武皇帝，五代（高祖至武帝）之中的輔政大臣，沒有不是公侯的。這樣就使得出仕爲官的道路堵塞，賢能之人被埋沒，朝堂有世襲爲官的私情，下邊怨聲載道。至於那些胸懷治國大道而不爲人知、藏身於民間的人，又怎能說得完呢？所以光武帝藉鑒前事的過失，懷有糾正偏邪的志向，即使像寇恂、鄧禹的大功勛，耿弇、賈復的偉大功業，所分給的土地也不過大縣三四個，所不同之處祇是給予特進、朝請的優待罷了。」

【原文】觀其治平^①臨政。課職^②責咎^③。將^④所謂^⑤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⑥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⑦則虧喪^⑧恩舊^⑨。撓情^⑩則違廢^⑪禁典^⑫。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⑬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⑭。即以（舊無以字。補之）事相權^⑮。故高秩^⑯厚禮。允答^⑰元功^⑱。峻文^⑲深憲^⑳。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㉑。其餘并優以寬科^㉒。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㉓於後。

【注釋】①治平：治國平天下。②課職：謂以忠於職守相督責。③責咎：責究罪過。④將：副詞，殆；大概。⑤所謂：所說的，用於復說、引證等。⑥格：糾正。⑦直繩：以法制裁。⑧虧喪：損傷；損失。⑨恩舊：稱舊交。⑩撓情：曲徇私情。⑪違廢：背離、廢弛。⑫禁典：指朝廷法令。⑬參任：參合任用。李賢注：「參任，謂兼勛賢而任之。則群臣之心各有覬望，故難塞也。若遵高祖并用功臣，則其敝未遠。」⑭勝否：好壞；得失。李賢注：「勝否猶可否。」⑮相權：相互平衡。權謂平其輕重。⑯高秩：優厚的俸祿；高爵位。⑰允答：允，介詞，猶以。答，酬答。⑱元功：功臣。⑲峻文：指苛細的法令條文。⑳深憲：猶嚴法。㉑休咎：吉凶，善惡。㉒寬科：寬大的法律條文。㉓延慶：延續福祚。

【譯文】「觀察他（光武帝）治國平天下處理政務，以忠於職守相督責，追究過失，大概就是《論語》所說的『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的意思吧！若以崇尚法令來糾正這些功臣，那對他們的傷害就太大了。爲什麼呢？依法制裁則會傷害舊恩，順從私情又會違背法令；選用賢才，則他的功績不一定很厚；推舉功臣，此人或許又不够賢善；若兩者兼顧來參考任用，則衆臣之心會各有企圖，難以滿足；若遵循高祖的方法全部使用功臣，則弊端很快便會顯露；不得不比較其可否勝任，就用擬任職事來相互平衡。所以，光武帝用高爵厚禮來酬謝功臣們，以嚴峻而苛細的法令條文，督導官吏各盡職責。建武

年間，封侯者有一百多人，祇有（高密、固始、膠東）三位列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分擔吉凶，其餘都給予優厚寬容的待遇，保全他們封爵所得的俸祿，無不最終保有功名并延續於後代子孫。

【原文】昔留侯^①以爲高祖悉用蕭、曹^②故人。而郭伋^③亦譏^④南陽多顯。鄭興^⑤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⑥雲臺。其外又有王常^⑦、李通^⑧、竇融^⑨、卓茂^⑩。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⑪。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注釋】①留侯：指張良。②蕭、曹：是蕭何、曹參的并稱。③郭伋：字細侯，東漢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人。建武二十二年，徵爲太中大夫，二十三年卒，時年八十六。④譏：勸諫。⑤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今屬河南）人，東漢經學家，任太中大夫。鄭興傳曰：「興徵爲太中大夫，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⑥南宮：漢宮殿名。⑦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今河南禹縣）人，爲東漢開國大將。⑧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貸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异，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曆讖記，爲王莽宗卿師。通亦爲五威

將軍從事，出補丞丞，有能名。光武即位，征通爲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建武十八年卒，謚曰恭侯。⑨竇融：公元前一六年至六二年在世，字周公，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西北）人，東漢初大將。⑩卓茂：字子康，南陽宛縣人。卓茂在元帝時到長安求學，師從博士江生，學習《詩》《禮》和曆法算術。窮盡老師學術，稱爲通儒。生性仁愛恭謹。光武即位之初，拜爲太傅，封褒德侯。建武四年，卓茂去世，賜予棺槨墳地，光武帝穿喪服親自參加送葬。⑪本第：本來的等第。

【譯文】「昔日留侯張良認爲高祖劉邦祇任用蕭何、曹參等故人，而郭伋也曾勸諫光武帝不宜專用南陽的鄉親，使他們過於顯貴，鄭興又告誡不宜專用功臣。推崇恩澤以私情授予，容易造成偏愛的過失；公平如一，必然可以拓寬招賢之路，恐怕就是如此吧！」永平年間，顯宗追思感念前代功臣，於是就在南宮雲臺畫出二十八將的圖像，另外加上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人，合計三十二人。按照他們本來的等級次序列在篇末，以記載功臣們的次第。

【原文】太傅高密侯鄧禹①。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②。大司馬廣平侯吳漢③。河南尹阜成侯王梁④。左將軍膠東侯賈復⑤。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⑥。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⑦。驃騎大將軍參遽侯杜茂⑧。執金吾雍奴侯寇恂⑨。積弩將軍昆陽侯

傅俊^⑩。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⑪。左曹合肥侯堅鐔^⑫。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⑬。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⑭。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⑮。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⑯。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⑰。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⑱。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⑲。右將軍槐里侯萬修^⑳。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㉑。太常靈壽侯邳彤^㉒。衛尉安成侯鮒期^㉓。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㉔。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㉕。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㉖。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㉗。大司空固始侯李通^㉘。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㉙。大司空安豐侯竇融^㉚。驃騎將軍慎侯劉隆^㉛。大傅宣德侯卓茂^㉜。

【注釋】①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今河南省新野）人，東漢開國名將。詳見前文注。②馬成：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五六年，字君遷，南陽郡棘陽（今河南新野縣東北）人。東漢開國功臣，東漢大將。③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今河南南陽）人，東漢中興名將，任偏將軍、大將軍，光武帝稱帝後，升任大司馬，封廣成侯。死後，謚忠侯。④王梁：字君嚴，漁陽要陽人。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內侯。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⑤賈復：公元九年至五五年在世，字君文，南陽郡冠軍縣（今河南鄧縣西北）人。出身儒生，少好習《尚書》。新莽末年，聚眾加入綠林軍，後歸光武帝，任都護將軍。光武帝即位，任執金吾，封膠東侯。⑥陳俊：字子昭，西陽西鄂人也。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

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史。光武徇河北，劉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及即位，封陳俊爲列侯。後徙俊爲琅邪太守。⑦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東漢開國名將。詳見前注。⑧杜茂：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四三年，字諸公，驃騎大將軍，參薊侯。漢朝南陽郡冠軍縣（今鄧州市張村鎮冠軍）人。⑨寇恂：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三六年，字子翼，上谷昌平（今屬北京市）人，東漢名將。⑩傅俊：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三一年，字子衛，潁川襄城（今屬河南）人。東漢名將，開國元勳，昆陽侯。⑪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今河南南陽新野）人，東漢中興名將。詳見前注。⑫堅鐔：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五〇年，字子伋，潁川襄城（今河南禹州市）人也。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即位，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⑬馮异：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三四年，字公孫，潁川父城（今河南寶豐東）人，東漢開國名將。東漢建武十年，因連年征戰，在對隴右的作戰中，病故於軍中。⑭王霸：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五九年，字元伯，潁川潁陽（今河南許昌西）人。生性喜歡法律，父親擔任郡決曹掾，王霸年輕時也做監獄官。建武九年（公元三三年），璽書任命王霸爲上谷太守，仍率領原部，捕擊胡虜，無拘郡界。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⑮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東漢大將。受封爲建義大將軍，鬲侯。⑯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建武元年更封光阿陵侯，食邑萬戶。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⑰祭遵：見前注。⑱李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戶。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徵詣京師。十九年，卒。⑲景

丹：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二六年，字孫卿，馮翊櫟陽（今陝西西安市臨潼區）人，東漢大將。光武即位，拜驃騎大將軍，封櫟陽侯。卒於軍。^{②0}萬修：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二六年，字君游，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人。更始年間（公元二三年—二五年）任信都令，迎光武帝，拜偏將軍。平河北，因功封槐裏侯。後來在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戰爭中，病死軍中。^{②1}蓋延：見前注。^{②2}邳彤：邳，音劈。字偉君，信都（今河北安國）人，東漢大將。以功封靈壽侯，位至太常。死後葬於安國南關。^{②3}鉋期：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三四年，字次況，潁川郡郟縣（今屬河南）人。光武即位後，封鉋期爲安成侯，食邑五千戶。建武五年（公元二九年），光武駕臨魏郡。以魏郡局勢已基本穩定，調鉋期回朝廷擔任太中大夫之職，隨光武到了洛陽。不久，又調任管轄宮廷禁衛軍的衛尉卿。建武十年（公元三四年），鉋期病故，光武親臨治喪，謚爲忠侯。^{②4}劉植：字伯先，巨鹿昌城（今河北巨鹿）人，東漢大將。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②5}耿純：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三七年，字伯山，巨鹿宋子傳家莊（今邢臺市新河縣護駕村）人，東漢大將，開國功臣，東光侯。^{②6}王常：見前注。^{②7}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今屬河南）人，東漢中興名將。詳見前注。^{②8}李通：見前注。^{②9}馬武：見前注。^{③0}竇融：見前注。^{③1}劉隆：生年不詳，卒於公元五七年，字元伯，南陽（治今河南南陽）人，安衆侯宗室。新莽末年，投奔更始，拜爲騎都尉。後歸附光武帝，封亢父侯，拜誅虜將軍，討平李憲。建武十一年（公元三五年）守南郡太守。十三年，更封竟陵侯。十六年，以度田不實，免爲庶人。十七年，隨馬援平叛交趾二徵，俘獲徵貳，封長平侯。不久，以驃騎將軍代吳漢行大司馬事。後封還印綬，以列侯

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卒，謚靖侯。^{③②}卓茂：見前注。

【譯文】同原文。

【原文】馬援^①字文淵。扶風^②人也。建武九年。拜爲太中大夫^③。十七年。交趾^④女子徵側及女弟^⑤徵貳^⑥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⑦蠻夷^⑧皆應之。寇略^⑨嶺外^⑩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斬徵側、徵貳。傳首^⑪洛陽。封援爲新息侯。

【注釋】①馬援：詳見前注。②扶風：古地名。約在今陝西長安縣西。③太中大夫：官名。《漢書·百官公卿表》載：郎中令所屬有太中大夫等，秩比千石，掌議論。④交趾：亦作「交址」，原爲古地區名，泛指五嶺以南。漢武帝時爲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轄境相當今廣東、廣西大部 and 越南的北部、中部。⑤女弟：妹妹。⑥徵側與徵貳：又稱二徵夫人。漢朝交趾郡麓泠縣人。是武裝反抗中國東漢政權的兩個姐妹，她們的父親是雒將，也就是部落首領。⑦九真、日南、合浦：漢武帝時設立了交州，下轄交趾（今越南河內附近）、九真（今越南清化附近）、日南（今越南廣治附近）、南海、蒼梧、玉林、合浦七郡。⑧蠻夷：亦作「蠻彝」，古代對四方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泛稱。亦專指南方少

數民族。⑨寇略：侵犯劫掠。⑩嶺外：指五嶺以南地區。⑪傳首：傳送首級；被殺頭。

【譯文】馬援，字文淵，扶風郡人。建武九年，官拜太中大夫。十七年，交址女子徵側和她的妹妹徵貳造反，攻陷了所在的州郡，九真、日南、合浦的蠻夷全都響應她們，侵略五嶺以南地區六十餘座城池，徵側自立為王。於是朝廷拜授馬援為伏波將軍，率領樓船將軍段志等南征討伐交址，斬殺了徵側、徵貳，傳送首級到洛陽。馬援被封為新息侯。

【原文】援嘗有疾。梁松①來候之。獨拜②床③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④。貴重⑤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⑥之。大人⑦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

【注釋】①梁松：字伯孫，少為郎，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婿，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②獨拜：特行敬禮。③床：這裏指病榻。④帝壻：婿，同「婿」。松為舞陰公主之夫，光武皇帝之婿。⑤貴重：位高任重。⑥憚：畏懼。⑦大人：對父母叔伯等長輩的敬稱。

【譯文】馬援曾經生病，梁松來問候他，親自在病榻前叩拜，馬援沒有還禮。梁松走後，兒子們問他說：「梁伯孫（梁松的字）是皇帝的女婿，在朝廷中地位顯貴，公卿以下的官員沒有不怕他的，大人您為什麼獨獨不以禮相待呢？」馬援說：「我是梁松父親的朋友，他雖然尊貴，但怎麼能失去長幼次序呢？」梁松因此而憎恨馬援。

【原文】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①（尚舊作向。改之）擊武陵五谿蠻夷^②。軍沒^③。援因復請行^④。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徵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⑤杜愔^⑥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⑦。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⑧。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⑨。獨惡是耳。初。軍次^⑩下雋^⑪。有兩道可入。從壺頭^⑫。則路近而水嶮。從充^⑬道。則塗夷^⑭而運^⑮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⑯欲從充道。援以為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扼^⑰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

【注釋】①劉尚：東漢初年大將。②武陵五谿蠻夷：亦稱「武陵蠻」，東漢至宋時對分布於今湘西及黔、川、鄂三省交界地沅水上游若干少數民族的總稱。因其地有五條溪流而得名。③沒：敗亡；覆滅。④請行：請求前往作戰。⑤謁者：官名。始置於春秋、戰國時，秦漢因之。掌賓贊受事，即為天

子傳達。⑥杜愔：愔，音因。生卒不詳，是馬援的友人。惠棟曰：「袁宏紀：『作杜愔。』」⑦年迫餘日索：即年迫日索，謂老年逼近，餘日不多。李賢注：「索，盡也。」⑧長者家兒：李賢注：「謂權要子弟等。」⑨調：協調；使協調。⑩次：謂軍隊駐扎。⑪下雋：縣名，約在今湖北通城縣。⑫壺頭：李賢注：「壺頭，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壺頭山』也。」⑬充：李賢注：「充，縣名，屬武陵郡。」故治在今張家界市永定區。⑭夷：平坦。⑮運：運輸。⑯耿舒：東漢茂陵人，耿況之子，耿弇之弟。官至建威大將軍。⑰扼：掐住。李賢注：「扼，持也。」

【譯文】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進攻武陵五溪的蠻夷，全軍覆沒，馬援因而再次要求出征。朝廷就派遣馬援率領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討五溪。馬援晚上和送他的人告別，對他的朋友謁者杜愔說：「我受國家厚恩，年紀大了，在世的日子也不多了，常擔心自己不能為國盡忠而死，今天我的願望終於達成，死而無憾了。祇是擔心權貴子弟有的留在我的左右，有的還要與他們共事，很難把關係協調好，我唯獨擔心這一樁事啊！」起初，軍隊駐紮在下雋縣，有兩條路可走。從壺頭走，路程近但水路較艱險；從充道走，路雖然平坦但運輸路程却較遠。光武帝剛開始對此也很猶豫。等到軍隊開到時，耿舒主張從充道走，馬援認為這樣會耗費時日，浪費軍糧，不如進入壺頭，掐住敵

人的咽喉要地，充縣的敵人會不攻自破。把這件事上報朝廷後，光武帝採用了馬援的進軍方案。

【原文】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①。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②病。遂困。乃穿岸^③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④鼓譟^⑤。援輒曳足^⑥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⑦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⑧行死。誠可痛惜。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⑨中郎將梁松乘驛^⑩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注釋】①守隘：把守關隘。隘，險要處。②中：遭受；受到。③穿岸：在水岸邊鑿石爲室，以避暑氣。④升險：登上險要處。⑤鼓譟：亦作「鼓噪」，出戰時擂鼓吶喊。⑥曳足：拖著足。⑦好時侯弇：好時，古縣名。時，音至。弇，音眼。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人。東漢開國名將。⑧怫鬱：作「怫悒」，憂鬱，心情不舒暢。⑨虎賁：官名。掌侍衛國君及保衛王宮、王門之官。賁，音奔。⑩乘驛：中國古代政府設置的一種供使臣出巡、官吏往來和傳遞詔令、文書等用的交通組織。始於春秋戰國，稱遽、駟（古代驛站專用的車）、郵、傳等。

【譯文】軍隊進入壺頭，敵人登高把守關隘，河水湍急，船隻難以前進。恰逢天氣很熱，不少士兵染疫而死，馬援也病倒，大軍被困。於是在河岸邊挖石洞，來躲避暑熱。敵人每次登上險峻地段擂鼓吶喊，馬援都會警覺地拖著病體出來觀察形勢，身邊的人都被他這一豪壯的氣概所感染，沒有不掉淚的。耿舒給其兄好時候耿弇寫信說：「先前我上書建議應當先攻打充縣，糧食雖然難運而兵馬却可以發揮戰鬥力，數萬軍人定會奮勇爭先。現在陷於壺頭竟然不能前進，大家都快要鬱悶死了，實在叫人感到痛惜。」耿弇接到信，將此事上奏，光武皇帝就派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站的車去責問馬援，并代為監軍。適逢馬援病逝，梁松舊日怨恨未平，就利用這個機會陷害馬援。光武帝大怒，追繳了馬援新息侯的印綬。

【原文】初。援在交址。常餌^①薏苡^②實。用能輕身省^③欲。以勝瘴氣^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⑤。權貴皆望^⑥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⑦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⑧。馬武、於陵侯侯昱^⑨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⑩惶懼^⑪。不敢以喪還舊塋^⑫。裁^⑬買城西數畝地槨葬^⑭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吊會^⑮。援兄子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⑯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⑰。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

得葬。

【注釋】①餌：服食；吃。②薏苡：爲禾本科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以去除外殼和種皮的種仁入藥。③省：減少；削減。④瘴氣：指南部、西南部地區山林間濕熱蒸發能致病之氣。⑤珍怪：珍貴奇异之物。⑥望：怨恨；責怪。⑦譖：讒毀；誣陷。⑧文犀：有紋理的犀角。⑨侯昱：河南密縣（今新密市）人。大司徒侯霸之子。東漢初曾任太僕，曆官刺史，建武十三年，侯霸因病去世，襲封於陵侯。建武二十四年曾隨馬援出征南蠻。⑩妻孥：妻子和兒女。⑪惶懼：恐懼，驚慌。⑫塋：葬地。⑬裁：李賢注：「僅也，與纔同。」⑭槁葬：草草埋葬。李賢注：「槁，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槁。」⑮吊會：聚集吊喪。⑯詣闕：謂赴朝堂。⑰坐：犯罪；判罪。

【譯文】當初，馬援在交址，常吃薏苡籽，用它可以使身體輕便，減少欲望，還能緩解瘴氣的毒害。南方的薏苡籽較大，馬援想留作種子，軍隊還朝時，裝載了一車薏苡籽。當時被人認爲是南方的珍奇寶物，權貴們皆有怨責之意。馬援當時正受寵信，所以沒有人上告。等到馬援死了以後，就有人上書誣陷他，說以前運回的東西，都是明珠和有紋理的犀牛角。馬武和於陵侯昱等，也都上書報告當時的情況，光武帝越發憤怒。馬援的妻子兒女十分恐懼，不敢把馬援的尸體運回家鄉舊墳去安葬，祇在洛陽城西買地

數畝，草草地掩埋起來完事。賓客和故友也沒有人敢去聚集吊喪。馬援的侄子馬嚴和馬援的妻子兒女用草繩相縛連，到宮闕請罪。光武帝於是命人拿出梁松的奏書給他們看，他們纔知道了馬援獲罪的原由，上書訴說冤情，前後共六次，言辭十分哀傷悲切，然後馬援纔得以正式安葬。

【原文】又前云陽令同郡朱勃^①。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采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②而以王禮葬田橫^③。大臣曠然^④。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⑤在內。微過^⑥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⑦。燕將據聊而不下^⑧。豈其甘心末規^⑨哉。悼巧言^⑩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⑪。欽慕聖義。間關^⑫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⑬封侯之福耶。

【注釋】①朱勃：生於漢成帝元延二年，卒年不詳，字叔陽，扶風人。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辭言嫺雅；時援纔知書，見之自失。年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馬援爲將軍，勃祇爲云陽令，援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則與之愈親，後援死，爲人所陷，不得葬。時勃年六十，上書

陳援功。書奏報，歸田里。明帝即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以旌之。勃有文集二卷。②高祖赦蒯通：蒯通，本名蒯徹，漢初範陽固城鎮人，因為避漢武帝之讳而改為通。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後漢書集解》：蒯通說韓信背漢，高祖徵通至，釋不誅。③田橫：秦末狄縣（今山東高青縣東南）人。在秦末起義中收復齊國故地，於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〇七年）為齊相國，治國有方，後為齊王，在與漢王劉邦軍隊大戰中退居山東半島沿海及海島，在劉邦稱帝後因不齒降附稱臣而自刎在洛陽附近，所率五百門士皆捨身殉義。李賢注：「田橫初自稱齊王，漢定天下，橫猶以五百人保於海島，高祖追橫，橫自殺，以王禮葬之。」④曠然：形容豁然通曉。⑤讒言：說壞話毀謗人。亦指壞話，挑撥離間的話。⑥微過：輕微的過失。⑦章邯畏口而奔楚：章邯（？——公元前二〇五年），字少榮，章潁長子。秦末大將，任少府，為秦朝的軍事支柱。秦王朝最後一員大將。巨鹿之戰中被項羽擊敗，漳汙之戰中再次被項羽擊敗而投降，隨項羽入關，封雍王。楚漢戰爭中，章邯在漢王元年（公元前二〇六年）八月，與劉邦軍屢戰不利，退保廢丘（今陝西興平東南）。二年六月，城破自殺。⑧燕將據聊而不下：《史記》曰：「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於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⑨末規：猶下策。⑩悼巧言：悼，恐懼。巧言，表面上好聽而實際上虛偽的話。⑪西州：指陝西地區。⑫間關：曲折。李賢注：「間關猶崎嶇也」。⑬徼：音腰。招致，求取。

【譯文】又有前任云陽令、馬援的同鄉朱勃到宮闕上書說：「臣聽說王者的德行以及

聖明的政治，不會忘記人臣的功勞，採用他某一方面的美德，而不要求他具備所有方面。所以漢高祖赦免了蒯通并用王禮殯葬了田橫，大臣們豁然開朗，都除去了心裏的恐懼。大將征戰在外，讒言却在宮內流傳，有一點小過就記下來，大功却不計，這實在是治理國家所應謹慎對待的。所以秦大將章邯因為害怕讒言而投降了項羽，燕國的將軍攻下了聊城而不敢回國，難道是他們甘心出此下策嗎！他們是害怕讒言傷害善良的人啊！我私下瞭解到已故伏波將軍馬援，從西州被選拔，敬慕皇帝的聖德仁義，歷經曲折艱險，冒著萬死的危險，孤身立於衆權貴之間，旁邊却無一人幫他說話；他率軍馳騁險境，深入虎口要地，難道他有過回頭為自己考慮的時候嗎？難道他已知道將要擔任七郡之使官，求取封爵的福分嗎？」

【原文】八年。車駕^①西討隗囂^②。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③隴。冀^④路斷隔。唯獨狄^⑤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⑥漏刻^⑦。援奉詔西使。鎮慰^⑧邊衆。乃招集豪杰。曉誘羌戎^⑨。謀如涌泉。勢如轉規^⑩。遂救倒懸^⑪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⑫先零^⑬。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⑭貫脛^⑮。又出征交址。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⑯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

南討。立陷臨鄉^{①⑦}。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二年。作三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⑱。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⑲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⑳。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㉑。葬不歸墓。怨隙^㉒并興。宗親怖慄^㉓。死者不能自列^㉔。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

【注釋】

①車駕：帝王所乘的車。亦用爲帝王的代稱。②隗囂：見前注。③下：離開。④冀：指冀縣，戰國秦武公所置。約在今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南。⑤狄：古地名，今甘肅臨洮縣。⑥寄命：寄存之命。喻短暫的生命。⑦漏刻：頃刻。⑧鎮慰：安撫慰問。⑨羌戎：泛指我國古代西北部的少數民族。⑩轉規：轉動圓形器物。喻一往無阻或毫無阻難。李賢注：「規，員也。」⑪倒懸：以人之倒掛比喻處境極其困苦或危急。⑫誅鋤：除滅；誅殺。⑬先零：先零部是西羌最大的部落，先零之名初見於《漢書·趙充國傳》。⑭飛矢：飛馳的箭。⑮脛：人的小腿。⑯悔吝：悔恨。李賢注：「吝猶恨也。」⑰臨鄉：古地名，今湖南省桃源縣。⑱害氣：邪氣；有害之氣。⑲衆庶：衆民；百姓。⑳三夫之言：泛指經過多人傳播的流言。㉑杜門：閉門，堵門。㉒怨隙：嫌隙。㉓怖慄：亦作「怖栗」，害怕得發抖。㉔自列：自己陳述。

【譯文】「建武八年，皇上西征隗囂，征討方針猶豫未定，各路兵力還未集中，馬援提出了應當及時出兵的主張，終於擊敗了河西的敵人。等到吳漢敗離隴上，進入冀縣的道路已被斷絕，祇有馬援所在的狄道爲國家堅守，軍民們飢餓困頓，命在旦夕。馬援奉詔出使西方，安撫慰問邊地民衆，接著又招集豪杰，勸誘羌戎。智謀猶如泉湧，所向披靡，勢如破竹，於是挽救了形同倒懸的危急局面，保住了幾乎失守的城池，保全了兵力使之得以揮師前進，取敵人的糧食而食，隴冀大致平定，而他自己却獨守空郡。他祇要動兵便立功，祇要出師便能取勝。他誅滅了西羌最大的部落先零，追入山谷，勇猛作戰，飛箭穿透了他的小腿；又出征交址，當地多瘴氣，馬援與妻子兒女生死訣別，毫無後悔、惜命之心，於是斬殺了徵側，平定了交州。之後他再度南征，立即攻陷了臨鄉，軍隊已取得功績，但事業未成而身先死。將士們雖染瘟疫，馬援也沒有獨自生存。說道戰爭，有的因持久而建立功勳，有的因急於取勝而導致失敗；深入敵軍中未必就能取勝，暫時不進未必就不對。人情常理哪有樂意長期駐守在險惡絕境中的道理，誰不想生還呢？馬援效力於朝廷二十三年，北出塞外沙漠，南渡江海水域，頂著瘴氣，死於軍中，功名泯滅爵位被奪，封地也不能傳給後人。天下人不知道他究竟犯了什麼過失，老百姓也未聽說過對他的毀謗，突然遇到衆口一詞的攻擊，橫遭讒言的誣陷毀謗，家屬閉門不敢與外面交往，遺骸不能葬入祖墓，怨言嫌隙一齊而來，宗族親屬驚慌恐懼。死者

不能自白冤屈，活著的人也不能爲他辯冤，臣下我暗自爲他傷悲。」

【原文】夫明主醢^①於用賞。約^②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③金四萬斤以間^④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⑤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⑥之所悲也。惟陛下留思豎儒^⑦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⑧。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⑨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⑩田里^⑪。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⑫。冒陳悲憤。戰慄闕庭^⑬。書奏。報歸田里。

【注釋】①醢：濃厚。②約：少；省減；簡約。③陳平：西漢王朝的開國功臣。偉大的謀略家。④間：離間。⑤孔父：指孔夫子。⑥鄒陽：生卒不詳，西漢散文家。文帝時，爲吳王劉濞門客，以文辯著名於世。⑦豎儒：對儒生的鄙稱。有時用以謙稱自己。⑧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⑨厭：滿足。⑩伏：居；栖身。⑪田里：泛指鄉間，民間。⑫欒布哭彭越之義：欒布、彭越，人名。前書曰，彭越爲梁王，欒布爲梁大夫使於齊。越以謀反，梟首洛陽，詔有收視者捕之。布使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⑬闕庭：朝廷，亦藉指京城。

【譯文】「英明的君主，應多多使用獎賞而減少施用刑罰。漢高祖曾給陳平黃金四萬斤來離間楚軍，不過問他如何支出與收入以及做了些什麼，難道還會懷疑他是否用錢糧去離間楚軍了嗎？人具有孔夫子的忠誠却不能使自己避免讒言的傷害，這是鄒陽所悲哀的事情。希望陛下能留意我這個無知儒生的話，不要讓功臣含恨九泉。臣聽說《春秋》的經義，人的罪過可用功勞來抵消。按聖明君主祭祀的原則，做臣子的能做到五義死後就可享祭祀。像馬援，正是所謂的以死來盡心為國效勞的人啊。希望讓公卿們來評議馬援的功過，再決定應當是剝奪其爵位還是應當續封，來滿足天下人的心願。臣年已六十，經常伏居在民間，私下為樂布不顧禁令哭祭彭越的大義而感動。臣冒死陳述內心的悲憤，惶恐戰慄於宮闕之上。」奏疏呈上後，有了答覆，他便返回鄉里了。

【原文】子廖^①字敬平。少以父任為郎。肅宗^②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③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④。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⑤。成帝御浣衣^⑥。哀帝去樂府^⑦。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⑧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⑨。必有其本。

【注釋】

①廖：馬廖，馬援長子，明德馬皇后長兄。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

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趙熹爲衛尉，肅宗甚尊重之。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譽。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爲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永元四年，卒。

②肅宗：孝章皇帝，名烜，明帝第五子。

③躬履：親身履行。

④長樂宮：漢代天子母親的代稱。此指明德馬皇后，章帝尊其爲皇太后。

⑤服官：官名。漢齊郡臨菑產紬縠，陳留郡產錦鍛，各設置服官，專掌宮廷衣著供應。在臨菑也稱三服官，因供應春夏冬三季衣服而得名。

⑥浣衣：謂多次洗過的衣服，指舊衣。

⑦樂府：古代主管音樂的官署。起於漢代。漢惠帝時已有樂府令。武帝時定郊祀禮，始立樂府，掌管宮廷、巡行、祭祀所用的音樂，兼采民歌配以樂曲，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樂府之名始此。

⑧從行：仿效其行爲。

⑨改政移風：改變風氣習俗。

【譯文】馬援長子馬廖，字敬平，年輕時因父親馬援爲官被保舉爲郎，深受章帝的尊重。當時皇太后親身履行節儉，辦事務從簡省。馬廖擔心這種美德難以貫徹始終，上疏馬太后，勸諫太后成就德政，說：「臣依據前代的詔命，認爲百姓日用不足，是由於世人崇尚奢侈浪費。故而元帝免去服官，成帝常穿舊的衣服，哀帝去除樂府。然而奢侈浪費仍未停止，以至造成衰敗混亂，原因是由於百姓效法朝廷的行爲而不重視朝廷的言辭。改變風氣習俗，必須抓住根本。」

【原文】傳曰。吳王^①好劍客^②。百姓多癰瘡^③。楚王好細腰^④。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⑤。四方^⑥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⑦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⑧。斥去華飭^⑨。素簡^⑩所安。發自聖情。此誠上合天心^⑪。下順民望^⑫。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勸^⑬。法太宗^⑭之隆德。戒成哀^⑮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⑯。則四海誦德。聲熏^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⑱。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⑲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

【注釋】①吳王：闔閭（？——公元前四九六年），又作闔廬。姬姓，吳氏，名光，故又稱「公子光」。春秋時吳國第二十四任君主，活動於春秋末期，公元前五一四年至公元前四九六年在位，著名軍事家，部分史書認為為「春秋五霸」之一。②劍客：精於劍術的人。③癰瘡：音班窗。創傷或瘡瘍的疤痕。④楚王好細腰：楚王，楚靈王。初名圍，即王位後改名虔。楚共王的兒子，楚康王的弟弟，殺了侄兒楚郢敖自立。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⑤高髻：古代婦女髮式，又稱「峨髻」，是相對指髻式高聳的稱謂。⑥四方：指京城以外的地區。⑦慢：輕忽；怠忽。⑧厚繒：帛之厚者。⑨飭：古同「飾」，修飾；裝飾。⑩素簡：樸素簡約。⑪天心：

猶天意。^⑫民望：民衆的希望、心願。^⑬勉勛：勉勵。^⑭太宗：李賢注：「太宗，孝文也。玄默爲化，身衣弋綈」。^⑮成哀：漢成帝劉騫和漢哀帝劉欣的合稱。^⑯竟：李賢注，「竟猶終也」。^⑰熏：李賢注：「薰猶蒸也，言芳聲薰天地也」。^⑱勒：雕刻。^⑲瞽人夜誦之音：瞽人，古代盲樂師。李賢注：「瞽人，無目者也。古者瞽師教國子誦六詩。《前書禮樂志》云：『乃采詩夜』。夜誦者，其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譯文】「《傳》說：『吳王喜歡精於劍術的人，老百姓就多有創傷；楚王喜歡細腰，宮女們多有餓死的。』長安城中的諺語說：『城裏的人喜歡束高髮髻，四處鄉下的百姓髮髻就高達一尺；城裏的人喜歡畫寬眉，鄉下的百姓就將眉毛畫到半額寬；城裏人喜歡長衣袖，鄉下的百姓就用整匹布來做衣袖。』這些雖似笑話，但却是切中事實。以前頒布的制度沒過多久，稍後就不執行了。雖然是有的官吏不依法辦事，但實在是輕慢法令的行爲起源於京師的緣故。如今陛下親自穿著厚繒做的衣服，去掉華麗的裝飾，心安住於樸素簡約，都是發自您的本性，這種做法實在是上合天心，下順民意。造福宏大，莫過於此。陛下既已自然而然的做到了這一點，但還須加以勉勵，效法太宗的盛大德行，藉鑒成帝、哀帝不能善終的教訓。《易經》說：『不能持之以恒地恪守自己的德行，恐怕終將會遭受恥辱。』如果真正能將這種事情堅持到底，那麼四海之內都會歌頌聖德，

贊美之聲就會達於天地，可以感通神明，可以刻金石記功，更何況人心呢？何況是推行法令呢！希望把我的這份奏章放在御座旁邊，以當作盲人樂師夜間朗誦的聲音。」太后深深贊同并採納了他的建議。

【原文】卓茂^①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②舉。遷密令^③。視民如子。舉善^④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⑤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⑥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

【注釋】①卓茂：見前注。②儒術：儒家的原則、學說、思想。③密令：密縣縣令。秦設密縣，屬潁川郡。東漢時，屬河南尹。約在今河南省新密市。④舉善：推薦德才兼優的人。⑤亭長：鄉官名。戰國時始在鄰接他國處設亭，置亭長，任防禦之責。秦、漢時在鄉村每十里設一亭。⑥弊：蒙蔽；壅蔽。

【譯文】卓茂，字子康，南陽郡人。因儒學被舉用爲侍郎，晉升爲密縣縣令。他愛民如子，推薦德才兼優的人來教化百姓，口無非禮、傷人的言語，吏民都親近喜愛他，而不忍心欺騙他。有個人曾說卓茂屬下的亭長接受過他送去的米和肉，卓茂屏退身邊的人問這個人說：「是因爲亭長向你提出這個要求嗎？還是因爲你托他辦事，他接受了你的米肉？或是他平日對你有恩，你纔送給他的？」這個人說：「是我自己前去送給他的。」卓茂說：「你送他受，爲什麼還要向我報告呢？」這個人說：「我私下裏聽說賢明的君主，使百姓不會害怕官吏，官吏也不向百姓索取東西。現在我害怕官吏，所以送東西給他，官吏既然最後接受了，所以我來說這件事情。」卓茂說：「你真是愚昧啊。人比禽獸可貴的地方，就是因爲人有仁愛之心，知道要互相敬慎處事啊。現在對鄰里、老人尚且要給予饋贈，這是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的表示，何況官吏與老百姓呢？而官吏祇是不應當憑藉勢力去向百姓强行索要。」

【原文】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①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②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③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

納其訓。吏懷其恩。治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④。平帝^⑤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王莽居攝^⑥。以病免歸。世祖即位。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⑦自修。執節^⑧淳固^⑨。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注釋】①經紀：綱常，法度。②歲時：每年一定的季節或時間。③厝其手足：厝，安放，該意猶手足無措。手脚無安放處。喻動輒得咎，不知所從。語出《論語·子路》：「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④道不拾遺：謂路有失物，無人拾取。古時用以形容民風淳厚。⑤平帝：西漢第十三代皇帝。名劉衍（一說是欣）。父親是漢元帝之子、中山孝王劉興。⑥居攝：因皇帝年幼不能親政，由大臣代居其位處理政務，謂「居攝」。《漢書·食貨志上》：「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⑦束身：約束自己，謂不放縱。⑧執節：堅守節操。⑨淳固：敦厚堅毅。

【譯文】「人的一生，與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纔有了綱常禮義來互相交往。唯獨你一個人不願按禮儀行事，難道你能高飛遠走，不食人間煙火嗎？亭長一向是個好官，一年當中有時送點東西給他，是合乎禮儀的。」那個人說：「如果是這樣，法律爲什麼還要禁止呢？」卓茂笑著說：「法律管大節，禮是順乎人情的。現在我用禮義教化

你，你必然沒有怨恨；用法律處治你，那你將會手足無措。在這衙門之內，小錯可以論罪，大錯可以殺頭啊。你且回去想想這個道理吧。」於是那個人接受了這個教導，那位亭長也感念他的恩德。卓茂治理密縣幾年，教化大行，路不拾遺。西漢平帝時，天下遭受嚴重的蝗災，黃河以南有二十多個縣都受到蝗災，祇有密縣沒有受災。王莽攝政時期，卓茂因病免職回家。世祖光武即位，就下詔書說：「前密縣縣令卓茂，注重自身修養，堅守節操、敦厚堅毅，確實能做到常人所做不到的事。他名滿天下，應當受到重賞。現在朝廷任用卓茂為太傅，封為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原文】魯恭^①字仲康。扶風^②人也。太傅趙熹^③（舊無太傅趙熹四字。補之）舉恭直言。拜中牟^④令。恭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民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⑤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⑥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⑦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貲^⑧不問。於是吏民信服。

【注釋】①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和帝時，任侍中，後遷光祿勳，官至司徒。魯恭性情謙

恭禮讓，奏議依據經書，對治理國家大有益處，但他始終不顯耀自己。因年老多病上書請求辭官，八十一歲，在家中去世。②扶風：古地名。約在今陝西長安縣西。③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更始初，徵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以破王尋、王邑功拜中郎將，封勇功侯。建武初，拜簡陽侯相，遷平原太守。後徵為太僕，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明帝初，封節鄉侯，尋坐事免，起為衛尉，行太尉事。章帝初，進太傅，錄尚書事。④中牟：中牟縣位於河南省中部，隸屬省會鄭州市。⑤平理：評斷。⑥掾史：官名。漢以後中央及各州縣皆置掾史，分曹治事。多由長官自行辟舉。唐宋以後，掾史之名漸移於胥吏。⑦慚：慚愧。⑧貫：音世。赦免。李賢注：「貫，寬貸也。」

【譯文】魯恭，字仲康，扶風郡人。太傅趙熹舉薦魯恭為直言，被拜為中牟縣令。魯恭以德化治理，不用刑罰。有百姓許伯等人，爭奪一塊田地已好幾年了，郡守縣令都不能判決這一案件。魯恭為他們評判曲直，雙方全都退堂檢討自己，中止耕作互相讓界。有位亭長從老百姓手裏借牛而不肯歸還，牛的主人到魯恭跟前訴訟。魯恭把亭長召來，多次命令他歸還，可是亭長仍不聽從。魯恭嘆息說：「這是教化不行的結果啊。」魯恭想要解下綬帶，辭官而去。掾史們哭著一起挽留他，於是亭長慚愧悔悟，把牛歸還給了主人，並到獄中請求服罪，魯恭予以赦免，不再過問此事。於是吏民都信任佩服他。

【原文】建初七年。郡國螟^①傷稼。犬牙^②緣界^③。不入中牟。河南尹^④袁安^⑤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⑥肥親往廉^⑦之。恭隨行阡陌^⑧。俱坐桑下。有雉^⑨過。止其傍。傍^⑩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⑪。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⑫耳。今蟲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鳥獸。此二异也。豎子^⑬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⑭生中牟。安上書言狀。帝异之。

【注釋】

①螟：螟蛾的幼蟲，有許多種，如「三化螟」「玉米螟」等。危害農作物。②犬牙：像犬牙般交錯。多指地形、地勢。③緣界：沿界。④河南尹：中國東漢時期官職。東漢建都於河南郡洛陽縣，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長官不稱太守而稱尹，掌管洛陽附近的二十一縣。⑤袁安：（？—公元九二年），字邵公。汝南汝陽（今河南商水西南）人。東漢名臣，不畏權貴，為衆人所欽。⑥仁恕掾：官名。李賢注：「主獄，屬河南尹，見漢官儀」。⑦廉：考察，查訪。⑧阡陌：泛指田間小路。⑨雉：鳥名。通稱野鷄。善走，不能遠飛。⑩傍：旁邊；側近。⑪將雛：攜帶幼禽。⑫治迹：政績，施政的事迹。⑬豎子：指小孩。⑭嘉禾：生長奇異的禾，古人以之為吉祥的徵兆，如雙穗禾。亦泛指生長茁壯的禾稻。在古代，雙穗禾被視為天降祉福、政通人和的吉祥之兆。

【譯文】建初七年，與中牟縣相鄰的郡國螟蟲成災，危害莊稼。中牟縣雖然與郡國犬牙般交錯接壤，但螟害沒有進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聽到這件事，懷疑這種情況不屬實，讓仁恕掾肥親去察訪這件事。魯恭陪同這位官員在田間行走，他們都坐在桑樹下邊。有野鷄飛過，停在桑樹旁邊，旁邊有個小孩子。肥親問：「你為什麼不捉那隻野鷄呢？」小孩子說：「野鷄媽媽還要撫養小鷄。」肥親吃驚地站起來，和魯恭告別說：「我這次來的原因，是想考察您的政績啊。現在蝗蟲不犯中牟縣境，這是第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教化普及影響到鳥獸，這是第二件非同尋常的事；連小孩子都有仁愛之心，這是第三件非同尋常的事啊。我久留此地，祇會白白地打擾賢者。」回到府中，肥親將看到的情況向袁安稟報。這一年，中牟縣的稻田長出了祥瑞的雙穗嘉禾，袁安上書報告了這些情況，章帝對此也感到很奇特。

群書治要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題解】本卷選自《後漢書》傳的部分，收錄了宋弘、韋彪、杜林、桓譚、馮衍、申屠剛、鮑永、鄧暉等二十幾位忠臣賢才，記錄了他們直言極諫之事。

這些人物，處於東漢光武帝至和帝時期。這一時期，是東漢歷史上的黃金時期，經歷了「光武中興」「明章之治」，社會比較安定，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國家呈現出繁榮發展的局面。這一局面的出現，是君臣共同治理的結果。

本卷所選人物，像宋弘富不易妻，體現了古人對夫婦之義的無比重視，在歷史上一直傳為美談。韋彪指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說明這是千古不變的用人原則。杜林指出要輕刑罰、興德政，桓譚諫言說要任用賢才，馮衍上書陳八事，均合治國要道，朱浮、陳元等建言政事，陳述事理，都有很强的藉鑒價值。

申屠剛剛直不屈，鮑永不忘舊主，鄧暉拒關不開，郭伋不違信於小儿，陰興以外戚之貴而好讓不驕，第五倫奉公盡節，及鍾離意至誠諫諍、寒朗廷爭冤獄等，對於培育社會正氣、糾正朝廷政策不當、激勵人們的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高尚的節操

值得後人學習。

傳

【原文】宋弘^①字仲子。長安^②人也。世祖^③嘗^④問弘通博^⑤之士。弘薦^⑥沛國^⑦桓譚^⑧。才學洽聞^⑨。幾能及^⑩揚雄^⑪。劉向^⑫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⑬給事中^⑭。帝每讌^⑮。輒^⑯令鼓琴^⑰。好其繁聲^⑱。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⑲譚內^⑳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㉑之。譚至。不與席^㉒而讓^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㉔以亂雅頌^㉕。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㉖以法^㉗乎。譚頓首^㉘辭謝^㉙。良久。乃遣^㉚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㉛。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㉜謝^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㉞鄭聲^㉟。臣之罪也。帝改容^㊱謝之。使反服^㊲。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㊳爲公卿^㊴者。

【注釋】①宋弘：（生卒年不詳）。東漢初年大司空（官名，三公之一），爲人正直，做官清廉，對皇上敢直言規諫。曾先後爲漢室推薦和選拔賢能之士三十多人，有的官至相位。光武帝劉秀對他甚爲信任和器重，封他爲宣平侯。②長安：古都城名。今陝西省西安市。漢高祖七年（公元前二〇〇年）定都於此。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農民起義軍曾建都於此。此後東漢獻帝初也曾於此定都。③世

祖：帝王的廟號之一。一般用於開國之君。此指光武帝劉秀。④嘗：副詞，曾經。⑤通博：通達淵博。⑥薦：引薦，推薦。⑦沛國：即沛王國。建武二十年（公元四四年），漢光武帝封其子劉輔為沛王，建立沛王國。治相縣，（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區），領二十一縣。沛王國的王位傳八世，直到公元二二〇年，東漢滅亡，沛王國纔被撤除。⑧桓譚：東漢哲學家、經學家。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西北）人。⑨洽聞：多聞博識。⑩及：追上，趕上。⑪揚雄：（公元前五三年—公元十八年），西漢時大儒。字子雲，西漢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縣）人。他以儒家的孝道為做人的最基本準則。⑫劉向：（約公元前七七年—前六年），字子政，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沛縣（今屬江蘇）人。與其子劉歆，皆為西漢後期著名學者。⑬議郎：官名。漢代設置，為光祿勳所屬郎官之一，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漢秩比六百石。多徵賢良方正之士任之。晉以後廢。⑭給事中：官名。秦漢為列侯、將軍、謁者等的加官。侍從皇帝左右，備顧問應對，參議政事，因執事於殿中，故名。⑮讌：同「宴」。聚會在一起吃酒飯，請人吃酒飯。⑯輒：副詞。每每，總是。⑰鼓琴：彈琴。⑱繁聲：指浮靡的音樂。⑲伺：等待。⑳內：皇宮。㉑召：召喚，召見。㉒席：坐位，席位。㉓讓：責備，責問。㉔鄭聲：鄭國的音樂多淫聲，為靡靡之音。故稱淫蕩不雅正的音樂為「鄭聲」。亦稱為「鄭音」。㉕雅頌：亦作「雅訟」。《詩經》內容和樂曲分類的名稱。雅樂為朝廷的樂曲，頌為宗廟祭祀的樂曲。㉖舉：指摘，檢舉。㉗法：法律。㉘頓首：磕頭。舊時禮節之一。以頭叩地即舉而不停留。㉙辭謝：道歉，謝罪。㉚遣：發送，打發。㉛常度：常態。㉜免冠：脫帽。古人用以表示謝罪。㉝謝：道歉，認錯。㉞耽

悅：深愛，甚喜。^{③⑤}改容：改變儀容，動容。^{③⑥}反服：此處謂讓宋弘戴上帽子。^{③⑦}相及：相繼。^{③⑧}公卿：三公九卿的簡稱。

【譯文】宋弘，字仲子，長安人。光武帝曾經向宋弘瞭解國內學識通達淵博的人，宋弘便推薦了沛國的桓譚，稱他才學廣博，幾乎可以趕得上揚雄和劉向父子。於是徵召桓譚，拜為議郎、給事中。光武帝每次舉行宴會時，總是叫桓譚彈琴，很喜歡他彈奏的浮靡樂聲。宋弘聽說這事以後，心中便不高興，後悔薦舉了桓譚。等桓譚從宮中退出時，宋弘就整齊地穿上朝服，坐在府堂上，派屬吏去傳喚桓譚。桓譚到了，宋弘並不請他入坐，而是責備道：「我之所以推薦您，是希望您以道德輔佐君王，但您現在幾次向皇上演奏鄭衛淫聲，擾亂雅頌正音。這不是忠誠正直的行為。你能自己改正嗎？還是讓我依法檢舉你呢？」桓譚叩頭謝罪，過了很久，宋弘纔打發他回去。後來光武帝大會群臣，又令桓譚彈琴，桓譚看到宋弘也在坐，有失往日的從容神態。光武帝感到奇怪，便問其中的緣故。宋弘便摘下官帽，向光武帝認錯說：「臣之所以推薦桓譚，是希望他能以忠誠正直的學識來開導君王，而今他却讓朝廷沉溺於靡靡之音，這是臣的罪過啊！」光武帝為之動容，并向宋弘道歉（不該喜歡靡靡之音），讓他戴上官帽。此後便不再讓桓譚擔任給事中的職務了。宋弘推薦賢士三十多人，相繼有人擔任公卿大臣之職。

【原文】弘當^①讌見^②。御坐^③新施^④屏風。圖畫列女^⑤。帝數^⑥顧^⑦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⑧則服^⑨。可乎。對曰。陛下進德^⑩。臣不勝^⑪其喜。時^⑫帝姊湖陽公主^⑬新寡^⑭。帝與共論^⑮朝臣。微^⑯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⑰德器^⑱。群臣莫及。帝曰。方且^⑲圖^⑳之。後弘被引見^㉑。帝令主坐屏風後。因^㉒謂弘曰。諺言貴易交^㉓。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㉔。帝顧謂主曰。事不諧^㉕矣。

【注釋】①當：通「嘗」。曾經。②讌見：皇帝於內廷召見臣下。③坐：同「座」。座席，座位。④施：設置，安放。⑤列女：猶烈女。謂重義輕生、有節操的女子。⑥數：屢次。⑦顧：回首，回視。⑧聞義：謂聽到合乎義理的事。⑨服：實行，施行。⑩進德：猶言增進道德。⑪勝：能够承受，禁得起。⑫時：當時，那時。⑬湖陽公主：即漢光武帝劉秀的大姐劉黃。⑭新寡：謂新近死去丈夫。⑮論：衡量，評定。⑯微：暗暗，悄悄。⑰威容：指莊重的儀容。⑱德器：道德修養與才識度量。⑲方且：猶方將。將會，將要。⑳圖：考慮，謀劃，計議。㉑引見：引導入見。舊指皇帝接見臣下或賓客時，由有關大臣引導入見。㉒因：副詞。就，於是。㉓貴易交：易，改變，更改。謂顯貴後忘棄貧賤時的朋友，另結新知。㉔糟糠之妻不下堂：意謂貧困時與之共食糟糠的妻子不可遺棄。後因以「糟糠」稱曾共患難的妻子。㉕諧：辦妥，辦成。

【譯文】有一次光武帝在內廷召見宋弘，御座旁邊新添加的屏風上面畫著烈女像，光武帝不時的回頭看。宋弘面色嚴肅的說：「未曾見過好德像好色一樣的人。」光武帝立即把屏風取掉，笑著向宋弘說：「聽到合乎義理的事就去實行，這樣總可以了吧？」宋弘回答說：「陛下在德行方面進了一步，臣不勝歡喜。」當時光武帝的姐姐湖陽公主新近守寡，光武帝便與她一起品評朝廷群臣，暗暗試探公主的想法。公主說：「宋公儀容莊重，道德修養與才識，是所有的朝臣都比不上的。」光武帝說：「待我想個辦法（設法促成這件事）。」後來宋弘被召見，光武帝讓公主坐在屏風後邊，於是對宋弘說：「諺語說，地位尊貴了就換朋友，有錢了就另取妻子，這是人之常情嗎？」宋弘答道：「臣聽說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帝回頭向公主說：「這事不好辦哪。」

【原文】韋彪^①字孟達。扶風^②人也。拜^③大鴻臚^④。是時。陳事^⑤者多言郡國^⑥貢舉^⑦。率^⑧非功次^⑨。故守職^⑩益^⑪懈^⑫。而吏事^⑬寢疏^⑭。咎^⑮在州郡^⑯。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⑰少能相兼^⑱。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⑲。忠孝之人。持心^⑳近厚。鍛練^㉑之吏。持心近薄。三代^㉒之所以直道而行^㉓者。在其所以磨^㉔之故也。

士宜以才行^{②5}爲先。不可純以閥閱^{②6}。然其要歸^{②7}。在於選二千石^{②8}。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②9}之。

【注釋】①韋彪：（？——公元八九年），約卒於漢和帝永元元年。孝行純至，舉孝廉，除郎中，以

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②扶風：古郡名。舊爲三輔之地，多

豪邁之士。③拜：授官，封爵。④鴻臚：官署名。《周禮》官名有大行人之職，秦及漢初稱典客，景

帝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稱大鴻臚，主掌接待賓客之事。臚，音盧。⑤陳事：叙事。

⑥郡國：郡和國的并稱。漢初，兼采封建及郡縣之制，分天下爲郡與國。郡直屬中央，國分封諸王、

侯，封王之國稱王國，封侯之國稱侯國。南北朝仍沿郡、國并置之制，至隋始廢國存郡。後亦以「郡

國」泛指地方行政區劃。⑦貢舉：古時地方向朝廷薦舉人才。⑧率：一概，都。⑨功次：指功績的大

小、官階升遷的先後順序。⑩守職：忠於職守。⑪益：副詞。逐漸。⑫懈：懈怠，懶惰。⑬吏事：政

事，官務。⑭寢疏：逐漸疏遠，逐漸稀疏。⑮咎：罪過，過失。⑯州郡：指州郡的長官。⑰才行：才

能和德行。⑱兼：同時具有或涉及幾種事物或若干方面。⑲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

夫：《論語》孔子之言也。孟公綽，魯國大夫。趙、魏，晉國正卿的都邑。家臣稱「老」。公綽爲人

廉潔，做事亦有條理，但非全才。公綽如做趙魏的家臣，所辦之事，可爲優等。滕薛皆是小國。公綽

若做滕國或薛國的大夫，則不能稱職。這裏是爲才能與德行少能相兼做一個例證。⑳持心：謂處事所

抱的態度。^{②①}鍛鍊：羅織罪名，陷人於罪。^{②②}三代：指夏、商、周。^{②③}直道而行：按照正道行事。《論語·衛靈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熹集注：「直道，無私曲也。」彪引之者，言古之用賢皆磨礪選鍊，然後用之。^{②④}磨：磨鍊。^{②⑤}才行：才智和德行。^{②⑥}閎閎：祖先有功業的世家、巨室。泛指門第、家世。^{②⑦}要歸：要點所在，要旨。^{②⑧}二千石：漢制，郡守俸祿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世因稱郡守為「二千石」。^{②⑨}納：引進，接受。

【譯文】韋彪，字孟達，扶風人。官居大鴻臚。當時，凡向皇帝陳說朝事的（大臣），大多談到各郡縣侯國向朝廷選薦人才時，常常不按政績功勳的次序，所以守職之人越來越懈怠，政務也逐漸荒疏，這個過失在州郡的長官。韋彪上書奏議說：「孔子曾說過：『以孝心事奉雙親，故可將忠心移於事奉君主，所以訪求忠臣，一定要去有孝子的人家。』人的才能和德行很少能够兼備，所以孟公綽比趙、魏兩國的家臣好，但却不能做滕和薛兩個小國的大夫。忠孝的人，存心近於厚道；老練（羅織罪名，陷人於罪）的官吏，存心近於刻薄；夏商周三代的官員之所以能按正道行事，是在於經過磨鍊的緣故。選拔人才應該把才智、德行放在首位，不能單純的祇考慮他們的家世、門第。然而它的要點，在於選拔俸祿為二千石的郡守。郡守賢能，那麼貢舉就能求得合適的人才了。」章帝非常同意他的看法。

「原文」彪以世承^①二帝^②吏治^③之後。多以苛刻^④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⑤。賦^⑥發^⑦充常調^⑧。而貪吏割^⑨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⑩。在於尚書^⑪。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⑫多從郎官^⑬超升^⑭此位。雖曉習^⑮文法^⑯。長於應對^⑰。然察^⑱小惠^⑲。類^⑳無大能。宜簡^㉑嘗^㉒歷^㉓州宰^㉔素^㉕有名者。雖進退舒遲^㉖。時有不逮^㉗。然端心^㉘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㉙也。往時。楚獄大起^㉚。故置令史^㉛以助郎職。而類多^㉜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㉝。又諫議^㉞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㉟謇正^㊱。有補益^㊲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并宜清選^㊳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㊴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㊵者。宜增秩^㊶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注釋】①承：繼承，接續。②二帝：即光武帝和明帝。③吏治：官吏的作風和治績。中華書局本《後漢書》作「吏化」。④苛刻：嚴厲刻薄。⑤時：農時，適宜於從事耕種、收穫的時節。⑥賦：田地稅。泛指賦稅。⑦發：徵發，徵調。⑧常調：定額賦稅。⑨割：剝奪，奪取。⑩樞要：指中央政權中機要的部門或官職。⑪尚書：官名。始置於戰國時，或稱掌書，尚即執掌之義。秦爲少府屬官，

漢武帝提高皇權，因尚書在皇帝左右辦事，掌管文書奏章，地位逐漸重要。漢成帝時設尚書五人，開始分曹辦事。東漢時正式成為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官員，從此三公權力大大削弱。^⑫問者：近來。^⑬郎官：謂侍郎、郎中等職。秦代置郎中令，為皇帝左右親近的高級官員。屬官執掌護衛陪從、隨時建議等。西漢因秦制不變。東漢以尚書臺為行政中樞。其分曹任事者為尚書郎，職權範圍擴大。^⑭超升：越級提升。^⑮曉習：精通，熟悉。^⑯文法：法制，法規。^⑰應對：酬對，對答。^⑱察察：苛察，煩細。^⑲小惠：惠通「慧」。小慧，小聰明。^⑳類：率，皆，大抵。^㉑簡：選擇，選用。^㉒嘗：副詞。曾經。^㉓歷：指擔任。^㉔州宰：指州刺史。^㉕素：平素，向來，舊時。^㉖舒遲：遲慢。^㉗不逮：比不上，不及。^㉘端心：猶專心，一心。^㉙嗇夫捷急之對，絳侯木訥之功：嗇夫對答漢文帝時敏捷應急，絳侯為人木訥不善言辭。嗇夫，古代官吏名。漢時小吏的一種。《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詳見附錄一）木，質也。訥，遲鈍也。絳侯周勃為人質樸敦厚，高祖以為可托大事。高祖崩，勃與陳平定計誅諸呂，立文帝，以功為右丞相。^⑳楚獄大起：永平十三年，漢明帝的弟弟楚王劉英，因被告反叛而被流放，明帝下令逮捕劉英的同黨，大興楚獄，前後累年，嚴刑之下很多同黨被迫誣供，株連者達數千人。這就是東漢駭人聽聞的「楚獄」一案。第二年，劉英在流放地丹陽涇縣（今安徽宣州）「畏罪」自殺。^㉑令史：官名。漢代蘭臺尚書屬官，居郎之下，掌文書事務，歷代因之。隋唐以後，成為三省、六部及御史臺低級事務員之稱，位卑秩下，不參官品。至明代遂廢。見《通典·職官四》。^㉒類多：猶大多。^㉓停省：裁撤，裁減不用。^㉔諫議：

官名。諫議大夫。③⑤通才：學識廣博兼備多種才能的人。③⑥謇正：忠貞正直。謇，音簡。③⑦補益：裨補助益。③⑧清選：精選。③⑨視事：就職治事，多指政事言。④①便安：便安，便利安穩，便利安適。④②增秩：增俸，升官。

【譯文】韋彪認為社會在傳襲光武、明帝兩代皇帝的吏治之風，大多把嚴厲刻薄視為能力，而且選拔任職官員，不重才能。韋彪上疏諫言說：「農民急於務農，而苛刻的官吏使其延誤農時；徵收賦稅為的是滿足其定額，而貪官污吏們還要從中分割，這是最大的禍患。想要以農民所做之事為重，應首先消除他們的禍患。天下的中樞，在於尚書，尚書的人選，怎麼能不重視？可是近來尚書多是從郎官中越級提升，即使他能通曉法律條文，擅長應答，然而這祇是些小智小慧，大多沒有較强的能力。應該從曾經擔任過州宰、素有聲名的人中選拔尚書。他們雖然行動穩重遲緩，常有不及前一種人（郎官）的地方。不過，他們能一心公正，奉職周密。應該藉鑒上林苑虎圈嗇夫對答漢文帝敏捷急應的故事，好好想一想絳侯周勃性情愚鈍但德才兼備的功績呀！過去大興楚獄，所以設置令史來協助郎官的職務，但這些人大多是小人，貪圖奸利。當今政務應當從簡，可全部撤銷不用。另外諫議大夫的職位，應當任用公正耿直、學識廣博、兼備多才、忠貞正直、對於朝事有所補益的人，現在有些是從徵試的人中選拔的。再者御史外放，動輒任

州郡長吏，應當精選任職之人，以政績來要求他們。俸祿二千石的郡守任職雖久，但能給官民帶來便利安適的應提高其品級，予以重賞，不要隨便調動。這些事情請聖上留意。」奏書呈上，章帝採納了這一諫議。

【附錄】一、嗇夫捷急之對：當年漢文帝出游上林苑虎圈，向上林尉詢問起關於禽獸生長的一些細節，上林尉很多問題不能回答，這時一名嗇夫從旁邊代為回答，事無巨細，有問必答，文帝很高興，想要封他做上林令。大臣張釋之說：「就是絳侯周勃、東陽侯這樣的朝廷重臣、國家棟梁，為人都很木訥，不善言辭，有時講起事情來也常講不出話來。哪裏像這名嗇夫講話喋喋不休、伶牙俐齒，對答如流？」若因為嗇夫伶牙俐齒就越級提拔他，我恐怕天下人都會追隨這種風氣，爭相施展口舌之能而不求實際。文帝一聽說：「說得好。」就打消了封嗇夫做上林令的念頭。

【原文】杜林①字伯山。扶風人也。為光祿勳②。建武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③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④輕薄⑤。故奸軌⑥不勝。宜增科禁⑦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⑧挫辱⑨。則義節⑩之風⑪損。法防⑫繁多。則苟免⑬之行興⑭。孔子曰。導⑮之以政。齊⑯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①⑦。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①⑧其厚。不務多辟①⑨。周之五刑②⑩。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②⑪失得②②。故破矩爲圓②③。斫雕爲樸②④。蠲除②⑤苛政②⑥。更立②⑦疏網②⑧。海內②⑨歡欣③⑩。人懷寬德③⑪。及至其後。漸以滋③⑫章③⑬。吹毛索疵③⑭。詆欺③⑮無限③⑯。果桃李茹③⑰之饋。集以成賊③⑱。小事無妨③⑲於義。以爲大戮④⑰。故國無廉士④⑱。家無完行④⑲。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④⑳。爲弊彌④⑱深。臣愚以爲宜④⑵如舊制。帝從之。

【注釋】

①杜林：（？——公元四七年），杜鄴之子。他最大的成就是在學術方面。他博學多聞，被譽爲通儒，後世推崇他爲「小學之宗」。②光祿勳：官名。秦漢負責守衛宮殿門戶的宿衛之臣，後逐漸演變爲專掌宮廷雜務之官。本名郎中令，秦已設置。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改名光祿勳，由郎中令改置，爲九卿之一，掌守衛宮殿門戶。③肉刑：殘害肉體的刑罰，古指墨、劓、剕、宮、大辟等。今泛指對受審者肉體上的處罰。④憲章：典章制度。引申指法度。⑤薄：少。⑥奸軌：違法作亂的事情。⑦科禁：戒律，禁令。⑧人情：人心，衆人的情緒、願望。⑨挫辱：凌辱，受凌辱。⑩義節：義行和節操。⑪風：習俗，風氣。⑫法防：猶法禁。⑬苟免：苟且免於損害。⑭興：興起。⑮導：引導。⑯齊：整治，整理。⑰有耻且格：謂人有知耻之心，則能自我檢點而歸於正道。⑱居：指存，存心。⑲辟：特指刑法。⑳五刑：五種輕重不等的刑法。秦以前爲：墨、劓、剕（刖）、宮、大辟（殺）。㉑詳覽：詳盡觀覽。㉒失得：失和得。指事之當否、成敗、利弊、優劣等。㉓破矩爲圓：

謂削去棱角，改方爲圓。比喻去嚴刑峻法而從簡易。^{②4}斫雕爲樸：亦作「斫珣爲樸」。謂去掉雕飾，崇尚質樸。亦謂斫理雕弊之俗，使返質樸。^{②5}蠲除：廢除，免除。^{②6}苛政：殘酷地壓迫和剝削人民的政治。指繁重的賦稅、苛刻的法令。^{②7}更立：改立。^{②8}疏網：稀疏的網。喻寬大的法律。^{②9}海內：國境之內，全國。古謂我國疆土四面臨海，故稱。^{③0}歡欣：歡喜欣悅。^{③1}寬德：寬厚的德政。^{③2}滋：增長，增加。^{③3}章：典章制度。^{③4}吹毛索疵：同「吹毛求疵」。吹開皮上的毛，尋找裏面的毛病。比喻刻意挑剔過失或缺點。^{③5}詆欺：毀謗醜化。^{③6}無限：沒有窮盡。謂程度極深，範圍極廣。^{③7}菜茹：菜蔬。^{③8}贓：用盜竊、貪污等非法手段獲取的財物。^{③9}無妨：沒有禍害，沒有妨害。^{④0}大戮：謂殺而陳尸示衆。^{④1}廉士：舊稱有節操、不苟取的人。^{④2}完行：完美的操行。^{④3}遁：猶迴避也。^{④4}彌：益，更加。^{④5}宜：應當，應該。

【譯文】杜林，字伯山，扶風郡人。任光祿勳之職。建武十四年，群臣上書說：「古時肉刑嚴重，因此人民害怕法令；如今憲章制度輕忽寬鬆，所以作奸違法的事情多不勝舉。應該增加禁令條款，從源頭上加以防範。」詔書下發公卿。杜林上奏說：「人心受到挫傷，那麼仁義節操的風尚就會受到損傷；法令防禁繁多，那麼苟且免於刑罰（而不知耻）的行爲就會興起。孔子說：『用政令來引導，用刑法來整治，百姓雖免於刑罰，但不知羞耻；用道德來引導，用禮義來教化，百姓就會有羞耻之心，從而也就守規矩

了。『古代的聖明君王，深謀遠慮，舉措本著仁厚之心，不實行繁多的刑罰，周代使用的五刑之法，不過有三千條。漢朝建國，詳細地考察了歷代得失，所以去除嚴刑峻法而從簡易，去浮華而尚質樸，廢除苛刻的政令，改立寬松的法律，舉國歡欣，人民都懷有寬厚之德。到了後來，又逐漸增添了法律條款，吹毛求疵，毀謗、欺侮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把果桃蔬菜的饋贈，都當成貪贓行為；把對大義沒有妨礙的小事，也看成應當殺戮的大罪。所以（按這樣的標準）弄得整個國家沒有廉士，家中也沒有完美操行的人。以至於有法不能制約，有令不能禁止，上下互相迴避，造成的弊端就更深了。愚臣認為應該沿襲過去所規定的法制。』光武帝採納了這個諫議。

【原文】桓譚^①字君山。沛國^②人也。拜議郎^③給事中^④。因上疏陳時政^⑤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⑥充朝^⑦。而治合世務^⑧。輔佐不明。則論^⑨失時宜。而舉多過事^⑩。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⑪建善。然而治道^⑫未理^⑬者。其^{（舊無其字。補之）}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⑭。察失^⑮而立防。威德^⑯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⑰可定。昔董仲舒^⑱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⑲。夫更張難行。而拂^⑳衆者亡。是故賈誼^㉑以才逐而晁錯^㉒以智死。世雖有殊能^㉓。而終莫敢談者。

懼於前事也。

【注釋】①桓譚：事見前文。②沛國：即沛王國。建武二十年（公元四四年），漢光武帝封其子劉輔為沛王，建立沛王國。治相縣（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區），領二十一縣。③議郎：官名。漢代設置。為光祿勳所屬郎官之一，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漢秩比六百石。多徵賢良方正之士任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④給事中：官名。秦漢為列侯、將軍、謁者等的加官。侍從皇帝左右，備顧問應對，參議政事，因執事於殿中，故名。⑤時政：當時的政治措施。⑥俊士：才智杰出的人。⑦充朝：充滿朝廷。⑧世務：謀身治世之事。⑨論：主張，學說，觀點。⑩過事：過錯，錯事。⑪興化：振興教化。⑫治道：治理國家的方針、政策、措施等。⑬理：謂治理得好，秩序安定。與「亂」相對。⑭施教：進行教育。⑮察失：察覺過失。⑯威德：聲威與德行，刑罰與恩惠。⑰躁人：指急躁的人。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後漢書集解》惠棟曰：「《周易》云躁人之詞多。躁人，謂私議國政之人也。」⑱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公元前一〇四年），漢代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漢族，漢廣川郡（今河北省景縣）人。他把儒家的倫理思想概括為「三綱五常」，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從此儒學開始成為官方哲學。⑲更張：重新張設。⑳呬：音弗。違背，違逆。㉑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

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爲長沙太傅。^{②②}晁錯：晁，音潮。（公元前二〇〇年—公元前一五四年），潁川（今河南禹縣城南晁喜鋪）人。漢文帝時，晁錯因文才出衆任太常掌故，後歷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師）、賢良文學。被太子劉啓（即後來的景帝）尊爲「智囊」。景帝即位，任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爲名，遂腰斬錯於長安東市。^{②③}殊能：指有特殊才能的人。

【譯文】桓譚，字君山，沛國人。官拜議郎給事中。因此上疏陳述時政應該做的事，說：「我聽說國家的興廢，取決於政事；政事的得失，在於輔佐大臣。輔佐之臣賢明，那賢能之士就會充滿朝廷，治國方略也會適合世務；輔佐之臣不賢明，就會使政論不符合時勢的需要，而且其舉措大多也是錯誤的。凡在位的君主，都想興教化立善德，但却沒有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的原因，就是所謂的賢者（輔佐大臣）有差異啊。善於處理政務的人，觀察風俗而施行教化，考察過失而設置預防制度，威勢和德政交替興作，文治武功輪流施用，然後纔能做到政治和時勢相適應，而不安於本分的人纔可以安定。昔日董仲舒說過：『治理國家就像調理琴瑟，對那些聲音不可調和的琴瑟，就應改換新弦。如果改弦更張難以進行，而違背衆人者就會失敗。』因此賈誼是以才高被驅逐，而晁錯則是因爲智謀多而被誅死。世間雖然有特殊才能的人，但終究沒有敢於議政的原

因，是懼怕前事重演啊。

【原文】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①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②。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③。奸吏得因緣④爲市⑤。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⑥。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⑦。明習法律者。校定⑧科比⑨。一其法度。班⑩下郡國。蠲除⑪故條。如此。天下知方⑫。而獄無怨（舊無怨字。補之）濫矣。書奏。不省⑬。

【注釋】①塞：遏制，約束。②決事：決斷事情，處理公務。③論：定罪。④因緣：機會，緣分。⑤市：做買賣，貿易。引申指爲某種目的而進行交易。⑥與死比：謂與死罪案件相比況，以構成死罪。⑦義理：合於一定的倫理道德的行事準則。⑧校定：考核訂正。⑨科比：謂附具事例，援引律令條文，類推比較。科謂事條，比謂類例。⑩班：頒布。⑪蠲除：廢除，免除。蠲，音娟。⑫知方：知禮法。⑬不省：不理會。

【譯文】再者設置法律禁令，不可能完全遏制天下的奸邪，也不能都合乎衆人的要求。一般采取對國家便利多的措施就可以了。另外還可以見到依法令斷案，量刑輕重不

等的情况，有時同一種案件會有不同的法律，同樣的犯罪行為會有不同的判決，奸猾官吏藉此機會進行交易，想讓你活時就用活命的法律；想讓你死時就用死刑的條例，這樣就為刑法開闢了兩種途徑。現在可命令通曉經典義理、明白法律的人，校定律條，統一法度，頒發到郡國，廢除原有的條文。這樣，天下人知曉法令，而訟獄也就沒有冤案和濫刑了。」奏書呈上，皇帝沒有理會。

【原文】是時帝方信讖^①。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②之人。增益^③圖書^④。矯稱讖記^⑤。以欺惑貪邪^⑥。註誤^⑦人主。焉可不抑遠^⑧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⑨之類。陛下宜垂^⑩明聽。發聖意^⑪。屏群小之曲說^⑫。述五經之正義^⑬。略^⑭雷同^⑮之俗語。詳^⑯通人^⑰之雅謀^⑱。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⑲靈臺^⑳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㉑讖之非^㉒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為六安郡丞^㉓。意忽忽不樂^㉔。道病卒。

【注釋】①讖：音趁。預言吉凶的文字、圖籙。②伎數：方伎數術。李賢注：「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③增益：增加，增添。④圖書：猶圖讖。李賢

注：「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⑤讖記：即讖書。⑥貪邪：貪婪奸邪。⑦註誤：貽誤，連累。註，音卦。⑧抑遠：謂抑制感情，與之疏遠。⑨卜數隻偶：言偶中也。卜數，占卜等類術數。隻偶，亦作「隻耦」。單數和雙數。⑩垂：用作敬詞，多用於上對下的動作。⑪聖意：聖人及其經典的意旨。聖，聰明睿智。⑫曲說：邪曲之說。⑬正義：正確的或本來的意義。⑭略：忽略，輕視。⑮雷同：泛指相同。⑯詳：詳查。⑰通人：學識淵博通達的人。⑱雅謀：高明的見解。⑲會議：聚會論議。⑳靈臺：古時帝王觀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建築。㉑極言：竭力陳說。㉒非：違背，不合。㉓郡丞：郡守的副貳。㉔忽忽不樂：失意而不愉快。

【譯文】這時候光武皇帝正迷信讖緯之學，大多用此來決斷疑難的事。桓譚又上書說：「當今那些耍小聰明、賣弄小才伎數的人，給儒家經典增加了一些讖緯迷信的內容，假稱說這是讖書，來欺騙迷惑貪婪奸邪的人，誤導國君，怎能不抑制、疏遠他們呢！讖書所言雖然有時與時事相合，如同占卜有單雙數一樣（碰巧而已）。陛下應該予以英明的聽察，闡發聖王的思想，摒除小人的異端之說。遵循《五經》的正義，忽略那些雷同的庸俗言論，詳察通達人士的正確謀略。」光武帝看了奏書，越發不高興。後來詔令群臣商議在哪興建靈臺為好。光武帝向桓譚說：「我打算用讖語決定，你看怎樣？」桓譚沉默了好一會兒，說道：「臣不讀讖書。」光武帝問這是什麼緣故，桓譚又

極力陳說讖書違背經典正論。光武帝大怒說：「桓譚非議聖人，無視國法，將他拉下去問斬！」桓譚趕緊叩頭請罪，一直叩到額頭流血，許久纔得到光武帝的寬恕。後桓譚被派出京城，貶為六安郡郡丞，由此落落寡歡，病逝在赴任途中。

【原文】馮衍^①字敬通。京兆^②人也。更始^③二年。遣尚書^④僕射^⑤鮑永行^⑥大將軍事。安集^⑦北方。乃以衍為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⑧養^⑨（舊養下有良字。刪之）士^⑩。捍衛^⑪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⑫劉延攻天井關^⑬。與田邑連戰十餘

合。（舊無遣字至餘合十七字。補之）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⑭洛陽獻璧馬^⑮。即拜為上

黨太守。因遣使者招^⑯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遣^⑰邑書曰。衍聞之委質^⑱為臣。無有二心。挈瓶^⑲之智。守不假器^⑲。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⑲。謝息^⑲守邲^⑲。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桃。萊^⑲之利。而被^⑲畔^⑲人之聲。蒙降城之耻。竊為左右羞之。

【注釋】①馮衍：（生卒年不詳），東漢初期人。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一生著述賦、誄、銘、說、策等五十篇。著名者為《顯志賦》，賦中抒發自己失官的感慨和憤懣。②京兆：猶「京兆尹」。漢代京畿的行政區域，為三輔之一。在今陝西西安以東至華縣之間，下轄十二縣。後因以稱

京都。③更始：更始帝劉玄的年號。公元二三年至二五年，共計三年。④尚書：始置於戰國時，或稱掌書，尚即執掌之意。秦為少府屬官，漢武帝提高皇權，因尚書在皇帝左右辦事，掌管文書奏章，地位逐漸重要。漢成帝時設尚書五人，開始分曹辦事。東漢時正式成為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官員，從此三公權力大大削弱。⑤僕射：官名。秦始皇置，漢以後因之。漢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位僅次尚書令，職權漸重。漢獻帝建安四年，置左右僕射。射，音夜。⑥行：謂兼攝官職。⑦安集：安定輯睦。⑧繕甲：謂整治武器裝備。⑨養士：謂收羅、供養賢才。⑩捍衛：防禦，保衛。⑪宗正：官名。掌管王室親族的事務。漢魏以後，皆由皇族擔任。《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宗正，秦官，掌親屬。」⑫天井關：又名太行關。在今山西晉城縣南太行山頂，因關南有天井泉三處得名。形勢險峻，當太行南北要衝，歷代為兵爭要地。⑬詣：前往，到。⑭壁馬：壁玉和良馬。語本《左傳·襄公十九年》：「（襄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杜預注：「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⑮招：招撫，招收。⑯遣：中華書局本《後漢書》作「遺」。送交。⑰委質：引申為臣服、歸附。委質猶屈膝也。⑱挈瓶：見「挈餅」。汲水用的小瓶。比喻才智淺小。⑲假器：借與器物。引申指委以地方官職。⑳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事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五·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㉑謝息：魯國大夫孟孫氏之家臣。㉒郕：音成。古邑名。今山東寧陽東北。㉓桃菜：桃邑、萊山的并稱。桃邑在今山東汶上縣東北三十五里之桃鄉。萊山在今山東萊蕪縣。春秋魯孟僖子家臣謝息，為其守郕邑有功，於是以桃菜兩地授予謝息。事

載《左傳·昭公七年》。後用爲效忠主上而獲封賞的典故。^{②④}被：蒙受，遭受，領受。^{②⑤}畔：通「叛」。背叛，叛變。

【譯文】馮衍，字敬通，京兆人。更始二年，劉玄派遣尚書僕射鮑永代行大將軍事，安定北方。於是任命馮衍爲立漢將軍，和上黨太守田邑等整修甲兵，捍衛并州疆土。到世祖光武皇帝（劉秀）即位，派宗正劉延攻打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多回合，後來田邑聽到更始帝劉玄失敗，就派使者到洛陽獻璧玉、良馬，當時就被任命爲上黨太守。光武皇帝派使者招撫鮑永、馮衍，而鮑、馮兩人有疑心，不肯投降，而且忿恨田邑違背以前的約定。馮衍寫信給田邑說：「我聽說祇要屈膝爲臣，就不能懷有二心；雖然祇有提瓶汲水的小智，却仍能守其器而不借給他人。所以晏嬰參加誓盟，在劍和戟的威脅下，也不改變主意；謝息爲孟孫守城邑，遇到季孫以晉、魯兩國武力相威脅（讓他交出城邑），謝息也沒有丟弃郕邑。由這些歷史事實來看，您現在內無殺身之禍，外又得不到桃邑、萊山封賞之利，而自討叛徒的壞名聲，蒙受降城的耻辱，我私下爲您感到羞愧。」

【原文】時訛言更始^①隨赤眉^②在北地。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③。方^④移書^⑤上黨

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審知^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⑦。幅巾^⑧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⑨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⑩。永謂衍曰。昔高祖^⑪賞季布^⑫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⑬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⑭之。挑其少者。少者報^⑮之。後其夫死而取^⑯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⑰難知。人道^⑱易守。守道^⑲之臣。何患^⑳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㉑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㉒故賞不行。

【注釋】①更始：指更始帝劉玄。②赤眉：亦作「赤糜」。指漢末以樊崇等爲首的農民起義軍。因以赤色塗眉爲標誌，故稱。③界休：地名，即山西省介休市。④方：副詞。猶正。⑤移書：致書。⑥審知：由審察而明白。亦指清楚地知道，確知。⑦罷兵：停戰。⑧幅巾：古代男子以全幅細絹裹頭的頭巾。後裁出脚即稱襜頭。⑨時：副詞。及時。⑩黜：貶降，罷退。⑪高祖：漢高祖劉邦。⑫季布：（生卒年不詳），曾爲項羽部將，高祖時召拜爲郎中，惠帝時爲中郎將，後轉任河東守。爲人仗義，以信守諾言、講信用而著稱。因此「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廣泛流傳。「一諾千金」由此而來。⑬挑：挑逗，引誘。⑭詈：音立。罵，責備。⑮報：指小輩通於比其輩分高的人。後視爲亂倫。⑯取：取妻。後多作「娶」。⑰天命：指自然的規律、法則。⑱人道：爲人之道。指一定社會中要求

人們遵循的道德規範。^{①9}守道：堅守某種道德規範。^{②0}患：憂慮，擔心。^{②1}劇賊：大盜，強悍的賊寇。亦用以貶稱勢力大的反叛者。^{②2}讒毀：進讒毀謗。

【譯文】當時有人謠傳，說更始帝劉玄隨赤眉軍在北地，鮑永、馮衍信以為真，因此屯兵在界休縣，正準備致書信給上黨，說皇帝在雍州，來迷惑老百姓。後鮑永、馮衍弄清楚更始（皇帝）已死，便一起停止了戰爭，用布巾裹著頭髮在河內向光武帝投降了。光武帝埋怨馮衍等沒有早來投降，而鮑永因立功得以贖罪，被任用為官，唯獨馮衍遭到黜免。鮑永向馮衍說：「當年漢高祖赦免了季布對抗自己的罪，而誅殺了立功的丁固。現在得遇明主，又何必擔憂呢！」馮衍說：「古書上記載說，有個人挑逗他鄰人的妻子，挑逗年長的，年長的痛罵他；挑逗年輕的，年輕的順從了他。後來鄰人死了，那個人就娶了年長的做老婆。有人問他說：『你娶的那個女人不是曾經痛罵過你嗎？』那人回答說：『在她屬於別人時，希望她順從我；在她屬於我時，就希望她罵別人。』天命是難以知道的，人道却容易守；安守於道的臣子，哪裏會擔憂死亡呢？」不久，光武帝任命馮衍為曲陽令，（馮衍）殺了反賊郭勝等，有五千多人投降，按功勞應該受封賞，但因為受讒言的毀謗，所以沒有得到賞賜。

【原文】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①。二曰褒^②武烈^③。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杰^④。五曰明好惡^⑤。六曰簡法令^⑥。七曰差秩祿^⑦。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⑧（浪作狼）孟^⑧長。以罪摧陷^⑨大姓^⑩令狐略^⑪。是時略爲司空^⑫長史^⑬。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⑭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⑮。新陽侯陰就^⑯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⑰爲司隸從事。帝懲^⑱西京外戚^⑲賓客。故以法繩^⑳之。大者抵^㉑死徙^㉒。其餘至貶黜^㉓。衍由此得罪。嘗是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㉔通。

【注釋】①文德：指禮樂教化。②褒：嘉獎；稱贊。③武烈：謂武功。④俊杰：亦作「俊桀」。才智杰出的人。⑤好惡：喜好與嫌惡。⑥法令：法律、政令等的總稱。⑦秩祿：俸祿。⑧狼孟：縣名。在今山西陽曲縣。⑨摧陷：打擊陷害。⑩大姓：世家，大族。⑪令狐略：人名。姓令狐，名略。⑫司空：官名。相傳少昊時所置，周爲六卿之一，即冬官大司空，掌管工程。漢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與大司馬、大司徒并列爲三公。後去大字爲司空，歷代因之，明廢。清時別稱工部尚書爲大司空，侍郎爲少司空。⑬長史：官名。秦置。漢相國、丞相，後漢太尉、司徒、司空、將軍府各有長史。其後，爲郡府官，掌兵馬。⑭排間：排擠離間。⑮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⑯陰就：

（生卒年不詳）。封新陽侯，東漢外戚。其姐陰麗華是漢光武帝的皇后。其子陰豐娶光武帝女酈邑公主劉綬為妻。^{①⑦}尋：不久，接著，隨即。^{①⑧}懲：鑑戒。^{①⑨}西京外戚：西京，西漢都長安，東漢改都洛陽，因稱洛陽為東京，長安為西京。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妻族。^{②⑩}繩：引申為制裁。^{②⑪}抵：謂處以與其罪行相當的懲罰。^{②②}徙：貶謫，流放。^{②③}貶黜：降職或免去官爵。^{②④}親故：親戚故舊。

【譯文】建武六年，發生日蝕，馮衍上書陳述了八件事：一是顯揚禮樂教化，二是褒獎武功事迹，三是重修祖宗舊業，四是招納才智杰出的人，五是分清善惡，六是簡省法令，七是分別俸祿的等級，八是安撫邊境。奏書呈上，光武帝準備召見他。當初，馮衍做狼孟縣的長官時，曾經以罪名懲治過縣中大姓令狐略，這時候令狐略做司空長史，於是向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進讒言說：「馮衍之所以求見皇上，是想詆毀你們啊。」王護等害怕了，就一起排擠他，馮衍最終未能進宮。後來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因為是外戚而貴顯起來，他們對馮衍很是敬重，馮衍就和他們倆交結為朋友，因此被諸王所聘請，不久就做了司隸從事。光武帝有鑑於西漢外戚和賓客相互勾結危及政權，所以就對外戚和賓客繩之以法，嚴重的大多被判以死罪或流放，其他的給以貶官罷免的處分，馮衍因此獲罪，曾自首到牢獄，皇上下詔赦免了他并不予追究。馮衍回到故鄉後，閉門不出，以求自保，不敢再和親友舊交往來。

【原文】建武末。上疏自陳^①曰。臣伏念高祖^②之略。而陳平^③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④之明。而魏尚^⑤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⑥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⑦。李廣^⑧奮節^⑨於匈奴。見排於衛青^⑩。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⑪。下無馮唐^⑫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⑬。濟怨嫌^⑭。豈不難哉。

【注釋】①自陳：自己陳述。②高祖：即漢高祖劉邦。③陳平：（？——公元前一七八年），西漢陽武（今河南原陽）人。西漢王朝的開國功臣。④文帝：漢文帝劉恒（公元前二〇三年——公元前一五七年）。有「仁孝寬厚」的美譽，聞於天下。其母薄氏謹良，在薄氏患病期間，文帝衣不解帶「親嘗湯藥」（記載於《二十四孝》之中）。在位期間，以德政治天下，執行與民休息和輕徭薄賦的政策，開創了中國文景之治。其廟號太宗，謚號孝文皇帝。⑤魏尚：西漢槐里（今興平縣）人。漢文帝時，爲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太守。他鎮守邊陲，防禦匈奴，作戰有功。⑥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公元前一〇四年），漢代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⑦見妒於公孫弘：《史記》曰：「董仲舒爲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公孫弘（公元前二〇〇年——公元前一二一年），西漢字川國（郡治在壽光南紀臺鄉）薛人。公孫弘平時在生活上十分簡樸，養後母孝謹，但其爲人恢奇多聞、外寬內深，表面對與其有隙者和善，暗中却

必加報復。⑧李廣：（？——公元前一一九年），隴西成紀（今甘肅靜寧）人，西漢名將。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一六六年）因功爲中郎。景帝時，先後任北部邊域七郡太守。武帝即位，召爲中央宮衛尉。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任驍騎將軍。後任右北平郡（治平剛縣，今內蒙古寧城西南）太守。匈奴畏服，稱之爲飛將軍，數年不敢來犯。⑨奮節：以英勇、壯烈行爲表現其節操。⑩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爲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刀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衛青（？——公元前一〇六年），西漢名將，字仲卿，漢族，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市）人。能徵善戰，爲漢朝北部疆域的開拓做出過重大貢獻，是漢武帝時期抗擊匈奴的主要將領，爲人熟知的常勝將軍。是霍去病的舅舅，二者并稱「帝國雙壁」。⑪無知之薦：無知，魏國人，善於薦人。曾薦陳平於劉邦，劉邦以陳平爲將。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爲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今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盡護諸將也。⑫馮唐：漢文帝時，以孝悌聞名，拜爲中郎署。由於他爲人正直無私，敢於進諫，不徇私情，直到頭髮花白，還祇是個郎官。⑬讒口：說壞話的嘴，讒人。⑭怨嫌：怨恨不滿，嫌隙。

【譯文】到建武末年，馮衍上疏自陳說：「臣想到如高祖的雄才大略和陳平的足智多

謀，陳平遭到詆毀時，高祖就疏遠他；別人稱讚陳平時，高祖就親近他。憑著漢文帝的聖明和魏尚的忠誠，若將魏尚繩之以法，他就有罪過；施予其恩德，他就有功德。到了後來，董仲舒談論道德，却被公孫弘嫉妒；李廣奮力抵禦匈奴，却被衛青排擠。這些都常常讓我悲傷流淚。臣馮衍祇不過是一個微賤的人，上邊沒有像魏無知一樣的人來推薦我，下邊也沒有像馮唐這樣的人為我說話，既缺少董仲舒的才能，又沒有李廣那樣的軍功，而想避免讒言，平息別人對我的怨恨，真是難啊！」

【原文】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①。而臣衍復遭擾攘^②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③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④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敕。外遠嫌疑。故與交通^⑤。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⑥之。臣自惟無三益^⑦之才。不敢處三損^⑧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⑨。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敕躬力行^⑩之秋。而怨讎^⑪叢^⑫興。譏議^⑬橫世^⑭。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隴畝^⑮之臣。無望高闕^⑯之下。惶恐自陳^⑰。以救罪尤^⑱。書奏。猶以前過不用。

【注釋】①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李賢注：「衍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傳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族死者十七人。」忠貞，忠誠堅貞。②擾攘：亦作「擾攘」。混亂，騷亂。③回行：邪行。不走正道。回，邪也。④傾邪：指為人邪僻不正。⑤交通：交往，往來。⑥本業：謂資助他人建立基本生業。李賢注：「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⑦三益：謂直、諒、多聞。《論語·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⑧三損：指具有便辟、善柔、便佞三種習性的人。與這三種人交友，有損無益，故稱三損。《論語·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邢昺疏：「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謂面柔和顏悅色以誘人者也。便，辨也，謂佞而復辨。以此三種之人為友則有損於己也。」⑨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中華書局本《後漢書》斷句為：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⑩力行：猶言竭力而行；謂盡力行善道。⑪怨讎：仇敵。⑫叢：衆多，繁雜。⑬譏議：譏評非議。⑭橫世：充滿世間。⑮隴畝：草野，山野。⑯高闕：高大的宮闕。⑰自陳：自己陳述。⑱罪尤：罪過。

【譯文】我的祖上（馮參），因為忠貞不屈的緣故，招致了我們家族一門的禍害。臣衍又遭逢國家混亂的時期，正逢戰亂紛紛之際，不敢以邪行求取世間的好處，事奉君王沒有惡邪不正的謀略，做將帥也沒有虜掠的想法。衛尉陰興，為人謹慎周密，內自修

養，外避嫌疑，所以我和他交往。陰興深知我的貧困，多次想幫我立基本生計之業，但我想到自己沒有益於朋友的三種才能，也不敢處於對朋友有三害的地位，就堅決推讓而沒有接受他的幫助。過去更始帝執政時期，臣在大原（今山西省中部和西南部）執掌財貨集散的大權，處於亂世之時，為官食祿二十多年，但財產一年少比一年，生活一天天貧困，家裏沒有布帛的積蓄，出外沒有車馬的排場。現在逢到清明的時代，正是修正自身、盡力行善的時候，可是怨仇迭起，譏議隨處可以碰到。這大概就是富貴的時候容易行事，貧賤的時候事事都難的緣故吧。我以一個被疏遠於山野之間的人，不敢指望在皇宮高門之下，惶恐不安地表白自己，以補救過去的罪過。」書奏，仍然因為以前的過錯而沒有被任用。

【原文】論曰。馮衍之引挑妻子之譬①得矣。夫納妻皆知取詈②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③情易。而恕④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⑤所以見屈⑥於既往。守節⑦故亦彌⑧阻⑨於來情⑩。嗚呼。

【注釋】①譬：比喻，比方。②詈：罵，責備。③妒：泛指忌人之長。④恕：推己及人，仁愛待物。⑤直：公正，正直。⑥屈：屈辱，委屈，冤枉。⑦守節：堅守節操。⑧彌：益，更加。⑨阻：艱

難，苦難。⑩來情：指將來的情況。李賢注：「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彌阻難於將來。」

【譯文】史家評論說：馮衍引用挑逗（他人）妻子的比方是很恰當的，丈夫娶妻子，都知道應娶罵過自己的那位，但是選用賢能却不能（堅持這個原則），為什麼呢？難道不是體諒妒嫉之情容易，而寬恕忠義之士很難嗎？光武雖然對鮑永做得合理，但是對於馮衍還是有失情理啊。像這樣，以往受屈辱是因為忠義正直，後來更加坎坷也是因為堅守節操啊。可嘆啊！

【原文】申屠剛①字巨卿。扶風②人也。遷③尚書令。世祖嘗④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⑤逸豫⑥。諫不見聽。遂以頭軻⑦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⑧嚴察⑨。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⑩牽曳⑪於前。群臣莫敢正言⑫。剛每輒⑬極諫⑭。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⑮賢保⑯。以成其德。

【注釋】①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西漢末年爲本郡功曹。光武帝時，官至尚書令。生性耿直，常常敢於正言極諫。仰慕史鮪、汲黯的爲人。②扶風：古郡名。舊爲三輔之地，多豪邁之士。③遷：晉

升或調動。④嘗：副詞。曾經。⑤晏安：安樂，安定。⑥逸豫：猶安樂。⑦輶：音任。停止，阻止。⑧法理：法律，法律原理。⑨嚴察：嚴厲苛察。⑩捶撲：杖擊，鞭打。⑪牽曳：亦作「牽拽」。牽拉，拖帶。⑫正言：直言，說實話。⑬輒：副詞。每每，總是。⑭極諫：盡力規勸。古多用於臣下對君主。⑮簡任：經過選擇而任用官員。⑯保：古代輔導天子和諸侯子弟的官員。

【譯文】申屠剛，字臣卿，扶風郡人。升任為尚書令。世祖光武皇帝曾有一次想出游，申屠剛認為隴蜀尚未平定，不適合游歷安閑。他的諫議未被光武帝接受，申屠剛便以頭抵住車輪，光武帝這纔打消出游的念頭。當時內外群臣，大多是皇帝自己選拔的，加上因為法理嚴厲苛察，官員們事務繁多過於辛苦，像尚書這樣皇上身邊的近臣，在朝堂上都會被拖出去杖責，群臣沒有敢於直言勸諫的。而申屠剛每次總是極力諫言，又屢次說到皇太子應按時入住東宮，挑選任用有賢德的人輔佐，以培養太子的德操。

【原文】鮑永①字君長。上黨②人也。父宣③為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④之。莽以宣不附⑤己。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⑥。召以為吏。更始二年。徵⑦。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⑧將⑨兵。安集⑩河東⑪并州朔部。世祖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⑫大伯。遣使馳至

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⑬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⑭。悉罷兵。但幅巾^⑮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⑯。誠慚^⑰以其衆幸^⑱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⑲。而意^⑳不悅。

【注釋】①鮑永：上黨屯留（今山西長治市屯留縣）人。活動於西漢末年與東漢初年，曾為綠林軍的重要將領。光武帝即位後，他又成為東漢初期打擊豪强的地方官。②上黨：位於山西省東南部。是古時對長治的雅稱。「上黨」因「居太行山之巔，地形最高與天為黨也」而得名，因其地勢險要，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素有「得上黨可望得中原」之說。③鮑宣：（公元前三〇年—公元三年），西漢大夫。字子都。渤海高城（今河北鹽山東南）人。哀帝時，為諫大夫。曾上書說：「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後任司隸。莽秉政，因宣不附己，以事逮之入獄，自殺。④去：趕走，打發走。這裏是休掉的意思。⑤附：歸附。⑥擁護：扶助，保護。⑦徵：徵召，徵聘。多指君召臣。⑧節：符節。古代使臣所持以作憑證。⑨將：統率，指揮。⑩安集：安定輯睦。⑪河東：黃河流經山西省境，自北而南，故稱山西省境內黃河以東的地區為「河東」。⑫收繫：拘禁。⑬出：釋放。⑭印綬：印信和繫印信的絲帶。古人印信上繫有絲帶，佩帶在身。⑮幅巾：古代男子以全幅細絹裹頭的頭巾。後裁出脚即稱襜頭。⑯全：保全。⑰慚：羞愧。⑱幸：希圖得到非分的財物或功名利祿。

等。^{①⁹}大：善，好。^{②⁰}意：內心。

【譯文】鮑永，字君長，上黨人。父親鮑宣，被王莽殺害。鮑永侍奉後母非常孝順，他的妻子曾經在後母面前斥罵狗，就被鮑永休掉了。王莽因為鮑宣不歸附自己，打算滅絕他的子孫，太守苟諫為保護鮑永，就招任為官吏。更始二年被徵召，再升任為尚書僕射，代行大將軍之權，持符節領兵，平定河東、并州、朔部。世祖光武皇帝即位，派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符節徵召鮑永，鮑永將儲大伯關押起來，派人騎馬到長安。既經探明更始帝已經死去，於是為他發喪，并放出了儲大伯等人，把上將軍列侯的印綬封存起來，將兵衆全部罷免。祇以幅巾束頭和諸將及相好的賓客一百多人到河內，光武帝召見鮑永問道：「你的士兵都在何處？」鮑永離開席位叩頭說：「臣效忠更始帝，却不能讓他保全，實在羞愧再利用他的軍隊謀求富貴，所以全都把他們罷歸了。」光武帝說：「說得好！」但（光武帝）心中却不快。

【原文】為司隸校尉^①。行縣^②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③。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④事人^⑤。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⑥而去。西至扶風。椎牛^⑦上諫冢^⑧。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

如。太中大夫張湛^⑨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⑩。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注釋】①司隸校尉：漢至魏晉時監督京師和地方監察官。②行縣：巡行所主之縣。③陌：田間

東西或南北小路。亦泛指田間小路。④北面：面向北。古禮，臣拜君，卑幼拜尊長，皆面向北行禮，因而居臣下、晚輩之位曰「北面」。⑤事人：事奉人，服侍人。⑥盡哀：竭盡哀思。⑦椎牛：謂擊殺牛。

⑧冢：墳墓。⑨張湛（生卒年不詳）：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曆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五年，拜光祿勳。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後數年，卒於家。⑩遺舊：謂抛弃、疏遠故舊。

【譯文】鮑永做司隸校尉，巡行到霸陵，路過更始帝墳墓，便驅車進入通往墓地的小路（準備祭拜），跟從的人諫止他。鮑永說：「我曾經親自侍奉過更始帝，哪有過墓不拜的道理，雖然有可能得罪上司，我也不能迴避。」於是下拜，痛哭盡哀之後纔離開。向西到扶風郡，殺牛祭祀了荀諫的陵墓。光武帝聽了這些事後，心中不滿，問公卿說：「鮑永為什麼這麼做？」太中大夫張湛回答說：「仁義是行為的宗旨，忠誠是仁義的關

鍵。仁義的人不會遺舊，忠誠的人不會忘君，這纔是品行的最高表現。」光武帝的不滿纔消除。

【原文】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①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②。豈苟進③之悅。易以情納。持正④之忤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⑥。居方⑦以從義⑧。君子之概⑨也。

【注釋】①若乃：至於。用於句子開頭，表示另起一事。②譬：通曉，明白。③苟進：苟且進取，以求祿位。④持正：持守公正。⑤忤：違逆，觸犯。⑥循道：遵循正道。⑦居方：居，指存，存心。方，方正，剛直。⑧義：謂符合正義或道德規範。⑨概：謂風度，氣度。

【譯文】史家論說道：鮑永遵守道義而不忘故主，這樣纔可以輔弼新主；以帶領故主的軍隊投降邀功爲耻，這纔能得到新主最大的恩寵。至於講說此事者雖然很真誠，而聽者却不明白。難道不是苟求遷升的取悅之言，在感情上容易采納；而持守公正的逆耳之言，在道理上難以接受嗎？如果真的能够放弃私利以遵循正道，存心方正，遵從大義，這纔是君子的氣度啊。

【原文】郅惲^①字君章。汝南^②人也。舉^③孝廉^④。爲上東城門候^⑤。帝常^⑥出獵。車駕^⑦夜還。惲拒^⑧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⑨。惲曰。火明遼遠^⑩。遂不受詔。帝乃回^⑪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⑫。未至之誠^⑬。誠小臣所竊^⑭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舊無封字。補之）尉。

【注釋】①郅惲：音至孕。（生卒年不詳）。東漢劉秀時，郅惲爲皇太子教書，後任長沙太守。爲人剛直不阿、不畏強權。②汝南：西漢置汝南郡，因轄區大部分在汝河流域南部，故名。轄境大致相當於今河南東南部和安徽阜陽一帶。③舉：推薦，選用。④孝廉：孝，指孝悌者。廉，清廉之士。分別爲國家選拔人才的科目，始於漢代，在東漢尤爲求仕者必由之途，後往往合爲一科。亦指被推選的士人。⑤門候：守門之官。⑥常：通「嘗」。曾經。⑦車駕：帝王所乘的車。亦用爲帝王的代稱。⑧拒：引申爲據守。⑨間：空隙，縫隙。⑩遼遠：遙遠。⑪回：指變換方向、位置等。⑫暴虎馮河：典出《詩·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空手搏虎，徒步渡河。比喻冒險行事，有勇無謀。⑬誠：中華書局本《後漢書》作「戒」。防備；警戒；鑑戒。⑭竊：私下，私自。多用作謙詞。

【譯文】郅惲，字君章，汝南郡人。被舉薦爲孝廉，後任上東城門門官。光武帝曾經

出城打獵，夜間纔驅車回城，郅惲據守城門，閉門不開。皇帝命跟從的人通過門縫與郅惲見面交涉，郅惲說：「火光太遙遠（看不清楚是誰）。」便不接受詔令。光武帝祇得繞道從東中門入城。第二天郅惲上書進諫說：「陛下去往遙遠的山林打獵，夜以繼日，將對國家和祖宗如何交代？《詩經》上告誡人們：『切勿空手搏虎，徒步渡河。』冒險出獵，儘管沒有發生值得警誡的意外，但小臣私下實在太擔憂了。」奏書獻上之後，光武帝賜給郅惲一百匹布，把東中門的門官貶為參封尉。

【原文】郭伋^①字細侯。扶風^②人也。王莽時為并^③州牧^④。建武九年。拜^⑤潁川^⑥太守^⑦。十一年。調^⑧為并州刺史^⑨。引見^⑩讌語^⑪。伋因言選補^⑫衆職。當簡^⑬天下賢俊^⑭。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⑮。及後入界。所到縣邑^⑯。老幼相携^⑰。逢迎^⑱道路。所過問民疾苦^⑲。聘求^⑳耆德^㉑雄俊^㉒。設几杖^㉓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㉔到西河美稷^㉕。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㉖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㉗到。喜。故來奉迎^㉘。伋辭謝^㉙之。及事訖^㉚。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㉛一日。伋為違信^㉜於諸兒。遂止於野亭^㉝。須^㉞期^㉟乃入。

【注釋】①郭伋：（生卒年不詳），官至太中大夫。為人講究信用。②扶風：見前注。③并：古州名。其地約當今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大同一帶地區。④州牧：官名。古代指一州之長。⑤拜：授官，封爵。⑥潁川：郡名，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二三〇年）置。以潁水得名。治所在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⑦太守：官名。秦置郡守，漢景帝時改名太守，為一郡最高的行政長官。隋初以州刺史為郡長官。宋以後改郡為府或州，太守已非正式官名，祇用作知府、知州的別稱。明清時專指知府。⑧調：選調，遷轉，更動（工作、位置）。⑨刺史：古代官名。原為朝廷所派督察地方之官，後沿為地方官職名稱。⑩引見：引導入見。舊指皇帝接見臣下或賓客時由有關大臣引導入見。⑪讌語：猶讌話（聚談）。⑫選補：謂官吏有缺額，選人遞補。⑬簡：選擇，選用。⑭賢俊：亦作「賢雋」。亦作「賢雋」。才德出眾的人。⑮恩德：猶恩惠。⑯縣邑：縣城。⑰相携：互相攙扶，相伴。⑱逢迎：迎接，接待。⑲疾苦：指人民生活中的困苦。⑳聘求：猶聘召。㉑耆德：年高德劭、素孚眾望者之稱。㉒雄俊：英雄俊杰。㉓几杖：坐几和手杖，皆老者所用，古常用為敬老者之物。㉔行部：謂巡行所屬部域，考核政績。㉕美稷：古縣名，漢代西河郡所屬，城址在今準格爾旗納林鎮北，漢王朝曾在這裏設置西河屬國都尉，以安置歸附的匈奴人，因而聞名於世。㉖兒曹：猶兒輩。㉗使君：漢時稱刺史為使君。㉘奉迎：恭迎，接待。㉙辭謝：道謝。㉚訖：絕止，完畢。㉛先期：約定日期之前。㉜違信：失信，不履行諾言。㉝野亭：野外供人休息的亭子。㉞須：等待。

【譯文】郭伋，字細侯，扶風郡人。王莽當政的時候，做并州牧。建武九年任潁川太守。建武十一年，調任并州刺史，被皇帝召見，與他閑談，郭伋因此進言，認為選補衆職，應當挑選天下才德出衆的人，不應該專用南陽人。皇帝採納了這一意見。郭伋以前在并州，平日施行恩惠仁德。後來再至并州境內，所經過的縣邑，百姓們扶老携幼，夾道歡迎。所有經過的地方他都要詢問大家生活上有哪些困苦，并聘求年高德勳的長者，爲他們設几杖之禮，早晚與他們商議政事。郭伋剛到郡便巡行所屬部域，到西河美稷時，有幾百名幼童，都騎著竹馬，在路邊迎拜。郭伋問道：「孩子們爲什麼這麼遠趕來啊？」孩子們回答說：「聽說您要來，我們都很高興，所以來迎接。」郭伋向孩子們道謝。等郭伋把事情辦完，孩子們又送郭伋到城外，并問他什麼時候再回來。郭伋計算歸期告訴他們。等回來時，却早一天到了，郭伋怕失信於孩子們，於是在野外的亭子住下來，等到說定的時間纔進入美稷。

【原文】樊宏①字靡卿。南陽②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③。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④。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⑤也。天道⑥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⑦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宗族染⑧其化⑨。未嘗犯法。帝甚重⑩之。

【注釋】①樊宏：漢光武帝的舅舅，以仁義厚道著稱，東漢建立後，被封為壽張侯。公元五一年去世，謚號為「壽張恭侯」。②南陽：郡名。在今河南省。③苟進：苟且進取，以求祿位。④盈溢：充裕，滿盈。⑤榮勢：顯貴有權勢。⑥天道：猶天理，天意。⑦明戒：亦作「明誠」。明白告誡，明訓。⑧染：薰染，影響。⑨化：教化，教育。⑩重：看重，重視。

【譯文】樊宏，字靡卿，南陽郡人，是光武帝的舅父。他為人謙和謹慎，從不貪求升遷。經常告誡他的兒子說：「凡是大富大貴到了過於盈滿的地步，就沒有得善終的。我不是不喜歡榮華富貴，祇是天理厭惡盈滿而喜好謙虛。前代皇親國戚們的下場都是我們的明鑑。保全好自己的身家性命，難道不是很快樂嗎？」宗族都受他的感化，從來沒有人犯法。光武帝非常敬重他。

【原文】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①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②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托③屬④掖庭⑤。仍⑥加爵邑⑦。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注釋】①光烈皇后：是東漢開國皇帝漢光武帝劉秀的第二任皇后，謚號「光烈」，故稱其為「光

烈皇后」。光烈皇后姓陰名麗華，兩漢時代的南陽郡新野縣人，為春秋名相管仲後人，建武十七年被立為皇后。卒於永平七年，與劉秀合葬於原陵。②讓：謙讓，推辭。③托：憑藉，依賴。④屬：親屬。⑤掖庭：宮中旁舍，妃嬪居住的地方。⑥仍：接續，連續。⑦爵邑：爵位和封邑。

【譯文】陰識，字次伯，南陽郡人，是光烈皇后的兄長。因征戰疆場立下戰功得到皇帝加封，陰識叩頭辭讓說：「天下剛剛安定，將帥有功的人很多，臣有幸憑藉皇后的親屬關係（入朝），仍再增加爵位和封邑，就不足以向天下人表明朝廷的公正無私。」光武帝非常贊嘆他。

【原文】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帝下舊有後字。刪之）召興欲封之。置印綬①於前。興固讓②曰。臣未有先登③陷陳④之功。而一家數人。并蒙爵土⑤。令天下缺望⑥。誠為盈溢⑦。臣蒙陛下貴人⑧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⑨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⑩耶。亢龍有悔⑪。外戚家苦不知謙退⑫。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⑬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為觀聽⑭所譏⑮。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⑯。卒不為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⑰聖德。不可苟

冒^⑮。至誠發中^⑯。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注釋】①印綬：印信和繫印信的絲帶。古人印信上繫有絲帶，佩帶在身。②固讓：再三辭讓。

③先登：先於衆人而登。④陷陳：陷陣。⑤爵土：官爵和封地。⑥缺望：不滿，怨望。缺，音覺。⑦盈溢：充裕；滿盈。⑧貴人：女官名。後漢光武帝始置，地位次於皇后。歷代沿其名，而位尊卑不一。指陰皇后。⑨至誠：極其真摯誠懇的心意。⑩書記：指文字、書籍、文章等。⑪亢龍有悔：出自《易·乾》：「上九，亢龍有悔。」謂居高位而不知謙退，則盛極而衰，不免敗亡之悔。⑫謙退：謙讓。⑬眊眊：音免逆。泛指眼睛盯住，看著。⑭觀聽：引申為輿論。⑮譏：譏刺，非議。⑯降挹：謙退損抑。挹，音易。⑰虧損：損害；缺損。⑱苟冒：貪求。⑲發中：發自內心。

【譯文】陰興，字君陵，是陰識的弟弟。光武帝召見陰興，準備封他，把印和挂印的絲帶都放在他面前，陰興堅決辭讓說：「臣並沒有衝鋒陷陣的功勞，而全家中好幾個人都蒙受爵位和食邑，讓天下人因此不滿，的確是過分了。臣蒙陛下、貴人恩澤非常多，富貴已到極點，不可以再增加官爵。我真心不願再受封。」光武帝非常贊嘆陰興辭讓的舉動，并不再強迫改變他的心意。陰貴人問他為什麼這麼做？陰興回答：「貴人不是曾經讀過《易經》嗎？經上說：『亢龍有悔。』（越是在高位越容易遭災難。）身為皇親

國戚，最苦的莫過於不知謙讓，嫁女就想配侯王，娶媳婦就盯住公主，這種做法使我內心實在不安。富貴應有限度，做人應當知足。太奢侈了，就會遭到輿論非議。」貴人於陰興的話深有感觸，於是嚴格的約束自己，始終不替宗族謀求爵位。光武帝後來又打算讓陰興接替吳漢為大司馬，陰興叩頭流淚，堅決推讓說：「臣並不顧惜性命，的確怕有損聖德，不敢貪求高位。」這種發自內心的真誠，感動了身邊的人，光武帝於是就接受他的辭讓。

【原文】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為幽州①牧②。漁陽③太守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④長吏⑤多不勝任。時有纖微⑥之過者。必見斥罷⑦。交易⑧紛擾。百姓不寧。建武六年。有日蝕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⑨。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⑩。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⑪動三光⑫。垂示王者。陛下哀溥海內新⑬離⑭禍毒⑮。保有⑯生民。使得蘇息⑰。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違治實⑱。輒見斥罷。豈不粲然⑲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⑳。大漢之興。亦累功效㉑。吏皆積久㉒。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㉓。何能悉治㉔。論議㉕之徒。豈不喧嘩㉖。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㉗。艱難之業。當累日也。

【注釋】①幽州：州名。漢武帝所置十三部刺史之一。東漢治所在薊縣（今北京城西南）。②牧：指國君或州郡長官。③漁陽：地名。戰國燕置漁陽郡，秦漢治所在漁陽（今北京市密雲縣西南）。④二千石：漢制，郡守俸祿為二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世因稱郡守為「二千石」。⑤長吏：指州縣長官的輔佐。⑥纖微：細微。亦指細微的事物。⑦斥罷：罷免。⑧交易：指官吏的更替。⑨宗：指某一類事物中有統領楷模作用或為首者。⑩據郡典縣：據，占有，占據。典，掌管，主持，任職。⑪干：干犯，衝犯，干擾。⑫三光：日、月、星。⑬新：副詞，新近，剛剛。⑭離：經歷，經過。⑮禍毒：禍害。⑯宥：愛護寬待。李賢注：「宥，寬也。」⑰蘇息：休養生息。⑱治實：核實。⑲粲然：明白貌，明亮貌。⑳三考：古代官吏考績之制。指經三次考核決定升降賞罰。㉑功效：功勞，成績。㉒積久：謂經歷很長時間。㉓吏職：官吏的職責。㉔治：治理，統治。㉕論議：對人或事物的好壞、是非等表示意見。㉖喧嘩：聲音大而雜亂。㉗倉卒：匆忙急迫。

【譯文】朱浮，字叔元，沛國人。官任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反叛失敗，後來光武帝認為位居郡守的官吏大多不能勝任。當時稍有些微小過錯的，一定被罷免。這樣一來，前後任官員之間交替更迭混亂，百姓不得安寧。建武六年，發生日食，朱浮因此上書說：「我聽說太陽為衆陽之本，是君上的位置。凡是做官治民，任職於郡縣的，都是陽剛，是上位，是尊貴，是尊長。如果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就會衝犯到日月星三光，

（日月星光就會發生變異），以此來告示君王。陛下哀憐海內剛剛經歷戰亂的苦難，保護、寬待百姓，使他們得以休養生息，而今天負責治理百姓的地方官吏，大多不稱職，有一點過失被查實，就被斥責罷免，這種做法難道不是把事理分辨得太過清楚明白了嗎！然而就是在堯舜的盛世，還要對官吏每三年考核一次，大漢朝之所以興旺發達，（這一制度）也累見功效。官吏大多長久在任，在官位上養老送終，以至於子孫後代都以官職的名稱為姓氏。當時的官吏怎麼能全部治理完天下之事？那些喜歡議論的人，難道沒有喧嘩嗎？治理天下的大業，不能倉促行事，艱難的事情應當日積月累慢慢去做。

【原文】間者①守宰②數見換易③。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④。日淺⑤。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⑥。人不自保。各相顧望⑦。無自安⑧之心。有司或因睚眦⑨以騁⑩私怨。苟求⑪長短⑫。求媚⑬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⑭。故爭飾詐僞。以希⑮虛譽。斯皆群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⑯。夫物暴長⑰者必夭折⑱。功卒⑲成者必亟⑲壞。如摧⑲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⑲也。海內非一旦⑲之功也。願陛下游意⑲於經⑲年之外。望化於一世⑲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⑲易代頗簡⑲。

【注釋】①間者：近來。②守宰：指地方長官。③換易：調換、更換。④視事：就職治事。多指政事言。⑤日淺：時間短。⑥嚴切：嚴峻；嚴厲。⑦顧望：猶豫觀望。⑧自安：自安其心，自以為安定。⑨睚眦：音牙自。睚目怒視，瞪眼看人。藉指微小的怨恨。⑩騁：放縱，放任。⑪苛求：任意求得，無原則的求取。⑫長短：長處和短處。⑬求媚：討好。⑭刺譏：亦作「刺幾」。猶言譏刺。⑮希：謀求。⑯應：感應，應驗。⑰暴長：急遽生長。⑱夭折：短命早死。⑲卒：突然。後多作「猝」。⑳亟：疾速。與「緩慢」相對。㉑摧：墜毀，毀壞。㉒用：治理，管理。㉓一旦：一天之間。㉔游意：猶留意。㉕經：循行；經過；經歷。㉖一世：猶一代。㉗牧守：州郡的長官。州官稱牧，郡官稱守。㉘簡：稀少。

【譯文】最近，州郡的守宰多次被調換，送舊迎新，奔波疲勞在道路上。他們就職治事日子不多，不足以看見他們的政績，又加上朝廷的嚴格責令，弄得人人不能自保，互相猶豫觀望，不能自安其心。有關官員或因小怨小忿來報私仇，有意找岔，巴結討好聖上的心意。二千石（郡守）和長吏迫於檢舉彈劾的壓力，害怕指責、譏諷，所以就爭著掩過是非，來貪圖虛名，這都是衆陽不安寧導致日月失去正常運轉的應兆。任何東西迅猛生長必然會夭折，功業倉促而成必然會很快衰敗。如果損毀長久的基業，來造速成的功效，這不能看作是陛下的福氣啊。天下不是一時能治理好的，也不是一天之內就會有

成效的，希望陛下能够留意於多年之外的效用，寄天下太平於一世之後。那纔是天下的幸事啊。」光武帝把這個諫議交到下邊議論，君臣大多同意朱浮的意見。從此牧守變動的事就很少了。

【原文】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①位者。事皆先下三公^②。三公遣掾史^③案驗^④。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⑤。不復委任^⑥三府^⑦。而權歸刺舉^⑧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其清明履約^⑨。率禮^⑩無違^⑪。自宗室諸王。外家^⑫后親。皆奉繩墨^⑬。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灾异猶見者。而豈徒然^⑭哉。天道信誠^⑮。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⑯往者上威不行。下專^⑰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⑱。信刺舉之官。黜鼎輔^⑲之任。至於有所劾奏^⑳。便加退免。覆案^㉑不關^㉒三府。罪譴^㉓不蒙澄察^㉔。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㉕。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㉖。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㉗。以要^㉘時利^㉙。故有罪者心不厭服^㉚。無咎^㉛者坐^㉜被空文^㉝。不可經盛衰。貽^㉞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閏^㉟。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

【注釋】①不任：不能忍受，不能勝任。②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為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見《通典·職官一》。③掾史：官名。漢以後中央及各州縣皆置掾史，分曹治事。多由長官自行辟舉。唐宋以後，掾史之名漸移於胥吏。④案驗：查詢驗證。⑤明察：嚴明苛察。⑥委任：付托，交托。⑦三府：漢制，三公皆可開府，因稱三公為「三府」。後世因之。亦用以泛稱國家最高行政長官。⑧刺舉：檢舉。⑨履約：躬行簡約。⑩率禮：遵循禮法。⑪無違：沒有違背，不要違背。⑫外家：指外戚。⑬繩墨：喻法度、法律。⑭徒然：偶然。謂無因。⑮信誠：誠實不欺。⑯疾：厭惡，憎恨。⑰專：專斷，擅自行事。⑱舊典：舊時的制度、法則。⑲鼎輔：執政的大臣。一般指宰相。⑳劾奏：向皇帝檢舉官吏的過失或罪行。㉑覆案：審察，查究。㉒不關：不牽涉，不涉及。㉓罪譴：犯罪而受譴，罪責。㉔澄察：明察，洞察。㉕平：整治，治理。㉖容長：寬容。㉗空虛：虛假，空幻。㉘要：和，會合。引申為迎合。㉙時利：一時的功利，當時的功利。㉚厭服：信服，心服。㉛無咎：沒有禍殃，沒有罪過。㉜坐：犯罪，判罪。㉝空文：有名無實的法律規章。㉞貽：遺留，致使。㉟再閔：農曆五年二閔，謂之再閔。

【譯文】按舊有的制度，凡是州牧舉奏二千石長吏不稱職的，事情都是先交給三公，三公派遣屬下掾吏核實驗證，然後纔能罷免。光武帝當時自恃明察，不再交由三公去辦，而實權落在檢舉的官吏手上。朱浮又上書說：「陛下清明簡約，遵循禮法而沒有違

背，從宗室諸王侯到外戚皇親，都能遵奉法度，沒有結黨蓄勢的名聲，這的確是法令有條理，纔使下邊沒有作威作福的情況啊。按事理來說，應當是和諧安寧的，但是灾异仍然不斷發生，難道這是偶然的嗎？天道是講誠信的，不可不明察。我看到陛下憂患過往的皇帝，權威行不通，下邊諸侯國掌握著國家的命運。自陛下即位以來，不采用舊時法典，深信州郡的檢舉官吏，廢除三公輔政之任，祇要有彈劾上奏，便退免不用。案子不通過三府復查核對，罪過譴責不能明察。陛下以使者為心腹，而使者以辦事人員做耳目。這實際上是使尚書考察處理百官的職權，下放給了百石的小吏來決定，因此使得官吏辦事苛刻，各自為政。加上講求私人情面以求寬容，以愛憎之情（不公允）任職為政。官吏大都競相虛張聲勢，來求得一時之利。所以使有罪的人心中不服，無過錯的因一紙空文而受到牽連。這種情況不能夠經歷盛衰的考驗，更不能遺留給後世。官吏在位時間久了，就會愛惜自己的名聲，官吏安分職守，那老百姓也就安靜無擾。《易傳》上說：『五年兩閏，天道就完備無缺。』即使是天道，還要歷經五年的時間纔漸臻完美，何況人間的事情呢？」

【原文】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為郎。時大司農^①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②。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③為師。齊

桓以夷吾^④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⑤。近則高帝優^⑥相國之禮。太宗^⑦假^⑧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⑨。以偷^⑩天下。況己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⑪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⑫爲明。徵訐^⑬爲直。至乃陪僕^⑭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⑮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⑯。周公執吐握^⑰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注釋】①大司農：官名。秦置治粟內史，漢景帝時改稱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掌租稅錢穀鹽鐵和國家的財政收支，爲九卿之一。②三府：漢制，三公皆可開府，因稱三公爲「三府」。後世因之。亦用以泛稱國家最高行政長官。③大公：即太公望（呂尚）。輔佐武王滅商有功，封於齊。④夷吾：即管仲。⑤冢宰：官名。太宰的別稱。太宰原爲掌管王家財務及宮內事務的官。周武王死時，成王年少，周公曾以冢宰之職攝政。⑥優：優待，嘉獎。⑦太宗：漢文帝的廟號爲「太宗」。⑧假：授予，給予。⑨國柄：國家權柄。⑩偷：盜竊。⑪公輔：古代三公、四輔，均爲天子之佐。藉指宰相一類的大臣。⑫刺舉：檢舉。⑬徵訐：音交劫。揭人陰私。⑭陪僕：陪隸。泛指奴僕。⑮罔：

喻法網。^{①⑥}日昃之勞：日昃，太陽偏西，約下午二時左右。昃，音仄。《易·離》：「日昃之離，何可久也？」文王勤於處理政事，從早晨到中午太陽偏西還來不及吃飯。^{①⑦}吐握：吐哺握髮，形容禮賢下士，求才心切。《韓詩外傳》卷三：「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

【譯文】陳元，字長孫，蒼梧郡人，因其父親的原因出任郎官。當時大司農江馮上書言事，認為應該讓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上書說：「我聽說以臣子為師的能夠稱帝，以臣子為賓客的能夠稱霸。所以周武王以姜太公為師，齊桓公以夷吾為仲父。孔子說：『百官總歸一人，而聽之於冢宰大臣。』近世就有高祖優待蕭相國的禮節，文帝給宰輔申屠嘉赦免鄧通的特權。到了已亡新朝王莽時期，遇到漢室衰落，王莽專持朝政，竊取天下；祇迷信自己，不信任群臣；奪取公輔大臣的職權，降低宰相的威信；把偵探舉報看作高明，把揭發隱私、攻擊別人視為正直；以致奴僕告發君長，子弟告發父兄，法網嚴苛，大臣無所措手足。就這樣也不能禁止董忠與人共陰謀，王莽終於被世人殺死。所以做人君的禍患在於自驕自大，而不在於有驕傲的臣子；其失誤在於自任而不在任人。因此周文王有過午還顧不得吃飯的操勞；周公有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殷勤待客的

謙恭。沒有聽說過他們重視以揭發檢舉，從事監督審察別人的事。當前四方還在擾攘不安，天下尚未統一，老百姓都還在觀聽形勢的發展變化。陛下應當遵循文王、武王的聖明典章，繼承祖宗的遺德，勞心禮賢下士，屈尊對待賢士，實在不應該讓司隸校尉有督察公輔之權。」光武帝聽從了這一諫議。

【原文】桓榮^①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②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③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傳^④太子者。群臣承望^⑤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⑥陰識可。博士^⑦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⑧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⑨。而以榮為少傅^⑩。賜以輜車^⑪乘馬。

【注釋】①桓榮：字春卿。生於西漢成帝陽朔鴻嘉年間（約公元前二四—公元前一七）。譙國龍亢（今安徽省懷遠縣西龍亢鎮北）人。東漢經學大師。②明經：通曉經典。③敷奏：陳奏，向君上報告。④傳：師傅，指負輔佐責任的官或負責教導的人。⑤承望：迎合，逢迎。⑥執金吾：金吾，古官名。負責皇帝大臣警衛、儀仗以及徵循京師、掌管治安的武職官員。吾，音玉。⑦博士：古代學官

名。⑧固：副詞。本來。⑨太傅：輔導太子的官。⑩少傅：古代官名。「三孤」之一。周代始置，為君國輔弼之官。與少師、少保合稱「三孤」。後一般為大官加銜，以示恩寵而無實職。⑪輜車：古代有帷蓋的車子。即可載物，又可作卧車。

【譯文】桓榮，字春卿，沛郡人，因通曉經書入東宮教授太子，每逢朝會，常讓桓榮在公卿面前講述經書。光武帝稱贊說：「得到您太晚了！」建武二十八年，光武帝大會百官，詔問誰有資格做太子的老師，群臣為了迎合皇上的心意，都說太子的舅父執金吾陰識可以擔任。博士張佚嚴肅地說：「現在陛下立太子，是為陰氏打算呢？還是為天下打算呢？如果是為陰氏，那麼陰侯就可以；如果是為天下，那麼本來就應該任用天下的賢才。」皇帝稱贊說：「打算給太子安排老師，為的是輔佐太子啊。現在博士不以糾正朕的過錯為難事，更何況是太子呢？」當即拜張佚為太子太傅，而讓桓榮為少傅，并賜給他們輜車和乘馬。

【原文】第五倫①字伯魚。京兆人也。舉②孝廉。帝問以政事。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為吏箴③婦公④。不過⑤從兄⑥飯。寧⑦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母。少遭飢亂⑧。實不敢妄過人食⑨。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⑩。

好卜筮^⑪。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⑫。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⑬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⑭百姓。其巫祝^⑮有依托鬼神。詐怖^⑯愚民。皆案驗^⑰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⑱。民初恐懼。或祝詛^⑲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注釋】

①第五倫：東漢京兆長陵（今陝西鹹陽東北）人。先世爲戰國田氏，遷移西漢園陵，以遷移次第爲氏。新朝王莽時爲郡吏，又爲鄉嗇夫。京兆尹閭興召爲主簿，任鑄錢掾。後舉孝廉，任會稽（浙江）、蜀郡（四川）太守。以爲官清廉著稱。章帝時，揭發外戚馬氏諸多惡行。②舉：推薦，選用。③筭：通「榜」。答擊。④婦公：妻父。⑤不過：不經過，不進入。⑥從兄：同祖伯叔之子年長於己者。即堂兄。⑦寧：豈，難道。⑧飢亂：飢餓亂離。⑨飡：同「餐」。吃，吞食。⑩淫祀：不合禮制的祭祀，不當祭的祭祀，妄濫之祭。⑪卜筮：古時預測吉凶，用龜甲稱卜，用蓍草稱筮，合稱卜筮。⑫困匱：貧乏，貧困。⑬薦：祭祀時獻牲。《易·觀》：「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孔穎達疏：「既盥之後，陳薦籩豆之事。」⑭曉告：告知；曉諭。⑮巫祝：古代稱事鬼神者爲巫，祭主贊詞者爲祝，後連用以指掌占卜祭祀的人。⑯詐怖：欺騙恐嚇。⑰案驗：查詢驗證。⑱行罰：實行懲罰；進行懲罰。⑲祝詛：祝告鬼神，使加禍於別人。

【譯文】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被推舉為孝廉，光武皇帝向他詢問政事，聽了之後非常高興，與他談論到晚上。對他說：「聽說你做吏掾時曾拷打過你的岳父，也從不到堂兄家吃飯，難道真有這些事嗎？」第五倫回答說：「臣娶過三房妻子，她們都沒有父母。小時候遭遇饑荒，確實不敢隨便吃別人的飯。」光武帝大笑。任命他為會稽郡太守。會稽民俗中有很多不合禮儀的祭祀，喜愛占卜預測吉凶，經常殺牛祭神，百姓的財產因此貧乏。如果有人自己吃了牛肉却没有先用來祭神的，生病快死時，都要學牛的鳴叫。對這種陋俗，先後到此任職的太守沒有人敢出面禁止。第五倫到任後，即發公文給所屬各縣，告知老百姓，如果有巫婆神汉假藉鬼神欺騙恐嚇、愚弄百姓的，都要受到查處。有隨意殺牛祭神的，官吏要立即給予處罰。老百姓開始有些害怕，有的巫婆神汉背後詛咒他，大放厥辭，第五倫却查處得更加嚴厲，以後這種風俗被斷絕，老百姓因而過上安寧的日子。

【原文】肅宗①初為司空②。及馬防③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④。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⑤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⑥。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⑦。難為意愛⑧也。倫雖峭直⑨。然常疾⑩俗吏⑪苛刻。及為三公。值⑫帝長者⑬。屢有善政。

乃上疏褒稱盛美^⑭。因以勸成風德^⑮。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⑯之姿。以寬弘^⑰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⑱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⑲。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群下不稱^⑳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㉑。郡國所舉。類多^㉒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㉓之選。以應上求者也。

【注釋】

①肅宗：即漢章帝劉炟，漢明帝五子。公元七五年九月五日至八八年四月九日在位，凡十四年。年號：建初、元和、章和。明帝永平三年，立爲皇太子。廟號爲肅宗。②司空：官名。相傳少昊時所置，周爲六卿之一，即冬官大司空，掌管工程。漢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與大司馬、大司徒並列爲三公，後去大字爲司空，歷代因之，明廢。③馬防：東漢伏波將軍馬援次子。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爲黃門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④西羌：西漢時對羌人的泛稱。亦指東漢羌人內徙定居在金城、隴西、漢陽等郡的一支。⑤職事：職務，職業。⑥違憲：違犯國法。⑦纖介：細微。⑧意愛：情愛，情誼。⑨峭直：嚴峻剛正。⑩疾：厭惡，憎恨。⑪俗吏：才智凡庸的官吏。⑫值：遇到，碰上。⑬長者：指德高望重的人。⑭盛美：美善。⑮風德：指德化。⑯晏晏：和悅貌。⑰寬弘：亦作「寬宏」「寬洪」。胸懷寬闊，氣量弘深，能容人。⑱貪殘：貪婪凶殘。亦指貪婪凶殘的人。⑲寬和：寬厚謙和。⑳不稱：不勝任，不稱職。㉑風化：猶風教；風氣。㉒類多：猶大

多。^②寬博：謂心胸開闊，能容人。

【譯文】肅宗章帝初年，第五倫爲司空。當時馬防爲車騎將軍，準備出征西羌的時候，第五倫上疏說：「臣愚笨地認爲皇親國戚可以通過封侯讓他們富起來，不應當委以職務。爲什麼要這樣呢？如果將他們繩之以法就有些傷恩情，講情面而寬恕却違背法律。我聽說馬防即將要出征，臣認爲太后慈祥仁愛，陛下至孝，恐怕一旦小有過失，陛下處理起來就難以顧全情面了。」第五倫雖然嚴峻剛正，但一直痛恨俗吏的苛刻之政。等到他担任三公之職時，遇到皇帝有長者作風，常有好的政策。第五倫就上疏褒美聖德，藉以倡導德化的風氣。他說：「陛下即位，秉承自然的德行，表現出和悅的姿態，用寬弘的氣量對待臣下，到現在有四年了，前年誅殺了刺史二千石中的貪婪殘暴者六人。這都是聖上明鑑，不是群臣所能做到的。然而陛下詔令雖寬厚謙和，可是屬下辦事依然嚴急不能寬緩，陛下務求節儉而奢侈之風仍然不能扼止，原因就在於社會風氣不好，群臣下屬不稱職啊。光武皇帝承接王莽的餘緒，治理國家比較嚴歷威猛，後代依照旧例行事，於是形成風氣。郡國所推舉的人，大多是僅能辦事的俗吏，很少有心胸開闊者以滿足聖上的需要。」

【原文】陳留^①令劉豫。冠軍^②令駟協。并以刻薄之姿。臨民^③宰^④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⑤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⑥。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⑦應坐^⑧豫。協。亦當宜譴^⑨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⑩。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⑪。驕者逾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⑫者從。以言教^⑬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⑭京師及道出^⑮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可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

【注釋】①陳留：今河南省開封市陳留鎮。②冠軍：古縣名。漢元朔六年（公元前一二三年）置。

因霍去病功冠諸軍，封冠軍侯於此，故名。治所在今河南鄧縣西北。③臨民：治民。④宰：主宰；治理。⑤疾：厭惡，憎恨。⑥天心：猶天意。⑦非徒：不但；不僅。⑧坐：判罪。⑨譴：責問，譴責。

⑩書記：指文字、書籍、文章等。⑪王主貴戚：王主，漢諸侯王之女稱「王主」。貴戚，帝王的親族。⑫身教：謂用自身的行為教育別人。⑬言教：指用講說方式進行的教育。⑭拜除：拜授官職。

⑮出：經過。

【譯文】陳留縣令劉豫、冠軍縣令駟協，都以刻薄的姿態來管理百姓、治理縣邑，一心想的是掠奪殺害，務求苛刻嚴酷，吏民憂愁怨恨，沒有不憎恨他們的。但現在有人反而認為他們有才能，這真是違背天意，失去大義，實在不能不慎重啊。不僅祇對劉豫、駟協定罪，還應當譴責推選他們的人。一定要選用仁愛賢能之人來處理時政，用不了幾個人，風俗就會自然改變過來。臣曾經讀過史書和有關記載，知道秦朝是因嚴酷暴政而亡國，且又目睹王莽因實行苛刻法律而自取滅亡，實在是鑒於這些歷史教訓，臣纔勤懇忠誠地發表上述意見。又聽說諸王侯貴戚們，驕橫奢侈超越制度，京都尚且是這樣，那怎麼給遠方之人做榜樣？所以說『自身行為不端正，就是下命令也不會使大家信從。』拿自身的行為教育別人，別人就會聽從；祇用言論教育別人（自己不做），就會有爭論。陰陽調和，就會有豐收之年，君臣同心同德，教化纔能有成效啊。對刺史、太守以下，任職於京師以及經過洛陽到外地就任的官員，都應該召見他們，藉此廣泛地詢問四方情況，並且觀察他們的為人。凡有上書反映情況不符合事實的，祇須讓他們回歸故里，不應過分表示喜怒，以表示陛下的寬懷大度。」

【原文】倫奉公盡節。言事①無所依違②。或問倫曰。公有私③乎。對曰。昔人有

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④。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⑤。而竟夕^⑥不眠。若是者。豈謂無私乎。

【注釋】①言事：古代專指向君王進諫或議論政事。②依違：遲疑。③有私：有私心。④選舉：古代指選拔舉用賢能。⑤省視：察看，探望。⑥竟夕：終夜，通宵。

【譯文】第五倫奉公守法恪盡職守，上書言事從不遲疑。有人問他說：「您有私心嗎？」他答道：「過去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馬，我雖然沒有接受，每到三公有所舉薦的時候，我對這人總念念不忘，可是到底沒有任用他。我哥哥的孩子曾經生病，我一夜之間十次前往看望，回來後能安穩的入睡；我的兒子有病，雖然沒有去看望，可是徹夜難眠。像這樣，難道能說我没有私心嗎？」

【原文】鍾離意字子阿。會稽^①人也。顯宗^②即位。徵爲尚書。時交址^③太守坐臧^④千金。徵還伏法^⑤。以舊無以字。補之。資物簿^⑥入大司農^⑦。詔班賜^⑧群臣。意得珠璣^⑨。悉以委地^⑩。而不拜賜^⑪。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⑫之

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⑬。惡^⑭其名也。此臧穢^⑮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⑯。

【注釋】①會稽：郡名。秦置，今江蘇省東部及浙江省西部地。②顯宗：孝明皇帝劉莊（公元二八年—七五年），字子麗，東漢第二位皇帝，廟號顯宗，謚號孝明皇帝。③交址：亦作「交趾」。原爲古地區名，泛指五嶺以南。④坐臧：亦作「坐贓」。犯貪污罪，判貪污罪。⑤伏法：依法被處死刑。⑥簿：冊籍，記載用的本子。⑦大司農：官名。秦置治粟內史，漢景帝時改稱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掌租稅錢穀鹽鐵和國家的財政收支，爲九卿之一。⑧班賜：頒賜，分賞。⑨珠璣：珠寶，珠玉。⑩委地：散落或委棄於地。⑪拜賜：拜謝或拜受賜贈。⑫盜泉：泉名。故址在今山東省泗水縣東北。盜泉，是春秋時期山東省泗水縣東北一眼古泉的名稱，據說是因爲當時曾有一夥強盜占用過這一眼泉水，故而當時人們便稱之爲「盜泉」。據《尸子》記載，「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意思是說，孔子一次路過「盜泉」時，口很渴，但因爲泉水的名字爲「盜泉」，這個名字令人厭惡，所以強忍乾渴，堅決不飲此水。後人認爲：孔子忍住一時的口渴，不飲「盜泉之水」，是爲了保持自己的節操，是對「盜」的鄙視，而用自己的行爲，言傳身教。從此「盜泉之水」用來比喻以不正當的手段得來的東西或不義之財。「不飲盜泉」則比喻爲人正直廉潔。⑬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說的是古代孝子曾參到了勝母里，認爲里名不孝，掉轉車頭回去了。曾參（公元前五〇五年—公元前

四三五年），字子輿，春秋末期魯國南武城（今山東省平邑縣）人，孔子的弟子，世稱「曾子」。間，民戶聚居處，里巷。^⑭惡：討厭，憎恨。^⑮臧穢：指貪污等穢行。^⑯僕射：官名。秦始皇置，漢以後因之。漢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位僅次尚書令，職權漸重。

【譯文】鍾離意，字子阿，會稽郡人。顯宗明帝即位，鍾離意被徵召為尚書。當時交趾太守，犯貪污千金罪，被召回京師準備治罪。并把物資錢財賬簿交給大司農，朝廷下詔將贓款分賜給群臣。鍾離意接到珠寶，丟在地上而不拜賜。明帝感到奇怪而問他為什麼這樣。他回答：「我聽說孔子曾忍渴而不喝『盜泉』的水，曾參曾在『勝母』的閭門前掉轉車頭，是討厭它們的名稱啊。這種貪贓的寶物，我的確是不敢拜領的。」皇帝嘆息說：「尚書的話高潔啊！」于是改從國庫中拿出三十萬錢賜給鍾離意。并升遷他為尚書僕射。

【原文】車駕數幸^①廣成苑^②。意常當車陳諫^③般樂^④游田^⑤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⑥。意詣闕^⑦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⑧元元^⑨。降避^⑩正殿。躬自^⑪克責^⑫。而比日^⑬密雲^⑭。遂無大潤^⑮。豈政有未得應天心^⑯者耶。昔成湯^⑰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

耶。女謁^⑮盛耶。苞苴^⑯行耶。讒夫^⑰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⑱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其冠履^⑲勿謝^⑳。今又敕^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㉒。詔因謝^㉓公卿百僚。遂應時^㉔澍雨^㉕焉。

【注釋】

①幸：指帝王親臨。②廣成苑：據《漢書》《後漢書》和新舊《唐書》記載，漢、唐兩代將位於河南省汝州市臨汝鎮西北的廣成澤辟為狩獵游樂的「皇家禁地」。③陳諫：進諫。④般樂：玩樂。⑤游田：亦作「游畋」。游逸田獵，游獵。⑥北宮：漢宮名。在洛陽。漢明帝永平三年建。⑦詣闕：謂赴朝堂。⑧憂念：憂慮。⑨元元：百姓，庶民。⑩降避：猶退避。⑪躬自：自己。⑫克責：責備。⑬比日：近日，近來。⑭密雲：密布的濃雲。⑮大潤：大雨。⑯天心：猶天意。⑰成湯：亦作「成商」。商開國之君。契的後代，子姓，名履，又稱天乙。夏桀無道，湯伐之，遂有天下，國號商，都於亳。⑱女謁：女寵。⑲苞苴：苞，通「包」。賄賂。⑳讒夫：讒人。㉑苦：憂傷，愁苦。㉒冠履：亦作「冠屨」。帽與鞋。此處用為動詞，戴冠著履之意。㉓謝：辭却，辭職。㉔敕：古時自上告下之詞。漢時凡尊長告誡後輩或下屬皆稱敕。㉕災譴：指上天降災示罰，災禍。㉖謝：道歉，認錯。㉗應時：即刻。㉘澍雨：大雨；暴雨。澍，音樹。

【譯文】皇上多次到廣成苑游玩，鍾離意經常擋住車駕勸諫皇帝不要游樂、田獵，皇上馬上就回宮了。永平三年，夏天大旱，皇上却大規模地修建北宮，鍾離意上朝摘了官帽上疏說：「我看到陛下因為天時出現小旱，憂慮老百姓，離開正殿，自責反省。近日陰雲密集，還未下雨，豈不是政務方面還沒有上應天意的原因嗎？昔日成湯遭遇旱災，以六件事自責說：『政事不節制嗎？使用民力緊急嗎？宮室建得太多嗎？女寵干預朝政太多了嗎？行賄多了嗎？讒人猖獗嗎？』我看見北宮大興土木，老百姓錯過農時，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宮室修建過度。自古君王不苦於宮室的狹小，祇是擔憂老百姓不能安寧。應該停止北宮的修建，以順應上天之意。」明帝下詔書答覆說：「成湯所行六事，過錯在一個人身上。請帶好官帽穿上官靴，不要辭職了。現在已經命令工匠停止建造諸宮，減省不急之需，應該可以使災難消除。」下詔書向公卿百官認錯道歉，於是大雨應時而降。

【原文】時詔賜降胡子^①嫌^②。尚書案事^③。誤以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答^④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⑥爲愆^⑦。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⑧。乃解衣就格^⑨。帝意解。使復冠而貰^⑩郎。

【注釋】①胡子：胡人奴僕。②縑：雙絲織的淺黃色細絹。③案事：謂辦理其事。④答：用鞭、杖或竹板打人。⑤過誤：過失；錯誤。⑥懈怠：懈怠輕慢。⑦愆：罪過，過失。⑧坐：判罪。⑨格：擊打。⑩貴：赦免，寬縱。

【譯文】當時皇帝下詔賞賜細絹給投降的胡人奴僕，尚書辦理此事的時候把細絹數量的「十」誤寫成「百」。明帝看了司農所呈上來的簿書，大怒，召來尚書郎準備杖打他。鍾離意因而入朝叩頭說：「失誤產生的過錯，一般人都會寬容。如果認為是懈怠輕慢的罪過，那麼臣的官位大，罪重；郎官位小，罪輕，其罪過都在臣的身上，臣先該受處罰。」於是解開衣服準備受打。皇帝怒意緩解，讓鍾離意穿上衣服，同時饒恕了尚書郎。

【原文】帝性褊察①。好以耳目隱發②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③以事怒郎藥崧④。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⑤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⑥。諸侯煌煌⑦。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⑧。爭爲嚴切⑨以避誅責⑩。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

之。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升平^⑪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⑫。帝感傷其意。下詔嗟嘆^⑬。賜錢二十萬。

【注釋】

①褊察：褊狹苛察。褊，指心胸、氣量、見聞等狹隘。②隱發：謂揭發隱私。③常：通

「嘗」。曾經。④藥崧：東漢河內（今河南武陟）人。家貧爲郎，常獨自於尚書臺值班，明帝見他

生活困窘，遂賜尚書以下朝夕兩次公餐，從此成爲定制。⑤疾言：急遽的說話。⑥穆穆：端莊恭敬。

⑦煌煌：顯耀，盛美。⑧悚慄：亦作「悚栗」。恐懼戰慄。⑨嚴切：嚴峻，嚴厲。⑩誅責：懲罰；責

罰。⑪升平：太平。⑫寬假：寬容，寬縱。⑬嗟嘆：吟嘆，嘆息。

【譯文】明帝氣量小性苛刻，喜歡以耳目見聞揭發人的隱私，因此公卿大臣多次被詆毀，身邊的臣子中尚書以下的官吏也（被揭發）押來審問。明帝曾因一件事對郎官藥崧發怒，用手杖來打他，藥崧躲到床下，明帝更加憤怒，大聲叫道：「你給我出來！你給我出來！」藥崧說道：「天子端莊恭敬，諸侯顯耀盛美。從未聽說過人君親自用杖擊打郎官的。」明帝這纔赦免他。朝廷百官沒有不害怕的，爭相從嚴做事，以避免責罰。祇有鍾離意一人敢諫諍，多次退還明帝的詔書，其他朝臣有過失，他總是幫忙解救。（針

對接連出現的天象變異，鍾離意上書言事。」明帝儘管沒有採納，然而也知道他是出於至誠。也是因為這個緣故，他不能在朝久留，於是被調離京師擔任魯國國相。後來德陽殿落成，百官召開盛大集會。明帝想起鍾離意的話，對公卿說：「鍾離尚書如果在朝的話，此殿一定修不起來。」鍾離意臨死前遺書，陳述太平之世用急迫嚴厲的手段很難達到，應稍加寬容仁愛。皇帝憶起他的誠意感傷不已，下詔時不勝唏噓，賜錢二十萬（做爲安葬之用）。

【原文】宋均^①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②。常募^③設檻阱^④。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鼉鼉^⑤在水。各有所托^⑥。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鷄豚^⑦也。今爲人患。咎在殘吏^⑧。而勞勤張捕。非憂卹^⑨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阱。除削課制^⑩。其後傳言虎相與^⑪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山作公）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

【注釋】①宋均：南陽安衆人。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通《詩》《禮》，善論難。②患：指爲害。③募：募集，招求。④阱：檻阱，捕捉野獸的機具和陷

坑。李賢注：「檻，爲機以捕獸。阱謂穿地陷之。」⑤鼃鼃：音元陀。大鰲和揚子鱷。⑥托：憑藉，依賴。⑦鷄豚：鷄和猪。⑧殘吏：殘虐百姓的官吏。⑨憂卹：憂慮。⑩課制：指賦稅。⑪相與：共同，一道。

【譯文】宋均，字叔庠，南陽郡人。升任九江郡太守。郡內多猛虎，常爲害百姓。官府經常招募獵人設置機關陷阱，但仍然有很多人被虎傷害。宋均到任，下達公文給屬縣說：「虎豹出沒在山林，鼃鼃生活在水中，各有所依賴。江淮一帶有猛獸，正如北方有鷄猪。現在猛虎爲害人間，這個責任在殘虐百姓的官吏，使人辛苦地捕捉，不是憐憫體恤百姓的根本辦法。一定要清除貪官污吏，考慮提拔忠誠善良之士，可一舉去掉柵欄、陷阱，并減免賦稅。」從此以後傳說老虎結伴向東游過長江。中元元年，公陽、楚、沛一帶鬧蝗災，蝗蟲飛到九江邊界，就向東西方飛去，因此宋均聲名遠揚。

【原文】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嫗①。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斷②。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③。嘗刪翦④疑事⑤。帝以爲有奸。大怒。收郎。即縛格⑥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⑦曰。蓋忠臣執

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黃門^⑧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⑨。即令賞^⑩郎。遷均司隸校尉。

【注釋】①山嫗：古代指代表山神受享祭的女子。②禁斷：禁止，使不再發生；禁絕。③尚書令：官名。始於秦，西漢沿置，本為少府的屬官，掌文書及群臣的奏章。漢武帝時以宦官司擔任，漢成帝時改用士人。東漢政務歸尚書，尚書令成為對君主負責總攬一切政令的首腦。④刪翦：刪除。⑤疑事：難以辨別的事。⑥縛格：捆綁拷打。⑦厲色：怒容；嚴厲的臉色。⑧小黃門：漢代低於黃門侍郎一級的宦官。⑨不撓：亦作「不撓」。不彎曲。形容剛正不屈。⑩賞：赦免，寬縱。音是。

【譯文】浚道縣有唐、后二山，老百姓都來祭祀山神，許多裝神弄鬼的巫師就取來百姓人家的男女，做山公山婆，還年年改換。被確定的男女不敢出嫁婚娶。前後幾位太守縣令都不敢禁止。宋均於是發布公告說：「從今以後，為山神娶妻的都要娶巫師家的人，不可擾害良民。」於是這種陋習纔被禁絕。明帝時，宋均調任為尚書令，曾刪掉過一些令人疑惑的文書，明帝認為這其中必有奸詐，大怒，將郎官捆綁起來拷打，尚書們惶恐不安，都叩頭謝罪。宋均回頭厲聲說：「忠臣按正義辦事，沒有二心，如果害怕威權失去公正，我宋均即使被處死也不改變正義做法。」小黃門在旁，入宮把此事全部稟

報了皇帝。明帝稱贊宋均不屈不撓，當即赦免了郎官并提升宋均為司隸校尉。

【原文】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①共考案②楚獄③。顏忠。王平等辭④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濮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⑤。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⑥。試以建等物色⑦。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⑧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

【注釋】①掾屬：佐治的官吏。漢代自三公至郡縣，都有掾屬。人員由主官自選，不由朝廷任命。魏晉以後，改由吏部任免。②考案：考查按驗。③楚獄：見前注。④辭：訴訟的供詞。⑤陷入：落在不利的境地。⑥冤：古同「冤」。⑦物色：形貌。⑧錯忤：矛盾；錯亂。

【譯文】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他以守侍御史的身分和三公府的屬官一起審理楚王劉英謀反一獄中顏忠、王平的案件。他們的供詞中牽連到隨鄉侯耿健、朗陵侯臧信、濮澤侯鄧鯉和曲成侯劉建等人。劉建等人說并未和顏忠、王平等見過面（指密謀）。這時候明帝非常惱怒，官吏們都惶恐。這個案子牽連的所有的人，都被關押了起來，處境非常危險。沒有人敢為他們說情。寒朗為他們蒙冤而傷心，就單獨審問顏忠、王平，讓他

們描述劉建等人的形貌特徵，但他們兩人互相矛盾不能回答，寒朗知道其中必然有詐。於是向皇帝說明劉建等人沒有奸邪行爲，乃是因顏忠、王平所誣陷被懷疑的天下無辜的人大多和這種情況一樣。

【原文】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①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②。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③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奸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④。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⑤之。不如入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⑦竊嘆。莫不知其多冤。無敢忤⑧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⑨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⑩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⑪。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冤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注釋】①引：株連，攀供。②不道：無道，胡作非為。③久繫：謂長期羈押在獄。④兩端：指游移於兩者之間的態度。⑤出：脫離，釋放，開脫。⑥入：謂定以罪名，使受刑罰。⑦仰屋：卧而仰望屋梁。形容無計可施。⑧忤：違逆，觸犯。⑨錄：省察，甄別。⑩左丘明：中國春秋末期魯國史學家。與孔子同時代或在其前。相傳著有《左傳》，又傳《國語》亦出其手。⑪晏子一言，齊侯省刑：晏嬰的一句話，讓齊景公減輕了刑罰。（詳見附錄。）

【譯文】明帝就召寒朗入宮，問道：「就算劉建等人如你所說是清白的，但忠、平二人為什麼要牽連他們？」寒朗回答說：「忠、平二人自知他們所犯的事是大逆不道，所以就多捏造牽連別人，希望為自己開脫。」明帝說：「就算是這樣，四位列侯無罪，你為什麼不早奏明，而將其關在獄中直到今天？」寒朗回答說：「臣雖然考察他們沒有犯什麼罪，可是恐怕國內另外有揭發他們作奸犯科的人，所以沒有敢及時奏明聖上。」明帝發怒罵道：「你兩頭都有理，馬上拿下。」左右的人正要動手把寒朗帶下去，寒朗說：「希望我能說句話再去死。小臣不敢欺瞞，是想輔助國家罷了。誠懇期望陛下立即覺悟啊。臣看到審訊囚犯的官員，都一起說罪惡多麼重大，作臣子的都應共同嫉恨，如今放他們出去不如抓他們進來，可避免往後的責任。所以審訊一個人就牽連出十個人，審訊十個人就會牽連出一百個人。還有公卿百官上朝時，陛下詢問得失，大家都長跪

說，『舊的法典犯大罪要禍滅九族，陛下有大恩德，祇處決當事者自身，這是天下的幸事啊。』等到他們回家，口裏雖然不說，却仰望屋頂暗自嘆息，無不明白其中有很多冤情，但沒有敢忤逆陛下的。臣今天把這些話說了出來，即使死了也不後悔。」明帝怒氣平息，下令讓寒朗回去。過了兩天以後，皇帝親自去洛陽監獄省察囚犯，釋放出一千多無罪的人。史家論說：「左丘明說，仁者的話，可以利益很多人啊！晏嬰的一句話，齊景公就減輕了刑法。像鍾離意解衣受刑；寒朗廷爭冤獄，實在是忠誠啊，那是仁者的真情啊！」

【附錄】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起初，齊景公想更換晏子的住宅，說：「您的住宅靠近市場，低濕狹窄，喧鬧多塵，不適合居住，請替您換一所明亮高爽的房子。」晏子辭謝說：「君主的先臣我的祖父輩就住在這裏。臣不足以繼承先臣的業績，這對臣已經過分了。況且小人靠近市場，早晚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這是小人的利益。哪敢麻煩鄰里遷居爲我建房？」景公笑著說：「您靠近市場，瞭解物品的貴賤嗎？」晏子回答說：「既然以它爲利，豈敢不知道呢？」景公說：「什麼貴？什麼賤？」當時齊景公刑名繁多苛嚴，有出售踊（指古代受刑的人所穿的一種特製鞋子；一說假肢）的，所以晏子回答說：「踊貴，鞋子賤。」晏子已經告訴了國君，所以向叔在談話中說到這個。

齊景公聽後便減省了刑罰。君子說：「仁義之人的話，它的利益廣博啊！晏子一句話，齊侯就減少了刑罰。出自《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求諷公省刑》。

【原文】東平王蒼^①。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②。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③。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④上^⑤印綬。退就藩國^⑥。詔不聽^⑦。其後數陳乞^⑧。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匹。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⑨懷思^⑩。乃遣使手詔^⑪告諸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⑫而吟。瞻望永懷^⑬。實勞我心。誦及采菽^⑭。以增嘆息。日者^⑮。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注釋】①東平王蒼：（公元？年—公元八三年）。劉蒼爲漢光武帝劉秀之子。生年不詳，卒於漢章帝建初八年。建武十五年（公元三九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②智思：猶智慧，才智。③隆益：謂建樹。④乞：求討，祈求，請求。⑤上：上繳。⑥藩國：古稱分封及臣服之國。⑦聽：智。⑧聽：謂建樹。⑨乞：求討，祈求，請求。⑩上：上繳。⑪藩國：古稱分封及臣服之國。⑫聽：智。

聽從，接受。⑧陳乞：陳述請求。⑨悽然：淒涼悲傷貌。⑩懷思：懷念，思念。⑪手詔：帝王親手寫的詔書。⑫軾：古代設在車廂前供立乘者憑扶的橫木。⑬永懷：長久思念。⑭采菽：謂采摘豆葉。⑮日者：往日；從前。

【譯文】東平王劉蒼，是漢明帝的同胞兄弟。年輕時好讀經書，文雅有智慧，明帝非常愛惜尊重他。到明帝即位，任劉蒼為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之上。他在朝廷的幾年中，有很多善政，但他自認為至親輔政，聲望一天天大，心裏感到很不安。多次上疏，請求交還印綬，回到藩國，皇帝沒有允許。以後又多次陳述請求，言辭非常懇切，纔讓他回國，却沒有允許他交回上將軍印綬，并另外賜錢五十萬，布帛十萬匹。永平十一年，劉蒼和諸王到京師朝見天子，一個多月後回到屬國。明帝親自送別，回宮後心中淒涼，感傷思念，於是派遣使者持手詔告各諸侯國中傳說：「辭別之後，獨坐宮中，鬱鬱不樂。乘車返回，扶在車軾上吟咏，眺望著遠方我長久懷念，心中感到勞苦。當吟誦到《詩經·采菽》一詩時，更增加了感嘆。以前我問東平王在家做什麼事情最快樂，東平王說做善事最快樂，這句話太偉大了，符合他的胸懷。」

【原文】肅宗①即位。尊重恩禮。逾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

蒼上便宜^②。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③上疏諫。（舊無後帝至疏諫十九字。補之）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④諮問。蒼悉心^⑤以對。皆見納用。帝饗^⑥衛士^⑦于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⑧掖庭^⑨池閣。乃閱陰太后^⑩舊時器服。愴然^⑪動容。乃命留五時衣^⑫各一襲^⑬。及常所御^⑭衣。余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歲月驚^⑮過。山陵浸^⑯遠。孤心悽愴^⑰。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⑱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⑲帛巾各一。及衣一篋^⑳。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㉑。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制。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㉒至戒。望之如渴。

【注釋】①肅宗：孝章皇帝，諱烜，字著，明帝子也，永平元年生，母賈貴人。即位後尊明德皇后爲太后，改元建初。②便宜：指有利國家，合乎時宜之事。③遽：趕快，疾速。④驛使：傳遞公文、書信的人。⑤悉心：盡心，全心。⑥饗：以隆重的禮儀宴請賓客。泛指宴請，以酒食犒勞、招待。⑦衛士：負責警衛的兵士。⑧周行：巡行；繞行。⑨掖庭：亦作「掖廷」。宮中旁舍，妃嬪居住的地方。⑩陰太后：陰麗華（公元四—六四年），南陽新野人。東漢王朝開國皇帝劉秀的第二任皇后。⑪愴然：悲傷貌。⑫五時衣：古代分別在五個時節所穿的五種不同顏色的衣服。⑬一襲：一身，一套。

⑭御：穿戴；佩帶。⑮驚：疾速行進，馳騁。⑯浸：副詞。逐漸。⑰悽愴：悲傷；悲涼。⑱閱視：查看。⑲假髻：亦作「假紒」「假結」。假髮所作之髻，供婦女裝飾用。古稱編，漢以後稱假髻。髻、紒、結，古字通。⑳篋：音切。小箱子，藏物之具。大曰箱，小曰篋。㉑凱風寒泉之思：《詩·邶風·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後以「凱風寒泉之思」指兒子感念母親的心情。凱，音楷。㉒苦言：諍言，逆耳之言。

【譯文】肅宗章帝即位，劉蒼受到的尊重和恩禮更超過明帝之時，諸王沒有人比得上東平王的。建初元年，發生地震，劉蒼上書說對國家有利之事。後來章帝準備為原陵、顯節陵修建縣邑，劉蒼聽到此事，立即上疏勸諫，章帝聽從並停止了。從此以後朝廷每有疑難政務，便派驛使前去諮詢他，劉蒼都能盡心的予以答對，他的建議都被採納施行。章帝在南宮犒賞衛士，因而跟著皇太后在掖庭池閣之間游轉，看到陰太后舊日使用的器皿衣物，不禁傷感動容，於是命令祇留存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五時的衣服各一套，以及平日所穿的衣服，其餘都分送給諸侯及京師的子孫。特別在賞賜劉蒼及琅邪王劉京衣物的書信中說：「歲月飛逝而過，山陵逐漸遠去，我的心感到傷悲，怎麼辦！怎麼辦！最近，在南宮犒賞衛士，看到舊時帝后的衣物，聽我的老師說：『他們的衣物存在，而人都亡故，不說悲哀而悲哀自然就來了。』這話我是真的體會到了啊。」

諸王那孝悌友愛的仁德，又何嘗不是這樣！現送去光烈皇后使用的髮髻、帛巾各一件，及衣物一箱，可隨時供奉瞻養，以慰『凱風』孝子的思念，還要讓後世子孫看得見先后衣服的裁製。希望諸王注意涵養精神，保重身體。我還如飢似渴地企盼您的勸諫之言呢。」

【原文】建初六年。冬。請朝。明年正月。（舊無明年正月四字。補之）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酎^①畢。有司後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②戀戀^③。惻然^④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⑤。流涕而訣。蒼薨^⑥後。帝東巡守^⑦。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⑧。親拜祠坐。哭泣盡哀^⑨。賜御劍於陵前而去。

【注釋】①酎：音咒。反覆多次釀成的醇酒。②中心：心中。③戀戀：依依不捨。亦指依依不捨之情。④惻然：哀憐貌；悲傷貌。⑤祖送：猶餞行。祖餞送行。⑥薨：死的別稱。自周代始，人之死亡，有尊卑之分，「薨」以稱諸侯之死。⑦巡守：亦作「巡狩」。謂天子出行，視察邦國州郡。⑧大

牢：即太牢。古代祭祀，牛羊豕三牲具備謂之太牢。⑨盡哀：竭盡哀思。

【譯文】建初六年冬，劉蒼請求朝見。第二年正月，章帝答應了他的請求。朝會後大鴻臚奏請送諸王回國，章帝特意留下劉蒼。八月飲宴禮畢，有關官員又奏請送劉蒼回國，皇上這纔允許。章帝親筆寫詔書贈劉蒼說：「骨肉親情是人的天性，的確不會因為相隔遠近來確定親疏，然多次見面，感情比以前更深重。祇是考慮到您勞累很久了，要回國休養，想批准大鴻臚的奏書，却不忍心下筆，回頭交給小黃門辦理，心中仍感戀戀不捨，傷感之情無法表達。」於是章帝車駕餞行，揮泪而別。劉蒼逝世後，章帝到東方視察，駕臨東平宮，追思悼念劉蒼，并向他的幾個兒子說：「想到他的人，來到他的封地，這個地方還在，而其人已不在世了。」說完泪水沾濕了衣襟，於是到劉蒼的陵墓上，用太牢之禮祭祀劉蒼，章帝親自拜祭神位，哀傷之情溢於言表，之後，將自己的御劍放在陵前纔離開。

【原文】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爲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①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②。又宜因交趾③。益州上計④吏往來市珍寶。收采⑤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⑥者也。帝然之。有詔

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⑦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⑧。因發怒切責^⑨諸尚書。暉因稱病篤^⑩。不肯復署議^⑪。尚書令以下惶怖^⑫。謂暉曰。今臨得譴讓^⑬。奈何稱疾。其禍不細^⑭。暉曰。行年^⑮八十。蒙恩得在機密^⑯。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⑰雷同^⑱。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劾效奏暉。帝意解。寢^⑲其事。

【注釋】

- ①經用：經常用度。②鬻：賣。③交趾：亦作「交址」。原爲古地區名，泛指五嶺以南。
- ④上計：戰國、秦、漢時地方官於年終將境內戶口、賦稅、盜賊、獄訟等項編造計簿，遣吏逐級上報，奏呈朝廷，藉資考績，謂之上計。⑤收采：收取。⑥均輸：漢武帝實行的一項經濟措施。在大司農屬下置均輸令、丞，統一徵收、買賣和運輸貨物。⑦卒：最後。⑧重議：從重議處。⑨切責：嚴詞斥責。⑩病篤：病勢沉重。⑪署議：謂上書議事。因上書須署名，故稱。⑫惶怖：恐懼。⑬譴讓：譴責，責備。⑭細：微小。與大相對。⑮行年：指將到的年齡。⑯機密：掌管機要大事的部門、職務。⑰順旨：亦作「順指」。謂曲意逢迎。⑱雷同：隨聲附和。⑲寢：止息，廢置。

【譯文】朱暉，字文季，南陽郡人。漢章帝時爲尚書僕射。當時糧食很貴，官府日常用度不足，朝廷爲這件事很擔憂。尚書張林上書說：「糧食之所以貴，是因爲錢幣貶值的緣故。應該把錢全部封存起來，統一用布帛交納租稅，以布帛來代替錢在天下流通。還有鹽，是日常食用最需要的東西，即使昂貴，百姓也不得不買來食用，可以實行官營專賣。還應該統計交趾、益州之間商賈往來買賣珍寶的利潤，收取稅利，這就是漢武帝時所說的『均輸』制度啊。」皇帝認爲這個意見對，頒詔施行。祇有朱暉持異上奏說：「王者的法制，皇帝不談有無，諸侯不言多少，吃朝廷俸祿的官家不和老百姓爭利。現今實行的均輸之法跟商販沒有差別，鹽利歸官，那麼下邊的老百姓就要因窮困而怨恨；用布帛交繳租稅，那麼官吏大多會從中作奸偷盜，這絕對不是英明君主所應該施行的辦法啊。」章帝最後還是認爲張林等人說的辦法對，現在聽到朱暉要重新商議，因而發怒，嚴詞斥責諸尚書。暉因而聲稱自己病重，不肯再到署衙議事。尚書令以下的人害怕了，向朱暉說：「現在受到譴責，你怎麼還稱病不朝，這禍可不小！」朱暉說：「我快八十歲了，蒙受聖恩得以在機要部門工作，當以死來報答，如果明知不可行的事而順旨附和，就違背做人臣的道義。現在我的耳不能聽眼不能見，祇有臥著等死了。」於是閉口不說話了。諸尚書不知道怎麼做，於是共同彈劾朱暉。皇帝的怒氣漸消，就將此事置而不問了。

【原文】袁安^①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②幼弱。太后臨朝^③。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④。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⑤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⑥。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⑦。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⑧安子賞^⑨郎。

【注釋】①袁安：汝南汝陽（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少承家學，舉孝廉，任陰平長、任城令，吏人畏而愛之。明帝時，任楚郡太守、河南尹，政號嚴明，斷獄公平。②和帝：漢和帝，爲東漢第四代皇帝，名劉肇（公元七九年——一〇五年）。章帝第四子。章帝死後繼位。在位十七年。病死，終年二十七歲。葬於慎陵（今河南省洛陽市東南）。③臨朝：特指太后攝政，代理皇帝職權。④擅權：專權，攬權。⑤噫鳴：感慨悲嘆貌。⑥薨：死的別稱。自周代始，人之死亡，有尊卑之分，「薨」以稱諸侯之死。⑦敗：衰落，衰弱。⑧除：拜官，授職。⑨賞：指袁安的兒子袁賞。

【譯文】袁安，字邵公，汝南郡人。做司徒官的時候，和帝年幼力弱，竇太后臨朝聽政。袁安見皇帝幼小，外戚專權。每次朝會進見，和公卿們談到國家政事時，都感慨流涕。從天子到大臣都依賴袁安。永元四年，袁安去世，朝廷非常痛惜。死後幾個月，竇

氏衰落，和帝開始親自處理朝政，回想親政以前，群臣諫議邪正的情節，於是賜封袁安
的兒子袁賞爲郎官。

【原文】郭躬^①字仲孫。潁川人也。明^②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
帝以兄不訓弟。故報^③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④。
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⑤罰金。躬
曰。法令有故誤^⑥。章傳命^⑦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
縣。疑其故^⑧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⑨。君子不逆詐^⑩。君王法天刑^⑪。
不可以委曲^⑫生意^⑬。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注釋】①郭躬：潁川陽翟（今河南禹縣）人。其父斷獄三十年。他少時傳父業，講授法律，徒衆
數百人。後爲郡吏，徵辟公府。主張審案定刑從寬從輕，章帝元和三年（八六年）官至廷尉。曾奏請
修改律令四十一條，皆改重刑爲輕刑，爲朝廷采納，頒布施行。永元六年（九四年），卒於官。②明：懂
得，瞭解，通曉。③報：根據犯罪者罪行的輕重大小，依法判處相應的刑罰。④矯制：指假托君命行
事。制，制書。⑤何謂：爲什麼。⑥故誤：法律用語。知而故犯與誤犯。⑦傳命：傳達命令。⑧故：
故意。⑨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即是說，大道平坦似磨石，筆直像箭杆。出自《詩經·小雅·大東》。

⑩逆詐：謂事先即猜疑別人存心欺詐。⑪天刑：上天的法則。⑫委曲：邪曲不正。⑬生意：謂生發出別的意思。

【譯文】郭躬，字仲孫，潁川郡人。通曉法律。有兄弟兩個一起殺了人，然而罪狀還沒有判定。章帝認為做兄長的不教誨弟弟，所以判兄長重罪而減免了弟弟的死罪。中常侍孫章宣讀詔書時，錯誤的說成兄弟倆都應受死罪，尚書上奏彈劾孫章假傳詔令殺人，論罪應當腰斬。章帝又召郭躬詢問此事。郭躬回奏：「孫章應處以罰金。」帝曰：「孫章假傳詔令殺人，怎能就祇判罰金？」郭躬說：「法令規定有故意殺人和失誤殺人，孫章錯傳詔令，屬於失誤，誤殺人的法律條文應從輕處治。」章帝說：「孫章和囚犯是同縣人，懷疑他是故意殺人的。」郭躬說：「『大路好象磨刀石那樣平，又像箭一樣筆直。』君子不事先懷疑別人存心欺詐。君王應該效法上天，對法律不可以隨意曲解。」皇帝說：「說得好。」升遷郭躬為廷尉正。

【原文】陳寵①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②。吏治尚嚴切③。尚書決事④。率⑤近於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⑥。刑不濫。與其⑦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即位。數詔群僚。弘⑧崇⑨晏晏⑩。而有司執

事。猶尚深刻^⑪。治獄者急於旁格^⑫酷烈之痛。執憲者煩^⑬於詆欺^⑭放濫^⑮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⑯。詩云。不剛不柔。布政^⑰優優^⑱。方今聖德充塞^⑲。假於上下^⑳。宜隆^㉑先王之道。蕩滌^㉒煩苛之法。輕薄^㉓捶楚^㉔。以濟^㉕群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㉖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㉗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㉘。

【注釋】

①陳寵：沛國洨縣（今安徽固鎮）人。先祖世習律令，寵傳其家業。初爲州郡吏，後辟司徒府，掌獄訟，斷案公平。遷尚書，上書要求去煩苛，行寬政，被章帝采納。因得罪外戚竇憲，和

帝初出爲太山、廣漢太守。又曆官廷尉、司空等。在職不徇私情，熟悉法律，常斷難案，并兼通經學，號爲任職相。②故事：先例，舊日的典章制度。③嚴切：嚴峻，嚴厲。④決事：決斷事情，處理公務。⑤率：大概，一般。⑥僭：猶言過分。⑦與其：連詞。在比較兩件事或兩種情況的利害得失而表示有所取捨時，「與其」用在捨棄的一面。⑧弘：寬容。⑨崇：尊崇，推重。⑩晏晏：和悅貌。⑪

深刻：嚴峻苛刻。⑫旁格：又爲「筭格」，笞擊。用鞭、杖或竹板打人。筭，通「撻」。⑬煩：紛亂，糾結。⑭詆欺：毀謗醜化。⑮放濫：沒有節制，放縱無度。⑯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子貢，端木賜，字子貢，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非：責備，反對。臧孫，魯大夫，行猛政。鄭喬，春

子貢，端木賜，字子貢，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非：責備，反對。臧孫，魯大夫，行猛政。鄭喬，春

子貢，端木賜，字子貢，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非：責備，反對。臧孫，魯大夫，行猛政。鄭喬，春

秋時鄭國大夫公孫僑，字子產，為相多年，有政績。^{①⑦}布政：施政。^{①⑧}優優：寬和貌。^{①⑨}充塞：充滿塞足。^{②⑩}上下：指天地。^{②⑪}隆：尊崇，尊重。^{②⑫}蕩滌：衝洗，清除。^{②⑬}輕薄：謂減少，減輕。^{②⑭}捶楚：捶楚本指棍杖之類，引申為拷打。^{②⑮}濟：救助。^{②⑯}慘酷：極其殘酷；極其刻薄。^{②⑰}請讞：古代下級官吏遇到疑難案件不能決斷，請求上級機關審核定案，稱為「請讞」。讞，音燕。^{②⑱}嘉瑞：祥瑞。

【譯文】陳寵，字昭公，沛國人。章帝初年，陳寵為尚書。當時繼承明帝永平年間的舊例，吏治崇尚嚴切，尚書斷決政事大都偏嚴厲。陳寵於是上書說：「臣聽聞先王時的政治，不過分賞賜，不濫施刑罰，事情到不得已時，寧可賞賜過分也不濫施刑罰。陛下即位，多次詔告群臣，主張崇尚溫和，而有關官員們處理事務，却仍然偏向苛刻。審理案件的人急於給囚犯施加拷打的痛苦，執法的人亂搞詆毀欺詐不切實際的文案。或者假公濟私，作威作福。為政之事好像調琴瑟，大弦彈得急速，小弦就會崩斷。所以子貢批評臧孫苛刻的法令，而贊美鄭喬的仁政。《詩經》說：『不剛不柔，施政溫和』。當今聖德充實，至於天地，應該發揚先王的仁道，清除繁苛的刑法，少施加拷打，來造福衆生。」章帝恭敬地採納了陳寵的諫議，凡事都務求寬厚，以後就頒詔有司，廢除那些慘酷的刑罰，解除那些怪异的禁令，刪除那些需要呈請上級復核的律令五十多條，並定為法令。此後民風和平，多次出現祥瑞的現象。

【原文】寵子忠字伯始。擢^①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灾异。詔舉^②有道^③。公卿百僚。各上封事^④。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⑤言事者必多激切^⑥。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⑦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⑧之大。納切直^⑨之謀。忠臣盡謇諤^⑩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⑪。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⑫。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⑬。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⑭。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⑮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⑯。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⑰崇高宗^⑱之德。推宋景^⑲之誠。引咎^⑳克躬^㉑。諮訪^㉒群吏。言事者見杜根^㉓。成翊世^㉔等新蒙表^㉕錄^㉖。顯列^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㉘。若嘉謀^㉙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㉚妄有譏刺^㉛。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㉜寬容。以示聖朝無諱^㉝之美。若有道之上。對問高者。宜垂省覽^㉞。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注釋】①擢：舉拔，提升。②舉：推薦，選用。③有道：指有才藝或有道德的人。④封事：密封的奏章。古時臣下上書奏事，防有泄漏，用皂囊封緘，故稱。⑤慮：憂慮，擔心。⑥激切：激烈直率。⑦豫：預先，事先。⑧山藪：山林與湖澤。藪，音叟。⑨切直：懇切率直。⑩謇諤：正直敢言。⑪高

祖舍周昌桀紂之譬：高祖不計較周昌將他比作夏桀、商紂。舍：開釋，赦免。譬，比喻，比方。李賢注：「周昌爲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也。」^⑫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漢書·爰盎晁錯傳》曰：「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於是上乃說，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⑬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漢武帝采納東方朔宣室不可爲董偃置酒的正當諫言。李賢注：「武帝爲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爲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⑭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漢書·薛廣德傳》曰：「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禦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⑮叔向：複姓。春秋晉大夫羊舌肸，字叔向，後以其字爲姓。見《通志·氏族三》。^⑯極諫：盡力規勸。古多用於臣下對君主。^⑰明詔：公開宣示。^⑱高宗：武丁（？—前一一九二年），姓子，名昭，是中國商朝第二十三位國王，廟號爲高宗。他是商王盤庚的侄子，父親是商王小乙。武丁在位時期，曾攻打鬼方，并任用賢臣傳說

爲相，妻子婦好爲將軍，商朝再度強盛，史稱「武丁中興」。商朝著名軍事統帥。①⁹宋景：宋景公。《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爲之退三舍也。」②⁰引咎：歸過失於自己。②¹克躬：嚴格要求自己。②²諮訪：諮詢訪問。②³杜根：時爲侍御史。永初元年官郎中，因反對外戚專權，太后欲殺之，遇救，逃入宜城山中爲酒家保，隱居十五年。外戚除，拜侍御史。後常用作典故。②⁴成翊世：時爲尚書郎。②⁵表：顯揚，表彰。②⁶錄：指錄用，任用。②⁷顯列：高位。②⁸切直：懇切率直。②⁹嘉謀：高明的經國謀略。③⁰管穴：《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號太子死，扁鵲過號，自薦能生之，號中庶子好方技者不信，扁鵲仰天嘆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却視文。」却（隙）即穴。後因以「管穴」喻狹隘的識見。③¹譏刺：譏評諷刺。③²優游：優容，寬待。③³無諱：沒有顧忌，沒有隱諱。③⁴省覽：審閱，觀覽。

【譯文】陳寵的兒子陳忠，字伯始，被選拔爲尚書。漢安帝開始親理朝事時，國內接連發生災異。安帝下詔命令推薦有道德的人，公卿百官都遞上密封的奏章。陳忠認爲詔書打開諫諍之路以後，擔心言事的人一定會有許多激烈直率的言辭，有的甚至會使皇上接受不了，於是上疏預先開導皇帝的心意，說：「我聽說仁慈的國君有比高山、湖澤還要大的胸懷，可以接納懇切率直的謀略；忠心的臣下盡正直勸諫的節操，不害怕逆耳忠諫可能帶來的禍患。所以漢高祖不計較周昌將他比作夏桀、商紂，漢文帝嘉獎爰盎『人

豕之譏』，漢武帝采納東方朔宣室不爲董偃置酒的正當諫言，漢元帝寬容薛廣德以自刎來諫諍的懇切。當日晉平公問叔向說：『國家的憂患什麼爲大？』叔向答稱：『大臣看重俸祿不能極力勸諫，小臣害怕獲罪不敢直言，下面的情況反應不上去，這就是國家最大的禍患。』現在您公開宣示發揚殷高宗的德行，推崇宋景公的真誠，能親自承認過失約束自己，向廣大官員徵求意見。發表意見的人看到杜根、成翊世剛剛被表彰提拔，分別任侍御史和尚書郎的高位，必然會聞風響應，爭相來進獻忠言。如果有善計良策，應當立即采納施行。如果他們的見解短淺狹隘甚至妄加譏諷，即使說得不好聽，不符合事實，還是應該寬容善待，以表示聖明的朝廷無所忌諱的美德。如果遇到有道德的人，對策的言論高見卓識，聖上應該親自審閱，特予提升一級，以廣開直言進諫的道路。』

〔原文〕楊終^①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②。吏民怨曠^③。乃上疏曰。臣聞善^④（舊善上有修字。刪之）善^④及子孫。惡^⑤（舊惡上有行字。刪之）惡^⑤止其身。百王^⑥常典^⑦。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⑧。違忤^⑨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⑩。太宗至仁。除去收孥^⑪。萬姓廓然^⑫。蒙被^⑬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⑭。今以比年^⑮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⑯。廣訪得失。

三代之隆。無以加^⑰焉。

【注釋】①楊終：蜀郡成都人，十三歲任郡小吏，後於京師受業，顯宗時期，為校書郎。後永元十二年，病故。②絕域：極遠之地。③怨曠：長期別離。④善善：褒獎善的。善，贊美，褒揚。《韓非子·說林上》：「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善，善行，善事，善人。⑤惡惡：憎恨邪惡。⑥百王：歷代帝王。⑦常典：常例，固定的法典、制度。⑧酷烈：殘暴。⑨違忤：亦作「違梧」。違背；不順從。⑩約法三章：《史記·高祖本紀》：「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⑪收拏：亦作「收帑」。古時，一人犯法，妻子連坐，沒為官奴婢，謂之收拏。⑫廓然：阻滯盡除貌。⑬蒙被：遭受，受到。⑭四表：指四方極遠之地，亦泛指天下。孔穎達疏：「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於上天下地。」⑮比年：每年，連年。⑯菲薄：鄙陋。指德才等。常用為自謙之詞。⑰無以加：不能再增加，比不上。

【譯文】楊終，字子山，蜀郡人。被朝廷徵召到蘭臺，任校書郎。建初元年，發生大旱災，穀物價錢昂貴，楊終認為廣陵、楚、淮陽、濟南的監獄，被遷徙的囚徒多達萬人，又在偏遠的邊疆屯守，官民和家人對長期別離都心懷怨恨。於是他上疏說：「臣聽說『褒獎善行可以延及子孫，憎恨邪惡僅止於他本人（不殃及子孫）』，這是歷代帝王

的常規，不可變更的道理。秦朝的政治殘暴，違背了上天的好生之德，一個人犯罪，牽連三族。漢高祖平亂以後，約法三章。漢文帝非常仁慈，廢止『收孥相坐』的法律。老百姓心里舒坦，像獲得了新生，恩澤惠及昆蟲，功德流傳萬代。陛下聖明，恩德遍布天下。而今連年乾旱，災禍和瘟疫都沒有停止，您自責德行鄙陋，廣泛詢問朝政的得失，就是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也不會超過現代。」

【原文】臣竊案^①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②。惠不下流^③。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④。有司窮考^⑤。轉相牽引^⑥。掠治^⑦冤濫^⑧。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⑨。樓蘭^⑩。車師^⑪。戊己。人懷土思^⑫。怨結邊域。昔殷民^⑬近遷洛邑。且猶怨望^⑭。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⑮乎。且南方暑濕^⑯。障毒^⑰互生（舊無南方至互生八字。補之）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⑱。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舊無孝元。至先武九字。補之）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⑲易我衣裳^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注釋】①案：通「按」。查考，考核。②暴急：殘暴急刻。③下流：喻君上的恩澤下布。④大

獄：重大的案件。多指牽涉面廣而處罰嚴厲者。⑤窮考：深究；徹底追查。⑥牽引：株連；連累。⑦掠治：拷打訊問。⑧冤濫：謂斷獄冤枉失實。⑨伊吾：古地名。漢伊吾盧地區，隋大業六年置伊吾郡。治所在今新疆哈密縣。亦泛指邊疆。⑩樓蘭：古西域國名，漢元封三年內附。王居扞泥城，遺址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羌縣境，羅布泊西，處漢代通西域南道上。因居漢與匈奴之間，常持兩端，或殺漢使，阻通道。元鳳四年，漢遣傅介子斬其王安歸，另立尉屠耆為王，更名為鄯善。傅介子以立功封侯。事見《漢書·西域傳上》及《傅介子傳》。⑪車師：古西域國名。漢宣帝時，分其地為車師前後兩部等，後皆屬西域都護。車師前部治交河城，後部治務涂谷。漢設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⑫土思：謂對故鄉的懷念。⑬殷民：殷商的百姓，亦指殷代遺民。⑭怨望：怨恨，心懷不滿。⑮荒極：極遠之地。⑯暑濕：炎熱潮濕。⑰障毒：瘴氣。障，通「瘴」。⑱元元：百姓，庶民。⑲介鱗：比喻遠夷。含貶義。李賢注：「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鱉無異也。」⑳衣裳：指中國。

【譯文】「臣私下考察《春秋》所記載水災、旱災的情況，都是因為政治殘暴急刻，恩惠沒有傳播下去導致的。從永平年間以來，連年興起大獄，官吏深入的查核，案件互相牽連，嚴刑拷打下產生很多冤案，把囚犯家屬遷往邊疆。加上向北征討匈奴，向西部開發三十六國，又遠到伊吾、樓蘭、車師、戊己等地屯軍，人民懷念故土，在邊疆上充滿愁怨。從前殷商的人民遷徙到很近的洛邑，尚且有埋怨之情，何況要離開中原肥饒的

土地，寄身於連草都不生的偏遠之地呢！再者南方暑熱潮濕，瘴氣到處都有。人民愁苦、困窘之情，足以感天動地、改變陰陽啊。期望陛下留意省察，來救濟老百姓。漢元帝捨棄珠崖郡，光武帝拒絕給西域各國派遣都護官，他們不因爲夷地之民而輕慢中原百姓。當今在伊吾的勞役，在樓蘭的屯兵，他們長時間還不能回來，這不符合上天之意啊。」明帝採納了楊終的諫議，讓遷徙的人返回，在邊疆的屯守全部停止了。

【原文】龐參^①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②以爲太尉。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以所舉用^③忤帝旨。司隸^④承風^⑤案之。時會茂才^⑥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舊無參以至得會九字。補之）上計掾^⑦廣漢段恭^⑧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⑨在陛下之世。當蒙^⑩安全^⑪。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⑫。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⑬。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⑭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⑮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⑯。復爲太尉。

【注釋】

①龐參：河南緱氏人，青年時就名重鄉里。史書說他「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

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被河南尹推舉為孝廉，朝廷委任為左校令。②順帝：劉保，漢安帝長子。在位二十年。③舉用：選拔任用。④司隸：官名。《周禮》秋官之屬。漢武帝置司隸校尉，領兵一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察大奸猾。後罷其兵，改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哀帝時稱司隸，東漢復舊稱，仍察七郡。⑤承風：謂迎合上官的意圖。風，口風。⑥茂才：即秀才。因避漢光武帝名諱，改秀為茂。⑦上計掾：古代佐理州郡上計事務的官吏。掾，音愿。⑧段恭：位元組英，雒縣（今廣漢）人，生卒年月不詳。一生勤奮好學，曾周游七十餘郡，求師受學長達三十年。平生剛直不阿，敢於仗義直言。漢順帝時，太尉龐參因忠正亮直，為權貴陷害。段恭伸張正義，上疏為龐鳴冤，使龐冤得到昭雪。⑨冀：希望，盼望。⑩蒙：遭受，蒙受。⑪安全：平安，無危險。⑫白起賜死：秦昭王賜劍命白起自刎。白起，戰國四將之一（其他三人分別是王翦、廉頗、李牧），戰國時期秦國名將。⑬紓難：解除危難。⑭咸：皆，都。⑮卒：盡，完畢。⑯羊酒：羊和酒。亦泛指賞賜或饋贈的物品。

【譯文】龐參，字仲達，河南郡人。漢順帝任命他為太尉。當時三公之中，龐參以忠貞正直聞名，多次被皇上身邊的人誣陷。後因龐參所推薦的人違背皇帝的意旨，司隸秉承皇帝的意旨審察這件事。當時公卿會見被推舉的茂才、孝廉，龐參因為被劾奏，就稱自己有病不能參加。上計掾廣漢人段恭因此上疏說：「臣私下看到道路上的行人和農夫織婦都說：『太尉龐參是個盡忠盡節的人，祇因為堅守正道而不做違心的事，在衆奸邪

小人中間孤立無援，處於被壞人中傷的位置。』臣還是盼望他在陛下的盛世，能够得到安全保護，但還是有讒佞小人毀傷、誹謗忠正的人，這是犯了天地之間的大禁，也是人主最大的禁誡。昔日白起被賜死，各國諸侯們酌酒互相祝賀；季子回到魯國，魯人歡迎他能解救國家的困難。國家因有賢才而能得到治理，君王因有忠臣而能安穩天下。現今天下都欣慰陛下有龐參這樣的忠臣賢人，希望龐參最終能够被陛下寵任，來安定社稷。」奏疏上奏後，順帝下詔，立即派小黃門看望龐參的疾病，太醫送去羊和酒。龐參又恢復了太尉之職。

【原文】崔駰^①字亭伯。涿郡人也。竇太后^②臨朝。（舊無竇字。補之）憲^③以重戚出內^④詔命。駰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⑤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⑥之顯時。豈可不庶幾^⑦夙夜^⑧。以永終譽。弘^⑨申伯^⑩之美。致^⑪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⑫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⑬。終受多福。郗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⑭累將。建天樞^⑮。執斗柄^⑯。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⑰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⑱。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⑲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⑲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

哉。夫謙德^{②①}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家下無之字）之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②①}。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②②}有則。銘^{②③}諸機杖。刻諸槃^{②④}杆^{②⑤}。矜矜業業^{②⑥}。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②⑦}。慶^{②⑧}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②⑨}。辟駟為掾^{③⑩}。憲擅權^{③①}驕恣^{③②}。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③③}。前後奏記^{③④}數十。指切^{③⑤}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駟高第^{③⑥}。出為長岑^{③⑦}。駟長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③⑧}官而歸。卒於家。

【注釋】

①崔駟：出身官宦世家。少游太學，與班固齊名。漢和帝時，為車騎將軍竇憲屬吏。為著名文學家。駟，音因。②竇太后：即章德竇皇后（？——九七年），扶風平陵人，大司空竇融之曾孫。③憲：

（？——九二年），字伯度，東漢外戚、權臣、著名將領。是章德皇后的兄長。④出內：出納。傳達帝

王命令，反映下面意見。⑤寵祿：榮寵和祿位。⑥光華：光榮，榮耀。⑦庶幾：差不多，近似。⑧夙

夜：朝夕，日夜。⑨弘：廓大，光大。⑩申伯：西周厲王至宣王時期人，周宣王之元舅也。西周著名

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今河南省南陽市）開國君主。⑪致：求取，獲得。⑫馮野王：字君卿。馮奉

世之子，西漢上黨潞（今山西潞城東北）人，後徙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少以父任太子中庶子。

後任縣長、令。元帝時擢隴西太守，入左馮翊，有治績。遷大鴻臚，甚見器重。成帝時出任郡守。京

兆尹王章以大司馬大將軍王鳳專權，薦其代之。因章被誅，懼不自安，遂以病賜告歸杜陵。為王鳳指

使御史中丞劾奏私自去郡，奉詔不敬，遂免。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後卒於家。^⑬克己復禮：約束自我，使言行合乎先王之禮。^⑭重侯：指古代五等爵位中的子、男兩爵。^⑮天樞：星名。北斗第一星。這裏比喻國家的中央政權。^⑯斗柄：北斗柄。指北斗的第五至第七星，即衡、開泰、搖光。北斗，第一至第四星象門，第五至第七星象柄。比喻權柄，大權。^⑰愆：罪過，過失。^⑱挹：通「抑」。抑制，謙退。^⑲外家：指外戚。就是皇后的親族。^⑳謙德：謙虛、儉約之德。^㉑懼：恐懼，害怕。^㉒俯仰：一舉一動。^㉓銘：文體的一種。古代常刻於碑版或器物，或以稱功德，或用以自警。^㉔槃：木盤。古代盛水器皿。^㉕杵：音魚。盛湯漿的器皿。^㉖矜矜業業：謹慎戒懼貌。^㉗荷：承受。^㉘慶：福澤。^㉙車騎將軍：漢制官名，僅次於大將軍、驃騎將軍，金印紫綬，地位相當於上卿，或比三公。典京師兵衛，掌宮衛。第二品，是戰車部隊的統帥。^㉚掾：掾吏。輔助官吏的通稱。^㉛擅權：專權，攬權。^㉜驕恣：亦作「驕姿」。驕傲放縱。^㉝主簿：官名。漢代中央及郡縣官署多置之。其職責為主管文書，辦理事務。至魏晉時漸為將帥重臣的主要僚屬，參與機要，總領府事。此後各中央官署及州縣雖仍置主簿，但任職漸輕。^㉞奏記：用書面向公府等長官陳述意見。^㉟指切：指摘，指責。^㊱高第：指官吏的考績優等。^㊲長岑：李賢注，「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後用以稱頌不為權貴所容之官吏。^㊳之：往，至。

【譯文】崔駰，字亭伯，涿郡人。（和帝年幼）竇太后臨朝聽政，竇憲以顯貴的外戚

身分負責頒發詔命。崔駰上書告誡他說：「生來就富有的人驕，生來就地位貴顯的人傲，生來富貴而能够不驕不傲的人，是不曾有過的。如今您的榮寵和祿位剛剛顯盛，百官都在看您的行動，您處在堯、舜一般的盛世，正是榮耀顯赫之時，怎麼能不晝夜勤勞，長久擁有大家的贊譽，發揚申伯的美德，獲得像周公、邵公輔佐周王室那樣的功業呢？《論語》中孔子說：『不擔心沒有職位，而擔心沒有能够建功立業的道德、才能。』昔日馮野王身為外戚而居於御史大夫高位，被稱為賢臣；近世陰衛尉能克己復禮，終生享受福祿。鄭氏的宗族，不是不尊貴，陽平的宗族，不是不興盛。封侯的人很多，做將軍的人不少，身居高位，執掌大權。他們所以受到當時的非議、又留罪名於後世的原因是什麼呢？就在於驕傲自滿而不知謙退，爵位過高而仁義不足啊。漢建國以後，到哀帝、平帝為止，外戚掌權的有二十家，能保全家族和自身的，祇有四家而已。《尚書》說：『以殷商的滅亡為藉鑑』，怎麼能不謹慎呢？謙虛仁德的光彩，是《周易》所大力稱美的；過滿則溢的狀況，是道家引以為戒的，所以君子福越大越驚懼，官越高越謙恭。通過觀察古人和今人，一舉一動都有準則，將銘文刻在書桌和拐杖上，刻寫在盤盂上，兢兢業業，不敢怠慢。這樣，就能多福多祿，福澤就會長久傳衍下去。」等到竇憲做了車騎將軍，任命崔駰為掾吏。竇憲專權驕橫，崔駰屢次勸諫他。等他出擊匈奴，一路上行為更加不守法紀。崔駰做主簿，前後上奏幾十次，指責他的缺點，竇憲不能容忍，

便漸漸疏遠了崔駰。藉機考察崔駰的考績優等，就讓他外任爲長岑令。崔駰覺得要遠離，很是失意，於是不去赴任，回到家鄉，死在家中。

群書治要卷二十三

後漢書（三）

【題解】本卷選自《後漢書》傳的部分，輯錄了楊震等十多位忠臣大義凜然、對抗宦官和權臣、力挽衰敗政局的事迹。這一時期，外戚和宦官交替專權，災異數現，生民蒙難，正直的大臣和士人爲了挽救危機，冒死上書，指陳時弊。

其中，楊震作爲當時大儒，志在匡扶社稷，然而連諫不從，反遭宦黨奸佞排擠陷害，飲鴆而卒。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楊震的兒子楊秉和孫子楊賜後來都成爲朝廷重臣，能够繼承先人之志，在惡濁的政治環境中，立身清正，直言無懼，使奸佞之徒不得不有所收斂。張綱官位雖微，然而敢於劾奏權臣梁冀，又隻身赴敵營，勸說張嬰等歸降，言辭懇切，顯示出非凡的勇氣和仁心，故能令百姓誠心悅服。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杜喬臨逆正色，無所屈撓，社稷之心，天日可鑒。其餘劉陶、李雲等，更是前仆後繼，死而不悔。正是因爲有他們，纔使東漢政權危而不墜。

司馬遷說：「國之將興，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而亂臣貴。」魏徵等摘引這些史實，旨在告誡君王，如果不能選賢任能、知人善任，反而弃善取惡、偏信寵

幸，就會爲國家埋下禍根，終不能逃脫敗亡的歷史命運。

傳

【原文】楊震^①字伯起。弘農^②人也。遷^③東萊^④太守^⑤。道經昌邑^⑥。故所舉茂才^⑦王密爲昌邑令。謁見^⑧。至夜。懷金十斤以遺^⑨震。震曰。故人^⑩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⑪太守。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⑫。故舊長者^⑬或欲令爲開產業^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注釋】①楊震（公元五十九年—公元一二四年）：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八世祖楊喜，在漢高祖時因誅殺項羽有功，被封爲「赤泉侯」。高祖楊敞，漢昭帝時爲丞相，因功被封安平侯。父親楊寶爲當時名儒，哀、平二帝時隱居民間，以教書爲生。楊震少年時聰明好學，曾拜桓郁爲師。自二十歲以後，拒絕所有地方州郡的召請任命，並在家鄉華山的牛心峪口，利用其父授徒的學館自費設塾授徒。他堅持有教無類，不分貧富，四方求學者多達二千餘人。他教書育人以清白正直爲要，其嚴謹的治學精神和高尚的師德情操被人們譽爲「槐市遺風」。繼牛心峪學館講學之後，楊震還在華陰雙泉學館等講學將近十多年，弟子多達一千多人，加上牛心峪學館的學生已超過了三千人，所以，當時人們稱楊震爲「關西孔子楊伯起（後人亦稱其爲「關西夫子」）」。大將軍鄧騭敬重楊震的學識、賢名和品

行，親自派人徵召楊震到自己幕府出任任職。楊震到大將軍鄧騭幕府時，年已五旬。此後他又擔任過多種官職，直到任太尉時被罷免為止，前後出任二十多年。此期間楊震恪盡職守，秉公辦事，勤政廉潔，為國為民，為歷代官吏楷模。②弘農：弘農郡是中國漢朝至唐朝的一個郡置，其範圍歷代有一定變化，以西漢為最大，包括今天河南省西部的三門峽市、南陽市西部，以及陝西省東南部的商洛市。③遷：指調升官職。④東萊：地名，山東龍口市（黃縣）的古稱。⑤太守：原為戰國時代郡守的尊稱。西漢景帝時，郡守改稱為太守，為一郡最高行政長官。⑥昌邑：位於膠東半島西北部，隸屬山東濰坊。⑦茂才：即「秀才」。東漢時，為了避諱光武帝劉秀的名字，將「秀才」改為「茂才」。⑧謁見：指進見地位或輩分高的人。⑨遺：給予，饋贈。⑩故人：對門生故吏既親切又客氣的謙稱。⑪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轄涿縣、范陽縣（今河北省定興縣固城鎮）等二十一縣。涿，音捉。⑫蔬食步行：蔬食即粗食，以草菜為食；步行即徒步行走。形容生活節儉朴素。⑬故舊長者：故舊，舊交、舊友。長者，年紀大或輩分高的人。⑭產業：指私人財產，如田地、房屋、作坊等。

【譯文】楊震，字伯起，弘農郡人。他被升遷為東萊太守，在赴任途中路經昌邑，從前他舉薦的秀才王密當時正任昌邑縣令，因此就來拜見楊震。到了夜裏，王密懷揣了十斤金子來送給楊震。楊震說：「我瞭解您，您却不瞭解我，這是為什麼呢？」王密說：「夜裏沒有人知道。」楊震說：「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麼能說沒人知道呢？」

王密（聽罷拿著金子）羞愧地走了。後來楊震調任爲涿郡太守。楊震稟性公正廉潔，子孫們常常是粗茶淡飯、徒步出門。他年長的老朋友中有人勸他爲子孫置辦一些私人財產，楊震却說：「讓后世的人稱他們爲清白官吏的子孫，把這個留給他們，不是很丰厚嗎？」

【原文】爲司徒^①。安帝^②乳母^③王聖因保養^④之勤^⑤。緣^⑥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⑦。傳通奸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⑧以去穢^⑨爲務^⑩。是以唐虞^⑪俊乂^⑫在官。四凶^⑬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⑭。方今^⑮九德^⑯未事。嬖幸^⑰充庭^⑱。阿母^⑲王聖。出自至微^⑳。得遭千載。奉養聖躬^㉑。雖有推燥居濕^㉒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㉓。外交^㉔屬托^㉕。擾亂天下。損辱清朝^㉖。塵點^㉗日月。書^㉘誠牝雞牡鳴^㉙。詩刺哲婦^㉚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㉛。宜速出^㉜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㉝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㉞。誠慎拜爵。減省獻御^㉟。損節徵發^㊱。令野^㊲無鶴鳴^㊳之嘆。朝^㊴無小明^㊵之悔。大東^㊶不興於今。勞止^㊷不怨於下。擬蹤往古^㊸。比德哲王^㊹。豈不休^㊺哉。

【注釋】①司徒：官名。相傳少昊始置，唐虞因之。周時為六卿之一，曰地官大司徒，掌管國家的土地和人民的教化。漢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與大司馬、大司空并列三公。東漢時改稱司徒。歷代因之，明廢。後別稱戶部尚書為大司徒。②安帝：漢安帝，名劉祐（公元九十四年—公元一二五年）。章帝孫，東漢清河王劉慶子。殤帝死後繼位。在位十九年，於南下巡游途中病死，終年三十二歲。葬於恭陵（今河南省洛陽市東南）。廟號「恭宗」，謚號「安帝」。③乳母：奶媽。④保養：保護養育，保護培育。⑤勤：勞倦，辛苦。⑥緣：憑藉，依據。⑦宮掖：指皇宮。掖，掖庭，宮中的旁舍，嬪妃居住的地方。⑧理：治理，整理。⑨穢：惡人，醜類。⑩務：事業，工作。⑪唐虞：唐堯與虞舜的并稱。亦指堯與舜的時代，古人以為太平盛世。⑫俊乂：亦作「俊艾」。才德出眾的人。⑬四凶：相傳為堯舜時代四個惡名昭彰的部族首領。《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書·舜典》「流共工於幽洲（州）」，放歡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⑭雍熙：謂和樂昇平。⑮方今：當今，現時。⑯九德：稱具有九德的人。九德內容，說法不一。《書·皋陶謨》：「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逸周書·常訓》：「九德：忠、信、

敬、剛、柔、和、固、貞、順。」^{①⑦}嬖幸：被寵愛的人。指姬妾、倡優、侍臣等。嬖，音必。^{①⑧}充庭：充滿朝廷。^{①⑨}阿母：乳母。^{②⑩}至微：極卑微。^{②⑪}聖躬：猶聖體，臣下稱皇帝的身體。亦代指皇帝。^{②②}推燥居濕：把乾燥處讓給幼兒，自己睡在幼兒便溺後的濕處。極言撫育幼兒的辛勞。^{②③}紀極：終極，限度。^{②④}外交：謂與朝臣交往、勾結。亦指依附於朝廷中某種勢力。^{②⑤}屬托：請托，托付。^{②⑥}清朝：清明的朝廷。^{②⑦}塵點：亦作「塵玷」。污染，玷辱。^{②⑧}書：指《尚書》。^{②⑨}牝雞牡鳴：同「牝雞司晨」。牝牡，音聘母，母雞報曉。舊時貶喻女性掌權，所謂陰陽倒置，將導致家破國亡。語本《書·牧誓》：「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傳：「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③⑩}哲婦：多謀慮的婦人。《詩·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孔穎達疏：「若為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後因以指亂國的婦人。^{③⑪}女子小人，實為難養：出自《論語·陽貨》：「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③⑫}出：驅逐。^{③⑬}婉嬖：亦作「婉戀」。依戀貌。嬖，音巒。^{③⑭}萬幾：同「萬幾」，指帝王日常處理的紛繁的政務。^{③⑮}獻御：指進獻食物給皇上。^{③⑯}徵發：謂徵集調遣人力或物資。^{③⑰}野：指民間，不當政的地位。與「朝」相對。^{③⑱}鶴鳴：指賢者隱居之義。《詩·小雅·鶴鳴序》：「誨宣王也。」鄭玄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③⑲}朝：指以帝王為首的中央政府。^{④⑰}小明：《詩經》篇名。《詩·小雅·小明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後用為悔仕亂世的典實。^{④⑱}大東：周代東方諸侯小國怨刺西周王室誅求無已、勞役不息的詩。《毛詩序》曰：「《大東》，刺亂也。東國困

於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④勞止：辛勞，勞苦。《詩·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鄭玄箋：「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④擬蹤往古：擬蹤，謂打算達到。往古，古昔，從前。④比德哲王：比德，謂德行、德教可與之比擬、比配。哲王，賢明的君主。④休：喜慶，美善，福祿。

【譯文】楊震擔任司徒時，安帝的乳母王聖，因為有過撫養皇帝的辛勞，便憑著皇帝的恩寵放縱恣意。王聖的女兒伯榮，（常常）出入皇宮內外，傳遞消息，行奸受賄。楊震上疏說：「我聽說為政以得到賢能之人為根本，治國以鏟除奸邪之人為要務。所以在堯舜的時候，賢俊之人在朝為官，四大惡人被流放，天下人全都心悅誠服，從而達到了昇平和樂的局面。當今具有九德的賢人沒有得到任用，受寵的姬妾侍臣却充滿宮廷。乳母王聖，出身微賤，得遇千載難逢的機會奉養皇上。雖然有推干就濕的勞苦，但對她前後的賞賜恩惠，已超過了對她所付出勞苦的回報。而她却仍然有貪得無厭之心，不懂得約束自身、行有所止，私下與朝臣勾結交往，受人請托，擾亂天下，損害辱沒了清明的朝廷，使日月的光輝遭到了玷污。《尚書》曾警誡過母雞報曉這種僭位的舉動，《詩經》也諷刺過哲婦喪國之事。沒有德行的女子與小人，確實是最難教養的人。陛下應當立即逐乳母出宮，讓她住在外面，禁止伯榮隨意出入禁宮。這樣會使恩情與德義都得以隆

盛，對上對下都是好事。請陛下斷絕不舍之情，割弃不忍之心，關心朝廷大事，謹慎地對待封官拜爵之事，省減各地的進貢，減少人力和物資的徵集調遣。讓民間沒有像《鶴鳴》中賢者隱居的悲嘆，讓朝廷沒有像《小明》中大夫悔仕於亂世的後悔之聲，使諷喻賦斂過多的《大東》之詩不會在今天興起、民間沒有勞苦的怨言。追蹤效法古圣先賢，讓自己的德行可以与古代聖王比配，這難道不是很好嗎？」

【原文】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幸^①皆懷忿恚^②。而伯榮驕淫^③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④環^⑤交通^⑥。環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⑦。震深疾^⑧之。復詣闕^⑨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⑩。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⑪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環襲^⑫護爵爲侯。護同產弟^⑬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⑭。爵有德。今環無他功行^⑮。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忝侍中。又至封侯。不稽^⑯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嘩^⑰。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⑱既往^⑲。順帝之則。書奏。不省^⑳。

【注釋】①幸：指受帝王親幸寵愛的佞人。②忿恚：怒恨。③驕淫：驕縱放蕩。④再從兄：同曾祖而年長於己者。⑤環：劉環，生平不詳。「環」古同「瑰」。⑥交通：勾結，串通。⑦侍中：古代職

官名。秦始置，兩漢沿置，為正規官職外的加官之一。因侍從皇帝左右，出入宮廷，與聞朝政，逐漸變為親信貴重之職。晉以後，曾相當於宰相。《漢書·百官公卿表上》：「侍中、左右曹諸史、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⑧疾：厭惡，憎恨。⑨詣闕：謂赴朝堂。闕，藉指宮廷，帝王所居之處。後也藉指京城。⑩經制：治國的制度。⑪伏：敬詞。古時臣對君奏言多用之。⑫襲：繼承，沿襲。⑬同產弟：謂同母之弟。⑭爵：授爵或授官。⑮功行：功績和德行。⑯稽：相合，相同。⑰行人誼嘩：行人，出行的人。誼嘩，聲大而嘈雜。⑱覽鏡：比喻藉鑒。⑲既往：以往，過去。⑳不省：不理會。

【譯文】奏書呈上後，安帝拿給王聖等人看。宮內受寵的佞人都心懷怨恨，而伯榮則比以前更加驕縱放蕩。她與已故的朝陽侯劉護的遠房堂兄劉瓌勾結串通，劉瓌於是娶她為妻，因此得以承襲劉護的爵位，官至侍中。楊震對此深惡痛絕，再次赴朝堂上疏說：「臣聽說高祖和群臣約定，非功臣不能受封為侯。所以國家制度規定：父親死了，其爵位由兒子繼承；哥哥亡故了，爵位由弟弟襲封。（這樣做）是為了防止篡奪爵位！臣看到詔書上封已故朝陽侯劉護的遠房堂兄劉瓌承襲劉護的爵位為侯，但劉護的親弟弟劉威現在仍然在世。我聽說天子獨有分封之權，是為了封侯給有功之人；諸侯獨有授爵之權，是為了授爵給有德之人。而今劉瓌沒有其他的功勞和德行，祇因與乳母的女兒

婚配，便一下子位至侍中，又被封爲諸侯。這樣做既不符合舊制，也不合乎經義，路人議論紛紛，百姓深感不安。陛下應當藉鑒過去的成例，遵循帝王的法度（來處理國事）。」奏書呈上後，安帝沒有理睬。

【原文】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①。中常侍^②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③。傾搖^④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⑤。不能自贍。重以螟蝗^⑥。羌虜^⑦抄掠^⑧。三邊^⑨震擾。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⑩帑藏^⑪匱乏。殆^⑫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⑬內第舍^⑭。合兩爲一^⑮。連里竟街^⑯。雕治繕飾^⑰。窮極巧技。轉相迫促^⑱。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⑲之屬。依倚近幸。分威共權。屬托州郡。傾動^⑳大臣。宰司辟召^㉑。承望^㉒旨意。招來海內貪污^㉓之人。受其貨賂^㉔。至有贓錮^㉕弃世之徒。復得顯用^㉖。白黑溷淆^㉗。清濁同源。天下誼曄。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㉘。大匠^㉙見徒^㉚材木^㉛。各起家舍^㉜園池^㉝廬觀^㉞（觀下舊有閣字。刪之）。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㉟。帝既不平^㊱之。而樊豐等皆側目^㊲憤怒。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

【注釋】①治第：治，修建、修繕。第，官邸、大的住宅。②中常侍：西漢時皇帝近臣，給事左右，職掌顧問應對。中常侍是僅有虛銜的加官。西漢前期祇有常侍之名，或稱常侍郎，為郎官之一，獲此號者多為皇帝愛幸之臣。東漢時中常侍已非加官，而成為有具體職掌的官職，其秩為千石，後又增為比二千石，本無員數。安帝時，和熹鄧皇后臨朝，中常侍都任用宦官，并授以重任。從此以後，居此位的宦官竟可權傾人主，員數也從四人增加到十人，東漢末增加到十二人。③扇動：煽動，鼓動。④傾搖：動搖。⑤空虛：空無，不充實。⑥螟蝗：螟和蝗，都是食稻麥的害蟲。此指螟蟲、蝗蟲成災。⑦羌虜：羌，我國古代民族名，主要分布地相當於今甘肅、青海、四川一帶。秦漢時，部落眾多，總稱西羌。以游牧為主。其後逐漸與西北地區的漢族及其他民族融合。虜，古時對北方外族或南人對北方人的蔑稱。⑧抄掠：搶劫，掠奪。⑨三邊：指東、西、北邊陲。⑩大司農：官名。秦置治粟內史，漢景帝時改稱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掌租稅錢穀鹽鐵和國家的財政收支，為九卿之一。北齊時稱司農寺卿，隋唐以後所置略同。元置大司農司，掌農桑、水利、學校、救荒等事。明初置司農司，不久即廢，其職掌并入戶部。習慣用作戶部尚書的別稱。⑪帑藏：國庫。帑，音躺。⑫殆：大概。⑬津城門：又名津陽門，在洛陽南面，靠近洛河。⑭第舍：宅第，住宅。⑮合兩為一：李賢注：「合兩坊而為一宅。」⑯連里竟街：形容屋舍毗連不絕。李賢注：「里即坊也。」里，城邑的市廛、街坊。今稱巷弄。⑰雕治繕飾：雕，飾以彩繪、花紋。後亦寫作「彫」。繕飾，修葺裝飾。⑱迫切：逼迫，催促。⑲肺腑枝葉：肺腑，同「肺附」，比喻帝王的宗室近親。枝葉，喻同宗的旁

支。^{②①}傾動：傾覆，動搖。^{②②}辟召：徵召。^{②③}承望：迎合，逢迎。^{②④}貪污：貪利忘義。^{②⑤}貨賂：財物。
^{②⑥}賊錮：音賊故。《後漢書》原文作「臧錮」，謂因收受賄賂而被監禁。李賢注：「有臧賄禁錮之人也。」^{②⑦}顯用：猶重用。^{②⑧}溷淆：亦作「溷殽」，混亂、雜亂。溷，音渾。^{②⑨}錢穀：錢幣、穀物。常藉指賦稅。^{③①}大匠：官名，全稱為「將作大匠」，掌管宮室修建之官。秦代稱「將作少府」。西漢景帝時改稱「將作大匠」，掌管宮室、宗廟、陵寢等的土木營建，秩二千石。^{③②}見徒：現被拘禁執役的囚犯。^{③③}材木：可作木材的樹，木材。^{③④}家舍：家庭屋舍。^{③⑤}園池：指有池塘的園林。^{③⑥}廬觀：泛指樓閣亭臺。^{③⑦}轉有切至：轉，副詞，漸漸、更加。有，助詞，無義，作形容詞詞頭。切至，切直盡理。^{③⑧}不平：憤慨，不滿。^{③⑨}側目：斜目而視，形容憤恨。

【譯文】當時皇上下詔，委派使者大規模地為乳母修建府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人更是相互煽動，整個朝廷都為之震蕩。楊震再次上疏道：「臣想到當今災害接連發生，百姓生活匱乏，無法養活自己。再加上遭受螟蝗之災和羌人的劫掠，東西北三邊邊陲受到侵擾，兵器和糧草都無力供應了。大司農所掌管的國庫已經空虛匱乏，大概眼下並不是國家安寧的時候。我見到詔書上說要為乳母興建津城門內的府第，將兩條街巷合并為一個宅院，屋舍（毗連不絕）貫通整個里弄。房屋雕樑畫棟，用盡各種精巧的工藝。各方面加緊督造這座府第，花費數以億計。周廣和謝暉兄弟，不是帝王的宗

室近親，也不是同宗的旁親，祇仗著是皇帝的寵臣，就得以分奪威勢，共操權柄，向各州郡請托營私，使大臣們爲之動搖，掌控徵召的權力，逢迎皇上的意圖。招用的都是國內那些貪利忘義之人，接受他們的財貨賄賂，以至于那些因收受賄賂而被監禁或被判死刑的人重新得到了重用。黑白顛倒，清濁難辨，天下人議論紛紛，致使朝廷招致譏諷。臣聽老師說：『皇上向百姓索取，如果耗竭了民間的財物，百姓就會怨恨；如果用盡了民間的力役，百姓就會叛亂。』那些懷有怨恨和叛亂之心的人，是很難再聽從國家的調遣了。『希望陛下三思。』樊豐、謝暉等人看到楊震接連幾次進行的懇切勸諫都不被皇上采納，就更加無所顧忌了。於是假頒詔書，調發司農掌管的國庫錢財穀物和將作大匠掌管的執役的囚徒和木材，用來修建自家的宅第、園林、池塘、樓觀等，耗費的人力和錢財難以計數。楊震趁發生地震，再次上疏。先後所上的奏書，言辭一次比一次懇切。安帝看了心中非常不滿，而樊豐等人對他則更是側目而視，怨恨不已。但因楊震是當世的大儒，他們都不敢加害他。

【原文】尋①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②上書指陳③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④。結⑤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⑥。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⑦。則洗目改聽⑧。所以達聰明⑨。開不諱⑩。博采負薪⑪。盡極下

情^⑫也。今趙騰所坐^⑬激訐謗語^⑭。爲罪宜與手刃^⑮犯法有差。乞爲虧除^⑯。全騰之命。以誘芻蕘^⑰輿人^⑱之言。帝不省。騰竟^⑲伏尸^⑳都市。

【注釋】①尋：不久。②詣闕：謂赴朝堂。③指陳：指明和陳述。④收考詔獄：收考，拘捕拷問。

詔獄，關押欽犯的牢獄。⑤結：判決，治罪。⑥諫鼓謗木：諫鼓，設於朝廷供進諫者敲擊以聞的鼓。

謗木，相傳堯舜時於交通要道豎立木柱，讓人在上面寫諫言，稱「謗木」。⑦小人怨詈：小人，平民

百姓。怨詈，怨恨咒罵。詈，音立。⑧洗目改聽：《後漢書》原文作「還自敬德」。⑨聰明：謂明

察事理。⑩不諱：不隱諱。⑪負薪：指地位低微的人。⑫下情：指下級或群眾的情況或心意。⑬坐：

犯罪，判罪。⑭激訐謗語：激訐，激烈率直地揭發、斥責別人的隱私、過失，訐，音劫。謗語，猶謗

言，怨恨、指責的話。⑮手刃：親自殺了某某。手，指親手。刃，名詞作動詞，殺。⑯虧除：減免。

⑰芻蕘：音除饒，本指割草采薪之人。⑱輿人：本指造車工人，亦有衆人之意。⑲竟：

終於，到底。⑳伏尸：謂殺人致死。

【譯文】不久，有一位河間的男子趙騰到朝堂上書，指陳政事上的得失。皇帝大怒，就把趙騰關入監牢拷問，判處以欺君犯上、大逆不道的罪名。楊震又上奏疏營救趙騰說：「臣聽說堯舜的時候，在朝堂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殷周二朝的聖王，（如果

聽到）百姓的怨罵，就會改變視聽，真誠接受。正因為如此，他們纔能達到明察事理，同時讓別人直言不諱，做到廣泛聽取普通百姓的意見、全面細緻地瞭解民情。現今趙騰因指責朝政而被判有罪，這與殺人犯法是不同的。臣乞求能減免他的罪過，保全他的性命，以引導衆人能够直抒其言。」皇上沒有理睬楊震的建議，最後趙騰被處死於京城中的集市。

【原文】會東巡岱宗^①。樊豐等因乘輿^②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③高舒召大匠^④令史^⑤考校^⑥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⑦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⑧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⑨。且鄧氏故吏^⑩。有恚恨心。及車駕^⑪行還。遣使者策^⑫收震太尉^⑬印綬^⑭。震於是柴門^⑮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⑯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⑰。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⑱。乃慷慨^⑲謂其諸子門人^⑳曰。死者士之常分^㉑。吾蒙恩居上司^㉒。疾奸臣狡猾^㉓而不能誅。惡嬖女^㉔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㉕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㉖。勿歸冢次^㉗。勿設祭祠^㉘。因飲酖^㉙而卒。

【注釋】①東巡岱宗：東巡，古代謂天子巡視東方。語本《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於

岱宗。」岱宗，即泰山，泰山舊謂居五岳之首，為諸山所宗，故稱。②乘輿：亦作「乘輦」。皇帝的代稱。③掾：官府中佐助官吏的通稱。④大匠：「將作大匠」「將作監」的別稱。⑤令史：漢丞相府及以後三公府的屬吏，在諸曹的掾史之下，秩百石。尚書的屬吏也有令史，秩二百石，御史中丞的屬官蘭臺令史，秩六百石，係中級官員，較特殊。令史身份低下，為士人所不屑。隋、唐、宋、金、元的臺、省、院、部均設令史，除金外，皆為低級辦事吏員。明廢令史之名。⑥考校：考察，校核。⑦須：等待。⑧譖：讒毀，誣陷。⑨深用怨懟：用，介詞，猶言「以」，表示憑藉或者原因。怨懟，怨恨、不滿。⑩鄧氏故吏：鄧氏，指大將軍鄧騭。故吏，原來的屬吏。因楊震曾在大將軍鄧騭幕府任職，故稱。⑪車駕：帝王所乘的車。亦用為帝王的代稱。⑫策：古代君主對臣下封土、授爵、免官或發布其他教令的文件。引申為策命、策免。⑬太尉：官名。秦至西漢設置，為全國軍政首腦，與丞相、御史大夫并稱三公。漢武帝時改稱大司馬。東漢時太尉與司徒、司空并稱三公。歷代亦多曾沿置，但漸變為加官，無實權。至宋徽宗時，定為武官官階的最高一級，但本身并不表示任何職務。一般常用作武官的尊稱。元以後廢。⑭印綬：印信和繫印信的絲帶。古人印信上繫有絲帶，佩帶在身。⑮柴門：猶杜門、閉門。⑯大將軍耿寶：漢安帝舅父，任大鴻臚。公元一二四年至公元一二五年任大將軍。⑰志望：怨望，怨恨。⑱夕陽亭：亭名，故址在河南省洛陽市西。東漢延光年間，太尉楊震被譖遣歸，飲鴆死於此亭。晉賈充出鎮關中，百僚餞行於此亭。唐朝也以此亭為餞送之所，改名「河亭」。⑲慷慨：情緒激昂。⑳門人：弟子。㉑常分：定分。㉒上司：漢時對三公的稱呼。㉓狡猾：詭

詐刁鑽。亦指詭詐刁鑽之人。^{②4}嬖女：受寵愛的姬妾。^{②5}雜木：雜色木材，劣質木材。《禮記·喪服大記》：「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孔穎達疏：「士雜木槨者，士卑，不得同君，故用雜木也。」^{②6}裁足蓋形：裁，通「纔」，僅僅。蓋，遮蓋、覆蓋。形，形體、身體。^{②7}冢次：冢，墳墓。次，間，際。^{②8}祭祠：祭祀，陳物供奉始祖。^{②9}飲酖：亦作「飲鴆」。喝用鴆鳥羽毛泡製的毒酒。

【譯文】後來正逢皇上東巡泰山，樊豐等人趁皇上在外，爭相大修宅第。楊震的屬官高舒把將作大匠的令史召來進行考察核對，獲得樊豐等人偽造下發的詔書，準備好了奏章，祇等皇上回來就遞上去。樊豐等人聽到這個消息，十分害怕，於是就一起誣陷楊震說：「自從趙騰被處死以後，楊震就因此而深懷怨恨，而且楊震作為前大將軍鄧騭的屬下，也對朝廷心存怨恨。」等皇上回京後，就派使者收回了楊震的太尉印綬，於是楊震就閉門謝客。樊豐等人還嫉恨他，就請大將軍耿寶上奏說，楊震身為大臣却不服罪，心中懷有怨恨。皇上就下詔把楊震遣送回原籍。楊震走到洛陽城西的夕陽亭，情緒激昂地對兒子和弟子們說：「死亡是士人的常分。我承蒙皇上恩典，身居三公之位，痛恨奸臣狡猾却無法誅殺他們，疾惡嬖女作亂而無法禁止她們，有何面目再見日月呢！我死以後，祇用雜木來做棺材，用布做成單被，祇要能蓋住身體就可以了，不要把我埋葬在祖墳之間，也不要為我設立祭祠。」（說罷）就飲鴆而死了。

【原文】震中子秉^①字叔節。延熹^②五年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③。中常侍侯覽^④弟參爲益州刺史^⑤。累^⑥有臧罪^⑦。暴虐一州。秉劾奏^⑧參。檻車徵詣廷尉^⑨。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⑩。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注釋】①中子秉：中子，排行居中的兒子。秉，楊秉，字叔節，大儒楊震中子，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余，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爲豫、荊、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②延熹：東漢皇帝漢桓帝劉志的第六個年號。公元一五八年六月至公元一六七年六月。③宦官方熾：宦官，古代以閹割後失去男性功能之人在宮中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稱爲宦官。史書上也稱閹（奄）人、奄寺、閹宦、宦者、中官、內官、內臣、內侍、內監等。宦官本爲內廷執役的奴僕，不能干預外政，但因與皇室接近而關係密切，故歷史上常造成奄宦專權的局面。熾，昌盛、興盛。④侯覽（？——公元一七二年）：東漢桓帝時宦官，山陽防東（今山東單縣東北）人。桓帝初爲中常侍，延熹年間賜爵爲關內侯。因誅梁冀有功，進封高鄉侯，後遷爲長樂太僕。任官期間，專橫跋扈，貪婪放縱，大肆搶掠官民財物。爲了報復私仇，侯覽又誣陷張儉、李膺、杜密等爲黨人，造成了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熹平元年，侯覽被舉奏專權驕奢，印綬亦被繳收，隨後自殺身亡。⑤益州刺史：益州，

中國古地名，其範圍包括今天的四川盆地和漢中盆地一帶。刺史，古代官名，原為朝廷所派督察地方之官，後沿為地方官職名稱。漢武帝時，分全國為十三部（州），部置刺史。成帝改稱州牧，哀帝時復稱刺史。魏晉於要州置都督兼領刺史，職權益重。⑥累：連續，屢次。⑦臧罪：貪污受賄之罪。⑧劾奏：向皇帝檢舉官吏的過失或罪行。⑨檻車徵詣廷尉：檻車，用柵欄封閉的車，用於囚禁犯人。檻，音建。徵詣，召往。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獄。漢初因之，秩中二千石。景帝時改稱大理，武帝時復稱廷尉。東漢以後，或稱廷尉，或稱大理，又稱廷尉卿。北齊至明清皆稱大理寺卿。⑩具瑗：東漢魏郡元城（治今河北大名東）人。宦官。桓帝時，任中常侍，與宦官單超、左官、徐璜、唐衡合謀誅滅外戚梁冀，封東武陽侯。單超等四人也同日封侯，進稱「五侯」。他和左官等驕橫貪暴，兄弟親戚都為州郡刺史、太守，侵奪人民。後被司隸校尉韓演劾奏，貶為都鄉侯。卒於家。瑗，音院。

【譯文】楊震的中子楊秉，字叔節，漢桓帝延熹五年，擔任太尉。這正是宦官當道的时候，中常侍侯覽的弟弟侯參時任益州刺史，多有貪污罪行，危害整個益州。楊秉彈劾侯參，（皇帝下令）用檻車把侯參徵召到廷尉。侯參（畏罪）自殺。楊秉接著參奏侯覽和中常侍具瑗，最終侯覽被免去了官職，具瑗被削減了封國。每逢朝廷有得失，他都盡忠規諫，意見多被采納。楊秉生性不飲酒，曾從容安詳地說：「我不會被三種東西所迷

惑，即酒、色、財。」

【原文】秉子賜^①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②。復拜光祿大夫^③。光元年^④。有虹霓^⑤晝降於嘉德殿^⑥前。帝惡之。引賜入金商門^⑦。使中常侍曹節^⑧。王甫^⑨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嘆。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⑩。未嘗不憤恚嘆息。既不能竭忠盡情^⑪。極言^⑫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⑬。至今朱游^⑭欲得尚方斬馬劍^⑮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師傅之末^⑯。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⑰。死而後已。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⑱。或得神^⑲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⑳。則鑑^㉑其德。邪辟昏亂^㉒。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爲虹霓。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蝥^㉓者也。今內多嬖幸。外任小臣。上下并怨。諠嘩盈路。是以灾异屢見。前後丁寧^㉔。今復投霓^㉕。可謂孰^㉖矣。易曰。天垂象^㉗。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㉘之徒。共專國朝^㉙。欺罔日月^㉚。又鴻都^㉛門下招會群小^㉜。造作賦說^㉝。以蟲篆^㉞小技。見寵於時。如歡兜。共工^㉟。更相薦^㊱說。旬月^㊲之間。并各拔擢^㊳。樂松處常伯^㊴。任芝居納言^㊵。郗儉。梁鵠^㊶以便辟^㊷之性。佞辯^㊸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㊹。而令搢紳^㊺之徒。委伏猷畝^㊻。口誦堯舜之言。身蹈^㊼絕俗之行。弃捐^㊽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

陵谷^{④⑨}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⑤⑩}之私欲。不念板蕩^{⑤⑪}之作。虺蜴^{⑤⑫}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⑤⑬}。周書^{⑤⑭}曰。天子見怪^{⑤⑮}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⑤⑯}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⑤⑰}之道。斥遠佞巧^{⑤⑱}之臣。速徵鶴鳴之士^{⑤⑲}。內親張仲^{⑥⑰}。外任山甫^{⑥⑱}。斷絕尺一^{⑥⑲}。抑止盤游^{⑥⑳}。留思庶政^{⑥㉑}。無敢怠遑^{⑥㉒}。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⑥㉓}。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⑥㉔}之恩。豈敢愛惜垂沒^{⑥㉕}之年。而不盡其悽悽^{⑥㉖}之心哉。

【注釋】

①賜：楊賜，字伯獻，祖楊震，父楊秉，皆大儒。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本意。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②坐辟黨人免：坐，因為、由於。辟，徵召、薦舉。黨人，朋黨。免，解職。③光祿大夫：戰國時代置中大夫，漢武帝時始改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掌顧問應對，隸於光祿勳。④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年。光和，公元一七八年至公元一八四年，漢靈帝劉宏的第三個年號，共七年。⑤虹霓：即蜺蜺。爲雨後或日出、日沒之際天空中所現的七色圓弧。虹霓常有內外二環，內環稱虹，也稱正虹、雄虹；外環稱霓，也稱副虹、雌虹或雌霓。又以虹霓爲二氣不正之交，象徵淫奔、作亂。⑥嘉德殿：李賢注：「《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⑦金商門：戴延之《西徵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⑧曹節（？—公元一八一年）：字漢豐，南陽新

野（今河南新野）人。東漢時大宦官。漢桓帝時受寵，以迎立漢靈帝之功封長安鄉侯。太后竇妙的父親竇武有剪除宦官之意，但竇太后却遲遲不能下定決心。事情泄露後，曹節劫持竇太后、漢靈帝，矯詔殺竇武、陳蕃。不久興第二次黨錮之禍，天下正人端士一空。後奸虐弄權，扇動內外，人忤其意者，非死即黜。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刺史、太守、縣令長，弟曹破石為越騎校尉，淫暴無道。後任尚書令。⑨王甫：東漢大宦官。第一次黨錮之禍時，審訊范滂，為滂之大義所動，士人多得解桎梏。竇武謀誅宦官，事泄，王甫與曹節等劫持靈帝，殺竇武、陳蕃，連結曹節、段熲等弄權多年。後楊彪、陽球發其奸，下獄，死於杖下，尸被磔。⑩張禹傳：《漢書·張禹傳》。張禹（？——公元前五年），字子文，河內軹（今河南濟源東）人。曾從沛郡施雠學《易》，從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漢成帝即位，崇經學，敬重師傅，以師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公元前二十五年）為丞相，封安昌侯。鴻嘉元年（公元前二〇年）致仕還鄉，雖居家，仍參與國家大政的制定和實施。建平二年（公元前五年）卒，謚「節侯」。

⑪竭忠盡情：竭忠，竭盡忠誠。盡情，盡心盡力。⑫極言：竭力陳說。⑬留意少子，乞還女壻：壻，古同「婿」。漢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二十五年），張禹為丞相，封安昌侯。禹每疾，成帝輒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禹床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成帝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少子未有官，成帝臨候禹，禹數視其少子，成帝即禹床下拜為黃門給事中。⑭朱游：李賢注：「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尊，

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⑮尚方斬馬劍：尚方製作的御用劍，因極鋒利，言可斬馬，故名。顏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⑯末：泛指末位、後列。多用作謙詞。^⑰猥當大問：猥，副詞，猶辱、承，謙詞。大問，謂帝王的垂詢。^⑱經傳：儒家典籍經與傳的統稱。傳是闡釋經文的著作。^⑲得神：謂得到神靈（降臨）。^⑳休明：美好清明。用以贊美明君或盛世。^㉑鑑：照察。^㉒邪辟昏亂：邪辟，亦作「邪僻」，乖謬不正。昏亂，昏庸無道、糊塗妄為。^㉓蝮蝮：音地東，亦作「蟬蝮」。虹的別名。《詩·鄘風·蝮蝮》：「蝮蝮在東，莫之敢指。」毛傳：「蝮蝮，虹也。」^㉔丁寧：囑咐，告誡。^㉕投霓：謂天降虹霓，示天下將亂。《後漢書·楊賜傳》：「案《春秋識》曰：『天投霓，天下怨，海內亂。』」^㉖孰：「熟」的古字。程度深，指事物發展到最終的階段或相當的程度。李賢注：「孰，成也。」^㉗垂象：顯示徵兆。^㉘妾媵嬖人閹尹：妾媵，古代諸侯貴族女子出嫁，以姪娣從嫁，稱媵（音硬），後因以「妾媵」泛指侍妾。嬖人，身份卑下而受寵愛的人，指姬妾、侍臣、左右等。閹尹，管領太監的官。^㉙國朝：國政，朝政。^㉚日月：喻指帝后。語本《禮記·昏義》：「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㉛鴻都：光和元年設在鴻都門的學校。專習辭賦書畫，出授高級官職。因校址設在洛陽鴻都門而得名。^㉜群小：衆小人。^㉝賦說：賦，文體名，是韵文和散文的綜合體，講究詞藻、對偶、用韵。最早以「賦」名篇的為戰國荀况，今實存《禮賦》《知賦》等五篇。後盛行於漢、魏、六朝。說，文體名，一種用來闡

述某種道理或主張的文章。^{③④}蟲篆：猶雕蟲。喻指末技。李賢注：「《法言》曰：『賦者，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篆，音賺。^{③⑤}歡兜、共工：歡兜，人名，堯時佞臣。共工，古史傳說人物，爲堯臣，和歡兜，三苗，鯀并稱爲「四凶」被流放於幽州。^{③⑥}薦：推薦，介紹。^{③⑦}旬月：十天至一個月。指較短的時日。^{③⑧}拔擢：選拔提升。^{③⑨}樂松處常伯：樂松，東漢大臣，歷任鴻都文學、侍中、奉車都尉，爲漢靈帝寵臣。樂松本「出於微蔑，門筭小人，依憑世戚，附托權豪」（《後漢書·酷吏列傳》），因爲工書畫擅言辭爲鴻都學士，繼而受到漢靈帝的寵信。樂松不顧民心衆議，慫恿漢靈帝修建西園，勞民傷財，爲世人痛恨。常伯，周官名，君主左右管理民事的大臣，以從諸伯中選拔，故名，後因以稱皇帝的近臣，如侍中、散騎常侍等。^{④①}任芝居納言：任芝，生平不詳。納言，古官名，主出納王命。《書·舜典》：「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孔安國傳：「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秦漢不置，王莽依古制，改大司農爲納言，有納言將軍嚴尤。^{④②}郗儉、梁鵠：郗儉，生平不詳。郗，音希。梁鵠，字孟皇（也有記作孟黃），安定烏氏人，東漢書法家。^{④③}便辟：亦作「便僻」。諂媚逢迎。^{④④}佞辭：諂媚善辭。^{④⑤}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豐爵，尊顯的爵位。不次，不依尋常次序，猶言超擢、破格。^{④⑥}播紳：音進申。插笏於紳。播，插。《儀禮·鄉射禮》：「三耦皆執弓，播三而挾一個。」鄭玄注：「播，插也。插於帶右。」紳，古代仕宦者和儒者圍於腰際的大帶，後用爲官宦或儒者的代稱，此地指儒者或有識之士大夫。^{④⑦}委伏畎畝：委伏，委弃埋沒。畎畝，亦作「畎畝」，本指田地、田野，引申指民間。^{④⑧}蹈：履行，遵循。^{④⑨}弃捐：拋弃，廢

置。^{④⑨}陵谷：《詩·小雅·十月之交》：「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毛傳：「言易位也。」鄭玄箋：「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後因以「陵谷」比喻君臣高下易位。^{⑤⑩}無知：指不明事理的人。^{⑤①}板、蕩：《板》《蕩》都是《詩·大雅》中譏刺周厲王無道而導致國家敗壞、社會動亂的詩篇。後因以指政局混亂或社會動蕩。^{⑤②}虺蜴：音悔易。蜥蜴。《詩·小雅·正月》：「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孔穎達疏：「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民聞王政，莫不逃避，故言爲虺蜴也。」朱熹《詩集傳》：「虺、蜴，皆毒螫之蟲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後用以爲典，比喻肆毒害人者。^{⑤③}譴告：譴責警告。^{⑤④}周書：《尚書·周書》。^{⑤⑤}見怪：見到怪异的事物。^{⑤⑥}惟：願，希望。^{⑤⑦}變復：古時主張「天人感應」的儒家學者提倡以祭祀祈禱來消除災禍，恢復正常，謂之「變復」。^{⑤⑧}佞巧：諂佞巧詐。^{⑤⑨}鶴鳴之士：指有才德聲望的隱士。^{⑥⑩}張仲：周宣王賢臣。《詩經》曰：「張仲孝友。」^{⑥①}山甫：即仲山甫。一作仲山父。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後裔，周宣王元年（公元前八二七年），受舉薦入王室，任卿士（相當於後世的宰相），位居百官之首，封地爲樊，從此以樊爲姓，爲樊姓始祖，所以又叫「樊仲山甫」「樊穆仲」。^{⑥②}斷絕尺一：尺一，亦稱「尺一牘」「尺一板」。古時詔板長一尺一寸，故稱天子的詔書爲「尺一」。蘇輿曰：「詔書上不經天子下不歸臺閣，殆如唐世斜封之類。故賜請斷絕尺一。」^{⑥③}盤游：游樂。^{⑥④}留思庶政：留思，猶留心、關心。庶政，各種政務。^{⑥⑤}怠遑：懈怠而閑暇。^{⑥⑥}弭：止息。^{⑥⑦}寵异：指帝王給以特殊的尊崇或寵愛。^{⑥⑧}垂没：亦作「垂歿」。垂死。^{⑥⑨}悽悽：音樓樓。勤懇、恭謹貌。

【譯文】楊秉的兒子楊賜，字伯獻，官居司徒。曾因薦舉黨人被免職，後又被拜爲光祿大夫。靈帝光和元年，有虹霓白天降落在嘉德殿前。靈帝對這種現象很厭惡，召楊賜進金商門，讓中常侍曹節、王甫詢問這種現象的祥異禍福。楊賜仰天而嘆，對曹節等說：「我每次讀《張禹傳》，沒有不憤恨嘆息的。張禹既不能竭盡忠誠，盡心盡力地陳說國家的緊要事項，却祇關心小兒子，乞求成帝調回在遠地的女婿，以至使朱雲想得到尚方斬馬劍來懲處他，這的確是應該的。我以微薄的才學，充任帝師之列，累世受到寵愛，却無以報效國家。如今受到皇上的垂詢，（唯有盡心盡力）死而後已。」於是親自寫奏書回答說：「臣從經傳上得知，有時國家因出現神異現象而昌盛，有時國家因出現神異現象而敗亡。國家政治清明，則可從此看出其仁德；國家混亂，則可從中看出其禍患。現在殿前的雲氣，應當是虹霓，這都是因妖邪所形成的，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這也就是詩人所說的蝮螭。當今朝廷內多是皇上寵愛的狎昵之人，對外則信任小人，上下都在怨恨，路人議論紛紛，所以災異現象多次發生，上天反復地叮囑提醒。現在又降下虹霓，可說是告誡得很周詳了。《易經》上說：『上天垂示各種徵兆，從中可見吉凶之理，聖人遵照天意來行事。』現在妾媵、嬖人、閹宦這一類人共同把持朝政，欺罔皇上與皇后。又在鴻都門下招攬了一群小人，造賦作說，用雕蟲小技得寵於當朝，像古代的歡兜、共工等壞人一樣互相吹捧，短時間內都會得到提拔。樂松做了常伯，任芝官居納

言，郝儉、梁鵠都以諂媚逢迎的習性、奸佞善辯之心術，各自被授予顯要的爵位，得到破格提拔的寵愛。而有識之士則被埋沒在民間，雖然口中述說著堯舜的言論，踐行著超俗的行誼，却被遺棄在溝壑鄉野之中，不能被朝廷任用。鞋子帽子穿戴顛倒，高山深谷變換位置。（在上者）聽從小人們的邪意，順遂不明事理之人的私欲，不考慮《板》《蕩》之詩創作的緣由，和《小雅·正月》中以虺蜴（毒蟲）比喻惡人的告誡。形勢危險，再沒有像今天這麼嚴重了。幸虧上天垂示徵兆以譴責警告。《周書》上說：『天子看到怪异現象就會修養德行，諸侯看到怪异現象就會整頓政務。』希望陛下慎重對待經典上的告誡，謀求消除灾异恢復正常的辦法，斥退疏遠諂佞巧詐的臣子，趕快徵召有才德聲望的隱士。在朝內親近像張仲那樣的孝友之人，在外任用像仲山甫那樣的賢臣。斷絕不當的詔書，抑制游樂之事，關心政務，不敢懈怠，以期上天收回其威怒，各種怪异現象就可以止息了。老臣愧受帝師之任，多次蒙受陛下特殊的尊寵之恩，怎麼敢愛惜垂暮之年，而不竭盡勤懇的忠心呢？」

【原文】張皓^①字叔明。犍爲^②人也。子綱^③字文紀。爲侍御史^④。時順帝^⑤委縱^⑥宦官。有識危心^⑦。綱常感激^⑧。慨然^⑨嘆曰。穢惡^⑩滿朝。不能奮身出命^⑪。埽^⑫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⑬。尋^⑭大漢初

隆。及中興之世^⑮。文。明二帝^⑯。德化^⑰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⑱。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⑲。而頃者^⑳以來。不遵舊典^㉑。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民重器^㉒。承天順道^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㉔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注釋】①張皓（公元四十九年—公元一三二年）：漢留侯張良六世孫。永寧元年（公元一二〇年）拜爲廷尉（九卿之一，掌刑獄）。順帝即位（公元一二六年），拜皓爲司空（三公之一，相當於丞相）。任中，皓以向朝廷推薦賢才聞名，深受世人稱贊。永建四年（公元一二九年），皓因體弱免官。陽嘉元年（公元一三二年）卒，享年八十三歲。②犍爲：古郡名，漢置，治所在今四川省宜賓市，屬益州。③綱：張綱（公元一〇八年—公元一四三年），張皓之子。順帝時任侍御史後在廣陵任職，病歿于任上，年僅三十六歲。④侍御史：官名。秦置，漢沿設，在御史大夫之下。受命於御史中丞，或給事殿中，或舉劾非法，或督察郡縣，或奉使出外執行指定任務。亦號爲「繡衣直指」。⑤順帝：漢順帝劉保（公元一一五年—公元一四四年），東漢第七位皇帝。漢安帝長子。公元一二五年即位，在位二十年。終年三十歲，葬於憲陵。⑥委縱：放任。⑦有識危心：有識，指有見識的人。危心，謂心存戒懼。⑧感激：感奮激發。引申指激動，有生氣之意。⑨慨然：感慨貌。⑩穢惡：邪惡，

污濁。⑪奮身出命：奮身，謂奮力投身於某一活動。出命，獻出生命。⑫埽：除掉，消滅。⑬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語出《詩·大雅·假樂》。李賢注：「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令德，不過循用舊典之文。」⑭尋：重溫。⑮中興之世：此指東漢初年的「光武中興」。⑯文明二帝：指（西漢）文帝和（東漢）明帝。⑰德化：猶德教。⑱中官常侍：中官，宦官。常侍，官名，皇帝的侍從近臣。秦漢有中常侍，魏晉以來有散騎常侍，隋唐內侍省有內常侍，均簡稱常侍。⑲家給人足：家家富足，人人飽暖。⑳頃者：近來。㉑舊典：舊時的制度、法則。㉒器：指鼎彝等傳國之重器。亦指政權。㉓承天順道：承天，承奉天道。順道，順從道義、遵循規律。㉔割損：割削，減損。

【譯文】張皓，字叔明，犍為郡人。他的兒子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當時漢順帝任用并縱容宦官，有遠見卓識的人感到憂心。張綱常常感懷激忿，慨然嘆息說：「邪惡之人遍滿朝廷，而不能奮不顧身出來掃除國家的危難，既使活在世上我也不願意。」退朝後又上書說：「《詩經》上說：『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不失誤，不忘祖，一切都按照原來的規章制度來辦事）。』想當年大漢初隆和中興的時候，文帝和明帝的德教尤為興盛。觀察他們治國的措施，很容易被遵循和理解，無非是（能做到）恭敬節儉、堅守節操、約束自己的行為并且崇尚道德罷了。宦官和常侍不過纔有兩個人，對身邊寵幸之人的賞賜頂多數金，（皇帝能够）節儉費用，重視人民，所以百姓都能豐衣足食。可是

近年以來，（朝廷）不遵守舊時法度，沒有功勞的小人，都有了官爵，使得他們富貴和驕縱起來，然後又誅殺了他們。這不是愛民重國、承奉天道、順從道義的做法呀。乞望陛下削減左右小人，以承奉上天之心。」奏書呈上，順帝不予理睬。

【原文】漢安元年^①。選遣八使巡行^②風俗。皆耆儒知名^③。多歷顯位^④。唯綱年少。官次^⑤最微。餘人受命之部^⑥。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⑦。曰。豺狼當路^⑧。安問狐狸^⑨。遂奏曰。大將軍冀^⑩。河南尹不疑^⑪。蒙外戚^⑫之援。荷^⑬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⑭之任。不能敬敷揚五教^⑮。翼贊日月^⑯。而專爲封豕長蛇^⑰。肆其貪叨^⑱。甘心好貨^⑲。縱恣^⑳無底。多樹諂諛^㉑。以害忠良。誠天威^㉒所不赦。大辟^㉓所宜加也。謹條^㉔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㉕。時冀妹爲皇后^㉖。內寵方盛。諸梁姻族^㉗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注釋】①漢安元年：即公元一四二年。漢安，公元一四二年至公元一四四年，東漢順帝劉保的第四個年號。②巡行：出行巡察，巡視。③耆儒知名：耆儒，德高的老儒。知名，聲名爲世所知。④顯位：高位。⑤官次：官階，官吏的等級。⑥部：古時行政區域名。⑦都亭：都邑中的傳舍。秦法，十

里一亭，郡縣治所則置都亭。⑧豺狼當路：比喻暴虐奸邪的人掌握國政。豺狼，豺與狼，皆凶獸，比喻凶殘的惡人。⑨狐狸：獸名。狐和狸本為兩種動物，後合指狐。常喻奸佞狡猾的壞人。⑩冀：梁冀（？—公元一五九年），字伯卓，安定（今甘肅涇川）人，是東漢時期外戚出身的權臣。桓帝時為大將軍，在任期間，結黨營私，專擅朝政，後被桓帝誅滅。⑪河南尹不疑：河南尹，東漢時期官職。東漢建都于河南郡洛陽縣，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長官不稱太守而稱尹，掌管洛陽附近的二十一縣。不疑，梁不疑，漢朝安定（今甘肅涇川）人。梁商之子，喜讀經書，善待士人，本初元年，擔任光祿勳，與其兄梁冀關係不好。永和六年（公元一四一年），梁商死，梁不疑官河南尹。桓帝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秋，因梁冀立桓帝劉志有功，梁冀增封食邑一萬三千戶，梁不疑被封為潁陽侯。晚年與弟梁蒙居鄉，不預外事。⑫外戚：指帝王的母族、妻族。⑬荷：承受，承蒙，特指承受恩德。⑭阿衡：商代官名。師保之官。引申為任國家輔弼之任、宰相之職。⑮敷揚五教：敷揚，傳播宣揚。五教，五常之教，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倫理道德的教育。⑯翼贊日月：翼贊，輔佐。日月，喻指帝后。《禮記·昏義》：「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⑰封豕長蛇：亦作「封豨修蛇」。大猪與長蛇。喻貪暴者。⑱貪叨：貪得。⑲甘心好貨：甘心，縱情。好貨，貪愛財物。⑳縱恣：亦作「縱姿」。肆意放縱。㉑諂諛：指長於阿諛奉承的人。㉒天威：上天的威嚴，上天的威怒。㉓大辟：古五刑之一，謂死刑。㉔條奏：條奏。㉕震竦：震驚，驚懼。㉖冀妹為皇后：指順烈皇后（公元一〇六年—公元一五〇年）梁妠，漢順帝劉保的皇后。安定烏氏（今甘肅省平涼縣西北）人，梁商之女，梁

冀之妹。^{②⑦}姻族：有姻親關係的各家族或其成員。

【譯文】順帝漢安元年，朝廷選派八位使者到各地視察民情。使者大多是年老而德高的知名儒者，都曾先後擔任過要職，祇有張綱年紀輕輕，官位最低。其他人都奉命前往各地巡行去了，祇有張綱把車輪埋在洛陽都亭，說：「豺狼一般暴虐奸邪的人當政，爲什麼還要查問那些像狐狸一樣奸佞狡猾的壞人呢！」遂即上書說：「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承蒙是外戚的關係，受到國家的厚恩，以割草打柴這種卑微小人的資質，却身居國家輔弼之職。他們不能恭敬地弘揚五倫教義，輔佐帝后，而專做貪暴的壞事，放縱貪欲，貪財好貨，肆意放縱沒有限度，培植了很多善於阿諛奉承的人，來陷害忠良。這些實在是天威所不能赦免，應該處以死刑的罪行呀。現謹列舉他們目無君王的十五件事，這些都是爲人臣子所切齒痛恨的啊。」這封上書呈給皇帝後，整個京師爲之震驚。當時梁冀的妹妹是皇后，正受皇上寵幸，梁姓的姻親布滿朝廷。皇上雖然知道張綱之言忠直，最終還是不忍采納。

【原文】時廣陵^①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②。寇亂^③楊。徐間。積^④十餘年。朝廷不能討^⑤。冀乃諷^⑥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⑦之。前遣郡守

率^⑧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⑨。申示國恩^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⑪。綱延置^⑫上坐。問所疾苦^⑬。乃譬^⑭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⑮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⑯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⑰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⑱震怒。荆。楊。兗。豫。大兵雲合^⑲。豈不危乎。若不料疆弱^⑳。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㉑。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㉒愚民。不能自通^㉓朝廷。不堪侵枉^㉔。遂復相聚偷生^㉕。若魚游釜^㉖中。喘息^㉗須臾間耳。今聞明府^㉘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㉙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㉚之日。不免孥戮^㉛。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㉜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㉝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㉞。相田疇^㉟。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悅服。南州晏然^㊱。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㊲乃止。天子嘉美^㊳。欲擢^㊴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

【注釋】①廣陵：即廣陵郡。西漢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〇年）改江都國爲廣陵國，領廣

陵、江都、高郵、平安（今寶應縣部分）四縣。治廣陵縣（今揚州市區）。王莽始建國元年（公元九年），廣陵國改江平郡，郡治廣陵縣改安定縣。東漢時，或為郡，或為國。順帝永和三年（公元一三八年），廣陵郡領廣陵、江都、高郵、平安等十一縣。②二千石：漢官秩，又為郡守（太守）的通稱。漢郡守俸祿為兩千石，即月俸百二十斛，因有此稱。③寇亂：侵擾。④積：經過。⑤討：懲治有罪，征討。⑥諷：用委婉的語言暗示、勸告或譏刺、指責。⑦中：中傷，陷害。⑧率：大概，一般。⑨徑造嬰壘：徑造，直接往訪，謂不請人介紹而徑自拜訪。壘，亦作「臺」，指軍營。⑩申示國恩：申示，申明表示。國恩，指封建時代王朝或君主所賜予的恩惠。⑪拜謁：拜見。⑫延置：延，邀請。置，安置。⑬疾苦：憎惡，厭恨。⑭譬：曉諭，勸導。⑮信：果真，確實。⑯非義：不義，不合乎道義。⑰文德：指禮樂教化。與「武功」相對。⑱赫然：盛怒貌。⑲雲合：雲集，集合。⑳疆弱：《後漢書》原文作「强弱」，即强弱。㉑血嗣：指子孫。李賢注：「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㉒荒裔：指邊遠地區。㉓通：通報，傳達。㉔侵枉：侵害而使受冤枉。㉕偷生：苟且求活。㉖釜：古炊器。斂口，園底，或有二耳。其用如鬲，置於灶口，上置甑以蒸煮。盛行於漢代。有鐵製的，也有銅和陶製的。㉗喘息：呼吸。㉘明府：漢魏以來對郡守牧尹的尊稱。又稱明府君。㉙更生之晨：更生，新生，重新獲得生命。晨，通「辰」，時、日。㉚投兵：放下武器。㉛孥戮：多用為殺戮之意。㉜面縛：雙手反綁於背而面向前。古代用以表示投降。㉝散遣：遣散。㉞卜居宅：卜，選擇。居宅，住宅。㉟相田疇：相，看、觀察。田疇，泛指田地。㊱南州晏然：南州，泛指南方地區。晏然，安寧；安定。㊲遏

絕：阻止禁絕。③⑧嘉美：稱許，贊美。③⑨擢：舉拔，提升。

【譯文】當時，廣陵的反賊張嬰等數萬人，殺了刺史、太守，侵擾揚州、徐州一帶，經過十多年了，朝廷却一直不能討伐征服他們。於是梁冀暗示尚書，派張綱擔任廣陵太守，想藉此來陷害他。先前派遣的郡守，一般都會向朝廷要求很多的兵馬，唯獨張綱却請求單車赴任。到任以後，就率領十多個官兵，徑直造訪張嬰的軍營，（向張嬰）表明了朝廷的恩惠。張嬰起初非常吃驚，既而見到張綱誠懇忠信，纔出來拜見。張綱請他坐在上座，詢問他的疾苦，接著就勸導他說：「前後任職的太守大多放縱其貪暴之行，所以致使你們心懷憤怒聚到了一起。以往的太守確實有罪，然而你們這樣做也不合乎道義。如今皇上仁慈聖明，希望以文德平服叛亂，所以派我前來，想用賜予爵祿使你們榮耀，不想用刑法懲罰你們，現今實在是轉禍為福的好時機啊！如若聽聞仁義的詔命却不順服，一旦天子赫然震怒，派遣荆、揚、兗、豫等州的大軍聚集於此，你們豈不就危險了嗎？如果不能正確估量雙方力量的強弱，就是不明智；放棄良善而趨從邪惡，就是不聰明；放棄順服而效仿叛逆，就是不忠誠；身死絕嗣，就是不孝順；違背正道而走向邪路，就是不正直；看到正義的事而不去做，就是不勇敢。這六方面是關係到你們成敗的關鍵，從利還是從害，希望您仔細考慮。」張嬰聽罷泪下，說：「我們是荒遠地區的愚

民，無法和朝廷直接溝通，因不堪忍受（地方官的）侵害而受冤枉，纔聚在一起苟且求生，我們就好像是游在鍋中的魚，祇能喘息苟活一時罷了。今天聽了大人您的一番話，就是我張嬰等人的重生之日啊！（但是）我們自己已經陷於不義之地，實在害怕投降之後，仍然免不了被殺戮的命運。」張綱（於是）便以天地為約定，並對著日月發誓，張嬰被深深地感動並醒悟，於是拜辭回營。第二天，張嬰率領部下一萬餘人和妻子兒女，雙手反綁投降歸順。張綱就駕著單車進入張嬰的營地和大家相會，置酒為樂，然後遣散了張嬰的部下，任由他們離去。他並親自為他們選住宅、看田地。他們的子弟想要當差的，都引用徵召他們。於是人民心悅誠服，南方得以平定。朝廷評定其功勞應當封賞，而梁冀從中阻撓，於是沒有封賞。天子對他稱許贊美，想提拔重用張綱，而張嬰等人上書乞求讓張綱留任廣陵，皇上就應允了。

【原文】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①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②。吏民咸為祠祀^③求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④。送到犍為。負土成墳^⑤。詔拜綱子續為郎中^⑥。賜錢百萬。

【注釋】①赴哀：奔喪（古代凡聞君、親、尊長之喪，從外地趕往吊唁或料理喪事均稱「奔

喪」）。②被疾：猶被病（疾病纏身）。③祠祀：祭祀，立祠祭神。④制服行喪：制服，指喪服。行喪，舉辦喪事。⑤負土成墳：背土築墳。古代認為是一種孝義的行為。⑥郎中：官名。始於戰國，秦漢沿置。掌管門戶、車騎等事。內充侍衛，外從作戰。另尚書臺設郎中，司詔策文書。晉武帝置尚書諸曹郎中，郎中為尚書曹司之長。

【譯文】張綱在廣陵郡任職一年後逝世。百姓們扶老携幼，到張綱府邸吊唁的人多得無法計數。自從張綱患病，官吏和百姓就都為他立祠祭神求福，（大家都說：「千秋萬世，什麼時候纔能再見到這樣的太守呢？」（張綱過世後）張嬰等五百多人穿著喪服為他舉辦喪事，（他們把靈柩）送到犍為（張綱的老家），背土築墳。後來皇帝下詔任張綱的兒子張續為郎中，賞賜錢財百萬。

【原文】一種①。字景伯。河南人也。舉孝廉②。順帝（舊無順帝二字。補之）擢③。監太子④。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⑤。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⑥等疑不欲從。惶惑⑦。不知所為。喬乃手劍當車⑧。曰。太子國之儲副⑨。民命所係⑩。今常侍來無詔信⑪。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⑫。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嘆息。愧⑬。喬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⑭。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宣恩遠夷⑮。

開曉殊俗^⑭。岷山^⑮雜落。皆懷服^⑯漢德焉。

【注釋】

①种暭：暭，音搞，東漢大臣。父親是定陶縣令，有資財三千万。父親去世後，种暭全都賑濟了宗族及邑里貧窮的人。先後任侍御史、益州刺史、凉州刺史、南郡太守、大司農。延熹四年，遷為司徒。曾推舉橋玄、皇甫規等人，都是稱職的名臣。种暭在位三年，薨，時年六十一歲。并州、凉州邊境上的人都為他舉哀。②孝廉：孝，指孝悌者；廉，清廉之士。分別為古代選拔人才的科目。始於漢代，在東漢尤為求仕者必由之途。後往往合為一科。亦指被推選的士人。漢朝「舉孝廉」制度規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舉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職。被舉之學子，除博學多才外，更須孝順父母，行為清廉，故稱為孝廉。③監太子：監，本指察看、督察，此有監護之意。太子，漢順帝太子劉炳（即後來之沖帝）。④中：特指宮禁之內。亦藉指朝廷。⑤太傅杜喬：太傅，此指太子太傅。杜喬（？—公元一四七年），字叔榮，後漢河內林慮（今河南林州）人。杜喬為官正直，不與貪官同流合污，最終在牢獄中身隕。⑥惶惑：疑懼；疑惑。⑦手劍當車：手劍，持劍。當，阻擋。⑧儲副：國之副君。指太子。⑨係：維係。指將事物聯結聚集起來，使不渙散。⑩詔信：詔，詔書。信，符契、憑證。⑪辭屈：謂理屈辭窮。⑫持重：穩重，謹慎。⑬宣恩遠夷：宣恩，宣揚皇帝的恩德。遠夷，指遠方的少數民族。⑭開曉殊俗：開曉，開導使明白。殊俗，指風俗不同的遠方。⑮岷山：山名。在四川省北部，綿延四川、甘肅兩省邊境。為長江、黃河分水嶺，岷江、嘉陵江支流白龍江發源地。⑯懷

服：亦作「懷伏」。內心順服。

【譯文】種暭，字景伯，河南人，曾被推舉為孝廉。漢順帝提拔種暭在承光宮中監護太子。常侍高梵從宮中駕駛單車出來迎接太子，當時太傅杜喬等猶豫著不想依從，但又惶恐而不知該怎麼辦好。種暭於是手持利劍擋在車前，說道：「太子是國家皇位的繼承人，關係到天下百姓的命運。如今常侍來迎接太子，却没有詔書符契，怎麼知道不是奸邪呢？今日寧死不從。」高梵理屈辭窮，只好快速回朝奏明皇帝。皇帝有詔報來，太子這纔得以跟隨而去。杜喬回去後十分感嘆，自愧不能像種暭那樣臨事不惑。皇帝也稱贊種暭穩重謹慎，贊揚了他很長時間。後來種暭出任益州刺史，向邊遠的少數民族宣揚皇上的恩德，開導曉諭遠方風俗不同的人民。岷山地區的許多部落都由衷地順服漢朝的恩德。

【原文】劉陶^①字子奇。一名偉。潁川^②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③無子。連歲荒饑。灾異數見。陶時游^④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⑤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⑥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⑦。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⑧。耳不聞檀車^⑨之聲。天灾不有痛於肌膚。震食^⑩不即損於聖體。故蔑

三光^①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⑫。克成^⑬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⑭。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⑮。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⑯。委授國柄^⑰。使群醜刑隸^⑱。芟刈^⑲小民。雕敝諸夏^⑳。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㉑。豺狼乳於春園^㉒。斯豈唐咨禹稷^㉓。益典朕虞^㉔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㉕。上下交競^㉖。封豕長蛇^㉗。蠶食^㉘天下。貨殖^㉙者爲窮冤之魂。貧餒^㉚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㉛。豐室羅^㉜妖叛^㉝之罪。死者悲於窀穸^㉞。生者戚^㉟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㊱。長懷嘆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㊲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㊳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㊴。授趙高以車府^㊵。權去已^㊶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㊷。成敗同執^㊸。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㊹之變。得失昭然^㊺。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㊻之議於諱言^㊼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注釋】①劉陶：約公元一五七年前後在世，爲人居簡不拘小節。舉孝廉，累官侍御史，封中陵卿候。三遷尚書令，拜侍中。屢切諫，爲權臣所畏。徙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官錢千萬，陶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靈帝宿重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通《尚書》《春秋》，著書數十萬言，又作

《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幾百餘篇。②潁川：郡名，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二三〇年）置。以潁水得名。治所在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轄境相當于今河南登封市、寶豐以東，尉氏、鄆城以西，新密市以南，葉縣、舞陽以北地。兩漢沿置。③桓帝：漢桓帝（公元一三二年—公元一六七七年）劉志，東漢第十位皇帝，漢章帝曾孫，在位二十一年。謚號孝桓皇帝，廟號為「威宗」。④游：外出求學。⑤非：無，沒有。⑥相須：亦作「相需」。互相依存，互相配合。⑦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伏惟，亦作「伏維」，下對上的敬詞，多用於奏疏或信函，意為念及、想到。襲，繼承、沿襲。常存，永久存在、長期存在。慶，福澤。⑧鳴條之事：指伊尹相湯伐桀，與桀戰於鳴條之野的史實。藉指征戰之事。⑨檀車：古代車子多用檀木為之，故稱。常用以指役車、兵車。李賢注：「檀車，兵車也。」⑩震食：亦作「震蝕」。地震和日、月食。⑪三光：日、月、星。⑫扶傷：謂扶助受傷的人。⑬克成：完成，實現。⑭遺祚：猶餘福。⑮烈考之軌：烈考，顯赫的亡父，後多用為對亡父的美稱，此指先祖。軌，法則、制度、規矩。⑯妄假利器：妄，胡亂、隨便。假，授予、給予。利器，李賢注：「利器謂威權也。」⑰國柄：國家權柄。⑱群醜刑隸：群醜，邪惡之衆。刑隸，因犯罪被官府判作奴隸的人，亦特指閹人。⑲芟刈：音山易，割。引申為殺戮。⑳雕敝諸夏：雕敝，謂使衰落破敗。諸夏，周代分封的中原各個諸侯國，泛指中原地區，亦指中國。㉑虎豹窟於麋場：窟，穴居、作巢。麋，音泥，幼鹿。㉒豺狼乳於春囿：乳，鳥獸等產卵、產子。李賢注：「乳，產也。」囿，古代帝王畜養禽獸以供觀賞的園林，漢以

後稱苑。《詩·大雅·靈臺》：「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傳：「囿，所以域養鳥獸也。」^{②③}唐咨禹、稷：唐，即唐堯，為帝嚳次妃陳鋒氏女慶都所生，祁姓，名放勳，號陶唐，謚曰堯，因曾為陶唐氏首領，故史稱唐堯。咨，贊嘆、贊賞。稷，后稷，周的始祖，名弃，曾經被堯舉為「農師」，被舜命為后稷。^{②④}益典朕虞：益，即伯益，亦作伯翳、柏翳、柏益、伯鷺，又名大費，相傳為堯舜時大臣。《書·舜典》：「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史記·秦本紀》記載伯益是五帝中顓頊的後代，嬴姓的始祖，曾輔助大禹治水。典，掌管、主持、任職。朕虞，古官名，管理山澤。^{②⑤}牧守長吏：牧守，州郡的長官。州官稱牧，郡官稱守。長吏，指州縣長官的輔佐。^{②⑥}交競：相互爭鬥。^{②⑦}封豕長蛇：亦作「封豨修蛇」。大豬與長蛇。喻貪暴者。^{②⑧}蠶食：亦作「蠶蝕」。蠶食桑葉。喻逐漸侵占。^{②⑨}貨殖：謂經商營利。^{③⑩}貧餒：貧窮饑餓。^{③⑪}東觀之辜：《孔子家語·始誅》：「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兩觀，漢劉向《說苑·指武》作「東觀」。後因以「東觀之殃」謂殺身之禍。辜，災難、禍害。^{③⑫}羅：通「罹」。遭遇。^{③⑬}妖叛：妖，不正。叛，背叛。^{③⑭}寃窳：音諄西，亦作「寃夕」。墓穴。^{③⑮}戚：憂愁，悲傷。^{③⑯}咨嗟：音資接，嘆息。^{③⑰}諛：諂媚的話。^{③⑱}國命：國家的法令。^{③⑲}擅閭樂於咸陽：擅，擅自、隨意。閭樂，生卒年待考，秦朝人，趙高的女婿，曾任咸陽縣令。秦二世三年，趙高與閭樂密謀，趁二世在望夷宮齋戒之機，閭樂率領黨羽一千餘人，假稱皇宮內將有變亂，率兵圍宮，逼二世自殺。^{④⑩}授趙高以車府：趙高（？—公元前二〇七年），秦二世時丞相，著名宦官（一說并非宦官），曾任中車府令，兼行符

璽令事。秦始皇死後與李斯合謀篡改詔書，立始皇幼子胡亥為帝，并逼死始皇長子扶蘇。秦二世即位後，他又設計陷害李斯，並成為丞相。後派人逼死秦二世，不久後被秦王子嬰所殺。車府，即車府令，古代執掌乘輿之官。^{④1}已：《後漢書》原文作「己」。^{④2}一揆：謂同一道理、一個模樣。^{④3}執：「勢」的古字。^{④4}哀、平：漢哀帝和漢平帝。^{④5}昭然：明白貌。^{④6}不時：不適時，不合時。李賢注：「不時謂不合於時也。」^{④7}諱言：謂忌諱臣下諫諍。李賢注：「諱言謂拒諫也。」

【譯文】劉陶，字子奇，又名劉偉，潁川郡人。當時大將軍梁冀在朝專權，桓帝尚沒有子嗣，國家連年饑荒，災異現象多次發生。劉陶這時正在太學讀書，於是上書陳述說：「我聽說人沒有天地就無法生存，天地如果沒有人就不能顯示它的靈氣。所以帝王沒有人民就無法存在，人民沒有皇帝就無法安寧。上天和帝王、帝王和人民，就像頭和腳的關係一樣，是相互配合而行動的。臣想到陛下承襲著永久的福澤，遵循著恒定不變的制度，眼不見征戰之事，耳不聞兵車之聲，天災不會刺痛您的肌膚，地震和日月之蝕也損害不到您的聖體，所以您纔輕視日、月、星三光運行錯亂的現象，看輕上天的威怒。想當初漢高祖興兵起事，是從一介平民開始，他逐漸聚合已經離散的大眾，救助被暴秦傷害過的百姓，終於成就了帝王的功業。高祖的功績既已十分顯赫，而勤苦也達到了極點，流傳下來的福德和基業，一直延續到陛下。然而陛下既不能光顯先祖制定的法

度，又忽視了高祖的勤政愛民，隨便授予（小人）威權，將國家大權委托給別人，使得邪惡之衆和宦官閹人像割草一樣地殺戮人民，使國家衰敗，遠近的百姓都受到暴虐流毒的傷害。因此，上天降下許多异象來警誡陛下。然而，陛下您却不悔悟，反而競相讓虎豹在鹿場中打洞穴居，任豺狼在春日的園林中繁衍生息，這難道是唐堯贊嘆大禹、后稷，讓伯益擔任朕虞的本意嗎？再者，當今的牧守長吏這些官員，上下之間互相爭鬥，如同大豬長蛇一樣貪暴的人，逐漸蠶食天下。經商的人成爲窮冤之魂，貧困的人成爲飢寒之鬼，高門望族遭受殺身之禍，富裕人家蒙受反叛的罪名。死去的人在墳墓中悲痛，活著的人在朝野間憂傷。這些都是愚臣所爲之嘆息，長懷感慨的事啊。況且，當初秦朝將要滅亡時，直言諫諍者被殺，進諂言者受賞；於國於民有利的話凝結在忠臣的舌間不敢說出來，國家的法令却出於奸邪之人的口中。讓閹樂在咸陽擅自妄爲，授予趙高車府令的重任，權柄離開自己却渾然不知，威勢遠離自身也全然不顧。古今的道理都是一樣的，成敗的情勢也是相同的。希望陛下遠觀強秦的傾覆，近察哀帝、平帝時代的變亂，那麼得失就會明明白白，禍福也可看得清清楚楚。臣敢於在忌諱臣下諫諍的朝廷說出不合時宜的言論，臣將像冰霜見到太陽，必然會被消融。一開始臣是哀痛天下令人痛心的時局，現在，天下人也要憐憫臣的愚昧與糊塗了。」奏書呈上後，皇上不予理睬。

【原文】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①。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②。後遭邊章之寇^③。每聞羽書^④告急之聲。心灼內熱^⑤。四體驚竦。今西羌^⑥逆類。曉習^⑦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鬥生之計。西羌侵前。去營咫尺^⑧。胡騎^⑨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⑩。天性精勇^⑪。而主者旦夕迫促^⑫。軍無後殿^⑬。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⑭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⑮。其八事大較^⑯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⑰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⑱。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⑲。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⑳。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㉑。於是收^㉒陶下獄。掠治^㉓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㉔。今反受邪譖^㉕。恨不與伊呂同疇^㉖。而以三仁爲輩^㉗。遂閉氣^㉘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注釋】①安言：謂言談從容不迫、言辭迂緩。②張角之亂：指東漢末年，以張角爲首而發動的黃巾起義。張角（？—公元一八四年），巨鹿（治今河北平鄉）人，東漢末年「黃巾軍」領袖，太平道的創始人。他因得到道士于吉等人所傳《太平清領書》（即《太平經》），遂以宗教救世爲己任，

利用其中的某些宗教觀念和社會政治思想，組織群衆，約於靈帝建寧（公元一六八年—公元一七二年）初傳道。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張角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爲口號，自稱「天公將軍」，率領群衆發動起義，史稱「黃巾起義」。中平元年（公元一八四年），張角病死於冀州，起義軍也很快被鎮壓。③邊章之寇：邊章，人名，涼州金城（今甘肅永靖東北）人。中平元年，涼州宋揚、北宮玉、李文侯等反，推舉邊章、韓遂爲主，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寇，暴亂。④羽書：猶羽檄（古代軍事文書，插鳥羽以示緊急，必須迅速傳遞）。⑤內熱：謂內心憂煎焦灼。⑥西羌：西漢時對羌人的泛稱。亦指東漢羌人內徙定居在金城、隴西、漢陽等郡的一支。⑦曉習：精通，熟悉。⑧咫尺：周制八寸爲咫，十寸爲尺。形容距離近。⑨胡騎：胡人的騎兵。亦泛指胡人軍隊。⑩張溫（？—公元一九一年）：字伯慎，荊州南陽穰縣（今河南鄧縣）人，官至衛尉，封五鄉侯。涼州邊章、韓遂反，朝廷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爲副。拜董卓爲破虜將軍，與蕩寇將軍周慎并統于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大破之。⑪精勇：精強勇敢。⑫迫切：逼迫，催促。⑬後殿：指後盾。比喻後邊的支援力量。⑭自裁：自制，自己約束。⑮深垂納省：垂，用作敬詞，多用於上對下的動作。納，接受。省，視察，察看。⑯大較：大略，大致。⑰讒：說別人的壞話，說陷害人的話。⑱威恩：聲威和恩澤。⑲安靜：安定，平靜。⑳妖孽：猶禍害，危害。㉑通情：傳遞消息或情況。㉒收：拘捕。㉓掠治：拷打訊問。㉔云何：爲何，爲什麼。㉕譖：讒毀，誣陷。㉖恨不與伊、呂同疇：伊、呂，

商朝賢相伊尹和周朝太師呂尚。同疇，同儔。猶同伴。②⑦以三仁爲輩：三仁，三位仁人，指殷末之微子、箕子、比干。《論語·微子》：「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輩，同一類群的人。②⑧閉氣：暫時抑止呼吸。

【譯文】這時候天下形勢日益危急，各處賊寇勢力正強，劉陶又上疏說：「臣聽說事情緊急時，就不能從容地說話；心中痛苦時，就不能和緩地出聲。臣私下看到國家先是遇到張角的叛亂，後來又遭到邊章的暴亂。每次聽到羽書告急的消息，都感到內心憂愁焦急，四肢驚恐戰慄。現在西羌的反叛者，不僅精通作戰的陣法，而且巧變詭詐多端，軍吏百姓在悲傷憂愁的氣氛中相互依傍，人人都懷著逃跑退走以避免死亡的想法，而沒有一點奮勇向前戰鬥以求生的打算。西羌在前面侵擾，距離營寨祇有咫尺之遙；胡人騎兵的分布，已到達諸位先帝的陵墓。將軍張溫，生性精強勇敢，但主事者日夜催逼他（前進）。他的軍隊並沒有後續力量的支援，假使失利，其敗勢將不可挽救。臣自己知道多次上書言事已使您厭煩，可是臣之所以不能緘口不言的原因，是認爲國家安定了，臣子就能蒙受其福；國家危亡了，臣子也會先遭滅亡。僅再次陳述當今緊要的八件事，乞求陛下能抽出片刻時間，省察臣的意見。」劉陶所說的八件事，大致是說國家大的動亂都來自宦官。宦官們感到事情危急，一起讒害劉陶說：「從前張角的叛亂發生時，陛

下頒布詔書向他們表示了朝廷的天威與恩澤，從此以後，（這些叛亂者）各自改悔。如今四方安寧，而劉陶嫉恨損害大好的政治局面，專門談論禍害之事。地方州郡沒有上報，劉陶為何會知道這些消息的呢？（我們）懷疑劉陶和賊人勾結。」於是將劉陶逮捕，投入監獄，拷問一天比一天厲害。劉陶自知必死，就對使者說：「朝廷當初任命微臣是為什麼呢？今天反而受到奸邪的誣陷。可恨我不能與伊尹、呂尚同列，而却與微子、箕子、比干這三位仁人爲伴了。」於是氣絕身亡，天下人沒有不爲他感到痛惜的。

【原文】李雲^①字行祖。甘陵^②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③等五人皆以誅冀功并封列侯。專權選舉^④。又立掖庭^⑤人女亳氏^⑥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⑦。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灾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⑧上書。移副三府^⑨曰。臣聞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靈^⑩。得其人。則五氏^⑪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⑫灾异。可謂多矣。皇天下之戒。可謂至矣。舉厯^⑬至重。不可不慎。班^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扼殺之耳^⑮。而猥^⑯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⑰。西北列將^⑱。得無解體^⑲耶。孔子曰。帝者。諦也^⑳。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㉑。政治日損。尺一拜用^㉒。不經御省^㉓。

是帝欲不諦乎。

【注釋】①李雲：東漢白馬令。因直諫漢桓帝下獄，與杜衆同死獄中。②甘陵：在今邢臺市清河縣南部。③單超（？—公元一六〇年）：東漢專權朝政的首要宦官之一，河南（今河南洛陽）人。桓帝初為中常侍，與宦官徐璜、具瑗、唐衡共謀誅滅外戚梁冀兄弟，以功封新豐侯，為「五侯」之一，食邑二萬戶。後官拜車騎將軍，不久卒。④選舉：古代指選拔舉用賢能。自隋以後，分為二途：舉士屬禮部，包括考試與學校；舉官屬吏部，掌管銓選與考績。正史自新、舊《唐書》以下至《明史》皆有《選舉志》。⑤掖庭：亦作「掖廷」。宮中旁舍，妃嬪居住的地方。⑥亳氏：此指鄧皇后，即鄧猛女，漢桓帝的第二任皇后。梁皇后病死後，桓帝誅滅梁冀，即立鄧猛女為皇后。⑦后家封者四人：李賢注：「時封后兄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涪陽侯。」⑧露布：不緘封的文書。亦謂公布文書。⑨移副三府：李賢注：「……以副本上三公府也。」副，書籍、文獻等的復制本。三府，漢制，三公皆可開府，因稱三公為「三府」，後世因之，亦用以泛稱國家最高行政長官。⑩坤靈：古人對大地的美稱。⑪五氏：同「五徵」。李賢注：「《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繁廡。』」⑫比年：近年。⑬舉厝：亦作「舉措」。舉動，行為。亦指措施、任用與廢黜。⑭班：分等列序，排列。⑮猶召家臣扼殺之耳：家臣，春秋時各國卿大夫的臣屬。卿大夫家的總管叫宰，宰下又有各種官職，總稱為家臣。後亦泛指諸侯、

王公的私臣。扼殺，扼殺、用力掐死。^{①⑥}猥：副詞。苟，隨便。^{①⑦}得無見非：得無，亦作「得亡」。亦作「行毋」，猶言能不、豈不、莫非、見，用在動詞前面表示被動。相當於被，受到。非，責備。^{①⑧}西北列將：李賢注：「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①⑨}解體：比喻人心離散。^{②⑩}孔子曰一句：李賢注引《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②⑪}財貨公行：貨，本指財物，亦有賄賂、買通之意。公行，公然行動、公然進行。^{②⑫}尺一拜用：尺一，亦稱「尺一牘」「尺一板」。古時詔板長一尺一寸，故稱天子的詔書為「尺一」。拜用，拜，授官、封爵；用，任用。^{②⑬}御省：謂帝王過目。

【譯文】李雲，字行祖，甘陵人。曾被舉薦為孝廉，後升遷為白馬縣令。桓帝誅殺了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因共誅梁冀有功，被一同封侯，獨掌選拔任用官員的大權。（桓帝）又冊立後宮宮女亳氏為皇后。幾個月的時間裏，皇后家族中受封的人就有四位，賞賜的錢財達巨萬之多。這個時候，多次發生地震，各種災害頻繁出現。李雲一向剛直，擔憂國家將要面臨危難，於心不忍，於是公開上書，並將副本移交三公府，奏書中說：「臣聽說皇后為天下之母，德配大地。得到這樣賢德的人做皇后，則風調雨順，萬物繁茂；得不到這樣的人，則大地震動，搖撼宮廷。近年來的災異，可以說是很多了；皇天垂示的告誡，可以說是很嚴厲了。每一個舉措都至關重要，不能不慎重。論

功行賞，應該與實際情況相對應。梁冀雖然掌握大權擅自行事，禍害遍及天下，現如今已經按他的罪行將其處死，這如同召來家臣將其扼殺而已。然而皇上却隨意封賞謀臣萬戶以上的食邑，若是高祖聽到了，能不受責備嗎？西北的那些將領能不人心離散嗎？孔子說：『帝，是審諦萬物之意。』當今朝廷官位錯亂，小人因為諂諛而被進用，賄賂公然進行，政事的治理一天天敗壞，詔書的頒布與官員的任用，甚至都不經皇帝過目，難道是皇帝不想審諦萬物了嗎？」

【原文】帝得奏震怒^①。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②。時弘農五官掾杜衆^③傷雲以忠諫^④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⑤廷尉。大鴻臚陳蕃^⑥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⑦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⑧。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⑨。今殺雲。臣恐剖心^⑩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⑪。冒昧^⑫以請。太常楊秉^⑬。洛陽市長沐茂^⑭。郎中上官資^⑮。并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皆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⑯蕃。秉。免歸田里^⑰。茂。資貶秩^⑱二等。雲。衆皆死獄中。

【注釋】①震怒：盛怒，大怒。舊常用於君主。②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管霸，東漢宦

官，桓帝時受命雜考李雲，後甚奢侈，取天下良田美業，靈帝時專制官省，竇武誅宦官時被殺。御史，官名。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皆有御史，為國君親近之職，掌文書及記事。秦設御史大夫，職副丞相，位甚尊，并以御史監郡，遂有糾察彈劾之權。漢以後，御史職銜累有變化，職責則專司糾彈，而文書記事乃歸太史掌管。雜考，猶會審。③弘農五官掾杜衆：弘農，西漢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漢武帝設立弘農郡，郡治弘農縣，故址在今天河南省三門峽市靈寶市東北。五官掾，州郡的屬官。杜衆，東漢三李杜之一，下層官吏代表，因上疏桓帝「願與雲同日死」，被下獄，與李雲同死獄中。④忠諫：忠心規勸。⑤下：交付，發給。⑥大鴻臚陳蕃：大鴻臚，官職名。《周禮》官名有大行人之職，秦及漢初稱典客，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稱大鴻臚，主掌接待賓客之事。東漢以後，大鴻臚主要職掌為朝祭禮儀之贊導。陳蕃（？—公元一六八年），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氏（今河南平輿北），東漢末大臣，漢桓帝時為太尉，漢靈帝時為太傅，因和大將軍竇武共同謀劃翦除閹宦，事敗而死。⑦干：干犯，衝犯。⑧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漢書·周昌傳》：「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周昌（？—公元前一九二年），西漢大臣，劉邦同鄉，沛縣（今屬江蘇）人，為御史大夫，耿直敢言，劉邦欲廢太子，昌直言諫止，後為趙王劉如意相。不諱，不隱諱。⑨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朱雲，生卒年無考，字游，原居魯地（治今山東曲阜一帶），後移居平陵，少好任俠，為人狂直。漢成帝時，朱雲進諫攻擊丞相張禹為佞臣，帝怒，欲斬之，他死抱殿檻，結果

殿檻被折斷。後以左將軍辛慶忌死爭，遂獲赦，皇帝亦下令不換斷檻。腰領，腰部與頸部，兩者為人體的重要部分，斷之即死，故常喻致命之處。^⑩剖心：破胸取心，古代的一種酷刑。其事起於商紂王怒比干之諫，遂剖其心，見《書·泰誓》。^⑪觸龍鱗：觸犯龍的逆鱗。比喻臣子對君主的過失犯顏直諫。龍鱗，指人主。《韓非子·說難》：「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⑫冒昧：冒犯，無知而妄為。多用於自謙。^⑬太常楊秉：太常，官名。秦置奉常，漢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掌宗廟禮儀，兼掌選試博士。楊秉，字叔節，大儒楊震中子。^⑭洛陽市長沐茂：市長，古官名，職掌同市令（掌管市場之官）。漢代於長安置東西市令，於都邑置市長。沐茂，生平不詳。^⑮郎中上官資：郎中，官名，始於戰國，秦漢沿置。掌管門戶、車騎等事；內充侍衛，外從作戰。上官資，生平不詳。^⑯切責：嚴詞斥責。^⑰免歸田里：免歸，猶免遣（免除職務并遣送回鄉）。田里，指故鄉。^⑱貶秩：貶職，削減俸祿。

【譯文】桓帝看到奏書後大怒，下令有關部門逮捕李雲投入獄中，派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一同會審他。當時弘農郡的五官掾杜衆，痛惜李雲因忠心規諫而獲罪，上書稱自己願與李雲同一天被處死。桓帝越發惱怒，於是將杜衆一同交付廷尉治問。大鴻臚陳蕃上奏疏營救李雲說：「李雲所說的話，雖然不知道禁忌，冒犯了皇上，違逆了聖意，但他的用心歸根到底是忠於國家的。昔日高祖能够容忍周昌不知忌諱的諫言，成帝赦免

了朱雲腰斬的重罪，如今要殺李雲，臣恐怕（紂王）剖忠臣比干之心的譏諷，又會在今世被人議論了。所以臣膽敢犯顏直諫，冒昧地來請求（寬恕李雲）。」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也一起上書為李雲請罪。桓帝更加憤恨，有關部門上奏稱這些人是「大不敬」，於是皇帝下詔嚴責陳蕃、楊秉，將二人免官遣送回鄉，沐茂、上官資則被減俸兩級，李雲、杜衆都死在了獄中。

【原文】劉瑜①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②。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③。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④之音。竊為辛楚⑤。泣血連如⑥。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為咨嗟⑦。天曷為動變⑧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⑨。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⑩。皆競立胤嗣⑪。繼體⑫傳爵。或乞子疏屬⑬。或買兒市道。殆乖⑭開國承家⑮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⑯有序。今女嬖令色⑰。充積閨帷⑱。皆當盛其玩飾⑲。亢食空宮⑳。勞散精神。生長六疾㉑。此國之費也。性㉒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災。又常侍黃門㉓。亦廣妻娶㉔。怨毒之氣。結成妖眚㉕。行路之人。言官發略㉖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㉗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鄒衍匹夫㉘。杞氏匹婦㉙。尚有城崩霜賁之異㉚。況乃群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㉛。國

多刑人^{③²}。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③³}。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③⁴}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③⁵}。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③⁶}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③⁷}之尊。神器^{③⁸}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③⁹}。私幸^{④⁰}宦官之舍。賓客市買^{④¹}。熏灼^{④²}道路。因此暴縱^{④³}。無所不容。今三公^{④⁴}在位。皆博達道藝^{④⁵}。而莫或匡益^{④⁶}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④⁷}。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④⁸}。則治致和平。德感祥風^{④⁹}矣。於是特詔^{⑤⁰}召瑜。拜爲議郎^{⑤¹}。

【注釋】①劉瑜：生卒年不詳，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曆算之術。靈帝初，爲侍中，與竇武謀誅宦官，被誅。②賢良方正：漢代選拔統治人才的科目之一。始於漢文帝。被舉者對政治得失應直言極諫。如表現特別優秀，則授予官職。武帝時復詔舉賢良或賢良文學。名稱時有不同，性質無異。歷代往往視作非常設之制科。③歌謠：民歌、民謠、兒歌、童謠的統稱。古代以合樂爲歌，徒歌爲謠，現則統稱爲歌謠。④呼嗟：呼號哀嘆。⑤辛楚：辛酸痛楚。⑥泣血連如：泣血，無聲痛哭，泪如血涌。一說，泣血爲泪盡血出。形容極度悲傷。連如，《後漢書》原文作「連如」，同「連如」，泪流貌。《易·屯》：「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⑦咨嗟：嘆息。⑧動變：變動，變異。⑨上法

四七：法，仿效，效法。四七，二十八，指二十八宿。李賢注：「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⑩比肩裂土：比肩，并列、居同等地位。裂土，分封土地。^⑪胤嗣：後嗣，後代。^⑫繼體：泛指繼位。^⑬乞子疏屬：乞子，求子嗣。疏屬，遠宗、旁系親屬。^⑭乖：背離，違背。^⑮開國承家：謂建立邦國，繼承封邑。《易·師》：「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孔穎達疏：「若其功大，使之開國爲諸侯；若其功小，使之承家爲卿大夫。」^⑯娣姪：古時諸侯的女兒出嫁，從嫁共事一夫的妹妹和侄女稱「娣姪」。^⑰女嬖令色：女嬖，受君王寵愛的女人。令色，美麗的姿容。^⑱閨帷：亦作「閨幃」。閨房的帷幕。藉指婦女居住的地方。^⑲玩飾：供賞玩的佩飾。^⑳冗食空宮：冗食，吃閑飯，亦指坐食官祿的人。冗同「冗」。空宮，深宮、冷宮。^㉑六疾：六種疾病：寒疾、熱疾、末（四肢）疾、腹疾、惑疾、心疾。《左傳·昭公元年》：「淫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後用以泛指各種疾病。^㉒性：身體，體質。^㉓常侍黃門：常侍，官名，皇帝的侍從近臣。黃門，原指官名，此指宦者、太監。因東漢黃門令、中黃門諸官，皆爲宦者充任，故稱。^㉔妻娶：嫁人和娶妻。^㉕妖眚：指災异。^㉖略：奪取，擄掠。^㉗悉：知道，瞭解。^㉘鄒衍匹夫：鄒衍，亦作騶衍，齊國人，戰國時代思想家，活動年代比孟子稍晚，陰陽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曾侍燕惠王。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㉙杞氏匹婦：杞氏，春秋齊國大夫杞梁之妻。匹婦，古代指平民婦女。^㉚城崩霜實之异：李賢注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爲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

襲莒，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賁，墜落。^{③①}阿房：指阿房宮。^{③②}刑人：受刑之人。古代多以刑人充服勞役的奴隸。^{③③}時令：猶月令。古時按季節制定有關農事的政令。^{③④}覆入：覆，反、相反。入，謂定以罪名，使受刑罰。^{③⑤}首級：秦制以斬敵首多少論功晉級。後因稱斬下的人頭為「首級」。^{③⑥}妻孥：亦作「妻帑」，妻子和兒女。^{③⑦}北辰：原指北極星。喻帝王或受尊崇的人。^{③⑧}神器：代表國家政權的實物，如玉璽、寶鼎之類。藉指帝位、政權。^{③⑨}微行近習之家：微行，舊時謂帝王或有權勢者隱匿身分，易服出行或私訪。近習，指君主寵愛親信的人。^{④①}私幸：古時天子私自出行。^{④①}市買：買，交易。^{④②}熏灼：亦作「燠灼」。喻聲威氣勢逼人。亦喻指逼人的聲威氣勢。^{④③}暴縱：放縱無度。^{④④}三公：古代中央三種最高官銜的合稱。^{④⑤}博達道藝：博達，博學通達。道藝，亦作「道藝」，指學問和技能。^{④⑥}莫或匡益：莫或，沒有。匡益，匡正補益。^{④⑦}七臣：泛指諫臣。《孝經·諫諍》：「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左輔、右弼、前疑、后丞。」唐玄宗注：「爭謂諫也。」^{④⑧}放鄭衛之聲：放，捨棄、廢置。鄭衛之聲，春秋戰國時鄭衛兩國的民間音樂，因不同於雅樂，故被斥為「亂世之音」，亦泛指淫靡的音樂。^{④⑨}祥風：預兆吉祥的風。《尚書大傳》卷五：「王者德及皇天，則祥風起。」^{⑤①}特詔：帝王的特別詔令。^{⑤①}議郎：官名。漢代設置；為光祿勳所屬郎官之一，掌顧問應對，無常事。漢秩比六百石。多徵賢良方正之士任之。晉以後廢。

【譯文】劉瑜，字季節，廣陵郡人，被推舉為賢良方正。等他到了京師，上書陳事說：「臣在民間曾聽到歌謠，講的是驕狂之臣肆虐朝政的事情，以及遠近百姓呼號哀嘆的聲音，臣私下為之感到辛酸痛楚，血淚如雨。臣誠懇希望陛下能夠抽出少許考慮的時間，考察古往今來的政事，看看老百姓為什麼會嘆息，上天又因何事而發生災變。諸侯的爵位效法於上天的二十八星宿，關係到國家的盛衰。如今的宦官都是邪惡之人，他們也像諸侯一樣被分封土地，都競相樹立後代，以繼承他們的爵位。有的向遠房親戚乞求子嗣，有的在集市上買來小孩以充後代，實在背離了開創邦國傳承家業的本義。古代的天子，一人娶九個女子，從嫁的妹妹、侄女都上下有序。如今，姿容美麗而受寵幸的女子，充盈整個後宮，要供給她們許多玩飾之物，每天在內宮安坐受食，使帝王耗散精神，（容易因女色）生出六疾。這是對國家財物的浪費、對皇上身體的傷害啊。再者，天地的本性在於陰陽調和；如果背離了正道，就會發生水旱的災害。再加上常侍黃門等宦官，也大量娶妻，所造成的怨毒之氣，凝聚而形成災禍。行路之人都說官家強掠民間女子，娶了一個又一個，百姓們彼此驚慌害怕，有誰不知道這一情況而去無緣無故生出這種毀謗的言論呢？鄒衍是個平民百姓，杞梁的妻子是個平民婦女，他們含冤尚且有讓城牆崩塌、五月降霜的災異。何況這麼多人怨恨嘆息，能沒有感應嗎？昔日秦始皇修建阿房宮，國內有很多人受刑。現在官家的府第增多，極盡巧妙，挖山采石，不避開農事

時令。他們用嚴厲的刑罰催促人民，用殘酷的法令威逼大眾。老百姓無罪的反而要遭受刑罰，有田地的却被搶奪去。人民愁怨鬱結，於是加入到賊寇之中，而官府動輒發兵討伐他們的反叛之罪。貧困的百姓，有的出賣自己的首級，來求得酬勞賞賜。父子兄弟相互殘害，妻子兒女眼睜睜地分離。百姓窘迫到如此地步，而官府殘伐到這樣的境地，難道不讓人痛心嗎？又陛下以如同北極星的尊貴，手握象徵帝位的寶物，却更換服裝私訪寵臣之家，私自出行到宦官之所，（權宦們的）賓客在市場上交易，威赫的聲勢充塞道路。因此橫行霸道，無所不為。當今三公在位，都是博學通達的人，但却無人能够匡正這些不正之風。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智慧，而是他們懼怕死罪和刑罰。惟願陛下設置諫諍之臣，以廣開進諫之路，遠離奸邪之人，捨棄鄭衛淫亂之聲，這樣就可使國家政治達到和諧安定，您的德行就會感召來預兆吉祥的風了。」於是桓帝下達特別詔令，徵召劉瑜，拜他為議郎。

【原文】虞詡^①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②為司隸校尉^③。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托受取^④。詡輒案^⑤之。而屢寢^⑥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⑦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⑧。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⑨。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迹。書

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⑩。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⑪四獄。

【注釋】①虞詡（？——公元三七七年）：字升卿，陳國武平（今河南鹿邑西北）人，東漢名將。十二歲已能讀《尚書》。父母早亡，他孝養祖母。祖母死後，纔出任太尉李修府郎中。安帝時，始為朝歌（今河南湯陰西南）長，後任武都太守。順帝時，官至尚書僕射。②永建元年：即公元一二六年。永建，東漢順帝劉保的第一個年號。公元一二六年至公元一三二年。③司隸校尉：舊號『卧虎』，是漢至魏晉監督京師和地方的監察官。始置於漢武帝徵和四年（公元前八十九年），漢成帝元延四年（公元前九年）曾省去，漢哀帝時復置，省去校尉而稱司隸，東漢時復稱司隸校尉。④每請托受取：每，副詞，常常、屢次。請托，謂以私事相囑托。受取，指貪污受賄。⑤案：通「按」。查辦，審理。⑥寢：止息，廢置。⑦自繫：拘禁自己，自請囚禁。⑧交亂嫡統：交亂，共亂。嫡統，正統。⑨威柄：威權，權力。⑩詡坐論輸左校：坐，遂，乃。論輸，定罪而罰作勞役。左校，官署名，漢將作大匠屬官有左校令、右校令，秩各六百石，分掌左右工徒，主要負責京師工程勞作。⑪傳考：傳，傳訊。考，按問。

【譯文】虞詡，字升卿，陳國人。順帝永建元年為司隸校尉。當時中常侍張防濫用權勢，經常受人請托，貪污受賄。虞詡每次都審查據實上報，雖屢次上書，但都被擱置不

報。虞詡不勝憤怒，於是自行捆縛到廷尉處，并上奏說：「往日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于是擾亂了皇家正統，幾乎使國家敗亡。現在張防又玩弄權柄，國家的禍患又將再次來臨了。臣不願意與張防同朝共事，謹自我捆綁稟告皇上，不要讓臣重蹈楊震的覆轍。」虞詡的奏章呈上後，張防痛哭流涕向皇上申訴，虞詡因此被送左校罰作勞役。張防決意要害死虞詡，兩天之內，派人傳審了四次。

【原文】宦者孫程^①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②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③之時。常疾奸臣。知其傾國^④。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⑤。常侍張防臧罪明正^⑥。反構^⑦忠良。今客星守羽林^⑧。其占^⑨宮中有（舊無有字。補之）奸臣。宜急收^⑩防送獄。以塞天變^⑪。防坐徙邊^⑫。即日^⑬赦出詡。拜議郎。遷尚書僕射^⑭。

【注釋】①孫程（？—公元一三二年）：字稚卿，涿郡新城（今河北徐水縣）人，東漢宦官。漢安帝時，爲中黃門。漢安帝卒，孫程與中黃門王康等十八人首謀擁立濟陰王稱帝（即漢順帝），誅滅外戚閹顯，封浮陽侯，加官騎都尉，官至奉車都尉。永建元年，孫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漢順帝罷免其官職，後徙封程爲宜城侯。兩年後被召回京城，

仍拜騎都尉。陽嘉元年（公元一三二年），孫程去世，卒後謚號為剛侯。②相率：亦作「相帥」。相繼，一個接一個。③造事：猶起事。發動事變。李賢注：「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④傾國：傾覆邦國。⑤拘繫：亦作「拘係」。拘禁。⑥臧罪明正：臧罪，貪污受賄之罪。明正，明確的證據。⑦構：誣陷。⑧今客星守羽林：客星，對天空中新出現的星的統稱，如新星、超新星等。羽林，星名。《史記·天官書》：「北宮玄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張守節《史記正義》：「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南，天軍也。」⑨占：預測，預示。⑩收：亦作「技」。拘捕。⑪以塞天變：塞，遏制、約束。天變，指天象的變異，如日蝕、星隕等。⑫徙邊：將犯人流放邊境服勞役。古代的一種刑罰。⑬即日：當日。⑭尚書僕射：官名。秦始置。漢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二十九年），置尚書五人，其中一人為僕射。東漢置尚書臺，主官為尚書令，以尚書僕射為其副職。獻帝時分設左、右僕射，歷代沿置。魏、晉後，尚書令、尚書僕射號為「朝端」「朝右」，居宰相之任，成為貴官。

【譯文】宦官孫程等人知道虞詡是因為忠誠獲罪，便相繼上奏說：「陛下開始和臣等起事的時候，常常痛恨奸臣，知道他們會傾覆國家。現在即位了，反而自己做起了這樣的事，那又拿什麼來非議先帝呢？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職守，却反被拘禁；常侍張防貪污受賄之罪證據確鑿，反而誣陷忠良之臣。現在客星守在羽林星旁，這種星相預示

宮中有奸臣。應該盡快拘捕張防投入監牢，以遏止天象的變異。」張防於是被判流放邊地服役，順帝當天就赦免了虞詡，拜他為議郎，後來又升遷為尚書僕射。

【原文】先是^①。寧陽主簿詣闕^②。訴其縣令之枉^③。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④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⑤以大逆。詡駁^⑥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憊之民。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答^⑦之而已。詡好刺舉^⑧。無所回容^⑨。數忤權威。遂九見譴考^⑩。三遭刑罰^⑪。而剛正之性。終老^⑫不屈。遷尚書令^⑬。

【注釋】①先是：在此以前。多用於追述往事之詞。②寧陽主簿詣闕：寧陽，位於魯中偏西，今泰安市南部。主簿，官名，漢代中央及郡縣官署多置之，其職責為主管文書，辦理事務。詣闕，指赴京都。③枉：冤屈。④單于：漢時匈奴君長的稱號。《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單于曰頭曼。」裴駰《史記集解》：「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⑤劾以大逆：劾，審理、判決。大逆，封建時代稱危害君父、宗廟、宮闕等罪行為「大逆」，為「十惡」之一。⑥駁：音博，同駁。辯正是非，駁斥。⑦答：古代的一種刑罰。用荊條或竹板敲打臀、腿或背。為五刑之一。⑧刺舉：檢舉。⑨回

容：曲法寬容。⑩謹考：貶謫傳考。⑪刑罰：刑指肉刑，罰指以金錢贖罪。後泛指依照法律對違法者實行的強制處分。⑫終老：終身，到老。⑬尚書令：官名。始於秦，西漢沿置，本為少府屬官，掌文書及群臣的奏章。漢武帝時以宦官擔任，漢成帝時改用士人。東漢政務歸尚書臺，其主官尚書令成為總攬一切政令的首腦，直接對皇帝負責，秩僅千石。

【譯文】此前，寧陽縣主簿來到京都，陳述他們縣令的冤屈，但過了六七年都不被理會。主簿於是上書說：「臣是陛下的子民，陛下是臣的君父，臣上了很多次奏章，却始終無人理會，臣難道要到北方面見單于來訴說怨情嗎？」皇帝大怒，拿主簿的這篇奏章給尚書看。尚書於是判處主簿犯下大逆不道之罪。虞詡駁斥說：「主簿所訴訟的，不過是對君父的不滿，而奏章上奏多次却不能送達皇帝手上，則是主管官員的過錯。這樣的愚昧小民，是不值得多殺的。」皇帝採納了虞詡的話，祇對主簿處以笞刑而已。虞詡愛直言檢舉別人過失，從不曲法寬容，多次違逆有權勢的貴戚，因而九次被降職拷問，三次遭受刑罰，但他剛正的性格，到老都不屈服。後遷為尚書令。

【原文】傳燮①字南容。北地②人也。為護軍司馬③。與左中郎皇甫嵩④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

故虞舜升朝。先船^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⑥。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⑦進也（也舊作者。改之）。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⑧。此皆釁發蕭牆^⑨。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⑩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息其源。末流^⑪彌^⑫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⑬擅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⑭。黃巾變服。臣之所憂。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⑮。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⑯。市虎成於三夫^⑰。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⑱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⑲之舉。速行讒佞放殛^⑳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去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㉑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㉒見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㉓之。竟亦不封。以爲安定^㉔都尉^㉕。

【注釋】①傳燮（？——公元一八七年）：字南容，東漢北地郡靈州（今寧夏吳忠市境內）人。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珪，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弃官行服。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張角。後戰死沙場，追封爲壯節侯。②北地：即北地郡。秦始皇置，爲秦初三十六郡之一。東漢時，郡治富平縣（在今寧夏靈武市和寧夏吳忠市附

近），後幾經遷徙，富平縣內徙至今陝西富平縣。③護軍司馬：護軍，秦漢時臨時設置護軍都尉或中尉，以調節各將領間的關係。魏晉以後，設護軍將軍或中護軍，掌軍職的選用，亦與領軍將軍或中領軍同掌中央軍隊。司馬，官名。《周禮》夏官大司馬之屬官，有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春秋晉作三軍，每軍別置司馬。其後漢宮門及大將軍、將軍、校尉屬官，都有司馬。邊郡亦置千人司馬，專主兵事，不治民。④左中郎皇甫嵩：左中郎，左中郎將。中郎將，官名，中郎署的長官。秦置中郎，至西漢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各置中郎將以統領皇帝的侍衛，屬光祿勳。皇甫嵩（？—公元一九五年），字義真，安定朝那（今甘肅鎮原東南）人，東漢末期軍事家，官至太尉，封槐里侯，領冀州牧。黃巾起義爆發時，他任左中郎將，與朱俊率軍鎮壓起義軍。⑤船：《後漢書》原文作「除」。⑥十六相：即十六族。指古代傳說的高陽氏的後代八愷和高辛氏的後代八元，為舜向堯推薦的十六個賢臣。因其各有大功，皆賜氏族，故稱。⑦無由：沒有門徑，沒有辦法。⑧六州：李賢注：「《皇甫嵩傳》曰：『連接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此云『六州』，蓋初起時也。」⑨釁發蕭牆：釁，禍患、禍亂。蕭，通「肅」。蕭牆，古代宮室內作為屏障的矮牆，藉指內部。⑩戎：軍隊。⑪末流：水流的下游。⑫彌：益，更加。⑬閹豎：對宦官的蔑稱。⑭梟夷：誅戮。⑮共國：謂同治國事。⑯孝子疑於屢至：孝子，指代曾參。曾參，字子輿，春秋魯國人，孔門弟子，以孝行著稱。《戰國策·秦策二》：「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

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逾牆而走至暗沙。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①⑦}市虎成於三夫：市虎，市中的老虎。市本無虎，因以比喻流言蜚語。語本《韓非子·內儲說上》：「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①⑧}杜郵之戮：《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載，秦名將白起埋怨秦王不聽他的建議而遭楚魏聯軍的攻擊，不肯為將，稱病不起。秦王免白起為士伍，遣之出咸陽。至杜郵，復使使者賜之劍，使自裁。白起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為設祀。後遂稱忠臣無辜被殺為「杜郵之戮」。杜郵，古地名。戰國屬秦，又名杜郵亭，在今陝西省咸陽市東。^{①⑨}四罪：謂舜治共工、歡兜、三苗、鯀四凶之罪。^{②⑩}放殛：放逐誅殺。^{②⑪}備鈇鉞：備，通「服」，承受、承擔。鈇鉞，斫刀和大斧，腰斬、砍頭的刑具。^{②⑫}趙忠：東漢靈帝時期「十常侍」之一。靈帝時信任宦官，以張讓與趙忠最受重用。^{②⑬}訴譖：訴，讒害、毀謗。譖，讒毀、誣陷。^{②⑭}安定：郡名。東漢時屬涼州，政治臨涇縣，領六縣，原領臨涇、彭陽、涇陽、祖厲、烏支（烏氏更名）四縣，另置陰盤、朝那二縣。^{②⑮}都尉：官名。漢景帝時改秦之郡尉為都尉，輔佐郡守并掌全郡的軍事。

【譯文】傳燮，字南容，北地郡人。任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一起討伐賊人張角。傳燮向來痛恨宦官，隨軍出發後，就上書說：「臣聽說天下的禍患，并不是由外引起的，都是由內產生的。所以虞舜升朝議事，首先除掉四凶，然後任用十六位賢臣。表明如果惡人不除去，善人就無法得到進用。如今張角在趙、魏起兵造反，黃巾軍在六個州郡反叛作亂，這都是禍亂發生於內部而禍患延及天下的結果。臣接受軍職，奉命討伐賊寇，剛到潁川，戰無不勝。黃巾軍雖然強盛，但不值得朝廷擔憂。臣所擔心的，在於治理水患而不止息其源頭，那下游的水流就會更加泛濫了。陛下仁德寬容，許多事情不忍心去做，所以使得宦官專權，忠臣得不到進用。即使真的把張角誅滅，黃巾軍歸服，而臣的擔憂，也依然會日益加深。這是為什麼呢？邪惡與正義的人，是不適合共理國事的，就好比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個容器中一樣。那些邪惡的人知道正直的人功勞顯著的時候，他們危亡的徵兆就開始出現了，於是就都巧言掩飾，共同捏造不實之辭。像曾參那樣的孝子（雖沒殺人）也會因多人的傳言而被母親懷疑，集市有老虎的謠言也會因為多次傳播而被人相信。如果不能詳細審察其中的真偽，忠臣將又會遭遇到像白起在杜郵被迫自殺的事情啊。陛下應該思考虞舜放逐四凶的做法，迅速將讒佞之輩放逐誅殺，那麼良善之人就會想著積極進取，奸詐凶惡之人自然就會離去。臣聽說忠臣事奉君主，就好像孝子事奉自己的父親一樣，兒子侍奉父親，哪有不竭盡心力的？即使讓臣遭受斧鉞

殺戮的刑罰，祇要陛下能稍稍採用臣的話，這就是國家的福氣了。」奏書呈上以後，宦官趙忠看到後非常忿怒。等攻破了張角，傅燮的功勞多，應該受到封賞。趙忠却毀謗誣陷他，（朝廷）最終也沒有封賞傅燮，祇讓他做了安定都尉。

【原文】頃之^①。趙忠爲車騎將軍^②。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③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④。以副^⑤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⑥。延謂燮曰。南容少答^⑦我常侍。萬戶侯不足^⑧得也。燮正色^⑨拒之曰。遇^⑩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⑪也。傅燮豈求私賞^⑫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⑬。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⑭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⑮進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⑯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⑰。先被恩德。欲令弃郡而歸。願必許之。言未終。燮慨然而嘆曰。蓋聖達節^⑱。次守節^⑲。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⑳。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㉑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㉒之志。食祿^㉓人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㉔左右進兵。臨陳戰歿^㉕。謚^㉖曰壯節侯。

【注釋】①頃之：不久。②車騎將軍：官名。西漢置，掌領車騎士。僅次於大將軍、驃騎將軍，金印紫綬，地位相當於上卿，或比三公。典京師兵衛，掌宮衛。東漢時亦設車騎將軍，位在三公之下。

③執金吾甄舉：執金吾（音玉），秦漢時率禁兵保衛京城和宮城的官員，本名中尉，其所屬兵卒也稱為北軍。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中尉為執金吾。王莽時改名奮武，東漢時復稱執金吾。東漢時執金吾屬官祇保留一武庫，其餘悉被減省，其職務主要是典司禁軍和保衛京城，宮城的安全。有時皇帝出行，執金吾率領緹騎，步卒組成儀仗和警衛。漢代執金吾有時也被委派為將帥而領兵遠征。甄（音真）舉，東漢大臣，生平不詳。④理屈：謂以理折服對方。⑤副：相稱，符合。⑥殷勤：衷情，心意。⑦答：報禮，答謝，報答。引申為酬答。⑧萬戶侯不足得也：萬戶侯，食邑萬戶之侯。用以泛指高爵顯位。不足，不難。⑨正色：謂神色莊重、態度嚴肅。⑩遇：得志，見賞。⑪時：時運。⑫私賞：以私意賞賜。⑬漢陽太守：漢陽郡太守。漢陽郡，東漢永平十七年（公元七十四年）改天水郡置，治冀縣（今甘肅甘穀縣東），屬涼州，轄境相當于今甘肅省定西、隴西、禮縣等市縣以東，靜寧、莊浪等縣以西，黃河以南，嶓冢山以北地區。太守，官名。秦置郡守，漢景帝時改名太守，為一郡最高的行政長官。⑭夙懷：素所縈懷（縈懷，牽掛在心）。⑮子幹：即傅燮之子傅幹。

⑯大人：對父母叔伯等長輩的敬稱。此指傅燮。⑰羌胡：指我國古代的羌族和匈奴族，亦用以泛稱我國古代西北部的少數民族。羌，音腔。⑱蓋聖達節，次守節：達節，謂不拘常規而合於節義。《左傳·成公十五年》：「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楊伯峻注：「最高道德為能進能退，能上能下，

而俱合于節義。」守節，堅守節操。^{①9}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商末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齊耻食周粟，逃隱于首陽山，采集野菜而食之，及餓將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②0}絕：超過。^{②1}浩然：正大豪邁貌。^{②2}食祿：享受俸祿。^{②3}麾：音輝，指揮，揮動。^{②4}臨陳戰歿：臨陳，亦作「臨陣」，謂身臨戰陣。戰歿，戰死、陣亡。^{②5}謚：古代帝王、貴族、大臣、士大夫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後，據其生前業迹評定的帶有褒貶意義的稱號。

【譯文】過了不久，趙忠做了車騎將軍，皇帝詔令趙忠評定討伐黃巾軍將領的功勞，執金吾甄舉等人對趙忠說：「傅南容以前在東軍中，有功却没有被封侯，故而天下人感到失望。現在將軍擔當重任，應當進用賢能，以理服人，以符合天下人心。」趙忠（采納了這一意見）於是派遣他的兄弟趙延向傅燮表達心意，趙延對傅燮說：「南容祇要能稍稍答謝我們常侍，被封為萬戶侯是不難的。」傅燮態度嚴肅地拒絕說：「得志與不得志，這是命運；有功勞而不論賞，那是時運。我傅燮怎麼會乞求私下的封賞呢？」趙忠對他更加懷恨，權貴們也大都憎恨傅燮，因此傅燮無法留在朝廷任職，被外調擔任漢陽太守。後來（王國、韓遂的）賊兵圍困了漢陽，城中兵少糧絕，傅燮仍然堅守。當時北地的數千胡人軍隊，也隨賊衆一同圍攻漢陽郡。這些人向來感懷傅燮的恩德，共同在城

外叩頭，請求把傅燮送回他的家鄉。傅燮的兒子傅幹進言說：「國家政治黑暗混亂，纔使得父親您不能在朝中容身。如今天下已經叛亂，而我們的兵力不足以自守，鄉里、羌胡先前都受過您的恩惠，打算讓您弃城回鄉，請您一定要答應他們的請求。」話還沒有說完，傅燮慨然嘆息道：「聖人無論怎樣行動進退都合於節義，次而則堅守節操。況且以紂王那樣的暴虐，伯夷仍不食周粟而死。如今朝廷還不像商紂那樣殘暴，我的德行操守又怎麼能超過伯夷呢？世道昏亂不能長養正大豪邁的志向，在世上享受俸祿却又想逃避所遇到的危難，我能到哪兒去呢？」於是指揮左右進兵，臨陣戰死，後加謚號爲「壯節侯」。

【原文】蓋勳^①字元固。敦煌^②人也。爲漢陽長史^③。時武威^④太守倚恃^⑤權勢。恣行貪橫^⑥。從事武都蘇正和^⑦案致^⑧其罪。涼州刺史梁鵠^⑨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⑩。乃訪^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鷂^⑫。欲其驚^⑬。鷂而亨^⑭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⑮謀。不爲蘇正和。怨之如初。

【注釋】

①蓋勳：生卒年不詳，字元固，敦煌郡廣至縣（今甘肅安西縣西南）人，東漢末期著名清

官。②敦煌：古代郡名。治所在今甘肅省敦煌縣。西漢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置，北魏改爲敦煌鎮，後復改爲郡。③長史：官名。秦置。漢相國、丞相，後漢太尉、司徒、司空、將軍府各有長史。④武威：武威郡。西漢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年），置武威郡。西漢武威郡，治姑臧縣（今武威市涼州區），領姑臧、武威等十縣。東漢武威郡，屬涼州，轄十三縣。⑤倚恃：依靠仗恃。⑥恣行貪橫：恣行，任意而行、橫行。貪橫，貪婪橫暴。⑦從事武都蘇正和：從事，官名。漢以後三公及州郡長官皆自辟僚屬，多以從事爲稱。武都，位於甘肅省東南部的白龍江中游地帶，西漢屬益州刺史部武都郡所轄，東漢隸涼州刺史部武都郡轄。蘇正和，任涼州刺史從事，生平不詳。⑧案致：審查而確立。⑨涼州刺史梁鵠：涼州，又稱西涼，古代十三州之一，因涼州在中國的西部，故稱西涼，意爲「地處西方，常寒涼也」。東漢靈帝時，涼州轄區包括整個甘肅，西面與西域連界，北面包括了寧夏的部分縣（市），南面包括青海沿祁連山南麓的一些縣（市），以及長安以東的部分地區，區域橫跨陝、甘、寧、青、新疆五省區。刺史，古代官名，原爲朝廷所派督察地方之官，後沿爲地方官職名稱。漢武帝時，分全國爲十三部（州），部置刺史。成帝改稱州牧，哀帝時復稱刺史。梁鵠，生卒年不詳，字孟皇，安定烏氏（今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南）人，東漢書法家。梁鵠少好書，受法于師宜官，得師宜官法，以善八分書知名。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年），梁鵠入鴻都門學，出任涼州刺史，後遷選部郎，漢靈帝時升任選部尚書，侍奉皇帝左右。三國時任曹魏軍假司馬（即司馬的副職）。⑩負：連累，拖累。⑪訪：諮詢。⑫繼食鷹鳶：繼，亦作「鯁」。拴，縛。食，喂養。鳶，鳥名，鷲鳥，屬

猛禽類，俗稱鷂鷹、老鷹。^⑬鷙：凶猛，狠戾。^⑭烹：「烹」的古字。煮。^⑮使君：漢時稱刺史為使君。

【譯文】蓋勳，字元固，敦煌郡人。任漢陽郡的長史。當時武威郡太守依仗權勢，恣意貪污橫行，涼州刺史從事武都人蘇正和審查并確立了他的罪行。涼州刺史梁鵠畏懼權貴，想殺掉蘇正和以免自己受到連累，於是向蓋勳諮詢這件事（該如何處理）。蓋勳素來與蘇正和有仇，却向梁鵠進諫說：「拴住鷹鷂來餵養它們，就是想要它們凶猛，可等牠們凶猛了却要烹殺它們，那牠們還有什麼用呢？」梁鵠聽從了他的意見。蘇正和慶幸自己免於受難，到蓋勳那裏致謝。蓋勳不肯見他，說：「我這是為梁使君考慮，不是為了你蘇正和。」仍像當初一樣怨恨蘇正和。

【原文】徵拜^①討虜校尉。靈帝^②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③如此。勳曰。幸臣^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⑤在坐。帝顧^⑥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⑦。帝方欲延接^⑧勳。而蹇碩等心憚之。并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⑨父為中常侍。恃勢貪放^⑩。勳案^⑪得其臧^⑫千餘萬。貴戚^⑬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治^⑭。威震京師。時

小黃門京兆高望^⑮爲尚藥監^⑯。幸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⑰望子進爲孝廉。勛不肯^⑱用。或曰。皇太子副主^⑲。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⑳者也。勛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㉑。殺何太后^㉒。勛與書曰。昔伊尹^㉓。霍光^㉔。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㉕。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吊^㉖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㉗於卓。唯勛長揖^㉘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勛雖強直不屈^㉙。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㉚卒。遺令^㉛勿受卓賻贈^㉜。

【注釋】①徵拜：徵召授官。②靈帝：漢靈帝劉宏（公元一五六年—公元一八九九年），東漢第十一位皇帝，公元一六八年至公元一八九年在位。終年三十四歲。死後謚號孝靈皇帝，葬於文陵。③反亂：叛亂。④幸臣：帝王寵幸愛愛的臣子。⑤上軍校尉蹇碩：上軍校尉，東漢靈帝時，在京都洛陽設立西園八校尉，即上軍校尉、中軍校尉、下軍校尉、典軍校尉、左校尉、助軍左校尉、右校尉、助軍右校尉。由上軍校尉統率八校尉。蹇碩（？—公元一八九九年），東漢時期的宦官。據《後漢書》記載，中平五年（公元一八八年），蹇碩爲上軍校尉，靈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對其特別信任，並以其爲元帥，監督司隸校尉以下官員。蹇碩雖然握有兵權，但對何進非常畏忌，曾和宦官們一起說服靈帝派遣何進西擊邊章、韓遂。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九年），靈帝在病重時將劉協托給蹇碩。靈帝去

世後，蹇碩想先殺何進再立劉協爲帝，但事敗。劉辯繼承帝位後，何進命袁紹入宮捕殺蹇碩，混亂中蹇碩被中常侍郭勝所殺，其士兵亦被何進所領。^⑥顧：回首，回視。^⑦京兆尹：官名。漢代管轄京兆地區的行政長官，職權相當於郡太守。後因以稱京都地區的行政長官。《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亦省稱「京兆」。^⑧延接：引見接納，接待。^⑨揚黨：《後漢書》原文作「楊黨」，生平不詳。^⑩貪放：貪婪放縱。^⑪案：通「按」。查辦，審理。^⑫臧：貪污受賄或竊取之財。^⑬貴戚：帝王的親族。^⑭窮治：徹底查辦。^⑮小黃門京兆高望：小黃門，漢代低於黃門侍郎一級的宦官。《後漢書·百官志三》：「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衆事。」高望（？—公元一八九年），東漢宦官，十常侍之一。^⑯尚藥監：古代醫官名，是宮廷中一種中層醫官，其職責主要是對和合、修制、供奉御藥的整個過程實行監督。^⑰屬：委托，囑咐。^⑱肯：樂意、願意。^⑲副主：儲君。謂太子。^⑳三怨成府：言與三人結怨則仇恨集身，難以免禍。李賢注：「府，聚也。」^㉑董卓廢少帝：董卓（？—公元一九二年），字仲穎，隴西臨洮（今甘肅省岷縣）人，東漢末年少帝、獻帝時權臣，西涼軍閥，官至太師、郿侯。原本屯兵涼州，於靈帝末年受大將軍何進之召率軍進京平亂，旋即掌控朝中大權。董卓到達洛陽時，何進已死，董卓并領何進所屬部曲，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吞其衆。由此勢力大盛，得以據兵擅政，廢黜少帝，立陳留王劉協爲漢獻帝，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更封爲郿侯，進位相國。又逼走袁紹等人，獨攬軍政大權。其爲

人殘忍嗜殺，倒行逆施，招致群雄聯合討伐，但聯合軍在董卓遷都長安不久後瓦解。後被其親信呂布所殺，余部由李傕等人率領。少帝，漢少帝弘農懷王劉辯（公元一七六年—公元一九〇年），他是漢靈帝劉宏與皇后何氏的獨生子，在位僅五個月。^{②②}何太后：漢靈帝皇后，何進之妹，少帝劉辯之母，曾毒殺劉協生母王美人。自漢靈帝宋皇后被中常侍王甫下獄致死後，后位一直空懸，直至光和三年（公元一八〇年），曾生育皇子的何貴人被立為皇后。其子劉辯即位後，被尊為皇太后。^{②③}伊尹：商初大臣，為成湯重用，任阿衡，委以國政，助湯滅夏。湯死後，歷佐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後，湯孫太甲為帝，因不遵湯規，橫行無道，被伊尹放之于桐宮（今山西省萬榮縣西，另說今河南省虞城東北），令其悔過和重新學習湯的法令。三年後，迎回太甲復位。他為商朝理政安民五十餘載，治國有方，世稱賢相。^{②④}霍光：字子孟，約生於漢武帝元光年間，卒于漢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六十八年）。河東平陽（今山西臨汾市）人。是漢昭帝的輔政大臣，執掌漢室最高權力近二十年，為漢室的安定和中興建立了功勳，成為西漢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政治人物。^{②⑤}小醜：微賤之輩。^{②⑥}吊：祭奠死者或對遭喪事及不幸者給予慰問。^{②⑦}卑下：謙敬，退讓。^{②⑧}長揖：拱手高舉，自上而下行禮。^{②⑨}強直不屈：強直，剛強正直。不屈，不屈折，猶言不卑下。^{③⑩}疽發背：疽，中醫指局部皮膚腫脹堅硬的毒瘡。發背，發於背部。^{③⑪}遺令：臨終前的告誡、囑咐。^{③⑫}賻贈：指贈送給喪家的財物。

【譯文】蓋勳被徵召授予討虜校尉，漢靈帝召見他，問道：「天下（究竟）有什麼

苦難，以至于人們叛亂到如此地步？」蓋勳說：「這都是那些寵臣的子弟們擾亂的結果。」當時宦官上軍校尉蹇碩在座，靈帝就回頭問他。蹇碩心中害怕，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因此對蓋勳懷恨在心。司隸校尉張溫舉薦蓋勳做京兆尹，靈帝當時正打算接見蓋勳，而蹇碩等人心中心懼怕他，就一起勸靈帝聽從張溫的奏議，於是靈帝拜蓋勳為京兆尹。當時長安縣令楊黨的父親是中常侍，（楊黨）依仗權勢貪婪放縱，蓋勳審查到他貪污受賄的贓款有一千餘萬。貴戚都為楊黨求請免罪，蓋勳不為所動，把事情全都奏報朝廷，并牽連到楊黨的父親。皇帝下詔徹底查辦，於是蓋勳威震京師。當時小黃門京兆人高望擔任尚藥監，受到皇太子的寵幸。太子通過蹇碩囑托蓋勳讓高望的兒子高進為孝廉，蓋勳不肯這樣做。有人對他說：「皇太子是儲君，高望是太子寵愛的人，蹇碩是皇帝的寵臣，可是您違背他們的意願，這是人們所說的結三個人的怨恨於一身啊！」蓋勳說：「選拔賢才是用來報效國家的。不是賢才就不舉薦，即便是死，又有什麼可後悔的！」（後來）董卓廢掉少帝，殺了何太后。蓋勳給董卓寫信說：「往昔伊尹、霍光，掌權而為國家立下大功，還有令人寒心的地方。您祇不過是個微賤之人，這樣做，以後如何收場呢？祝賀的人在門口，而吊喪的人已在屋內，能不謹慎嗎？」董卓得到這封信，內心非常懼怕蓋勳，徵召他做議郎。當時朝廷自公卿以下的百官，見到董卓沒有不卑躬曲膝的，祇有蓋勳對董卓依禮相見，拱手作揖而已。在場的人都因此大驚失色。蓋

勛雖然剛強正直，不屈於董卓，但實際上却受到董卓的厭惡，在朝而不得志。後來因背部發毒瘡而死。臨終時囑咐家人，不要接受董卓的喪葬贈禮。

【原文】蔡邕^①字伯喈。陳留^②人也。靈帝時信任閹豎。災變數見。天子引咎^③。詔群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④曰。臣聞古者取士^⑤。諸侯歲貢^⑥。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并興。漢之得人。數路^⑦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⑧。聽政餘日^⑨。觀省篇章。聊^⑩以游意。當代博奕^⑪。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⑫鼎沸。其高者頗^⑬引經訓風喻^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⑮。有類俳優^⑯。或竊^⑰成文。虛冒^⑱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⑲。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⑳。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㉑。章帝集學士於白虎^㉒。通經^㉓義釋。其事優大^㉔。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㉕。雖有可觀^㉖。孔子以為致遠則泥^㉗。君子故當志^㉘其大者也。

【注釋】①蔡邕：（公元一三三年—公元一九二年），字伯喈，陳留（今河南省開封市陳留鎮）

人，東漢文學家、書法家。博學多才，通曉經史、天文、音律，擅長辭賦。靈帝時召拜郎中，校書於東觀，遷議論郎。曾因彈劾宦官，被流放至朔方。獻帝時董卓強迫他出仕為侍御史，官左中郎將，故後人也稱他「蔡中郎」。董卓被誅後，為王允所捕，死於獄中。蔡邕著詩、賦、碑、誄、銘等共一百零四篇。他的辭賦以《述行賦》最知名。②陳留：今河南省開封市陳留鎮。秦始皇設立陳留縣，屬三川郡，治所在今開封陳留鎮。漢武帝元狩中，分河南郡置陳留郡。逮至興平中，董卓暴亂天下，曹操乃自此興兵倡義。③引咎：歸過失於自己。④封事：密封的奏章。此處指《陳政要七事疏》。古時臣下上書奏事，防有泄漏，用皂囊封緘，故稱。《後漢書·明帝紀》：「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李賢注：「宣帝始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擁蔽。」⑤取士：選取士人。⑥歲貢：古代諸侯郡國定期向朝廷推薦人才的制度。李賢注引《尚書大傳》：「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⑦路：途徑，門路。⑧經術：猶經學（以儒家經典為研究對象的學問）。⑨餘日：閒暇時日。⑩聊：姑且，暫且，勉強。⑪博奕：局戲和圍棋。奕，通「弈」，圍棋。⑫作者：指從事文章撰述或藝術創作的人。⑬頗：大抵，大致。⑭經訓風喻：經訓，經籍義理的解說。風喻，亦作「風諭」，以委婉的言辭勸告開導。⑮連偶俗語：連偶，連而成雙，使成對偶。俗語，通俗流行并已定型的語句。⑯俳優：音排悠，古代以樂舞諧戲為業的藝人。⑰竊：抄襲。⑱虛冒：假冒，冒充。⑲差次錄第：差次，分別等級次序。錄第，按名次錄用。⑳拜擢：選拔任用。㉑石渠：即石渠閣，西漢皇室藏書之處，在長安未央宮殿北。

漢宣帝曾在此召開石渠閣會議，又名石渠閣奏議。西漢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成爲主導思想。漢宣帝時爲了進一步統一儒家學說，又于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詔蕭望之、劉向、韋玄成、薛廣德、施雠、梁丘臨、林尊、周堪、張山拊等儒生，在長安未央宮北的石渠閣講論「五經」異同，由漢宣帝親自裁定評判。石渠講論的奏疏經過彙集，輯成《石渠議奏》一書，又名《石渠論》。所輯奏議共一百五十五篇，今俱佚。唐杜佑的《通典》中保存有若干片斷。經過這次會議，博士員中《易》增立「梁丘」，《書》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漢書》中記錄石渠會議最爲詳細的文字是《儒林傳》。^{②②}白虎：白虎觀，漢宮觀名。自漢武帝之後，儒家思想雖然成爲漢朝的主導思想，但是由於當時儒學各家學派傳承不同，對於儒家經典的版本、內容多有爭議。雖然漢宣帝時曾召開「石渠閣會議」加以統一，但是經歷王莽新朝的戰亂之後，各家的歧异再次抬頭。漢光武帝劉秀于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宣布圖讖於天下，把讖緯之學正式確立爲官方的統治思想。爲了鞏固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使儒學與讖緯之學進一步結合起來，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七十九年），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陽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這次會議由章帝親自主持，參加者有魏應、淳于恭、賈逵、班固、楊終等。會議由五官中郎將魏應秉承皇帝旨意發問，侍中淳于恭代表諸儒作答，章帝親自裁決。這樣考詳同异，連月始罷。此後，班固將討論結果纂輯成《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作爲官方欽定的經典刊布於世。^{②③}通經：解釋經旨。^{②④}優大：盛大。^{②⑤}小善：猶小技、小的長處。^{②⑥}可觀：可以看，值得看。^{②⑦}孔子以爲致遠則泥：語出《論語·子張》：子夏曰：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朱熹《論語集注》：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②⑧}志：向慕，有志於。

【譯文】蔡邕，字伯喈，陳留郡人。當時漢靈帝信任宦官，國家多次發生災變。皇帝歸罪於己，詔告群臣各自陳述施政的要務。蔡邕呈上密封的奏章，說：「臣聽說古代選取士人，要求諸侯定期向朝廷舉薦人才。漢武帝時，除各郡推舉孝廉外，另有賢良文學之士的選拔。於是名臣輩出，文治武功同時興盛。漢王朝獲得人才，主要就是通過這幾個方面。書畫辭賦，不過是一種小才，至於匡正國家管理政治，就不是他們力所能及的了。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獵經學，處理政務的閑暇之時，閱覽一些辭賦篇章，作爲放鬆精神的消遣，以此代替局戲、圍棋等娛樂，并不是要以此（辭賦篇章）作爲施行教化、獲得人才的根本辦法。但是讀書人（因爲陛下的愛好）而競相貪圖利益，興辭作賦的人越來越多，喧嚷不休。他們中學問高的，還能引用經典中的經訓和諷喻的言辭，學問低下的則使用對偶俗語等，有點類似於以歌舞爲業的藝人，有的人甚至抄襲現成的文章，冒名頂替。臣每次受詔在盛化門分別等級次序，按名次錄用人才，都會發現其中一些不够資格的人，也跟隨別人一同被選拔任用。已經賜予的恩典，難以再收回更改，讓他

們祇是保住俸祿，這在道義上已經够寬大的了，不可以再讓他們治理百姓或在州郡中任職。昔日，宣帝召集諸多儒生於石渠閣，章帝集中有學之士於白虎觀，解釋經旨，闡明義理，這兩件事十分盛大。文王和武王的治國之道，確實是應當遵循的。如果祇是小能小善，即使有可取的地方，孔子認為『如果讓他們致力於遠大的事業，就會有所阻滯』。所以君子應當有志於大的方面。」

【原文】又特詔問曰。比^①災變互生。未知厥咎^②。朝廷焦心^③。載^④懷恐懼。每訪群公^⑤。庶^⑥聞忠言。而各存括囊^⑦。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⑧失得。指陳^⑨政要。勿有依違^⑩。自生疑諱^⑪。邕對曰。臣伏思諸异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⑫不已。故屢出妖變^⑬。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⑭安。今災眚^⑮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⑯。近在寺署^⑰。其為監戒^⑱。可謂至切。霓墮鷄化^⑲。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⑳。貴重天下。生則資藏侔於天府^㉑。死則丘墓逾於園陵^㉒。兩子受封。兄弟典郡^㉓。續以永樂門史^㉔霍玉。依阻城社^㉕。又為奸邪。今者。道路紛紛^㉖。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㉗。將為國患。宜高為堤防^㉘。明設禁令。深惟趙^㉙。霍以為至戒^㉚。今聖意勤勤^㉛。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㉜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㉝有名貪濁。又長水校

尉^{③③}趙瑄。屯騎校尉^{③④}蓋升。并叨^{③⑤}時幸^{③⑥}。榮富優足^{③⑦}。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③⑧}。伏見廷尉郭禧^{③⑨}純厚老成^{④⑩}。光祿大夫橋玄^{④⑪}聰達方直^{④⑫}。故太尉劉寵^{④⑬}忠實守正^{④⑭}。并宜爲謀主^{④⑮}。數見訪問^{④⑯}。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④⑰}。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④⑱}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④⑲}。鴻都篇賦之文^{⑤⑰}。可且消息^{⑤⑱}。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⑤⑲}。天戒^{⑤⑳}誠不可戲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⑤⑴}之戒。下有失身^{⑤⑵}之禍。願寢^{⑤⑶}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奸仇。

【注釋】

①比：副詞。近日，近來。②厥咎：厥，代詞。咎，罪過、過失。③焦心：憂慮，著急。

④載：承受。⑤群公：總稱諸侯和朝臣。⑥庶：希望，但願。⑦括囊：結扎袋口。亦喻緘口不言。⑧披露：陳述，表白。⑨指陳：指明和陳述。⑩依違：謂模稜兩可。⑪疑諱：疑慮忌諱。⑫殷勤：懇切丁寧。⑬妖變：指反常、怪異的現象或事物。⑭即：至，到。⑮灾眚：灾殃，禍患。⑯門垣：宮門附近。

⑰寺署：官署。⑱監戒：鑒察往事，警戒將來。監，通「鑒」。⑲霓墮鷄化：霓墮，《後漢書》原文作「霓墮」，指霓進入內環。霓，副虹，又稱雌虹、雌霓。虹霓常有內外二環，內環稱虹，也稱正虹、雄虹；外環稱霓，也稱副虹，雌虹或雌霓。鷄化，指雌鷄變化爲雄鷄，舊時認爲是灾難之兆。⑳乳母趙嬈：漢桓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結，諂事太后。見《後

漢書·陳蕃傳》。②①資藏侔於天府：資藏，儲藏的財物。侔，齊等、相當。天府，原為周官名，掌祖廟之守藏，後因稱朝廷藏物之府庫為天府。②②園陵：帝王的墓地。②③典郡：主管一郡政事，謂任郡守。②④門史：守衛宮門的官吏。②⑤依阻城社：依阻，憑藉、仗恃。城社，本指城池和祭地神的土壇，此喻靠山（含貶義）。②⑥道路紛紛：道路，路上的人，指衆人。紛紛，亂貌、衆多貌。形容社會上人們紛紛傳告。②⑦風聲：指傳播出來的消息。②⑧堤防：本指堤，有提防之意。②⑨至戒：亦作「至誠」。猶深戒。③⑩勤勤：懇切至誠。③⑪太尉張顗：按《後漢書·靈帝紀》：光和元年「（三月辛丑）太常常山張顗為太尉。……九月，太尉張顗罷。」③⑫光祿勳偉璋：光祿勳，官名，秦漢負責守衛宮殿門戶的宿衛之臣，後逐漸演變為專掌宮廷雜務之官。應劭謂：「光者，明也。祿者，爵也。勳者，功也。」如淳則謂：「勳之言，闇也。闇者，古之門官。」偉璋，《後漢書》原文作「姓璋」，生平不詳。③⑬長水校尉，官名。漢武帝置。八校尉之一，掌屯于長水與宣曲的烏桓人、胡人騎兵，秩比二千石。所屬有丞及司馬，領騎兵七百三十六人。長水，關中河名。宣曲亦河名。東漢時屬北軍中候，校尉秩為比二千石，魏、晉、南朝及北朝魏、齊均置，屬領軍將軍。③⑭屯騎校尉：官名。漢武帝置。八校尉之一。掌騎士，秩比二千石。所屬有丞及司馬，領兵七百人。東漢時屬北軍中候，校尉秩為比二千石。魏、晉、南朝及北朝魏、齊均置，屬領軍將軍。③⑮叨：猶忝。表示承受之意。③⑯幸：親近，寵愛。③⑰優足：富足。③⑱退思引身避賢之福：退思，語出《左傳·宣公十二年》：「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後因以指退歸思過，事後反省。引身，抽身、引退。避賢，讓賢。③⑲廷

尉郭禧：廷尉，官名。秦始置，九卿之一，掌刑獄。漢初因之，秩中二千石。景帝時改稱大理，武帝時復稱廷尉。東漢以後，或稱廷尉，或稱大理，又稱廷尉卿。北齊至明清皆稱大理寺卿。郭禧，東漢大臣，按《後漢書·靈帝紀》：建寧二年十一月，「太僕郭禧為太尉」。又同卷：建寧三年，「夏四月，太尉郭禧罷」。^{④①}純厚老成：純厚，純樸淳厚。老成，穩重、持重。^{④②}光祿大夫橋玄：光祿大夫，戰國時代置中大夫，漢武帝時始改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掌顧問應對，隸於光祿勳。橋玄（公元一〇九年—公元一八三年），字公祖，梁國睢陽人，漢末名臣，曾任大鴻臚、司空、司徒等職，建寧中曾任光祿大夫，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年）遷太尉，數月後因病罷免。^{④③}聰達方直：聰達，聰明而通達事理。方直，指人品端方正直。^{④④}故太尉劉寵：故，過去、從前。劉寵，字祖榮，東漢牟平人。劉寵曾因「明經」被推薦為孝廉，出任濟南郡東平陵縣令，有仁惠之政。後升任豫章、會稽太守，在會稽郡時，簡除煩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為，政績卓著。建寧元年，劉寵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建寧二年，以日食策免，歸鄉里。^{④⑤}守正：恪守正道。^{④⑥}謀主：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④⑦}訪問：諮詢，求教。^{④⑧}責成：指令專人或機構負責完成任務。^{④⑨}雕琢：比喻羅織罪名。李賢注：「雕琢，猶鑄削以成其罪也。」^{⑤①}尚方工技之作：尚方，古代制造帝王所用器物的官署。^{⑤②}鴻都篇賦之文：鴻都，光和元年設在鴻都門的學校。專習辭賦書畫，出授高級官職。篇，特指詩歌、辭賦等文藝著作。賦，文體名。是韻文和散文的綜合體，講究詞藻、對偶、用韻。^{⑤③}消息：停止，平息。^{⑤④}戲豫：亦作「戲渝」。戲嬉安逸。毛傳：「戲豫，逸豫也。」^{⑤⑤}天戒：謂上天給予的儆戒。^{⑤⑥}漏

言：泄漏密言或情况。⑤失身：喪失生命。⑥寢：謂湮沒不彰，隱蔽。

【譯文】又有一次靈帝特別下詔詢問（蔡邕）道：「最近災變接連發生，不知其過失究竟在哪裏？朝廷爲此而憂慮著急，深感恐懼。每次問到各位朝臣，希望能聽到忠直之言，然而他們却各自緘口不言，不肯盡心回答。因你（蔡邕）的經學造詣精深，所以特意秘密相問，你應該陳述政事上的得失，指明施政的要領，不要模稜兩可，自生疑慮和忌諱。」蔡邕回答說：「臣考慮這些災异都是亡國的怪象。上天對於大漢王朝，殷勤懇切，所以多次出現反常的怪异現象，用來作爲譴責，目的是想讓人君有所感觸而醒悟，轉危爲安。而今災害的發生，并不在其他地方，遠的不過在宮門附近，近的就官署之中，以此作爲監察往事、警戒將來的警示，可以說是極爲懇切。竈入內環，雌鷄化雄，都是婦人干預政事所導致的。以前（桓帝）乳母趙嬈，尊貴顯赫於天下，她在世時儲藏的財貨和國庫相當，死後的墳墓規模甚至超過帝王陵墓。她的兩個兒子受到封賞，其兄弟也擔任郡守。後來又有永樂門史霍玉，依仗權勢，專做奸詐邪惡的事情。如今，路上的衆人紛紛傳言，說有一位叫程大人的。考察這些傳言，恐怕此人又要成爲國家的禍患。陛下應該高度防範，公開設立禁令，深思趙嬈、霍玉的往事以作爲藉鑒。今天聖上的心意懇切至誠，想要明辨邪正。但是聽說太尉張顗是霍玉所推薦的，光祿勳偉璋有貪

污之名，還有長水校尉趙瑄、屯騎校尉蓋升，都是受到一時的寵愛，而獲得榮華富貴。（陛下）應該想想小人在位掌權的過失，然後考慮一下（讓他們）退身讓賢會帶來的福祉。臣看到廷尉郭禧純樸穩重，光祿大夫橋玄聰明通達且品行端方正直，原太尉劉寵忠誠老實恪守正道。這些人都應成為替國家出謀劃策的主要人物，應多多向他們請教。宰相大臣是君主的四肢，應當委派給他們職務並讓他們負責，如此優劣就能分辨清楚，而不應該聽信小吏的話，給大臣羅織罪名。此外，那些尚方百工技藝的制作，鴻都門學詩歌辭賦的文章，都可以暫且停止了，以表示聖上現在祇憂慮國事。《詩經》上說：「畏懼上天震怒，不敢戲嬉安逸。」上天的儆戒實在不可當作兒戲。（以上這些內容）你我君臣之間如果不嚴守機密，那麼對皇上而言就有泄露密言的警戒，對臣下來說就有殺身之禍。希望陛下保藏好臣的奏表，不要讓盡忠的官吏，受到奸佞小人的怨恨與仇視。」

【原文】章奏。帝覽而嘆息。因起更衣^①。曹節於後視之。悉宣語^②左右。事遂漏露^③。其爲邕所裁黜^④者。皆側目^⑤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⑥素不相平。而叔父衛尉質^⑦又與將作大匠陽球^⑧有隙^⑨。球即中常侍程璜^⑩女夫^⑪也。璜遂使人飛章^⑫言邕。質數以私事請托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⑬志。欲相中傷^⑭。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⑮。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⑯。事奏。中常侍呂

强^⑮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鉗徙朔方^⑯。不得以赦令^⑰除^⑱。

【注釋】①更衣：古時大小便的婉辭。②宣語：宣，盡。語，告訴。③泄露：泄露。④裁黜：猶罷黜（廢除排斥）。⑤側目：斜目而視，形容憤恨。⑥司徒劉郃：司徒，官名。漢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為大司徒，與大司馬、大司空并列三公。東漢時改稱司徒。劉郃，東漢後期官員，為東漢河間王宗室，光祿大夫劉翊之弟。公元一六九年冬漢桓帝病逝，劉翊協助大將軍竇武扶立漢靈帝，事後被宦官謀殺。朝廷為追憫劉翊的功勞，就重用劉郃以示回報。光和年間，劉郃位列三公。⑦叔父衛尉質：衛尉，官名，戰國時代開始設置，秦漢相沿，為九卿之一，秩祿中二千石，掌管宮門警衛，漢景帝時一度改稱中大夫令。質，蔡質，字子文，陳留圉（今河南杞縣）人，蔡邕叔父，靈帝時任衛尉，以罪下獄死。⑧將作大匠陽球：將作大匠，官名，掌管宮室修建之官。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性嚴厲，好申、韓之學。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出為高唐令，遷平原相。後遷將作大匠，坐事論。頃之，拜尚書令。因與司徒劉郃謀議收案張讓、曹節，反遭誣陷，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⑨有隙：有嫌隙，有怨恨。⑩程璜：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宦官，中常侍，司徒劉郃娶其養女。程璜收受賄賂，排擠忠良，以其資格老而作威作福，被人喻為「程大人」。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年）蔡邕上疏奏對，多提及程璜之罪。後奏章泄露，程璜因此與大長秋曹節聯手陷害蔡邕使其遭受流

放。後司隸校尉陽球與程璜女婿劉郃等人謀劃鏹除宦官，程璜出賣女婿，使劉郃等人被殺。^⑪女夫：女婿。^⑫飛章：迅速上奏章。^⑬隱切：猶怨恨。^⑭中傷：誣譏別人使受損害。^⑮仇怨奉公：仇怨，仇恨、怨恨。奉公，奉行公事。^⑯弃市：《禮記·王制》：「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後以「弃市」專指死刑。^⑰呂強（？—公元一八四年）：東漢宦官，字漢盛，成皋（今滎陽）人。少爲小黃門，遷中常侍，靈帝時封爲都鄉侯，辭不就。上書請求斥奸佞，任忠良，薄賦斂，厚農桑，開言路。靈帝知其忠而不能用。黃巾起義爆發，建言應赦黨人，誅殺貪官，考核地方官吏是否稱職。宦官大懼，紛紛徵還子弟在州郡爲官者。中常侍趙忠等誣奏強兄弟爲官貪濁，靈帝派人拘捕，忿而自殺。^⑱鉗徙朔方：鉗，古刑罰，以鐵器鉗束人的頸項、手、足。徙，貶謫、流放。朔方，郡名，西漢武帝時置，郡治朔方縣（今內蒙古杭錦旗北），東漢廢朔方縣，移郡治於臨戎（今磴口北）。^⑲赦令：舊時君主發布的減免罪刑或賦役的命令。^⑳除：免去，免除。

【譯文】蔡邕的奏章送達後，靈帝看完，嘆息不已。因靈帝起身如廁，曹節便從後面偷看了奏章的內容，並將其中的內容都告訴了左右之人，事情就這樣被泄露了。那些被蔡邕所抨擊排斥的人，都對他側目而視，想著要報復他。當初，蔡邕與司徒劉郃一向不和，而他的叔父衛尉蔡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嫌隙，陽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就使人迅速上奏，說蔡邕、蔡質多次向劉郃以私事相囑托，劉郃沒有答應，蔡邕就心懷怨

恨，總想藉機中傷。蔡邕、蔡質因此被投入洛陽監獄，判處他們因公報私仇，謀害大臣，犯了大不敬之罪，應該弃市處死。事情上奏後，中常侍呂強憐憫蔡邕本來無罪，就爲他求情，靈帝此時也重思蔡邕的奏章，就下詔將蔡邕減除死刑一等，他與家屬受（髡）鉗之刑而被流放到朔方，并且不得因赦令而免罪。

【原文】左雄^①字伯豪。南郡^②人也。舉孝廉。拜議郎。時順帝新立。朝多闕政^③。雄數言事^④。其辭深切^⑤。尚書僕射虞詡^⑥以雄有忠公^⑦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⑧。以樹恩爲賢。盡節^⑨爲愚。至^⑩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⑪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⑫以爲敬戒^⑬。實有王臣蹇蹇^⑭之節。周公謨^⑮成王之風。宜擢^⑯在喉舌之官^⑰。必有匡弼^⑱之益。

【注釋】①左雄（？—公元一三八年）：字伯豪，少有大志，聰明好學，知識淵博，品性篤厚，善助鄰里，譽滿郡縣。在任時實行考試選官制度，對完善科舉制度做出了貢獻。②南郡：據《漢書·地理志》：「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莽曰南順。屬荊州。」③闕政：有缺陷或弊病的政治措施。④言事：古代專指向君王進諫或議論政事。⑤深切：真摯，懇切。⑥尚書僕射虞詡：見前傳。⑦忠公：忠誠公正。⑧拱默：亦作「拱嘿」。拱手緘切：真摯，懇切。⑨尚書僕射虞詡：見前傳。⑩忠公：忠誠公正。⑪拱默：亦作「拱嘿」。拱手緘切：真摯，懇切。

默。⑨盡節：盡心竭力，保全節操。多指赴義捐生。⑩至：連詞。承接上文，表示下文是上文引出的結果。猶以至、以至於。⑪容容：隨衆附和。⑫難厄：猶危難。⑬敬戒：警戒，戒備。⑭蹇蹇：忠直貌。蹇，音減，通「蹇」。《易·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高亨注：「蹇蹇，直諫不已也。」王弼注：「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⑮謨：謀劃，謀慮。⑯擢：舉拔，提升。⑰喉舌之官：比喻掌握機要、出納王命的重臣。後亦以指尚書等重要官員。⑱匡弼：匡正輔佐，糾正補救。

【譯文】左雄，字伯豪，南郡人。被舉爲孝廉，官拜議郎。當時，順帝剛剛即位，朝廷政務中有不少弊病，左雄多次上書言事，言辭非常懇切。尚書僕射虞詡認爲左雄有忠誠公正的節操，於是上疏推薦他說：「臣看到當今公卿以下的官員，大多都是拱手緘默的人。他們以樹立私恩爲賢能，以盡忠保節爲愚蠢，以至於互相之間告誡說：『不可做那無暇的白玉，隨衆附和的人多有後福。』臣發現議郎左雄多次上密奏（討論國事），甚至引用陛下親身遭遇的危難來警戒陛下，確實有爲人臣子直言忠諫的節操，有當年周公爲成王盡心謀劃的風範。應當提拔他到重要官員的職位上，必然能起到匡正國事輔佐陛下的作用。」

【原文】由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①。莫大寧民②。寧民之務。

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③。大漢受命^④。雖未復古^⑤。然至於文。景。天下康乂^⑥。誠由玄靖寬柔^⑦。克慎官人^⑧故也。降^⑨及宣帝。興於仄陋^⑩。綜覈名實^⑪。知世所病^⑫。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⑬。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治理^⑭者。輒以璽書^⑮勉勵。增秩^⑯賜金。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⑰之瑞。建中興^⑱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年。俗浸彫敝^⑲。巧僞滋萌^⑳。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㉑。轉動無常。各懷一切^㉒。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㉓爲威風。聚斂整辯^㉔爲賢能。以修己安民爲劣弱^㉕。奉法循理爲不治。髡鉗之戮^㉖。生於睚眦^㉗。覆尸^㉘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㉙。稅^㉚之如豺虎。監司^㉛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㉜。責成於期月^㉝。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㉞者獲譽。拘檢者離毀^㉟。州宰不覆^㊱。競共辟召^㊲。或考奏捕治^㊳。而亡不受罪^㊴。會赦行賂^㊵。復見洗滌^㊶。朱紫^㊷同色。清濁^㊸不分。故使奸猾枉濫^㊹。輕忽去就^㊺。拜除^㊻如流。缺動^㊼百數。特選橫調^㊽。紛紛不絕。送迎煩費^㊾。損政傷民。和氣未洽^㊿。灾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鄉部親民^①之吏。皆用儒生清白^②任^③從政者。寬其負算^④。增其秩祿^⑤。吏職滿歲^⑥。宰府州郡^⑦。乃得辟舉^⑧。如此。威福^⑨之路塞。虛僞之端^⑩絕。送迎之役^⑪損。賦斂^⑫之源息。循理^⑬之吏。得成其化。率土^⑭之民。各寧其所。

【注釋】①柔遠和邇：柔遠，安撫遠人或遠方邦國。邇，近。②寧民：安民，使人民安定。③必存考黜：存，立、設置。考黜，考績以定黜陟。④受命：受天之命。⑤復古：恢復舊的制度、習俗等。⑥康乂：安治。⑦玄靖寬柔：玄靖，亦作「玄靜」，謂清靜無爲的思想境界。寬柔，寬緩和柔。⑧克慎官人：克，能够。官人，選取人才給以適當官職。⑨降：表示從過去某時直到現在的一段時期。⑩仄陋：卑微。蓋指宣帝幼年遭巫蠱之禍，曾下獄，家人亦蒙難，後爲祖母史家收養，長期長於民間，故云。⑪綜覈名實：亦作「綜核名實」。對事物進行綜合考核以察其名稱和實際是否符合。一般用於吏治。⑫病：弊，不利。⑬安業：安於本業。⑭治理：指理政的成績。⑮璽書：秦以後專指皇帝的詔書。⑯增秩：增俸，升官。⑰來儀：謂鳳凰來舞而有容儀，古人以爲瑞應。李賢注：「宣帝時鳳皇五至，因以紀年。」語出《書·益稷》：「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孔穎達疏：「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⑱中興：中途振興，轉衰爲盛。⑲俗浸彫敝：浸，副詞，逐漸。彫敝，奢靡敗壞。⑳巧僞滋萌：巧，虛僞、欺詐。滋萌，滋生萌發。㉑典城百里：典城，亦作「典成」，主掌訴訟案件。百里，古時一縣所轄之地，因以爲縣的代稱，此藉指縣令。㉒一切：權宜，臨時。㉓不辜：指無罪之人。㉔聚斂整辯：聚斂，搜刮財貨。整辯，《後漢書》原文作「整辦」。整辦，一本作「整辦」，指整治、辦理。㉕劣弱：衰弱，懦弱。㉖髡鉗之戮：髡鉗，古代刑罰，謂剃去頭髮，用鐵圈束頸。戮，懲罰。㉗睚眦：嗔目怒視，瞪眼看人。藉指微小的怨恨。㉘覆尸：尸體倒地。多指被殺或被殺者。㉙寇讎：仇敵，敵人。㉚稅：徵收或交納賦稅。㉛監司：負有監察之責的官吏。漢以後的

司隸校尉和督察州縣的刺史、轉動使、按察使、布政使等通稱為監司。^{③②}觀政於亭傳：觀政，察知政情。亭傳，古代供旅客和傳遞公文的人途中歇宿的處所。^{③③}責成於期月：責成，指令專人或機構負責完成任務。期月，一整年。李賢注：「期，匝也。謂一歲。」^{③④}虛誕：荒誕無稽。^{③⑤}拘檢者離毀：拘檢，檢束、拘束。離，遭受、遭遇。後多作「罹」。毀，毀謗、詆毀。^{③⑥}州宰不覆：州宰，指州刺史。覆，審察、查核。^{③⑦}辟召：徵召。^{③⑧}考奏捕治：考，按問、刑訊。奏，臣子對帝王進言陳事。捕治，逮捕治罪。^{③⑨}亡不受罪：亡，逃跑、出逃。受罪，承受罪責。^{④①}會赦行賂：會，副詞，恰巧、適逢。赦，寬免罪過。行賂，猶行賄。^{④②}洗滌：除去（罪過、積習、耻辱等）。^{④③}朱紫：紅色與紫色。比喻正與邪、是與非、善與惡。^{④④}清濁：本指清水與濁水，比喻人事的優劣、善惡、高下等。^{④⑤}枉濫：枉法恣肆。^{④⑥}輕忽去就：輕忽，輕率隨便。去就，離去或接近、擔任官職或不擔任官職。^{④⑦}拜授官職。^{④⑧}動：往往，常常。^{④⑨}特選橫調：特選，指對官吏的特別選拔。調，李賢注：「調，徵也。」^{⑤①}煩費：大量耗費。^{⑤②}洽：周遍，廣博。^{⑤③}親民：親自治理民衆。^{⑤④}清白：舊稱未做過所謂卑賤職業。這樣的人及其後代始得從政或應試當官。^{⑤⑤}任：李賢注：「任，堪也。」^{⑤⑥}負算：負欠的口錢（一種人口稅）。後泛指負欠的租稅。李賢注：「負，欠也。算，口錢也。」^{⑤⑦}秩祿：俸祿。^{⑤⑧}滿歲：任職期滿。^{⑤⑨}宰府州郡：宰府，宰相辦公之所。州郡，本為州和郡的合稱，亦泛指地方上，亦指州郡的長官。^{⑥①}辟舉：徵召薦舉。^{⑥②}威福：語出《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孔穎達疏：「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原指執政者的賞罰之權，後多謂當權者妄自尊大，

恃勢弄權。^{⑥0}端：方面，種類。^{⑥1}役：事。^{⑥2}賦斂：徵收賦稅。^{⑥3}循理：依照道理或遵循規律。^{⑥4}率土：「率土之濱」之省。謂境域之內。

【譯文】由此左雄官拜尚書令。他上書陳述政事說：「臣聽說安撫遠方和睦近處，再沒有比使人民安定更重大的了。使人民安定的關鍵，沒有比任用賢人更重要的了。任用賢者的辦法，是一定要設立考核與罷免的制度。大漢受天命建立王朝，雖說未能恢復古代的制度，但是到了文帝、景帝時期，天下安寧康樂，實在是由於實行清淨無爲、寬緩和柔的政策，能慎重地選賢授官的緣故啊！後來到宣帝時，他生長於卑微的環境，因此能够綜合地考察事物的名實是否相符，知道時弊的所在，認爲官吏如果經常調換，百姓就不會安於本業；官吏長期忠於職事，人民就會服從教化。對那些卓有政績的官員，就下詔書給予勉勵，給他們增加秩俸、賞賜錢財。因此官吏各稱其職，人民安居樂業。漢朝優秀的官吏，以宣帝時期爲最多，所以出現了鳳凰來舞的祥瑞，建立了振興漢室的功業。漢初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社會風氣逐漸奢靡敗壞，奸巧偽詐的現象慢慢萌生。在下者掩飾他的欺詐行徑，在上者放任自己的殘暴行爲。典城、縣令等地方官員調動頻繁，人人都心懷權宜之計，誰也不做長久的打算。（他們）認爲殺害無辜的人是威風，以搜刮聚斂財富爲賢能，把修正自己安撫人民看成是懦弱，把奉守法令循理辦事當做是無

能。遭受髡鉗的刑罰，祇是因為一點小小的怨恨；遭受殺身之禍，僅是產生在喜怒之間。看待百姓如同賊寇和仇敵，向他們徵收賦稅却像豺虎。掌管監察的官吏看到非法行為也不檢舉，聽到罪惡之事也不加詳察。考察政情却祇居於亭傳（而不實地考察），責令下屬要在一年之內就要完成上級的任務。對人的稱贊與他的德行不相稱，對功勞的評定與事實不相符；弄虛作假的人獲得贊譽，謹守規矩的人遭到毀謗。（對這些人）刺史不進行審查，就競相徵召任用。有的人要被審查參奏、逮捕查辦，却因逃跑而沒有受到懲罰，逢到大赦或通過行賄，其罪名又被清除了。正邪不辨，清濁不分，所以使得奸猾之人枉法放肆，隨便地離任或就職，拜官授職像流水一樣頻繁。官府的缺員往往有百餘數，特殊的選拔和橫徵暴斂紛繁不息；（官吏的）送往迎來耗廢巨大，損害政事傷害百姓。和諧的氣氛沒能周遍天下，災殃禍患未能消除止息，過失全都在這個方面。臣認為鄉里直接管理民衆的官員，都應該任用清白的儒生為處理政事的人，寬免他們所欠的租稅，增加他們的俸祿。官員任職期滿，宰府州郡纔能徵召薦舉他們。這樣一來，當權者作威作福的道路就會被阻塞，弄虛作假的萌芽也就會杜絕，送來迎往的事會減少，橫徵暴斂的源頭也會止息。依理辦事的官吏，於是得以完成他們的教化，天下的人民，也能够各安其所了。」

【原文】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僞。雄之所言。皆明達治體^①。而宦豎^②擅權。終不能用。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幸^③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④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⑤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也。

【注釋】①明達治體：明達，對事理有明確透徹的認識、通達。治體，治國的綱領、要旨。②宦豎：對宦官的賤稱。③幸：親幸，寵愛。④習：習慣，習慣於。⑤稀：少，不多。

【譯文】順帝有感於左雄的進言，將它下發給有關部門，考核其內容的真假。左雄上奏的話，都是明曉通達治國要領之言，但由於當時宦官專權，最終沒有被採用。左雄又進諫說：「臣聽說君主沒有不喜好忠正而厭惡讒諛的。然而歷代的禍患，沒有不是忠正者獲罪、讒諛者受寵的。大凡聽從忠言難，順從諂諛之言容易。刑罰罪責是人情所極其厭惡的，尊貴寵信是人情所極其嚮往的。因此世上奉行忠正的人少而習慣諂諛的人多，所以讓人主常常聽到自己美好的方面，却很少知道自身的過失，執迷不悟，直至危亡。」

【原文】周舉^①字宣光。汝南^②人也。爲尚書時。三輔^③大旱。五穀災傷^④。天子親自策問^⑤。舉對曰。夫陰陽閉隔^⑥。則二氣否塞^⑦。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⑧。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⑨。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變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⑩。外有曠夫^⑪。今皇嗣^⑫不興。東宮^⑬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⑭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⑮。取女閉之^⑯。至有白首歿^⑰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⑱。成湯遭災。以六事克己^⑲。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⑳。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㉑。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㉒。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㉓。晏子^㉔諫曰。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鱉^㉕爲人民。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㉖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希作求}魚^㉗。却行求前^㉘也。誠宜推信革政^㉙。崇道變惑^㉚。出後宮不御^㉛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㉜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下留神裁察^㉝。以舉爲司徒。

【注釋】①周舉（公元一〇五年—公元一四九年）：字宣光，東漢汝南汝陽人。周舉其貌不揚，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②汝南：古屬豫州。漢高帝二

年（公元前二〇五年）始建汝南郡，郡治在上蔡。東漢永平十五年，汝南郡爲國，封皇子暢爲汝南王。建初四年，國除爲郡。順帝時領三十七縣，郡治遷至平輿，在今平輿縣境北部的射橋村。

③三輔：本指西漢治理京畿地區的三個職官的合稱，亦泛稱京城附近地區。④五穀災傷：五穀，五種穀物。《周禮·天官·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玄注：「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後以五穀爲穀物的通稱，不一定限於五種。災傷，由天災人禍招致的損害。⑤策問：以經義或政事等設問要求解答以試士。⑥閉隔：關閉，隔絕。⑦否塞：閉塞不通。⑧人物不昌：人物，人與物。不昌，不昌明、不昌盛。⑨不時：不適時，不合時。⑩怨女：指已到婚齡而無合適配偶的女子。⑪曠夫：無妻的成年男子。⑫皇嗣：皇子。⑬東宮：太子所居之宮；亦指太子。⑭豎宦：指宦官。⑮威侮良家：威侮，陵虐侮慢。良家，漢時指醫、巫、商賈、百工以外的人家，後世稱清白人家爲良家。⑯取女閉之：取女，娶妻。閉，關押、幽禁。⑰歿：亦作「殤」。死，去世。⑱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出，釋放。傾宮，巍峨的宮殿，望之似欲傾墜，故稱。《列子·楊朱》：「紂亦藉累世之資……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李賢注引《帝王紀》曰：「武王入殷，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間，出傾宮之女於諸侯。」⑲成湯遭災，以六事克己：李賢注引《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榮邪？女謁行邪？何不雨之極也！』」克己，謂克制私欲，嚴以律己。⑳彌歷年歲：彌歷，久經、經歷。年歲，猶年月。歲，年。㉑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至尊，用爲皇帝的代稱。暴露，露在外面，無所

遮蔽。意謂：皇帝舉行罪己之儀，向天懺悔，但精誠未至，效果未彰，徒勞於形式，暴露於外受風塵之苦而已。^{②②}致請：致，表達。請，禱祝。^{②③}景公欲祀河伯：景公，齊景公。河伯，傳說中的河神。《莊子·秋水》：「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陸德明《莊子釋文》：「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名馮遲……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②④}晏子：晏嬰（公元前五七八年—公元前五〇〇年），字仲，謚平，習慣上多稱平仲，又稱晏子，夷維（今山東萊州）人。春秋後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②⑤}魚鰲：魚和鰲。泛指鱗介水族。^{②⑥}自是：自然是。^{②⑦}緣木希魚：即「緣木求魚」。指爬上樹去捉魚，比喻行動和目的相反，勞而無所得。《孟子·梁惠王上》：「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②⑧}却行求前：謂以倒退求前進，比喻方法不對，因而不可能達到目的。却行，倒退而行。語本《韓詩外傳》卷五：「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异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②⑨}推信革政：推信，推重信服。革政，謂改革政令。^{③⑩}惑：亂，昏亂。^{③⑪}御：與女子交合。^{③⑫}大官重膳之費：大官，即太官。掌皇帝膳食及燕享之事。重膳，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菜肴，泛指豐盛的膳食。^{③⑬}裁察：裁斷審察。

【譯文】周舉，字宣光，汝南郡人。他擔任尚書的時候，京都地區大旱，五穀遭災，順帝親自進行策問，周舉回答說：「陰陽隔絕，二氣就會閉塞不通。陰陽二氣不通，人

與物就不會昌盛。人與物不昌盛，風雨就會不合時宜。風雨不適時，就會產生水旱的災害。陛下居於唐堯、虞舜一樣的君位，却不能施行堯舜的政治；改變了文帝、光武帝的法度，而追循亡秦奢侈的貪欲。宮內積聚了（很多不能婚嫁的）怨女，宮外却還有很多無妻的曠夫。當今皇室子孫不興，太子尚未確立，這都是因為傷害了天地本有的和氣、違逆了陰陽交感的道理，斷絕了（夫婦的）人倫之道所造成的啊！不僅僅是陛下這樣做，就是宦官們，也都虛以男子的形體，威逼侮慢良家（婦女），把她們娶來禁閉在家中，以致于有白首壽終都沒有配偶者，完全違背了天意。過去周武王攻入殷都，釋放了宮中的女子；成湯遭受旱災時，以六件事來反思約束自己。自從大旱以來，已有年月，沒有聽到陛下改過的成效，白白讓皇上暴露於風塵之中，實在是什麼益處。陛下又下令讓各州郡向神明祈禱求雨。從前齊國遭到大旱，齊景公想祭祀河伯，晏子進諫說：「河伯以水為他的國家城池，以魚鱉為他的人民，水幹了，魚鱉就會死亡，他難道不希望下雨嗎？河伯自然是無法降雨啊！」陛下的行為祇致力於浮華的形式，而不探求內在的實質，這就好比想爬到樹上去捉魚、用後退而求前進。確實應該推行誠信，改革政事，崇信道義，改變昏亂的局面。釋放後宮沒有婚配的宮女，申理天下冤枉的案件，取消太官豐盛膳食的費用。臣才薄智淺，不足以應對策問，祇希望陛下能用心裁斷審察。」於是周舉被任命為司徒。

【原文】李固^①字子堅。漢中^②人也。陽嘉二年^③。有地動山崩^④。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⑤。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⑥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⑦者。有德有命^⑧。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⑨。疾惡嚴暴^⑩。而今長吏^⑪多殺伐。致聲名^⑫者。必加遷賞^⑬。其存寬和。無黨援^⑭者。輒見斥逐^⑮。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⑯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⑰變亂舊典^⑱。封爵阿母^⑲。因造妖孽^⑳。使樊豐^㉑之徒。乘權放恣^㉒。侵奪主威。改亂適嗣^㉓。至令聖躬^㉔狼狽。親遇其難。既拔自困殆^㉕。龍興^㉖即位。天下喁喁^㉗。屬望風政^㉘。積弊^㉙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㉚。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㉛。痛心傷臆^㉜。今宋阿母^㉝雖有大功勤謹^㉞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㉟。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㊱者。豈天性當然^㊲。但以爵位尊顯。專總^㊳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㊴。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㊵。故其受禍。曾不旋時^㊶。今梁氏戚爲椒房^㊷。禮所不臣^㊸。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㊹。榮顯^㊺兼加。永平。建初^㊻故事。殆^㊼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㊽及諸侍中還居黃門^㊾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㊿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①。裁^②置

常侍二人。省事^{⑤③}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⑤④}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⑤⑤}。升平^{⑤⑥}可致也。

【注釋】①李固（公元九十四年—公元一四七年）：東漢大臣，漢中南鄭（今屬陝西）人，少好學。後因對策指斥時政，要求「權去外戚、政歸國家」，為議郎。歷任荊州刺史、太山太守，政稱天下第一。②漢中：即漢中郡，位於陝西省西南部，為秦初三十六郡之一，郡治初設南鄭（今陝西漢中），西漢初遷至西城（陝西安康市漢江北岸中渡臺）。東漢建武元年至六年，郡治改遷南鄭（在今陝西省漢中市南鄭縣附近）。③陽嘉二年：公元一三三年。東漢順帝劉保的第二個年號。④地動山崩：地動，地震。山崩，懸崖、陡坡上巖石和砂土突然破裂、崩落的現象。⑤對策：亦作「對冊」。古時就政事、經義等設問，由應試者對答，稱為對策。⑥政化乖：政化，政治和教化。乖，反常、謬誤。⑦進：進仕，出仕。⑧有德有命：李賢注：「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爵命，封爵受職。）⑨寬博：謂心胸開闊，能容人。⑩嚴暴：嚴酷暴虐。⑪長吏：指州縣長官的輔佐。《漢書·百官公卿表》：「縣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⑫致聲名：致，求取、獲得。聲名，名聲。⑬遷賞：升職和賞賜。⑭黨援：結援相助的黨與。⑮斥逐：驅逐。⑯雕薄：雕，浮華、虛誇。薄，虛假刻薄、不誠樸寬厚。⑰孝安皇帝：漢安帝劉祐。⑱變亂舊典：變亂，變更、使紊亂。舊典，舊時的制度、法則。⑲阿母：李賢注：「阿

母王聖。」^{②0}妖孽：指物類反常的現象，古人以為是不祥之兆。^{②1}樊豐：安帝時宦官。^{②2}乘權放恣：乘權，利用權勢。放恣，放縱。^{②3}改亂適嗣：《後漢書》原文作「改亂嫡嗣」。李賢注：「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②4}聖躬：猶聖體。臣下稱皇帝的身體。亦代指皇帝。^{②5}困殆：困苦危急。^{②6}龍興：喻王者興起。^{②7}喁喁：仰望期待貌。^{②8}屬望風政：屬望，期望。風政，指政績。^{②9}積弊：謂長期艱危。^{③0}沛然：充盛貌，盛大貌。李賢注：「沛然，寬廣之意。」^{③1}伏從山草：伏，居，栖身。從，介詞，在、由。山草，猶言山野草莽，借指在野未仕。^{③2}臆：心間。^{③3}宋阿母：李賢注：「謂宋娥也。」^{③4}大功勤謹：惠棟曰：「大功謂謀立帝，勤謹謂娥為乳母也。」勤謹，勤勞謹慎。^{③5}裂土開國：裂土，分封土地。開國，古代指建立諸侯國。^{③6}完全：保全。^{③7}天性當然：天性，猶天命，指上天的意旨或上天安排的命運。當然，應當這樣。^{③8}專總：獨攬。^{③9}顛仆：顛，傾覆、滅亡。仆，頹敗，亦指頹敗的事物。^{④0}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先帝，指漢安帝劉祐。寵遇，帝王給予的恩遇。閻氏，指以安帝皇后閻姬為主的閻氏外戚。鄧太后死後，安帝親政，封閻皇后的四位兄弟閻顯、閻景、閻耀、閻晏，並列為卿校，典掌禁兵。事隔不到一年，到延光元年（公元一二二年），又將閻顯加封為長社侯，食邑一萬三千五百戶，追封早死的母親為滎陽君。閻顯兄弟家的孩子都年在童龀（七八歲）之間，也全被拜為黃門侍郎。因閻姬無子，出於嫉妒，又誣告太子劉保謀反，使安帝廢黜太子，貶為濟陰王。位號，爵位與名號。疾，快速、急速。^{④1}旋時：很短的時間，頃刻間。^{④2}梁氏戚為椒房：順帝時，皇后梁妠，為梁商之女、梁冀之妹。椒房，后妃的代稱。李賢注：「椒房者，皇后

所居，以椒泥塗也。」^{④③}不臣：謂不以臣屬視之。^{④④}群從：指堂兄弟及諸子侄。^{④⑤}榮顯：榮華顯貴。^{④⑥}永平、建初：永平，漢明帝年號。建初，漢章帝年號。^{④⑦}殆：大概。^{④⑧}步兵校尉冀：步兵校尉，官名，漢武帝置，八校尉之一，掌上林苑門屯兵，秩比二千石。冀，梁冀。^{④⑨}黃門：官名。本秦官，漢因之。因給事黃門，故名。《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有六丞。屬官有……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後為非宦者充任的黃門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等官的簡稱。^{⑤⑩}休：美善。^{⑤⑪}權重：猶權力，大權。^{⑤⑫}裁：通「纔」。僅僅。^{⑤⑬}省事：視事，處理政務。^{⑤⑭}給事：供職。引申為侍奉。^{⑤⑮}厭塞：壓倒，鎮住。^{⑤⑯}升平：太平。

【譯文】李固，字子堅，漢中人。順帝陽嘉二年，國家發生地震、山崩和火災等災異現象，公卿推舉李固回答皇帝的策問。後來皇帝又下詔書特意詢問當時的弊端和治理國家所應做的事務。李固對答道：「臣聽說王者把上天當作父親，把大地當作母親，以山川為寶物。王道通行，陰陽就會調和；政治教化乖亂，就會產生山崩地震的災害。這都是關乎天意民心，被往事所證明的現象啊。天下大治要靠設官分職來實現，官職要由有治理能力的人來擔任。古代出仕的人，有德者纔可封爵受職；如今出仕的人，祇憑著錢財和勢力。臣聽說陛下頒布詔書（為政）力求寬厚博愛，憎惡嚴酷和暴虐。可是當今的官吏中好殺伐以求取名聲的人，必然得到升遷和獎賞；那些心存寬和又沒有同黨相助的

人，往往遭到驅逐。所以淳厚的社會風氣得不到宣揚，浮華刻薄的陋習沒能够革除。即使是有繁苛的刑罰、嚴厲的禁令，又能有什麼益處呢？以前孝安皇帝改變了舊時的制度，給他的乳母封賞爵位，從而造成了異常現象的出現，讓樊豐這種人倚仗權力橫行霸道，侵奪了君主的權威，改變了太子的嫡嗣之位，致使皇上處境狼狽，身臨危難。陛下既然從困難危險中脫身，登上天子之位，天下人景仰期待，希望能出現好的政治形勢。在長期的艱難危急之後，容易形成中興的局面，確實應當考慮寬廣地實施善政。可是有的議論者仍說如今的世道，還是和以前一樣。臣棲身於民間，（聽到這樣的說法）感到十分傷心。如今阿母宋娥儘管有謀立皇上的大功和勤勞謹慎的德行，但（皇上）給她的賞賜已足夠報答她的勞苦了，至於給她封地建國，實在有違以往的典章制度。妃后之家，之所以很少有能够保全的，難道是天命就該如此嗎？祇是因為他們爵高位顯，獨攬大權啊！天道厭惡盈滿，他們因不知自行收斂克制，所以纔導致傾覆滅亡。先帝寵幸閭皇后，讓她的地位和名號升得太快，所以很快就招致災禍。當今梁氏的女兒為皇后，按禮法不應當作臣下看待，封給她高貴的爵位，還是可以的。但是梁氏的諸多子弟，都賜給他們榮華顯貴，永平、建初時期的先例，並不是這樣。應該讓步兵校尉梁冀和各位侍中，仍然退居黃門之官，使權力離開外戚之手，朝政歸於國家，這難道不是好事嗎？還應該罷免、斥退宦官，收回他們掌握的大權，祇設置常侍二人，事奉左右；設小黃門五

人，在殿中供職。這樣，議論者（的言論）可以平息，升平之世就會到來了。」

【原文】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①。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②。以固爲議郎。沖帝^③即位爲大尉^④。與梁冀參錄^⑤尚書事。帝崩。固以清河王蒜^⑥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是爲質帝^⑦。冀忌帝聰惠。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⑧。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⑨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⑩。司空趙戒^⑪。大鴻臚杜喬^⑫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⑬。又屬取尊親^⑭。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⑮取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⑯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⑱。賓客縱橫^⑲。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⑳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㉑。而言辭激切^㉒。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㉓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愈激怒。乃說太后^㉔先策免^㉕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㉖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㉗王調貫械^㉘上書。證固之枉。河內^㉙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鉞鎖^㉚詣闕通訴^㉛。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

獄。京師市里^{③²}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③³}。終爲己患。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命作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③⁴}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③⁵}。公等曲從^{③⁶}。以吉爲凶。成事^{③⁷}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③⁸}。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慚。長嘆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慈。皆死獄中。

【注釋】①第舍：宅第，住宅。②肅然：指安定平靜，秩序良好。③沖帝：漢沖帝，劉炳（公元一四三年—公元一四五年），東漢第八位皇帝，在位僅半年，享年三歲。沖帝在位時，由外戚梁氏把持朝政，梁冀飛揚跋扈，朝廷腐敗，民不聊生。謚法云「幼小在位曰沖」。④大尉：即太尉。⑤參錄：參與總領。錄，總領。東漢尚書之權超過三公，自安帝、順帝後，大將軍及三公執政的都加錄尚書事。後來帝后家專政，三公僅得參預，故稱「參錄」。⑥清河王蒜：劉蒜，清河恭王延平子嗣。沖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爲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爲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爲禮，宦者由此惡之。及（質）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騰說梁冀莫聽，遂立桓帝。⑦立樂安王子纘，是爲質帝：漢質帝劉纘（公元一三八年—公元一四六年），纘，音纂，東漢第九位皇帝，漢章帝玄孫，於公元一四五年即位，在位時間不

到一年，便被梁冀毒死，謚號「孝質皇帝」，葬靜陵。^⑧遂令左右進鵠：《後漢書·梁冀傳》：「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鵠加煮餅，帝即日崩。」進鵠，進毒酒。鵠，傳說中的一種毒鳥。以羽浸酒，飲之立死，亦指鵠羽浸制的毒酒。^⑨推舉：劾舉推究。^⑩胡廣：東漢大臣，居朝爲官五十多年，居公相位三十多年，曆事安、順、質、衝、桓、靈六位皇帝。^⑪司空趙戒：司空，官名。漢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與大司馬、大司徒并列爲三公，後去大字爲司空，歷代因之。趙戒，李賢注引《謝承書》：「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也。戒博學明經講授，舉孝廉，累遷荊州刺史。梁商弟讓爲南陽太守，特椒房之寵，不奉法，戒到州，劾奏之。遷戒河間相。以冀部難理，整厲威嚴。遷南陽太守。糾豪杰，恤吏人，奏免中官貴戚子弟爲令長貪濁者。徵拜爲尚書令，出爲河南尹，轉拜太常。永和六年特拜司空也。」^⑫杜喬（？—公元一四七年）：字叔榮，東漢河內林慮（今河南林州）人。與李固并稱「李杜」。詳見後傳。^⑬著聞：著名，聞名。^⑭又最尊親：《通鑑》胡三省注：「蒜於質帝爲兄，尊也；同出樂安王寵，親也。」最，音最，古同「最」。^⑮蠡吾侯志：即劉志，後來之漢桓帝。章帝曾孫，蠡吾侯劉翼之子。據《後漢書·孝桓帝紀》：「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閏月庚寅，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蠡，音梨。^⑯憤憤：氣憤不平。^⑰曹騰：東漢宦官。字季興，沛國譙人。漢順帝即位後，被升爲中常侍。後因策劃迎立桓帝有功，被封爲費亭侯，升爲大長秋，加位特進。曹騰死後由子曹嵩嗣

爲侯，曹操是他的孫子。魏明帝曹睿即位後，被追尊爲高皇帝。^⑮秉攝萬機：秉，握。攝，假代、代理。萬機，指帝王日常處理的紛繁的政務。亦泛指執政者處理的各種政務。^⑯縱橫：多貌。^⑰然：正確，認爲正確。^⑱意氣凶凶：意氣，情緒。凶凶，氣勢凶猛貌。^⑲激切：激烈直率。^⑳懾懾：畏懼。^㉑太后：即順帝皇后梁嬪，乃梁冀之妹。^㉒策免：帝王以策書免官。^㉓甘陵劉文，魏郡劉鮪：甘陵，在邢臺市清河縣南部。魏郡，秦朝時屬於邯鄲郡、河內郡管轄，西漢建立，漢高帝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置魏郡，轄十八縣，東漢轄十五縣，郡治都在鄴，屬冀州。劉文、劉鮪，生平平均不詳。鮪，音尾。^㉔勃海：勃海郡，最早設立於漢高帝五年，屬幽州。東漢改由冀州管轄。治南皮（今河北南皮東北）。轄今天津及河北、山東各一部分。^㉕貫械：戴上刑具。^㉖河內：漢高祖二年，改殷國爲河內郡，位於太行山東南與黃河以北，領十六縣。^㉗腰鈇鎖：腰，佩在腰上。鈇鎖，音夫至，亦作「鈇質」，古代斬人的刑具。鎖，墊在下面的砧板。^㉘詣闕通訴：詣闕，謂赴朝堂。通訴，猶申訴。^㉙市里：街市里巷。^㉚名德：名望與德行。^㉛比隆：同等興盛。^㉜迷謬：亦作「迷繆」。迷惑謬誤。^㉝曲從：委曲順從。^㉞成事：成功。^㉟顛而不扶：顛，倒仆。扶，扶持、護持。

【譯文】順帝看了李固的對策後，大多都加以採納施行，立刻令阿母出宮，回到其宅第。諸常侍都叩頭謝罪，朝廷肅然安定。後任命李固爲議郎。沖帝劉炳即位後，李固爲太尉，和梁冀一起參與總領尚書事。（不久）沖帝駕崩。李固因清河王劉蒜年長而有德

行，打算立他爲皇帝，梁冀不答應，於是立安樂王的兒子劉縯爲帝，這就是質帝。梁冀忌恨質帝聰明，擔心他成爲後患，於是讓左右進獻毒酒。質帝去世，李固趴在皇上的尸體上大哭，劾舉審問侍奉皇上的御醫。梁冀害怕事情泄露，對李固非常憎恨。於是商議立嗣之事，李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都認爲清河王劉蒜以德才兼備而聞名，又是與皇室血統最近最年長的一位，應該被立爲繼承人。在此以前，蠡吾侯劉志娶了梁冀的妹妹，梁冀想立劉志爲帝。但是大家的意見和他的想法不一致，梁冀心中憤憤不平，但還沒有辦法來改變。中常侍曹騰等人聽到這個消息，就連夜前往勸說梁冀道：「將軍家世代都是皇親國戚，執掌朝廷大權。您的賓客衆多，大多都曾犯有過失。清河王嚴肅公正，若果然立爲皇帝，那將軍您很快就會遭受災禍了。不如立蠡吾侯爲皇帝，這樣可以長久地保有富貴。」梁冀認爲這個說法很對。第二天重新召集公卿商議，梁冀氣勢洶洶，而且言辭激烈強硬，自胡廣、越戒以下的大臣，沒有不懼怕梁冀的，都說：「聽從大將軍的命令。」而祇有李固和杜喬堅持原來的意見。梁冀厲聲喝令停止會議。李固又寫信勸說梁冀，梁冀更加發怒，就勸說太后先下策書罷免李固，最終立了蠡吾侯，就是桓帝。過了一年多，甘陵劉文、魏郡劉鮪都謀劃立劉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陷李固與劉文、劉鮪共同造謠生事，將李固投入監獄。李固的門生勃海人王調自帶刑具上書，證明李固是被冤枉的；河內郡趙承等數十人都腰束鉄鎖到朝廷（爲李固）申訴。

太后明白了實情，於是赦免了李固。等李固出獄時，京師的大街小巷都高呼萬歲。梁冀聽到後大為驚慌，害怕李固的聲名德行最終會成為自己的禍患，於是又在以前劉文、劉鮪的事上大做文章，終於將李固殺害了。李固臨死前，給胡廣、趙戒寫信說：「我李固受到國家的厚恩，因此竭盡作為國家大臣的職責，不顧及個人的生死，立志希望能夠幫助皇室，想讓朝廷達到像文帝和宣帝時一樣興盛，怎會想到梁氏一時執迷不悟（誣陷我），你們也跟著委曲順從，因而把吉祥變為凶禍、把成功變為了失敗呢？漢王朝的衰微從此開始了。你們身受朝廷的厚祿，國家將傾却不匡扶。以後優良的史官，豈能（對你們）有所偏私？我李固的生命是結束了，但得到了道義，還有什麼可說的！」胡廣、趙戒接到書信後感到悲傷慚愧，深深嘆息痛哭流涕。地方州郡的官員拘捕了李固的兩個兒子李基、李慈，他們後來都死在了獄中。

【原文】杜喬^①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②。以喬守^③光祿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并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④。龍飛^⑤即位。天人屬心^⑥。萬邦攸賴^⑦。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⑧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⑨罰必以功過。末代暗主^⑩。誅賞各緣^⑪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⑫。并帶無功之紱^⑬。裂勞臣之土^⑭。其為乖濫^⑮。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

失其望。奸回不詰^⑮。爲惡肆其凶。故陳質斧^⑰而民靡畏。班^⑱爵位而物^⑲無勸^⑳。苟遂^㉑斯道。豈伊^㉒傷政爲亂^㉓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㉔。群臣側足^㉕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㉖。由是朝野瞻望^㉗焉。冀愈怒。遂白^㉘執繫^㉙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㉚於城北。

【注釋】①杜喬（？——公元一四七年）：東漢三李杜之一，爲官正直，不與貪官同流合污，最終在牢獄中身隕，後世稱「世載弦直」。②漢安元年：公元一四二年。東漢順帝劉保的第四個年號。③守：猶攝。暫時署理職務。多指官階低而署理較高的官職。④越從藩臣：此指順帝劉保爲安帝太子時，遭讒，被廢爲濟陰王。安帝崩，立北鄉侯劉懿爲帝，數月，少帝崩，衆人擁立濟陰王劉保爲帝，是爲順帝。越，超過，從後面趕到前面。藩臣，拱衛王室之臣。⑤龍飛：指帝王的興起或即位。《易·乾》：「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穎達疏：「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⑥屬心：猶言歸心。⑦萬邦攸賴：萬邦，所有諸侯封國，後引申爲天下、全國。攸，助詞，所。賴，依靠，憑藉。⑧興長：猶提倡、助長。⑨褒：亦作「裒」。嘉獎，稱贊。與「貶」相對。⑩暗主：昏昧的君主。⑪緣：憑藉，依據。⑫微孽：庶孽（妃妾所生之子）賤子。李賢注：「《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何休注云：『孽，賤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⑬紱：繫官印的絲帶。也代指官印。⑭裂勞臣之土：裂，割裂、分裂。勞臣，功臣。⑮乖濫：錯雜不當。⑯奸回不詰：指奸惡邪僻的人或

事。詰，查究、究辦。^{①⑦}質斧：《後漢書》原文作「資斧」，亦作「資鈇」。利斧。李賢注引《漢書音義》：「資，利也。」^{①⑧}班：本指分瑞玉，見《說文·珣部》。引申為賜予或分給。^{①⑨}物：人；衆人。^{②⑩}勸：獎勉，鼓勵。^{②⑪}遂：順應，符合。^{②⑫}伊：發語詞，無義。^{②⑬}為亂：作亂，造反。^{②⑭}喪氣：意氣頹喪，因事情不順利而情緒低落。^{②⑮}側足：形容因敬重或畏懼而不敢正立。^{②⑯}回撓：猶回撓（屈服）。^{②⑰}朝野瞻望：朝野，朝廷與民間。瞻望，仰望、仰慕。^{②⑱}白：稟報，陳述。^{②⑲}執繫：執，拘捕。繫，拘囚、拘禁。^{③⑰}暴尸：暴露尸骸。

【譯文】杜喬，字叔榮，河內郡人。漢安元年，杜喬暫時代理光祿大夫之職。梁冀的子弟五人和中常侍等人沒有功勞却都受到封賞。杜喬上書諫諍道：「陛下從藩王之位龍飛一躍而即皇帝位，天人歸心，為天下所仰賴。但却不急於對忠正賢明的人給以禮遇，反而先給左右近臣封賞，這樣的行為傷害了善心與德行，助長了邪佞和諂媚的風氣。臣聽說古代的明君，獎賞和懲罰必定是按照功過來施行。到了末世的昏庸君主，懲罰和獎賞都憑藉他們的私情。如今梁氏一門，包括宦官和（梁氏門中）姬妾所生的賤子，毫無功勞却都佩帶著印綬，分封了本應屬於功臣們的封地，這種乖違錯亂的現象，哪裏能說得完！有功勞而不被封賞，做好事的人就會感到失望；奸邪之事不被查辦，作惡的人就敢於胡作非為。所以（即使）擺出鋒利的斧頭，百姓也不感到害怕；頒賞爵位，大眾也

不會受到勸勉。如果按照這種方法去做，豈祇是損害政事造成叛亂而已，甚至會喪身亡國，怎麼可以不慎重呢？」諫書上奏後，皇帝沒有理睬。在此以前，李固被罷免，朝廷內外都感到灰心喪氣，群臣都害怕得側足而立，祇有杜喬神色莊重，一點也不屈服。從此朝野都很仰慕他。梁冀越發惱怒，於是上奏，將杜喬逮捕。杜喬死在獄中，和李固一起被暴尸於城北。

【原文】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①。太后稱制^②。賊臣虎視^③。李固據位持重^④。以爭大義^⑤。確乎而不可奪^⑥。豈不知守節^⑦之觸禍^⑧。耻夫覆折^⑨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⑩。猶戀戀^⑪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⑫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注釋】①國統三絕：指順帝、沖帝和質帝皆早崩而無嗣。國統，君主一脈相傳的統緒，猶正統。②稱制：代行皇帝的職權。③虎視：謂如虎之雄視，有伺機攫取之意。④持重：擔負重大任務。⑤大義：正道，大道理。⑥確乎而不可奪：確，李賢注：「確，堅貌也。」奪，用強力使之動搖、改變，亦謂由於強力而動搖、改變。⑦守節：堅守節操。⑧觸禍：遭受禍殃。⑨覆折：傾覆摧折。⑩乖：不順利，不如意。⑪戀戀：依依不捨。⑫顧視：轉視，回視。

【譯文】論曰：「順帝到桓帝之間，國家大統三次中斷（三位皇帝接連去世）。太后代行皇帝之權，賊臣虎視眈眈。李固居高位而承擔大任，以此爭取大義，意志堅定而不可改變。難道他不知道堅守節操會遭受禍殃嗎？他是耻於國家傾危有傷於朝廷托付的重任啊！看他發表的正義言辭和寫給梁冀的書信，雖然（在擁立皇帝這件事上）錯失時機，謀劃不順，但（他為國家的忠正之心）仍然念念不忘停止，真是做到了極致！再回頭看看胡廣、趙戒之輩，真是猶如糞土一般啊。」